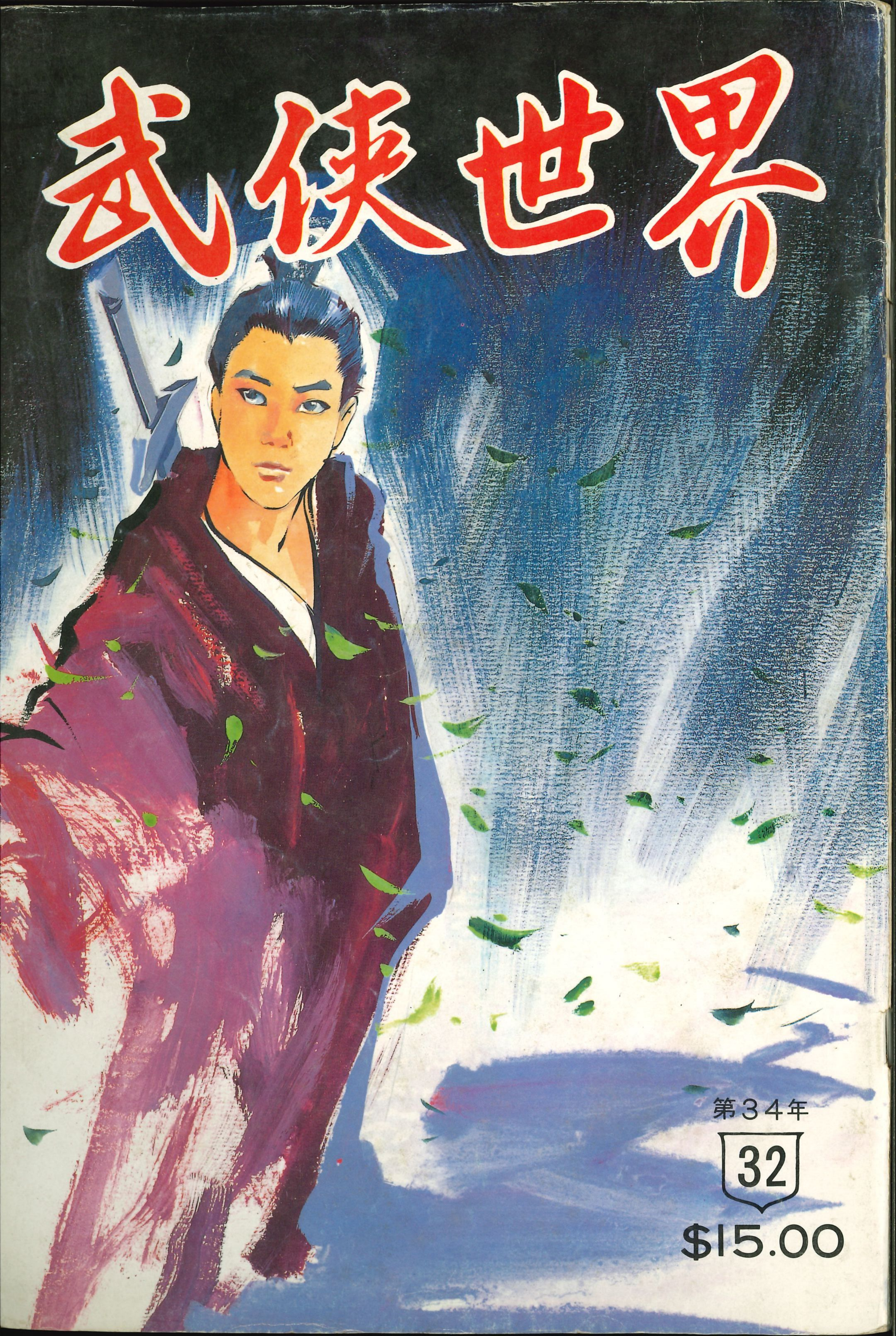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32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飛雁先生撰著的「俠妓風流」。金桂本千金之軀，在洞庭湖畔「清靜齋」學藝，與師兄洪少華情投意合私訂婚盟，師兄忽接家書返鄉，後金桂亦因家遭父母雙亡離島奔喪，不料撞船，幸被救起……噩運接二連三而來，致使她受盡欺凌，身心受到重創，爲了報仇，她運用聰明的智慧，借用洋人、渾江龍的勢力及幫助，才能脫離火坑，弄明白父母慘死的眞相……故事情節動人，一個弱質女流被迫淪爲妓女的悲慘遭遇令人堪憐，她意志堅强，明大義的胸襟又令人肅然起敬，值得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續「劍在江湖」的另一篇故事「珠劍未了情」。欲知華天虎西域一行，如何救了三個番女，珍珠寶劍結局如何，屆時請留意。

另有歐陽雲飛先生新撰的中篇「女王蜂」，武林三大名宿瘋道、痴尼、不老僧被居心叵測的人冒充……故事新穎刺激，頗堪欣賞。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2期
（總號17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錄／雲飛雁・文　可飛・圖

俠妓風流

死裏逃生　又陷妓島

春日。

暖陽懶懶地照着洞庭湖邊熱鬧異常的城陵磯鎮。

一個瘦骨清癯的老者，緩緩引着一位端莊美麗卻顯得神色恍惚的姑娘穿過鬧市。

有「七十二條」花街之稱的城陵磯，滿街充塞着塗脂抹粉、花枝招展的女人，令來自四方八面的客官眼花撩亂。而這個未經精心修飾的姑娘，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姑娘叫金桂。

老者雞爪子一樣的手捏着白饅頭般的玉掌，舉步穿過鬧市，來到波湧連天的洞庭湖邊。

清新的風迎面撲來，姑娘微皺的眉頭突然舒展開來，仰頭作了一次深呼吸。這一挺胸，那美妙豐腴的胸脯和纖細腰肢的輪廓，留下了燦然的一瞬。

老者貪婪地捕捉到了這一瞬，但旋即飛快地將某種感受隱藏於心底。指着十餘丈外水面上的一個湖心孤島說：「小姐，這個島叫『桂花島』，是城陵磯一大風景勝地，沒聽說過吧？請妳去看看如何？妳看那島上，除了翠竹林之外，其餘全是桂花樹，今秋季節，整個城陵磯沐浴於花香之中，可謂神仙境地呀！」

說着朝對岸一聲吆喝，旋即於樹蔭下箭一般射出一條油漆一新的畫舫，一前一後兩條大漢舞動翅膀也似的兩支長槳，一眨眼工夫，船就穩穩地泊在脚下。

一塊跳板「呼」地滑出船頭，準確地搭於金桂綉鞋前三寸之遙的地方。船家這迅捷嫻熟的動作，確實讓人驚嘆。

老者一拱手：「小姐，請上。」

金桂說：「您先上。」

「別客氣，我們常來常往。」老者一臉謙卑恭敬的微笑。

踏上桂花島，老者先將金桂帶到最高點。站在此地眺望西南方向，是春水茫茫，無邊無涯的洞庭波湧。再看西北，一條大江蜿蜒而下，直奔城陵磯，匯集洞庭湖之浩蕩水流，然後齊齊東下，老者說那就是浩瀚長江。桂花島乃三水匯集處之中心島嶼，風景秀美，此島方圓僅只一里，小巧玲瓏，清靜雅緻。

奇特之處，全島竟是清一色的小巧竹樓，一家一戶，單獨成棟，一棟不過兩、三張床大，四人可以抬移。竹樓離地三尺，有精緻的竹階梯鋪至小房裡，竹樓呈黃色，塗了光油，閃閃發亮，分別隱於濃綠林中，格外惹眼悅目。

金桂再細看，不禁大吃一驚，竹樓之中，笛聲悠悠，絲弦嗚咽，伴着嬌滴滴的女聲吟唱和男音淫蕩的喝采，貫透全島。尋着聲音看去，每個綉樓中，竟全是花枝招展、粉面紅腮的妙齡女子，還有男女肆無忌憚的摟抱尋歡，調笑打鬧……

金桂不由得柳眉倒豎，怒火中燒，厲聲喝道：「這是甚麼地方？」

老頭臉不改色，笑嘻嘻答：「桂花島呀！」

「怎麼此地全是紅男綠女？」

「小姐妳也眞是，這有甚麼奇怪的？」

「我看不得這些東西，快回去吧，我一刻也呆不下了。」

「莫急嘛姑娘，熟悉熟悉嘛。說不定妳會喜歡這極樂世界的。人生有幾何？得快樂時且快樂。」

「我爲何要喜歡這種地方呢？」金桂還在氣呼呼的道。

「唉唉，話不可說得那麼死，小姐妳知書達理，不比村野婦人的平俗眼光。人往高水往低，誰不圖活得自在飽暖？妳別小看這種地方，人家想來，還過不了渡呢。」

金桂覺得這老頭有幾分嘻皮笑臉了：「少陪了，我先走一步。」她憤然擇原路而下。

「慢，」老者收了一臉僞裝的正氣：「小姐，妳一人走也是枉然，無人替你擺渡，如何過河？」

金桂現已明白，這個她通過一些日子接觸，認爲可依可靠的老者，竟是一個不露聲色的歹人：「你要幹甚麼……你是甚麼人！」頓時氣得臉色慘白，嘴唇發抖。

老頭緩緩說：「小姐，莫急莫急，容我慢慢說來。人生在世，多劫多難，不從容寬心應付，何日得脫苦海？老實告訴妳吧，我與妳父親金彪，是有些交情的……」

金桂連忙打斷：「不聽不聽，我的父親不是金彪……」

「小姐，妳還年輕，有甚麼事情瞞得過我呢？我是看着妳長大的，你父母親都已仙逝。念你父親與我有些人情往來，故而收留下妳，妳就留在桂花島上吧，避風擋雨，吃香的穿好的，有妳的享受，今天明天妳會罵我，後天妳就會感謝我。妳是嚐過流浪的滋味的，妳會喜歡這裡的，妳去看看吧，大家都活得挺不賴。你還沒聽說過桂花島吧？桂花島是很有點名氣的地方，大家想來還來不了呢……」

金桂忍無可忍：「我不要你施捨，我寧可討米要飯，也不呆在這種地方……你，你這個人面獸心的老鬼……你究竟是甚麼人？」

老頭並不生氣：「罵吧罵吧，現在罵，日後妳會朝我磕頭的。妳問我的來歷，也不妨告訴妳，我是桂花島的主人，妳日後和大家一樣，叫我祥老闆吧！」

「老鬼，我和你拚了。」金桂飽嘗欺騙，想起自己竟送上門來的羞辱，氣得肝膽欲裂，發瘋似的撲向

那個一個時辰前還文氣十足的騙子。

突然她被一隻不知從哪裡伸出來的巨手抓住後頸衣領，輕輕地便提離地面。

祥老闆忙說：「不得無禮，快放下她。她是我的好友的孤女，又是城陵磯，不，整個岳州府的第一才女，千金之體，不可傷了她。」

金桂旋即又被放到地面，頃間她突然忘記了復仇的大事，頓萌輕生的念頭，想起厄運重重，人生過於艱難，不如一死了之。脚剛着地，便一頭朝一巖石撞去，但是又被人攔腰拎起，懸空橫臥於一魁梧男子腰間。

祥老闆連連嘆息：「小姐，何必呢，何必呢，世事如棋，或許會有苦盡甘來一天，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輕生者實乃無志者所爲也……好吧，把金小姐送下去安歇吧。」

「不，不，嗚……」金桂禁不住嚎啕大哭起來。

那大漢仍將金桂挾在腰上，如挾一束稻草，皺了眉說：「祥老闆，人家都高興來此賺錢，這個女子怎麼這般不知好歹……」

「莫廢話，人與人不同，金小姐身價不可與其他人相比，你們須小心侍候。」祥老闆說完，拂袖而走。

大漢嘟嘟噥噥不服：「這個老頭也眞是，這賴死放潑的貨，留下何用？誰還敢上門？不會壞了桂花島名聲……」

他又對挾在腋下的金桂說：「金小姐，妳也莫傷神費勁了，這地方既然進來了，不長翅膀是出不去的。就是長了翅膀，也要飛得遠遠的才行，哈，我們老闆，本事通天哩！其實呀，金小姐，這地方也呆得，要是我能變成一個女的，我還眞想呆在這裡，吃的喝的玩的全不愁，哈哈……還要怎樣呢？幹幾年保準妳發財，人家到碼頭上扛倉挑擔流血汗的也是人，他們幹一個月，只當得妳們一夜腰上功夫。」

「啪！」金桂抽出手來，給了這個大漢一巴掌，這大漢竟樂得哈哈地說：「嗨，還眞舒服，妳高興打就打吧，打完了幫忙在祥老闆面前說一句好話就行。」

金桂果然又給了他一巴掌，奇怪的是這大漢非但不惱，竟絲毫沒有在她身上造次，老老實實挾着她，拾石級而下，送到一羣珠光寶氣、濃香刺鼻的妓女當中，交代一些什麼，轉身離去。有些姑娘竟伸手在那漢子臉上手上放肆捏弄，那漢子竟像閹雞公一樣痳木，不敢調笑胡來。

金桂被安置於一竹屋中，日夜由三、五個水妓守候——顯然是奉命護理。金桂欲逃無路，罵人無對象。這些水妓，同爲天下淪落人，找她們發洩是莫大的冤枉，欲尋死路又無適當機會，只好聽從命運擺佈，不吃不喝，躺着不動。

令她十分驚奇的是，桂花島上的水妓，竟眞如祥老闆所說的，確實活得很自在快活，是痳木以至喪失羞恥感呢？還是甘爲玩物，不得其解。輪流守護金桂的姐妹們，不管她如何沉悶，如何憤懣，只顧滔滔不絕介紹島上規矩和她們的身世感想。

一個湖北口音的大奶子、大屁股姑娘對金桂最熱情，一天到晚守候在她身邊嘮叨，「金小姐啊，妳還沒來，祥老闆就托信過來說，妳是岳州地方出了名的才女，姐妹就盼望妳來呢，桂花島上唸得出幾個字的沒有幾人，妳日後也好敎敎大伙，夜裡接客大家忙，白天沒什麼事情，其他的也玩膩了。」

這姑娘雖肥碩矮小，倒也長出一身嫩皮細肉，寬臉盤上竟也嵌着一對又圓又亮的眼睛，一個小巧端正的鼻子，不無幾分嫵媚。這恐怕是入選桂花島的條件。

「金小姐，妳怎麼哭哭啼啼不愉快呢？這也不要緊，習慣了就好……喏，忘了告訴妳，我叫做……嗨，就叫我『肥兎』吧，她們都這麼喊，我也聽順了。」

旁邊一個姑娘插嘴道：「金小姐，妳曉得她怎麼叫『肥兎』嗎？這芳名是一個客官取的，因爲她有一對大奶子，像對小白兎，嘻嘻。這娘們，就憑這對『肥兎』，賺得比誰都多。」

「肥兎」說：「誰要妳多嘴。唉，錢有什麼用？誰能比得上金小姐的學問？不過金小姐，妳們有學問的，怎麼也來這裡？哦，不問不問，各有各的原因。金小姐，妳不是本地人吧？一定不是。」

金桂覺得這多嘴多舌、單純可愛的姑娘有點意思，便問：「妳是哪裡人？」

肥兎答：「湖北孝感。」

「怎麼到這裡來了？」

「嗨，俗語說：『遠處好賺錢，近處好過年』嘛，幹這種事，躲遠些好，日後還是要見人的。這裡啊，頂多只能幹到二十五歲，臉上有皺紋，老闆就不要了。桂花島比別處講究些，這個道理，妳不曉得吧？」

金桂又問：「妳是自願來的？」

「搭船來的，只幹四年要回老家去。」「肥兎」答非所問，旁邊的姑娘一齊笑了。

「肥兎」不知所措：「笑什麼，我答錯了？」

另一個叫做「大脚」的姑娘老成一些，見金桂憂郁不樂，覺得其中

定有蹊蹺，百般安慰她：「人呢，沒法子，都得認一個『命』字。跟妳說啊金桂姐，桂花島這地方，比別處要好百十倍。來島上過夜的，都是些有錢的老闆、官員，捨不得花大錢，上不了島。城陵磯地方，妓館分有三等，一是桂花島，其次是岸上的旅館，那兒多是接些過往小商販、傭人隨從、幫工呀什麼的，髒死了，害病的不少，最馬虎的是船上和湖邊茅棚子裡的，有五十歲的老婆婆，都在幹。上萬名挑伕碼頭工，沒有錢，只好睡那些劣等貨，妳沒聽說，城陵磯有七十二條花街？那是有名有姓有房子床鋪的。若把那些下三流的算上去，一百七十二條都不止……這裡有規矩，客官都洗得乾乾淨淨。這些客官，多是大戶人家，斯文子弟，從不重手重脚的。老闆還有規矩，上來桂花島做的，一律要自覺自願。不幹請便，反正有的是好角色來。那些班頭看護，也從不敢嚇唬打罵姐妹們，更不能在我們屋裡過夜，老闆曉得了，罰得厲害。岸上不同哩，那些班頭動不動就打人，往死裡打，想睡誰就睡誰。所以金桂姐，妳也莫胡思亂想了，女人嘛，能在這裡幹，也就很不錯了，女人嘛，長了副好臉皮好身段，這世道，不幹這個幹什麼呢？」

一個叫「水蛇」的姑娘告訴金桂：「金小姐你還沒來，我就聽班頭辣八說了。喲，妳還不認識辣八吧，就是那個搶你進來的蠢豬。他說他聽祥老闆說，妳來了，島上的生意就會更興旺些，還會招引些大人物來，說老闆有心扶妳做今年的『花魁』呢。你當『花魁』好，我們巴不得妳當。那個臭婊子，人人恨不得咬她一口肉……」

金桂問：「什麼叫『花魁』？」

「肥兎」趕緊插言：「就是每年秋天十月桂花盛開時，桂花島要招集名流，擧行花會，然後從島上幾十名姐妹中，選出一名『花魁』。中選者，那可不得了哇，要神氣一年，收入多出大家幾倍呢。哈，每年這個時候，可熱鬧啦，到時候，妳要見識的。」「肥兎」居然高興得拍起了手。

「水蛇」問：「金小姐，妳不是本地人吧？」

金桂說：「是的。」

「那……那妳怎麼來了？」在座者大感驚奇。「那麼你家裡，一定沒有親人了？」

「是的。可是我不是自願來的。」金桂凄涼悲憤地說。

「不是自願？那……那怎麼會呢？」「大脚」不相信。聽說不是自願來的，在座者都感到驚訝。

「那怎麼會呢？」

「金小姐，妳能講講嗎？」

金桂不再解釋。向這些人傾訴苦楚，有什麼用處？誰也不能幫助她，不如埋在心底裡。

「大脚」愼重其事地說：「不過金小姐，不管妳心裡如何想，妳可不能夠獨自逃跑呵。島上辣八他們，養了幾條挺厲害的狗，誰也莫想脫身。去年有一個客官想娶一個姐妹，算計好叫一個伙計趁黑從湖裡划條船來島上接人。結果才到水邊，就被狗堵住了，兩個人的身子被撕得稀爛。我們那姐妹還差些破了相。我們老闆說：有事和他明講，好商量，暗着做事，也怪不得他狠心。所以醜話要講在前頭，你切不可亂來呀，妳剛到，怕妳壞事。」

另一個姑娘提醒說：「祥老闆是有後台的，後台就是城陵磯地方最大的土匪頭子『渾江龍』，妳就是跑出了桂花島，也跑不出城陵磯。『渾江龍』的人四處都是，這個傢伙性情古怪，陰七陽八，有一年，他睡覺，說一條外國火輪轟轟轟響擾了他的好夢，一氣之下說要炸了它，當天夜裡硬是給炸翻了，外國佬都畏他幾分，莫說官府、百姓。」

「肥兎」說：「不過祥老闆、渾江龍也有長處，島上多是外地姑娘，不中用了，要回去，他們成全妳，保妳安全回家，錢物也不少妳一分。所以桂花島這地方，好多人也願意來，生意也就越見紅火。」

不到一天工夫，不甘寂寞的水妓們，逐一把桂花島所有規矩、禁忌全都告訴了金桂，讓金桂聽來惡心。這個風景秀麗，歌舞昇平的小島，在金桂心中，完全是一張嚴絲密縫，掙不脫衝不破的蜘蛛網。她這個弱女子，要衝出這個四面環水，又被無形的魔掌嚴密控制的孤島，幾乎沒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金桂最容易產生的念頭是輕生，確實，早一天結束生命，早解脫一份罪孽。

但是，金桂暫時還不能這樣做，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是還有深仇大恨未報。死是容易的，而要在逆境中做一番事業卻難，人非草木，切切不可輕生。

她的命怎麼這樣苦？厄運怎麼如此迅猛地無情降臨到她的頭上？以至她防不勝防……近日來急劇變化的世事，一幕又一幕地在她腦海中輪廻旋轉……

*　*　*

一條富麗堂皇的官船，從岳陽城樓下出發，穿過東洞庭湖、新塘湖、白塘湖，然後拐進汨羅江，急匆匆一刻不停地向汨羅江上游進發，他們去接一個叫做洪少華的少爺，洪少華半年前被送往山中求學。現在在巴陵地方經管商務的父親奄奄一息，急待兒子回來接替事務，盡忠盡孝。

官船經過好幾天的奔波，停靠在一座巍峨的大山脚下。船伕們沒有閑情逸緻去欣賞漫山遍野的火紅楓葉、簡樸靜嫻的農舍炊煙、田疇牧歌，徑直奔過庥石砌成的碼頭，敲響了離河和山脚都不遠的一棟莊園的山門。這莊園不顯豪華，卻又有異於農舍，石門石墻，青瓦紅樑，端莊淡雅，又被青松翠柏古藤掩映覆蓋，別具一番風味。山門頭上嵌一塊青石板，上書蒼勁古樸行草：「清靜齋」，山門幾乎終日緊閉，少有人進出。山民過往此處，從不打擾，卻無不露出敬仰臉色。這山莊同時透出些神秘色彩。

這「清靜齋」的主人叫十八子，十八子拚攏是一個「李」字。鄉人除知曉莊主姓李外，再不知他的其他來由。此公現已白髮蒼蒼，髯鬚拖至胸前，高齡不上一百也有了九十。他已在此隱居多年，庭院裡的松柏可作證明。據說他在光緒皇帝駕下當過巡撫一級的大官，帶過兵掌過印，曾經威風凜凜，揚名江南，具體關節，誰也說不完整。但是憑他的風姿氣度，文才武功，足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昔日的光輝歷程。

不知他是厭惡官場，還是懷才不遇，很早就隱居此地，極少接客，郁郁寡歡，幾乎與世隔絕。不知他有沒有家小，還是不曾帶來親眷，幾十年來，只他和幾個貼身傭人一起生活。幾個傭人，跟隨他幾十年，也都白髮蒼蒼了，但奇怪的是竟都與他一樣的童顏鶴髮，健步如飛，力氣活兒，鄉中青壯人都無法與之匹比。

兩年前，一條漂亮的官船送來一個女孩子，姑娘十六、七歲，長得水靈俊俏，稱十八子爲「姑夫」。

一年前，一條威武的官船又送來一個英俊的後生小子，二十歲上下年齡，叫十八子做「舅舅」。

姑娘叫金桂，後生小子叫洪少華。家裡分別把他們送到十八子這裡求學。

這深山野嶺，識字者寥寥無幾，經常有人登門相求十八子，傳授鄉人子弟幾分學問，也時有十八子在山外的親朋，將兒女帶來，懇求爲其教文傳武，十八子一概回絕。平日不惜慷慨解囊並維持鄉間安寧，卻不肯開門接納弟子，只怕爲的是圖個清靜光明吧？一直到年事漸高，才收留金桂和洪少華伴陪就讀。

洪少華讀罷父親病中書信，慌忙上後廂房拜見舅舅，陳述內中因由。十八子持一支用鐵棍製成、有十餘斤重的毛筆在黃昏天色下的微弱光澤中一筆一劃抄練蠅頭小楷。三支像樹根樣蒼勁的手指握住筆杆，穩如泰山。洪少華五歲開始習武，父親幾乎花費大半錢財，供少華拜師練武之用，俗語說窮文富武。洪少華十餘年來，硬是訪遍了江南諸省武林豪傑，加上在舅舅這裡一年，內外功夫已達上乘。黃昏中，他已能看出舅舅雙目如炬，比天色光燦幾分。這眼力縱是在黑夜，也如電炬能看清五丈之內的所有物件，當然十八子這份功力，也一定要內功深厚之士才能識出，凡人肉眼是體驗不出奧秘的。洪少華深知自己功力還遠不如舅舅，要是還能在「清靜齋」苦習三兩載就好了，然而父命不可有違，只得忍痛離開。

不容洪少華開言，十八子便說：「你不要說了，華兒，快打點行裝上路吧。你父親不到危難之時，不會派船來接你的，辦完事情之後，你不要再來莊園裡了，恐怕你見不着我了，我的壽數也快完了……」

洪少華「叭嗒」跪伏於地：「舅舅，你怎麼說這種晦氣話呢？你不要這麼說，舅舅，好好的嘛，不要說這種話。我辦完了事，還要來的。舅舅，你還有很多東西沒教……」

「不要說廢話啦，」十八子打斷他，聲如洪鐘，不動聲色說：「我不需要你安慰我，我又不怕死，死是一條人生必經之路，你可以出去闖江湖啦，按我平日說的去爲人處世吧。本事是學不完的，活到老學到老，你好自爲之，我平日沒有誇過你，今天給個公斷。好吧，出去吧，準備準備，快點趕到家，你父親的日子怕不多了，他辛苦一世，好好的回去服侍服侍他吧。還磨蹭什麼？還不去和金桂說說話。」

少華不敢再多嘴，連忙退了出來，舅舅是從不說廢話的。舅舅每日練字，其實也是練功夫。春天油菜花盛開之時，鄉中時有狗中花毒而瘋，人畜遭咬，必死無治。一日莊外狂呼瘋狗追人，舅舅正在練字，提筆旋即奔至屋外，立於大路之中，朝疾奔而來的瘋狗只一伸筆尖，狂犬當即倒地，四脚一伸一縮，繼而斃命。鄉人驗看時，腦心白毛上僅一墨點，無任何其它傷痕……

少華走出廂房，帶攏房門，從門縫裡再看一眼白衣白褂白鬚冉冉，孤身一人度日幾十年的舅舅，不禁鼻子一酸，落下一串英雄淚來。盡管所有武林師尊千篇一律告誡他：男人有淚不輕彈，鬚眉男人，堂堂正正，非鐵石心腸不可在武林立足。

他雖出身富豪，但從五歲起就因尚武而經受了千辛萬苦，練就鋼鐵堅實一副骨肉，從沒掉過一滴眼淚，此刻這淚，是爲舅舅一番前所未有的充滿人情的臨別贈言——或許就是臨終贈言而彈！

別看那幾句平淡又普通的交代，這軟綿綿的情感，要十八子說出來談何容易，一年多來，舅舅口裡沒有隻字溫暖，全是訓斥！訓斥！嚴厲！嚴厲！居然還說他可以闖江湖了。而昨天的口氣還說他的武功頂多算得初入武門……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難道眞如舅舅所說，自己再也見不着他老人家了嗎？想到這裡，洪少華鼻子緊接着又一酸……

洪少華照舅舅的旨意，趕忙回房收拾行裝，辭別金桂。推開西廂房，只見八仙桌上，整整齊齊擺着兩隻藤條箱。箱未上鎖，自己的一應用品，全置放停當，可以聞到金桂手指撫過的清香。

「金桂。」他喊。西廂房和一左一右兩個偏房，均無聲音，青磚堂屋發出「洞洞」回響。洪少華明白，金桂已知他即將離開「清靜齋」的消息，收拾好後，悄悄地躲到偏僻處哭去了。

正如少華所料，莊園後門洞開，金桂正躺在後山一株血紅的楓樹落葉上流淚。

金桂一家，近年在岳陽一帶的大戶階層，屬後起之秀，赫赫有名。岳陽時下有兩大港口碼頭。一爲城陵磯：扼洞庭湖之出口，上通四川，下達上海、南京。右聯武漢，左携長沙，出海可抵沿海各國，是聯接川、黔、鄂、贛、皖、滬、蘇杭等省之重要港口。二是離城陵磯半日水路的鹿角鎮。鹿角鎮一時無法與城陵磯相比。但她同樣歷史悠久，更直接勾通岳陽、南縣、常德幾縣生意。城陵磯地方，無數家老闆搶食一碗飯。

而鹿角地方，經過幾番明爭暗奪吞併，如今只剩一家，就是金家莊園。金桂之父金彪，在湖畔船上，經營多年。在水上岸中生意場裡，憑苦幹和過人的聰穎，已成爲「精怪」，積蓄可與一些大戶爭雄。後與洞庭湖上最大的船霸的千金之女結爲夫妻，就如虎添翼，不出幾年，一躍冒尖，穩穩實實控制了鹿角碼頭。

此地生意，任何人針插不進，水潑不入。雖腰纏萬貫，只可惜人丁不旺，唯金桂一人接班。就是金桂有消受金作飯、銀作菜的腸肚，未必能掏空父母創建的業績。金彪和妻子，百般疼愛獨生女兒，自然是不必列舉細節。

岳陽乃至湖南，當時論才學，要高出十八子者，確實無處尋覓。可惜他老先生不接受弟子，不露鋒芒，暗藏春色。稱十八子作「姑夫」、「姨父」、「舅舅」、「叔叔」者，少有百餘，分別遍佈於湘北地域，無奈無一人能進「清靜齋」求學。非但如此，很有一些嫡親子弟，還不曾知曉自家有這麼一個大人物。長輩們從不向他們講起十八子。恐怕也是十八子嚴格叮囑過的原因。

金彪夫婦愛女如命，唯一自己不能做到的便是女兒的學問。從金桂六歲起，就設想有朝一日將其送到姑夫身邊學習。金彪夫婦朝這個目標奮鬥了十年，才如願以償。十八子發下話來的那刻，金彪爲慶賀女兒的喜事大辦了三天筵席。

十八子一生只收兩個學生——洪少華和金桂。他們共同的長處都是天生麗質，聰穎過人，悟性極高，胸襟博闊。這恐怕就是十八子願意收留的重要因素。洪少華以往四方遊走求師學武，淡了文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投入「清靜齋」舅舅懷抱，一爲補文，二爲深鑽提高武藝。金桂是大家閨秀，千金之體，巴陵地方，不比中原，很少有女子舞拳弄脚，平常女子都不入此道，何況金桂。金桂自幼不喜女紅針綫，卻嗜好筆墨書文。待到十八子處，巴陵地方的私塾先生，都無法教她了。少華金桂，論文論武，都已有相當高深造詣，但一進「清靜齋」，方知自己原來幼稚無知如一村野童孩。可謂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學海無涯。從此更加專心一志，如饑似渴從十八子身上吸取養料。從不覺山中孤寂，不覺勞累困倦。

光陰似箭，分別晃過了兩年。

今年立秋不久，十八子對他倆說：「我要上山採藥，你們休閑幾日吧，不必攻書習武，盡興玩耍去。剛柔相濟，忙閑適度，此乃養身養心之道也。」說罷，帶着兩名白髮隨從，荷鋤背簍，悠然沒入濃綠山中。

金桂、少華遵照十八子叮囑，丟開學業，敞開山門，撲向大自然，盡興遊玩。幾百個日子憋悶於書齋庭院，驟換空氣，頓覺心曠神怡，精氣暢貫通體，文思如涌，武技更嫻熟。兩人親親密密，手拉着手，越溪跳澗，爬巖攀樹，即景吟詩應對。少華與緻濃處，隨處驗試功力：指石石穿，撼樹樹倒。兩人如孩童般天眞爛漫，痴情於草木溪水鳥蟲，有時還要傭人尋回去吃飯。

但是同時發生了另外一種情形。因是取了繁重學業之緊箍咒，整天醉於自然，一男一女，挨肩擦背，不些時日就都春心湧動，畢竟都是成熟的身子，又聰明絕頂，幻想豐富。心靈如琴弦，稍微撥動，便會撥出動人的音響來。這時他們才認認眞眞打量起對方來，聯繫一年多來朝夕相處的若干細節舉動，簡直找不出對方一絲瑕疵，一刻之間，互相陡生十分愛慕之情。一經產生愛慕，雙方就恨不得融爲一體了。痛恨爲何相處幾百個日子，直到今日才撥動溝通心靈的琴弦，白白浪費了許多美妙時光。

有了愛憐，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慢點走，慢點走。」洪少華昨天還牽着金桂的手在山澗巖頭狂奔，今日就有了心疼感，生怕不愼傷了金桂的千金之體，也不敢去拉她的玉手了。一看她身上的動人部位，就心跳腦熱，他不敢想像以前他們朝夕相處，同桌共讀，摩肩擦背，却沒有產生過任何奇異感覺。

金桂呢，明知少華武功精湛，但是不准他再用掌指脚尖與巖石老樹作對：「別，別，莫傷了皮肉啊！」她含情脈脈說着這般無意義的話。

他們不再狂呼亂闖調笑吟詩了，靜靜的坐在濃蔭裡、溪水邊無言相視，任憑春潮翻騰，萬千言語全由雙目傳達。

「要是我死了呢？」金桂說，眼裡含滿淚花。

「那……那我也陪妳死。」少華說，不由得也動了情。

這一對滿腹詩文，出口成章的才男才女，竟尋着這一類幼稚且無意義的說話。

「你看，一對大雁，又一對，又一對。」金桂玉手遙指蔚藍天空。

少華認眞地比喻說：「左邊是男雁，右邊那隻是女雁。」金桂「噗嗤」一笑，銀鈴聲遙傳山嶺。洪少華頗覺驚奇：「喂，妳的笑聲怎麼是這個樣子？」

「以前不是一樣嗎？」她說。

「一樣？不一樣……以前的不好聽。」

「廢話。」金桂紅了臉。

「看，看，兩條魚。」金桂說。

「不要驚動牠們。」少華一臉認眞，像要保護一對戀人似的俠義。

「兩個鳥窩。」金桂喊。

少華皺了眉：「兩個不好，應該是一個。」他不滿地爬上樹，摘掉其中一個，將其茅草柴棒添在另一個巢上。巢裡雛鳥「吱吱」叫，叫得樹下的金桂心慌臉紅。她聯想到嬰兒的啼哭和紅嫩的肌膚，爲什麼想這些呢？這不奇怪，女人，母親的天性。少華一個觔斗翻下樹來，如貓落地穩當無聲，問金桂：「妳臉紅什麼？」

「不要你問。」金桂臉像火燒。

洪少華聆聽寂寞自然裡唯一的雛鳥鳴唱，撫掌傻笑說：「我明白了，妳想到妳將來當母親的滋味。」

「死鬼。」金桂伸手直點他的額頭。

但是習武之人，以其職業的獨特反應，出手捉住了這個玉指。一經捉住，便引起雙方內心强烈的震撼，如春水泛濫，無可抵擋。這是以往千百次相撞都沒體驗過的。洪少華伸臂就撈起如鵝毛般輕盈柔軟的一個身子，擁在懷裡，不再放開。

金桂如同跌進一個溫柔的仙境，半醉半醒，四周香雲纏繞，耳畔仙樂飄緲，周身每個毛孔都浸透幸福，她妙齡時期曾多次夢想的境界，已經享受到了。人能達到這般快樂，還圖什麼呢？她閉上了眼睛，一動不動，躺在戀人的懷裡。

太陽從中天移向西山，最後降落在林子盡頭，天空裡頓時彩霞彌漫，最後天公慢慢拉上一道藍色幕帷。這時洪少華才小心翼翼扶着心上人，一步一步走下山坡，走進莊園，走進香暖清雅的西廂房，將金桂放在床上，然後插緊門栓，兩人緊緊摟抱着不願再分離……喃喃蜜語像小溪一樣流不完。

他們一直呆到第二天中午才開門出來進食。出來後神采奕奕，一夜之間兩人成熟了許多，任何羞澀和幼稚已經掏盡，他們做完了一件神聖和步入成年的大事。

那個時代，封建禮教對世人的束縛如同繩索。說金桂與少華這般輕易草率、無阻無攔做出有損體面、有傷大雅的擧止，也許不可能。但是他們兩人所處的家庭環境不同，他倆分別是家中的獨子獨女，雙方父母均愛子疼女如命，從小不曾施加任何束縛，任其自然成長。在十八子門下求學時，所學的不是老八股，又全是日後生存的有用之本，老先生對那些空泛的封建禮教道義，不予理睬。這樣，造成了洪少華和金桂沒有心理障礙，任其童心慷慨豪邁的自由發揮。

他們如膠如漆、寸步不離地渡過了五天。當傭人通報一聲「主人回莊了」時，他們不禁有些慌亂。不管怎樣，他們畢竟知曉世間冷暖習俗，未經三媒六證，就擅自在「清靜齋」，在十八子門戶上做出欠清靜的擧止，老先生那一關如何開脫？不過事已至此，他們並不懼怕什麼。

一開始他們便沒有羞澀的概念，更無從言及「醜」字，而是從心底裡體驗出美好的幸福。在充滿幸福光輝的心靈中，是不懼怕寒冷和邪惡的，但是他們覺得此事必須明白告訴十八子，還要請他向雙方父母周旋，成全他倆的好事，他們設想可能會挨十八子一頓臭罵，成全好事的想法頂多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挨駡又怎麼樣呢？能駡走幸福嗎？頂多是轟走他們吧。

少華、金桂歡天喜地迎接採藥歸來的十八子，又打水又遞茶，這熱烈擧動，讓傭人們好生驚詫。

秋冬兩季，瓜菜藥草皆熟，是採藥旺季。十八子這趟行程，收穫巨大，喜氣洋洋。

「孩子們，這幾天玩得怎麼

樣？」他問。他是很少和後輩溫存的。

少華受寵若驚，忙答：「舅舅，很好很好，我同金桂眞個沒管學業，痛痛快快玩了幾天。」

十八子說：「那就好。」說得金桂滿臉緋紅，忙低頭藏了粉腮。

十八子回後廂房更衣，少華、金桂雙雙跟隨而進。進房後，反手掩上房門，跪伏於地。

十八子皺了眉頭說：「這是幹什麼？」

少華面目嚴肅，半含疚意：「舅舅，我同金桂，有件事情要稟告您老人家。」

「起來講吧，你知道我不喜歡婆婆媽媽，還有勞什子禮節。」老人說。

這樣洪少華便將他和金桂的風流艷事，始末細節，一五一十告之於舅舅。雖說他們倆並不看重這事，但於此靜謐莊嚴的書齋裡，威嚴壽高的長輩面前，莫名的就緊張慌亂起來。

十八子聽後，沉吟片刻，捋着長鬍子搖了搖頭，然後嘆一口氣，說：「唉，這也是預料中的事情，沒什麼大驚小怪的，你們好自爲之吧。你們都有學問，年紀也都不小了，你們曉得該如何辦的。出去吧，我要歇息了。」

洪少華高興得蹦起來，說：「舅舅，您眞好，可是舅舅，我們想請您做我們的媒人。」

「笑話，媒人是這麼容易做的？」十八子虎了臉，顯得不耐煩。

金桂心細，善於察言觀色，忙說：「姑夫，您早點歇息吧。」一把捂住還要多嘴的洪少華的大嘴，拖着他退出廂房。

少華這才明白事有蹊蹺，朝愛人一伸舌頭。十八子堂堂正正一代文臣武將，怎麼會落俗套做什麼媒人呢？

從此小倆口搬到一塊住，相親相愛，勤奮攻讀。金桂先到一年，天資又高，文事上常指點少華一、二。洪少華不時也强迫金桂學幾招防身手段。理由是這動蕩世道中，人人自危，危機四伏，有幾招功夫總比白手好，尤其是婦道人家。他們識大體，曉輕重，絲毫不因戀事而荒廢怠慢學業。他們知道在十八子身上，能夠挖掘的日子已不是很長。男大女大，此處不可久留。老人年事已高，在生的光陰也不會久遠。

在山中的美妙光陰，不到兩月，一條官船開來，將要拆散恩愛難分的一對情侶。金桂自知沒有父命，沒有明媒正娶，是不好隨少華回歸的。一看官船，她便盡知其意，替少華收拾停當，便躲在後山樹下去哭泣。十八子有規矩，此莊園內不容歡歌也不許有哭聲。這是他的養生之道：不喜不憂。要哭，只得躲到外面去哭。

洪少華尋至楓樹底下，二話沒說，像初戀那刻一樣，摟住這個無比溫馴可愛的身子，踩着深秋滿地的落葉，向樹深林密處信步走去。要說的，甜甜蜜蜜說了幾十個日夜，現在要分別，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他只是無言地熱吻癱軟於臂彎裡的嬌美戀人裸露的每一個部位。

良久，一位傭人垂首立於丈餘遠的巖頭，柔聲說：「少爺，天色不早了，上船吧。水手已吃過飯了，只待開船。」

「不不，」洪少華這時才開聲說話。隨之淚花滂沱：「你去告訴船夫，今天不走啦，明天開船。」

傭人沉靜地說：「少爺，公公讓我叫你們回去。」

這時金桂從少華臂彎裡掙扎出來，拉着少華的手，說：「我們回去吧，姑夫的話，是不可違抗的。」

少華痛苦地說：「我不能再伴陪妳一夜麼？」

金桂心裡一痛，强忍下萬千情念：「還是……聽姑夫安排。」

十八子二話沒說，叫洪少華立即啓程，一行人匆匆在船碼頭與少華告別。

洪少華登船之前，跪伏碼頭，朝十八子磕了三個響頭。心想這一去恐怕眞的不能再來，也許再也見不着重恩如山的舅舅，不禁淚流滿面。這一哭，牽動了金桂的女兒心腸，止不住泣出聲來。這可犯了十八子禁忌，立時沉了臉，喝道：「我還沒死呢，哭喪呀。」嚇得衆人臉色驟變，金桂、少華，拂袖擦了眼淚。

船上水手一聲吆喝，起錨開船。洪少華一頓足，如飛鳥般輕盈，騰空而起，穩落離岸丈餘的船頭。「舅舅，多保重。」說完忙掩了嘴臉，怕凄楚顏色再惹舅舅生氣。

十八子說：「保重。到時候我會把金桂送過去的。」說完對金桂點點頭：「回家吧。」金桂扶着姑夫，沒再回頭去看一眼官船。强將萬千離情埋入心底。此一別何日得見？一縷希望如黃昏時節大山腰中縹緲浮游的煙雲，無踪無定。

* * *

光陰似箭，轉眼冬盡春來。洪少華走後一月時光，金桂雖被思戀之情折磨得不思飲食，睡眠陡減，精神萎靡，但金桂畢竟爲女中豪傑，胸有大志，凡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逐漸被繁重功課取代無盡思念。除每日睡前，詳盡的有滋有味細細咀嚼一番和少華相處的每個細節，其餘時候，竟能潛心用於學

習。十八子自少華走後，對金桂多了些體貼。盡管表面上一如既往嚴厲莊重，但金桂感覺到他實際上在設法安撫她。後來十八子也教金桂讀點藥書，識別一些山中草藥，並傳授一點秘方。還讓其學點針灸推拿，講解人體穴道。一些簡單的草藥推拿療法，不久金桂便能獨自應付了。人家起碼要花兩年的工夫，聰明且記憶力極强的金桂一冬就拿下來了。

殘冬去盡，山中坡邊河裡，綠的生機，春的信使，已悄悄來臨。這年的春水來得特別早，汨羅江不知不覺就洋洋灑灑響起了濤聲。金桂從沒問姑夫：她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洪少華什麼時候會來？姑夫打算什麼時候把她送到少華身邊，洞房花燭，締結良緣？「清靜齋」主是不與胡猜亂問甚麼的。老頭子脾氣古怪，不喜歡一句多餘的話和任何一個不誠實的表情。金桂縱是千金之體，從小嬌寵慣了，一進此山門，所有嬌氣都必須收斂，否則便不要登門求學。轉眼已是幾個月不見少華任何信息，就是金桂愁腸寸斷，在姑夫面前，也不能有半點表現。

正月盡頭，「清靜齋」前碼頭上，悄悄地又停靠了一條官船，是半夜到的。船一經靠岸，水手們便累得爬不起來了。「清靜齋」莊園忙亂了一陣子，金桂才從酣夢中醒來，傭人像等候她醒來似的，她剛撩開蚊帳，傭人就告：「姑娘，公公請妳梳妝盥洗好去見他。」

「甚麼事這般要緊？」金桂感到莊園裡氣氛與常不同。

「不曉得。」傭人說。

金桂趕忙收拾好去見姑夫。一進後廂房門，姑夫便說：「孩子，今天妳要回去，有船來接。」

「今天？」金桂打斷話頭。

「莫插嘴，聽我說，孩子，我平日是怎樣告誡你們的？大丈夫臨危不懼，得不足喜，失不足憂。又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優。人之超然高尚，在於胸懷開闊，我想妳受我兩、三年教育，這些處世之道，大致是能自如應用的了，所以我今日要告訴妳，前不久，妳父母均被人所害身亡……」

金桂驟聽此言，頓覺如五雷轟頂，渾身癱軟，一聲凄慘的「啊」字差點脫口而出。幸喜昔日飽得姑夫教育，心性高超俗人一籌，才沒做出荒唐之舉。但身子已如紙片無依無靠，隨風飄忽，搖搖欲墜。

「孩子，」十八子一聲呼喚，然後伸開手掌，朝她的身子發出一股暖流，提起神志，恢復常態：「孩子，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由不得自己的。宋人歐陽修曰：『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孩子，這樣去想想吧。傷筋動骨，不可取的。至於父母死因，全出於人爲，妳日後好好查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妳母親死因尚無尋處，妳父親是一個叫『穿山甲』的人害的。妳父母不在，需妳回家料理事務，千斤重擔落於妳一身上，妳能幹好的。我已安排少華在鹿角鎮等候妳，妳趕快回去吧，你們好一路去尋找那個叫『穿山甲』的殺手……孩子，記住我的話，眼光看遠些，胸襟敞開些！」

金桂收了眼淚，遵照姑夫的臨別贈言，急匆匆拜別了恩師——姑夫，登船順水急駛而去。人死不能復生，流淚傷神又有何用？頃刻金桂在大難臨頭之際，又成熟三分。一咬牙拋卻哀慟，化悲痛爲力量，去消滅邪惡黑暗，想到報仇雪恨，竟後悔不該苦習詩文，倘是跟姑夫和少華習了武藝，一俟親刄了仇人，也好去父母墳前做個交代。現在她急切地想見到少華，報仇重擔已無可推托落在他的身上了——假如沒有忘記她慷慨給予他的恩愛和貞潔的話。

她很愛她的父母親。萬千事實，不容細表只說一宗，便見分曉：她十五歲之前，竟還是終日騎在父親的肩上或蜷縮在母親的懷裡。她在「清靜齋」求學期間，父親和母親，幾乎每個月都要來看她一次，輪着來。「清靜齋」主人不允許他們來往這般頻繁、密切，他討厭那些繁瑣禮節。可憐的父母，只得將船泊在江畔，托人呼喚她出去偷偷會見。每回分別，父親母親，總要哭得昏天黑地。

金桂萬萬沒有想到，親人會這麼早就丟下她。她的福份怎麼這樣淺？

水大船急，不些時辰，船至汨羅江下游，很快已入洞庭湖口，白茫茫水面無邊無涯，煙波浩淼，如世事樣神秘冷漠。

船駛至湖中主航道，風急浪大，水手忙降下布帆，好讓船速略減，減少顛簸。浪濤拍擊船身，寒風陣陣湧進船艙，金桂不得已緊閉門窗，只借一縫隙，瞭望老家鹿角鎮。離別鄉井兩年半，望鄉心切是很自然的事。她想盡快見到爹娘遺體，見到親人洪少華，躺在他寬闊的懷裡痛哭一場，然後共商復仇大事。

突然船身開始劇烈搖擺。有水手來報：「小姐，坐穩些，不要碰了手臉呵。」

「起風了麼？」她問。

「是的，小姐，東南角上全暗了，大風大雨從那邊滾過來了。不過不要怕，小姐，有我們呢。」水

手說。接着又迎風亮開歌喉，向蒼茫博大的水域呼喊渾厚壯美的漁歌道。

洞庭湖水滾吔滾滾流，
鯽魚子傍噠鯉魚游。
鯉魚子迎水把頭搖呵，
鯽魚迎水哪個把翅餙，
郎想姐來吔口難開……

天公不作美，東南方向的黑雲雷雨，閃電般就侵吞了天地。風急浪大，雨點如豆，整個視野頃刻白霧迷濛，三尺之外難辨事物。歌喉立時斷了，船上水手開始慌亂。金桂因母親是漁家女子，她每年也上船玩耍幾回，但從沒見過如此厲害的陣勢，船上有人喊：「趕快拋錨。」

有人說不能拋錨，風急浪大，只能隨波逐流，稍微有逆潮流，必定壞事。有人提出趕快靠岸，這個問題太幼稚。連金桂都曉得此時靠岸，比登天還難。層層由東南推往西北的浪峯，縱有雙翅輔佐，也是難越過去的。隨波逐流，不使惡浪擊碎船身，掌牢舵把是唯一應對的辦法。

這樣他們無可奈何地在洞庭湖上漂流了不知多少時辰。除掌舵者外，其餘水手全部趴在船頭，手持船篙，生怕昏黑中撞上其他物件，那麼船人皆空，在所難免。一個個全淋得濕透，幸好艙中載有幾罈老酒，借此以壯膽禦寒。

金桂呆在艙內，將棉被緊裹身子，還是抵擋不住寒冷。一條偌大的官船，被大浪如玩樹葉般拋起放倒，她這見識過洞庭風浪厲害的人，亦早被弄得暈暈糊糊，嘔吐不止。

不知甚麼時候，金桂猛聽得一聲石破天驚的巨響，她被狠狠地撞在壁板上，反彈過來又重重地拋在床沿，來不及明白發生了甚麼事，只聽見船上水手一聲聲慘嚎。

「卡啦」兩聲轟響，緊閉的窗門被砸開，一水手凄凄慘慘喊：「小姐，小姐，快出來，撞船啦，船翻啦，快出來。」

金桂睜眼看時，濁浪已從窗口灌了進來，一隻粗壯的大手倔强地伸在那裡，等着拉她一把。金桂飽受十八子「臨危不懼」之類的教育，心性遠比普通女子高傲穩沉。她飛快地鎮住自己，畢竟多少學了幾個招式，運足一口氣，將周身疼痛迫出身外，一個「烏龍攪珠」，站立起來，撲向窄小的窗口，抓住那隻大手。那手一帶，她一屏氣，泥鰍般鬆溜就衝出死窖，回頭看時，艙裡已灌滿了水。一條木船，裝扮起來，還威風凜凜，一經打擊，千瘡百孔，才一會兒，就快淹沒頂了。一個粗壯的水手，滿頭是血，順手抓起一塊木板，塞在金桂手中，張開血糊糊的大嘴說：「小姐，眞對不起妳，兩條船相撞了，嗚嗚……」漢子嚎啕大哭起來。

金桂此刻毫無責難之意，說：「這刻還說那些幹甚麼呢？逃命要緊。」

姑夫常說：「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埋怨有甚麼用呢？只是自己的命太苦，屋破又遭連夜雨，命運如此多災難。那麼我金桂一定要與厄運抗爭一番，看最終誰勝誰負。直到此危難之時，橫禍叢生之際，金桂才眞正明白生命意義的偉大。她頃刻間堅强硬朗了許多，簡直視那比豺狠猛虎兇殘萬倍的滔天惡浪如草芥。她正想於這狂濤學學浮游本領呢……容不得金桂多想，一個浪頭將船頭連同她一併吞沒了……

她死死地抱着那塊木板，使勁蹬着脚，屏息着呼吸，待探出頭來時，看見同時相撞的另一個船頭也快沉沒了。水面上漂浮着花花綠綠的衣物，時而有死屍被惡浪推湧上來，又被拉扯下去，沒死的則呼號連天，慘不忍睹。金桂緊閉嘴唇，不發出任何聲音，穩住心志，保存體力，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新生。

一會兒那個血糊糊的水手游了攏來，伸手托住她的胳膊，吃力地安慰她：「小姐，頭要……莫讓水嗆了……浪來了，切莫透氣……保存力氣，隨浪漂，天亮時會……會看到岸的，那時刻再設法攏岸，現在莫要亂闖……」

黑夜眞漫長啊，金桂幾度昏厥過去，最終又挺過來了，那隻托着她的手，越來越沒有力量了。後來她感覺到那個水手，在附近又撈了一塊木板，用一根甚麼帶子，橫捆於她腰上。最後水手不再在她身邊喘息，那隻手離開了她的身子……

剛下水時，金桂凍得渾身痲木難動，奇怪的是浸泡半天之後，竟不覺得冷了，這是早春天氣，照說她這種感覺是不正常的。她騰出手來，摸摸胸口和大腿，竟眞還是熱的，她沒有死，還活得不錯。她回想起來，自入山中跟姑夫求學以來，姑夫讓她天天洗他老人家熬製的藥水澡。首先那氣味很難聞，她眞不願洗，無奈師命不可違，只好堅持，洗至三個月，她竟能聞出香味來，而且每每洗完，頓覺心爽神朗，舒服至極。後來少華哥來了，也遵師命與她一般洗浴，少華曾壓抑不住喜悅告訴她：這是難得的「護體湯藥」。那時她一心埋於文章書齋，甚麼「護體湯」，並不感興趣。現在她的身子長久浸泡冰冷的水中，不僅且越發升溫，一定是姑夫的「護體湯」產生的作用，一定是！

東方有了微光天色，她隱約看見左邊有堤岸影子，此時浪濤平息多了，她奮力朝那影子游去……

金桂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暖床上。雖不是錦緞綾羅鋪蓋，倒也乾淨利索。格門花窗，竹椅竹几，正面牆上供有神案，上掛一幅「金釣李鬍子」的神像。此乃洞庭湖區漁民崇拜的偶像，傳言金釣李鬍子爲漁民之護身神，可避邪惡風災。這是典型的漁家房舍，又非一般漁家陳設。金桂生長地的鹿角鎮中等漁民家庭，幾乎全是這般擺設。這麼說，她是被家鄉人救起來了？不禁一陣欣喜，想爬起來，然而周身疼痛，不知睡了多久，精神已經緩過來了，畢竟體力不支，身上還有幾處隱隱作痛。

她伸手去撫摸痛處，所觸之處，竟全是赤裸的，她吃驚不小，怎麼會一絲不掛躺在被褥裡呢？她陡生警惕，姑夫常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她這窈窕女郎，更需多一層防身的警惕。她半支起身子，透過門縫，朝外間窺望，一望大吃一驚，一個滿臉鬍鬚的大漢，半敞毛胸，挺着一個大肚子，着青衣青褲，在喝酒啃猪脚。屋內外除窗邊竹梢上有麻雀嘰喳外，再無任何聲音，靜得怕人。

金桂長嘆一聲：剛跳黃絲網，又遇打魚人。死裡逃生卻又落入虎口，此地此人，决非可以依賴者，命運將如何演變呢？一個弱女子，如何掙脫强大的惡魔之掌？她毫無主見。

「吱呀」，門被推開了。隨之一陣酒氣、大蒜味撲鼻而來，金桂害怕得周身哆嗦，不由自主閉了眼睛裝死。那漢子沉重地踱到床邊，自言自語道：「怎麼還沒醒？寶貝，我眞等得不耐煩了呢，寶貝！」跟着金桂聽見「索索」的脫衣聲：「寶貝，我來陪妳睡一會吧。也眞有妳的命，兩條船撞了，水裡混一世的，都沒留下活口，妳倒活過來了，唉，也眞不容易，我倆前世有緣，嗨……」說着他伸手將金桂連同被子推往內側：「靠裏面些，唉，沒法子，還是等妳醒吧，屍巴樣不動不彈的，我麻老伍不幹就不幹，要幹就要幹活物，呃呃……」

他連連朝金桂秀美的小臉打了兩個奇臭無比的酒呃，肥豬般沉重的身子放平在床上，一掀被子，豬般粗糙的身子就勢挨着金桂。

麻佬伍一伸手就摟住金桂，口裡發狂似的吼喊：「呀呀，我麻佬伍前世修了什麼福，老天要送我一口美味？我，我麻佬伍還眞沒碰過這樣的千金小姐呢……唔唔，這是誰家的寶貝呢……嗨，老子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有天鵝肉吃，明日死了我今天還是要放起膽子吃……有福不享是草包。花前月下死，做鬼也風流。寶貝，快醒，爺爺等不及啦。」說着索性就翻身壓在金桂光滑細膩的身子上，一張又髒又臭的大嘴，一口就吞了她半張臉。如麻石般的舌頭，一下就揭開金桂緊鎖的玉齒，直頂喉嚨。金桂再裝死已不可能，怪叫一聲，奮力推開沉重的身子，翻身跳下床來。

赤條條直奔房門，一看身上無一寸帛紗，復又去拖被子遮羞。麻佬伍坐在床上哈哈大笑：「啊哈，醒啦，醒啦，勁頭還蠻足的呢，阿哈，門沒門的，只要妳敢跑出去，我就放了妳，啊哈。」

待金桂去拖被子時，麻佬伍早已搶過去，坐在屁股底下。要不是金桂手縮得快，差些被那地痞、色狼一把抓住。

金桂在房裡急得團團轉，陽光從格窗裡照射進來，房間頓時通明透亮。金桂低頭看見自己白晰的身軀，小巧卻是美妙的乳峯以及像絳紅色寶石般鑲嵌的乳頭，緊繃繃彈性極好的小腹以及羞處，壯實修長的大腿，如此這般美妙的身段，以前自己都羞於仔細端詳，現在卻無遮無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現在一條色狼眼中。房裡再無任何掩身之物，且無處躲藏。金桂從心底裡奢想老天開恩，在地上裂們一條裂縫，好一頭栽進去。

金桂低頭收眼時，隨着陣陣淫蕩的笑聲，猛然看見那個肥胖的身軀的胯下，那罪惡的東西高高矗立，激動得左右晃動，像一條山中常見的發怒的銀環蛇。金桂駭得心驚肉跳，惡心想吐卻又吐不出來，要不是雙手撐着一把竹椅，差些癱軟下去。

那條「毒蛇」慢慢朝她游來，越游越近，越來越大，像一桿枯樹朝她壓來，壓來。

金桂清醒過來，積蓄力量，舉起椅子，狂怒地摔打在麻佬伍身上。麻佬伍一動不動，哈哈大笑，任憑她摔打。口裡狂呼：「痛快，痛快。」金桂在那鬆軟的肥肉上，粉碎這把竹椅，一直到麻佬伍身上開始紅腫流血，狂呼聲不斷才歇止。金桂也就筋疲力竭了。

麻佬伍用脚掃開竹椅，撲上來，用鐵鉗般的雙手摟住金桂，抱離地面，丟到床上，說：「現在該妳回報我了，寶貝。」於是一座巨大的肉山鋪天蓋地倒向金桂。

金桂又抓又咬，拳打脚踢，床上墊被稻草橫飛，很快她不能動彈了，只得任憑屠夫宰割。隨着那條罪惡的毒蛇鑽入肺腑、心肝，金桂心裡便滴滿了鮮血，她爲洪少華保存的貞潔，徹底完蛋了，她的生命再沒有什麼意義了。滿腹學問以及曾經和少華哥共同設計過的辦學堂

、拯救國民、兒童等等熱烈的願望，全部被擊得粉碎。她之所以還不準備死，就是要完成她該去做的事情……全沒了，父母雙親沒了，戀人沒了，幸福沒了，希望沒了，留下的只有仇恨，怒火。在她復仇的名單上，又添上了「麻佬伍」的名字。

金桂不再作無謂的反抗，任憑這畜牲在她身上發洩。麻佬伍一天到晚不停地折磨她。精疲力盡後，還貪婪地用舌頭舔遍她的全身。

金桂全不理睬，讓思維飄游到另外的世界：鹿角鎮的石板街；豆腐腦攤子；放釣捕魚的小船；山中終年碧清的溪水；催人入夢的松濤；十八子充滿激情的吟頌和智慧的書文解釋……全當這惡人是跟另外一個人交歡，她的身子麻木了。她光着身子在這個罪惡的窩裡呆了四天。衣服不見了，尋找也是枉然。她還眞佩服麻佬伍這一手，沒有衣服，你想跑也是枉然。

她首先拒絕進食。後來一想，這無賴，你就是餓死，他也不會放過妳，不如留下性命從長計議後事。後來她大吃大喝，抓緊空隙養精蓄銳，思謀脫身之計。她還發現了一個奇跡。死裡逃生時，她曾傷痕纍纍，又遭麻佬伍瘋狂折磨，像她這樣一個弱小身軀，不死也會脫一層皮。然而不到三天，她竟消失了全身脹痛和疲憊！雖說夜裡被那色狼弄得通晚不能合眼，睡眠極少，卻依舊與往日在山中攻書一樣精神抖擻。

她堅信這是兩年半來，天天沐浴十八子的「護身湯」的結果。唉唉，姑夫啊，您的武功蓋世，却搭救不了强受凌辱的小侄女……少華哥，你在鹿角鎮等待得望眼欲穿吧？你可能被船沉人沒而折磨得痛苦萬分。可是你設想不到你的冰清玉潔的愛人被流氓地痞毀滅了，你不能保護戀人，十幾年苦練而就的武藝又有何用？

後來金桂不再產生任何幻想和奇跡，此時此刻，解救自己的唯一可能者是自己，只可能是自己，十八子曾告誡：人不自立，寸步難行，男兒當死中求生。

第四個夜晚，忘形放縱的麻佬伍，竭盡最後一絲力量，發洩完獸慾之後，扭頭死睡。金桂將他推翻一個轉身，仍不見反應，此刻房中只要有一件鐵器，金桂當即可以報仇雪恨。麻佬伍以防意外，連蚊帳鈎子都取掉了，要是金桂在山中稍學得兩招功夫，這蠢驢的惡果吃定了，可惜金桂連殺鷄都不敢看，如今悔恨也來不及了，學問有何用處？誰也料不到她會臨此惡運啊！

金桂决心趁黑夜逃出，此刻正是時機。但沒有衣服怎麼辦？出外難見世面不說，這寒冷的天氣，會凍個半死，幸好十八子替她練就護體功，輕易難傷筋骨，寒暑難蝕身體，前者倒是要緊，金桂靈機一動，從那豬玀身上拖下被子，拖出棉絮，隨便將被子披在身上，將豬玀的褲子撕成棉條，攔腰縛了，爬出窗戶，跳到天井竹叢裡。這棟莊園不大不小，好在水鄉建築大同小異，金桂很快尋着出路，直奔後花園，黑暗中眼睛竟也好使，屋中隨處飄出鼾聲，危機四伏，那個麻佬伍不知有多大的家業、爪牙。金桂顧不上那麼多了，只管小心大膽尋路。後花園門只是閂着，沒有落鎖，也無猛犬把守，金桂順順利利脫了虎口。這舉動，麻佬伍們便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大戶千金能幹出來的。

金桂擇一條大路狂奔，從小沒有赤脚走過路，頭一回在砂石中磨擦，起初很蹩扭，站立不穩，石子弄得脚板鑽心痛，一陣子也就適應了，而且覺得兩腿有用不完的力氣，她體察出姑夫的「護體湯」會保護她，就絲毫不顧及身體皮肉了，逃命要緊。沿大路跑，必有屋宇或者城鎮，或許會跑回老家鹿角。翻船就在家鄉附近，祖屋肯定就在周圍，只是黑夜難辨方向。

天快亮了，金桂在一棟屋檐下偷一身濕衣服穿上，又找一雙爛草鞋穿着，往臉上手上脚上擦了一些黃泥漿，將頭髮搓得蓬亂，不像乞丐，也像一個邋遢的村婦，遠處有密集的屋宇，她僞裝起來，往那兒走去，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許可以躲避强人襲擊，却也必須處處時時設防。

＊　＊　＊

天將拂曉，金桂已舉步踏上一條窄小却熱鬧非凡的街道。晨霧中，挑擔者叫賣者提籃者絡繹不絕，所有臨街舖面，全部敞開，無疑問這是一處繁華所在，金桂自幼迷戀書齋，足不出戶，雖從一些招牌上看出這地方叫「城陵磯」，却不知城陵磯歸何處管轄？離家鄉鹿角鎮有多少路程？金桂肚餓口渴，衣衫單薄，舉目無親，雖身居鬧市，不知該如何邁開下一步。這種流浪生活，以前想都沒有想過，命運却一下子把她推至極端。

一日她去江邊散步，有一老者相隨而至，待到僻靜處，老者恭恭敬敬說：「不知小姐是否肯賞光，到寒舍一聚。」

金桂略感詫異，並不曾看見過此人呀，老者揣出她的心思，忙說：「小姐妳不認識老朽，可是老朽却認得妳，我家雖在西街，却喜歡到東街走走，老朽多次在一側看妳教書教字，妳年紀輕輕就有這等出息，了不得了不得，老朽佩服之

至。老朽家中，祖祖輩輩都重書文，雖無建樹，却也算得個書香門庭，老朽不才，却渴望與文人壯士結交，與知己一席暢談，在我說來已是一件極樂事，不知小姐肯與老朽結個忘年之交否？不知小姐肯賞光到舍下喝杯清茶？」

這老者頭髮半白，斯文善良，話裡神態中，看不出半分惡意。

金桂覺得違拗老人意思不好，而且現在處境艱難，迫切需要得到有識之士相幫，便懷着一綫希望，答應應邀前往：「老先生您過獎了，晚輩剛入學堂，怎敢與前輩平起平坐，既然前輩賞光，在下理當到府上請教。」

「妳過謙了，過謙了，請！」老者禮讓謙謙，點頭哈腰在前面引路，弄得金桂不好意思。

老者府上，有一清雅庭院，竹籬竹門，青籐纏繞，圍着一棟青磚瓦屋，內外潔淨清爽，頗像書香門第家園。老者之言，原來並不過份，老者果然送上一壺香茗，一盤果子，與金桂談古論今，暢抒己見，交換所學心得，越談越投機，不覺太陽已昇至中天。金桂這些天慘遭橫禍，心情極壞，此刻不覺已忘了不悅，興到濃時，竟容光煥發，神采飛揚，風度翩翩，令這老者艷羨不已，連連稱讚她的學識見解，一雙深沉老練的眼睛，貪婪的將她全身搜索遍。

老者强留下金桂用中飯，幾樣素菜款待，不拘禮節，應了他那「君子之交淡如水」一說。後來老者又留金桂在此過夜，此屋除老者外，還有幾名老媽子，再沒年輕男女，金桂稍稍放心，一日遭蛇咬，十年怕草繩，金桂剛被强人奸汚，在陌地過夜，十分敏感警覺，讓她放心之處是此屋地處鬧市，四通八達，不像强人寓所。老者和她談至半夜，然後爲她帶攏房門而去。果然一夜平靜無事。老者也不問她的來龍去脈，只是和她議論交流詩書字畫，活脫脫像一個書呆子。

過了三天，金桂見此公敦厚誠懇可信，終於賴不住向老者打聽鹿角鎮的方位以及父親金彪、戀人洪少華的事情。

「鹿角鎮？離此地，走旱路兩天，水路一天。你問它幹什麼？」老者漫不經心。

金桂忙遮掩：「隨便問問。」

「您老人家聽說有一個叫做洪少華的公子嗎？他是個富家子弟。」

「沒有。此地方圓百里的鄉紳之中，沒一個洪姓人。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不會有差錯。」

「金彪呢？聽說過麼？」

「金彪怎麼不知道？我倆還是結拜兄弟呢。唉，可惜，被人殺害啦。其實他從不結怨的，眞可謂是好人不長命，他死後，我還爲他哭了一場。」老者說完拉袖子去擦眼淚。

金桂心裡絞痛，止不住想哭出聲來，但是强忍下了，現在還沒到亮身份的時候。

「妳和他是親戚？」老者問。

她答：「不是。」

「和他做生意？」

「也不是。」

「熟人？」

金桂點點頭：「是的。」

金桂又問：「您老人家在此地土生土長，可曾聽說過一個叫『穿山甲』的歹人？」

「沒聽說過。沒有！」老者肯定的說：「小姐，你問這些幹什麼？吟詩作畫習字，好不自在。您願意在我這裡住多久，就住多久。老朽雖沒有萬貫家財，粗茶淡飯還是吃不窮我。來往城陵磯的文人墨客，都要到我舍下一歇的。哈，這日子也算得上是賽神仙了。」

老者反復挽留並安排豐富的節目，每日吟詩作對，金桂不覺又住了三天。吃得好睡得足，身子日見精神，恢復了「清靜齋」時的模樣，楚楚動人，神采奕奕。這些日子飽受摧殘，難得有這麼個調養身心之處，金桂也顧不得那麼多，就順水推舟，先蓄養幾天身子再作道理。

第七日，老者說：「小姐，妳來了多日，我竟忘記了讓妳去一處風景絕妙的地方。今日老朽陪妳去走走如何？看完這個地方，我也算盡了地主之誼，妳何去何從，由妳，我也算盡心了。各處來的文人騷客，這地方是必定要去的，保管妳滿意。」

金桂說：「那就去吧。」歇至七日，金桂已決計走了，無心再享受安寧。打算先回鹿角鎮找鄉鄰了解一切事變內幕，再尋少華哥計議大事。近日她出門暗中查訪過那些贈與她衣物錢帛的好人，口氣竟與這老者一致：沒聽說過洪少華和什麼「穿山甲」。

據百姓所知，在城陵磯附近百里立了山頭的土匪，沒有一個叫「穿山甲」的傢伙。這使金桂失卻寃頭債主，好不焦急。問題是明明洪少華父子，在岳州一帶，多年經商立號，卻也沒人知曉，甚是怪事。金桂估計，少華的名姓，恐是乳名或者是學名，故不爲人知。看來尋找他非一般功夫。少華歷來厭惡這變遷莫測的世道，又見自己乘坐的官船葬身湖底，也許他已經含悲飲哀，離開了這方沒有了溫暖的土地……金桂想到事情糾纏得這麼複雜，不禁心亂如麻。隨那老者出遊，也不過是最後的勉强應付而已。一心想快點抽身，回故居細細查訪

，但又不能顯得驚慌失措，也不知能否見到父母屍骨，更難料漫長日子之歸宿……

花魁妒忌　落井下石

桂花島連通陸地的交通，唯有金桂坐過的那條畫舫，一次可載十餘人。幾條壯漢日夜值班迎送貴賓。桂花島的名聲，二十餘年前就流傳湘鄂，運送貨物或經商的富豪大亨，有機會來到城陵磯，那是必定要上桂花島走走的。不在這裡扔下一筆錢，在同行中還有失體面呢。

手續極簡便。任何私家船隻，均不可靠近島嶼，達官貴人，也只得屈尊登上畫舫過渡。因是桂花島是綠林勢力控制的，其規矩對所有人都是一種威脅。據說此島權益，官家秘密的也有一份，所以此地的位置就更爲顯赫了。上得畫舫，客官掏錢買一根竹簽，持竹簽即可登岸自由選擇。

幾十座小竹樓，擺成像城市街道一樣的模式，大街小巷，頗有奇趣。水妓們除大選「花魁」之時，平日不下樓拉客，只是擺出各種媚態，坐在竹樓門口，任客官選擇——這也是桂花島的一大特色。名氣大架子也大，不像城陵磯及其餘地方，花姐們熱熱烈烈攔路拉客。門簾開處，持竹簽者任意可進。一俟門簾放下，就不可再打攏。

桂花島是一處迷宮，每夜竹樓擺出的陣式不同。頭天玩過的地方，第二天絕對換了地方——這也是挑逗顧客再次登門的一種誘惑。硬要去尋尋頭天夜裡的相好不可。

再就是要見識見識這江南水鄉奇異的很有講究的屋陣的奧秘。其實妓館老闆頻頻變換屋址的用意，不完全在於斯。因桂花島的姑娘，非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年齡不可。大一歲小一歲，都不能入流，相貌風味脾性，都經過嚴格挑選，能適應各種顧客口味，可謂集中了江南水鄉嬌美女子之典型，幾乎個個都能惹人喜歡。

許多客官一經與之接觸，無不失去理智，產生愛慕之情，不再認爲這是一般的蜻蜓點水、發洩肉慾之舉動，一經墜入情網，事情就很麻煩了。那時節與討幾房老婆，那些富商大亨們，感情一經衝動，就準備慷慨解囊爲戀人贖身。然而桂花島沒有贖身的規矩，也不漫天要價，出多少錢也帶不走人。

金桂被無情地融在這渾濁的氣氛裡，左左右右的音響動作，使她陣陣噁心。她雖說已經沐浴並且進食，但是一入黑就放下門簾，烏燈黑火，躺在床上胡思亂想，長吁短嘆，思尋出路。

金桂覺得：自她上島以後，一天比一天熱鬧，她恢復常態的這天晚上，班頭辣八，在她的竹樓外面，掛了一盞大紅燈籠，門外立時人聲鼎沸。她才不管外面有多熱鬧哩，蒙上被子，倒頭睡覺。睡了一陣，金桂聽見外面鬧聲更大，大紅燈籠亮得刺眼，這時門簾被却拉開，金桂本能的周身一緊。一個高大的黑影走了進來，柔聲細氣道：「金小姐，妳怎麼不接客？」是班頭辣八的聲音。

金桂喝道：「你出去，我不想接客，不舒服。」

辣八不生氣，擦燃一根火柴點燈：「話不能這麼說呵金小姐，祥老闆費那麼大的氣力把妳請來，又養得你白白胖胖的，你怎麼還說這種話呢！你看，這幾天好生意都是憑妳的面子賺來的。城陵磯地方誰都曉得桂花島新來了位絕世佳人，巴陵才女。好多風月場中高手，都遠道慕名而來，想一睹你的芳容呢！恭喜你，金小姐，你還蒙在鼓裡哩！快坐到門邊去，讓人家看看！恭喜妳要發大財了！」

說着辣八又鄭重其事地壓低聲音：「妳今夜可以索客官四支五支竹簽，別蠢呀金小姐，妳有本錢漫天要價，妳知道嗎？我們辛辛苦苦做一個月，才值兩根竹簽的錢，妳一夜就抵得我們幹兩個月！」

「出去！出去！滾出去！」金桂厲聲喊道，不知從哪裡煥發出一股力量，將辣八推下竹樓，復回身撲倒在床上，放聲哭娘。

當她哭過一陣，回過神來，整衣起身時，房裡已經坐着一個人，此人着軟緞灰色長袍，脚蹬高跟深藍緞面布鞋，頭戴一頂藏青色洋禮帽，胖嘟嘟的臉上架一副金鍊金絲眼鏡，手執檀香扇，另外一隻蒼白的手提着一盒精緻的果子餡餅。見金桂轉過身來，一雙細眼連忙滴溜溜在她身上轉，提果子的手很快開始哆嗦起來。

他忙將手伸進緞襖，取出五根蓋有火印的紅色竹簽，慷慨的往茶几上一拍，像雞公樣的啞笑幾聲，說：「金小姐，有緣見到妳，不勝榮幸之至，鄙人剛下船，就聽得城陵磯地方紛紛揚傳，說桂花島來了一名風度翩翩的大才女。鄙人求見佳人心切，不顧遠途航行疲勞，下船即來此求見，果然風采照人，氣宇非凡，令桂花島黯然失色。鄙人早年也飽讀聖書，想與妳暢談三日，這是平生最大的樂趣，不知意下如何？」來者恭敬斯文，自吹自擂，痴勁十足，金桂一看就是草包色鬼，還假裝正經，來此地者，無不是想發洩獸慾，哪裡有心來空談詩書文章？

金桂和祥老闆一席話，已上當

受騙，不會再相信任何花言巧語，她朝那痴人一嗤鼻：「客官，小女子身體不適，請你另擇門庭吧！」說完抓起那可能很值錢的五根竹簽，塞到他手裡。

那人不接：「呵喲，小姐好不通融，到底是書香子弟，才高氣盛，我走南闖北，倒還眞沒見過這般高傲的，有意思，有意思……不過，姑娘，你是五倍的價錢啊，夠一個五口之家活兩個月！」

「啪啦啦。」金桂不再費唇舌，順手將竹簽扔到外面的石子上，那人立時慌了手脚，再也財大氣粗不起來，連忙跑下竹樓去撿他的「銀子」，金桂隨手拉上門簾，吹熄油燈，竹樓前頓時吵吵嚷嚷，她想這一定是自己招禍所至，她索性一頭又埋到被子裡，不再理睬，她想她一定闖大禍了。

第一個花大錢來光顧她的人，絕非等閑之輩，聽桂花島的姐妹們說，這裡還少有得罪客官的事例，她將受到甚麼懲罰呢？也懶得去想它，反正死都不怕，還擔心甚麼呢？死老鼠由貓拖，聽天由命，既能如此寬心，馬上就進入多夢的睡境。

竟也一夜平安無事。

第二天早晨，桂花島正處於昏昏沉沉的夢鄉之中，玩了一宵的男女們，此刻睡得正死，一直要到太陽昇至三竿，才陸續有水妓起床梳妝盥洗。中飯時節，客人們才滿足而空虛的陸續離島。「大脚」卻很早就來到金桂屋中，神情緊張，憂心忡忡。金桂早已起床，悶在屋裡，問「大脚」：「妳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

「我昨夜沒接客，身子來了紅。」

「妳的氣色不好。」

「我這是特地爲妳而來。」她壓低聲音。

金桂乾笑道：「嘿嘿，我甚麼都預料到了，妳們不要爲我擔憂。」

「金小姐，妳千萬不可任性啊，祥老闆不是一個爽快人，這種不動聲色不陰不陽的人，尤爲厲害，我擔心妳會暗吃虧，誰也保不了妳。昨夜辣八慌慌張張過渡去了，我料他是去找祥老闆講妳的事情，今天清早我看見辣八滿臉奸笑，好不得意，我估摸他們想好了對付妳的辦法，所以我清早就過來告訴妳，既然來了這裡，不願意也沒法子。」

「妳實說，『大脚』，妳願意嗎？」

「大脚」低了腦袋：「我願意。」

「眞的？」

「眞……的，我老家江西，上有老下有弟妹，我出來做，家裡不曉得，我要賺錢，讓他們吃飽飯，能在這裡做，很不錯了，再幹兩年，我就可以回去了，我們沒有文墨，沒有地位，能這樣幹就是挺好了。」

金桂長嘆一聲：「其實妳並不願意，妳也是沒法子。」

「大脚」沉默不語，一會兒掏出綉帕出來擦眼淚，無言地陪着金桂坐。

中午時分了，城陵磯鎭上炊煙繚繞，停泊於桂花島附近的船家，叮叮咚咚傳開了鍋盆碗筷響聲，空氣裡已經瀰漫着飯菜香味。這時候，「肥兔」在金桂的竹樓大喊大叫。

金桂撩開門簾，見她單衣薄褂的，一身肉一晃則直跳，亂鬢鬆扣，未曾塗脂抹粉，大致剛剛起床，一紈袴子弟還拉着她的手不鬆，眼圈發紅，淫勁十足，望而生畏。

「肥兔」對他說：「客官，快吃中午飯了，你快回轉吧！」她急於來金桂屋中閒聊，想盡法擺脫他，而那客官還不想離去，親親昵昵的在衆目睽睽下捏手捏脚，還當着金桂的面，掀開「肥兔」寬鬆的綢襖，再掀開內面的水紅綉花小內衣，托住兩隻肥碩的大奶子，響亮地吧咂了兩口，才心滿意足，搖頭晃腦而去。

「肥兔」也不惱，挑逗地在那人額上點了一粉指，然後快快活活舉步跨進金桂的竹樓。進門就大聲嚷嚷：「喂，金小姐，剛才聽說妳把一個小老頭的五根竹簽都丟到屋外，獨守一夜空屋，是麼？妳呀妳，眞蠢，管他老呀少的，眼睛一閉一樣的，幹我們這行，認錢不認人，五根竹簽哩，可惜可惜……娘賣×的，我那一根竹簽，得來眞不輕鬆，那小子通夜和妳『打架』，累死半個人，不是老娘有一身好肉，早散架子了，金小姐妳也眞是孩子氣，輕快錢白白丟了！」

「肥兔」一來便嘮叨個沒完，金桂全沒聽進耳中，她不需要誰來指導她的人生，不過她來了卻同時帶來一股朝氣一陣熱烈勁，這是金桂喜歡的，這世道太冷酷了，她的意念被炎涼世態焚毁如灰，很需要一種刺激，盡管「肥兔」那是痲木的讓人想來心寒的快活，對她卻是一種安撫。

後來「水蛇」以及愛慕金桂才氣、地位的姑娘陸續來了，有人提議把昨夜的事忘掉，幾個女人痛痛快快的說話，講講女人的事情，還應該忘掉那些骯髒的事，清清靜靜地過一會兒，因爲黑夜很快又要來臨——那令人憎恨令人懼怕令人疲憊枯燥乏味强裝歡顏媚態的夜晚呵。姑娘們還提議金桂教大衆識字讀書，金桂看出來，這些掉入火坑的姑娘們，不管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身世，她們無不追求清心寡慾，厭惡那種男女的糾纏。她深深同情她們，自己既已入火坑，不與之爲伍也是一句空話。既然大家看重她，不裝出些笑臉也不好，她答應了她們的要求，憑着天才的記憶，從背誦「三字經」和「增廣賢文」開始，逐一向她們做些講解，也指點寫一些簡單的字。有的姑娘，竟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如何寫，這是一個文盲的世界，這也難怪，有識之士，大家閨秀，怎麼會入此門呢？

金桂這才徹底明白，祥老闆費盡心機把她騙上桂花島，是想依靠她撑些門面，憑她的才貌，吸引高官巨富，使桂花島的名聲，揚得更遠，其利益，得到更高層的保護。其良苦用心，十分狠辣，話說回去，此舉卻也算得有些遠見。

金桂和姐妹們玩了大半天，吃過晚飯，喝過香片茶，入黑上燈時分，就覺得精神恍惚，昏昏欲睡，放下門簾，脫衣上床後，卻又睡不着，渾身燥熱，說燥熱又不盡是，掀開被子，皮肉又起疙瘩。一股熱流，直衝心田，直衝女性身體上的每一個敏感部位，手臂拉被時，無意從胸乳上擦過，頓覺一股暖流沁入心底，流透全身，同時喚起了她昔日在山中與洪少華溫存的親熱感覺。心思始終留在與少華纏綿撫摸交媾的若干細節上，自覺滿臉緋紅，春心狂跳，竭力想讓念頭跳開去想別的，卻怎麼也跳不開，盡想些男女間動人的隱私，而且那種暖流越來越厲害越激烈地流遍全身，竟渴望自己的戀人，當即上床與之尋歡，一些敏感部位，如同春筍破土的前夕，鼓脹難受，急欲見天爲快。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金桂爲這樣的奇異感覺的突然產生而驚訝萬分。自從厄運一個接一個降臨，愁腸寸斷，毫無心思去回味男情女戀的滋味，這些日子裡，一閃念都不曾產生過，她想爬起來，到外面走走，幹點別的事情，用此來冲淡那些可怕的奇怪慾望，但是幾經掙扎，還是起不來，並非有病並非疲倦，莫名其妙的就起不來，心裡想起，而手脚身軀卻懶得響應。久而久之，人進入到一種非夢非醒的境界，飄飄然起來，念念不離洪少華，赤身裸體與他時而昇至祥雲如毯、藍天如鏡的天上，時而緊緊相抱着蜷縮於一望無垠的綠色的湖灘草場上……

忽然她聽見有人掀簾進來，來人輕言細語和她說話；然後替她和他自己脫衣服；然後與她摟抱親吻；然後壓在她身上，又翻來覆去擺弄她……燈火通明，竹床吱呀作響……她竟沒想反抗，到後來，還有些快感——與洪少華的那種……

她想看清楚這是否就是洪少華，卻看不清問不出。

後來這個人喘着粗氣下來了，屋裡一片安靜……

後來又有人掀簾進來，油燈被風扇得左右搖擺，金桂感覺到這個身子特別重，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胯下面被撬得陣陣痛，但奇怪的是她竟不厭惡這種疼痛，這種疼痛使她聯想起她和洪少華最初的時刻……那疼痛中摻雜着新奇和渴望……

後來更加昏沉，一直到第二天太陽斜照進床頭才清醒過來，扭頭看見床頭竹几上，放着三盒點心和一把竹簽，她驟一緊張，奮坐起身，被子滑落，如玉一個身子光光地顯露出來，一看衣褲鞋襪全被剝落。

她再看竹几上的三盒點心，在心底裡痛苦地呼喊，天哪，三個、三個，我昨夜接了三個客人哪……

金桂想她一定是害病了，不然從沒如此貪睡如此神志不清過，但是第二天吃喝行走如常，不發燒不發熱，令人大惑不解。

第二晚一到入黑，金桂照樣舊病復發，憑她那勝人一籌的理智，都無法控制身心，昏沉沉一下子墜入風花淫雨的幻覺世界裡不可自拔，她又强行被人睡了。發生罪惡行爲的時候，她毫無抵抗甚至不無快感，而天亮以後清醒過來，又痛悔不迭。金桂十分懊惱卻又解釋不清，又不好找姐妹申述原委，這些人能解說甚麼道理呢？她們不過是一羣沒有思想和主見的玩物而已。

一晚復一晚，金桂越發不能控制，越陷越深，很值錢的竹簽堆成一堆，客官提上島來宵夜的點心，一盒又一盒霉變……

桂花島主祥老闆，精心騙得金桂上島前後，利用他在城陵磯多年經營的便利，在島內島外，做了大量的遊說宣傳工作，在島外的活動，無非是想打大名聲多撈收入，一根竹簽的收入，他是索取九成，在島上造輿論，爲的是激勵衆人更加竭誠服務顧客，暗示她們：島上新來的名妓，會搶走很多的生意，影響大衆的收入。用此以調動積極性，大多數水妓，只當是一新聞，推想不出來祥老闆的言下之意，依舊照常度日，但是此舉，卻在本屆「花魁」得主心中留下陰影，她的藝名叫「一枝花」，轟轟烈烈被選中「花魁」，桂冠剛戴還不足半年，紅極一時，四方朝拜。祥老闆現在徵求才高貌秀的大戶閨秀坐鎭島上，明明是力扶其爲島花，明明是來搶她的飯吃，怎不叫她傷心呢？所以金桂一上島，她便存心要刁難。

「淺腸窄肚婦人心」，這話有時也有道理的。

「一枝花」略通詩文書法，琴棋樂事場中，亦能勉強應付，尤其生就一個不高不矮的身架、豐腴飽滿的體態、潔白如玉的肌膚。舉步一扭三曲、音如游絲，眼裡終日秋水汪汪、唇紅齒白，烏髮淡眉，天生萬千嫵媚，加上以前她在大地方爲娼，很有些風月場中手段，大概是在那邊不得志，南下投奔祥老闆門下，一到就使許多花花公子、花柳場中老手如痴如醉，神魂顛倒。不到一年，就一舉奪得「花魁」寶座，她自是洋洋得意，以往飽受冷遇，竟想不到這小地方如此無人，肥腸闊腦的「鄉巴佬」如此容易滿足。

「一枝花」首先聽說要來如何了不得的一個人物，暗中竊笑小地方女人，多是無知無識，空有一身皮肉，不會有好貨，並不在意，但金桂一上島，第一眼窺見姿容身段，一時與她難分高下，看她神情灰暗，一臉正氣，料定她是初入貴行，論經驗，非三兩年努力不可超越自己。但是細看她的行動舉止言辭，令「一枝花」大吃一驚。她畢竟在天津、漢口等大地方混過好幾年，名流貴族，大家風範，見識過不少，雖說講不出道理，但是憑肉眼經驗，就可斷定對象骨子裡的氣度風姿，雖說她還不知金桂琴棋書畫之功底，但一眼就可看出，她受過很高教育，經過名師指點，眉宇間閃亮般透出高傲和過人的聰穎，她遠遠超出自己許多，看來桂花島「花魁」交椅，倘她有心爭奪的話，非她莫屬。

「一枝花」悲哀之時，好勝之心並未泯滅，她準備慢慢觀察局勢，尋找擊敗對手的辦法。她以前待過的地方，爭奪名妓寶座的殘酷手段，她見得多。她就曾經看見過血淋淋的慘劇，使她一度再度失去競爭信心，爲保性命，最後乾脆南下，尋找理想的生存之路，誰知狹路相逢遇金桂，使她日夜不得安寧。

由於懷有敵意，又要保持虛僞的「花魁」尊嚴，她沒有打算接近金桂，不像那些小地方姑娘那樣單純熱情，平日她總是居高臨下對待同類。所以姐妹們都看不慣她那妖樣子，很少有人理她。金桂剛上島時，「水蛇」罵的「臭婊子」就是指「一枝花」，金桂也不會理她，全無心事要在島上結交朋友，但一枝花時刻不忘記觀察金桂的動靜，以伺機行事。

她發現金桂從上島以來，就一直愁眉苦臉，終日悶悶不樂，從沒啟齒笑過，終日縮於房中不出來，還聽講頭天晚上接客就得罪了一個大人物，讓祥老闆向那個大老闆作揖磕頭送一份不輕的禮品。這使她大爲不解，她熟知來這島上幹的，全是自願，而且待客的周到熱情，完全可以與她呆過的名妓館媲美。亦因此她是十分佩服那位土頭土腦不陰不陽的祥老闆的本領，要成名要賺大錢，這一手是很關鍵的，可是這位江南才女，怎麼會是這樣一個心情，內中必大有文章，所以「一枝花」極想弄清內中奧秘。

怎麼辦呢？「一枝花」是風月場中老手，雕蟲小技，不怕掛齒，她的本事，還不是使在肉體上，她想知情者，莫過於祥老闆，但此人老謀深算，又不近女色，很難從他口中掏出原委。那麼第二個知情者，就是祥老闆的忠實走狗、班頭辣八了。此人爲人狠毒，卻是個好色好財的傢伙，這就好，這種角色好利用收買。

一日上午，太陽昇至三竿，「一枝花」送走客人，正準備盥洗梳粧，忽見辣八牽着狗闖進籠中，一邊探頭探腦朝兩旁的屋中窺看好事。「一枝花」嗲聲嗲氣喊：「辣八，你來一下。」說完旋即上床，飛快的在被子裡脫光衣服。早晨桂花島一片死寂，辣八聽見「花魁」呼喚，不敢有誤，忙搶幾步就跳至門邊，問：「花姐，是妳叫喚？」

「是的，」細如游絲、扯斷肝腸的嬌音傳了出來。

「叫我做甚麼呢？姑奶奶！」

「叫你進來。」

「進來？」實在不敢，辣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桂花島上有鐵般的規矩：班頭、看護人員，是輕易不能進水妓房中，更不能動姑娘，一經知曉，輕則辭退，重則喪命。「渾江龍」的大名，誰敢不怕？此規矩的用意，也很明顯，就是確保桂花島規格高人一等；即島上水妓，只供貴人玩享，不許下人挨近，就是有錢，也不能上島的。首先着重身份，然後再算錢賬。如若傳開去說桂花島水妓爲錢和下人也幹，其名譽便會徹底敗壞，因此對島上的傭人，苟求如鐵般嚴格。

「進來吧！是我叫你進來的，不用怕，客官也走啦，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你來幫我穿穿衣服。」「一枝花」說。

「那麼，好吧，可是姑奶奶，這可是妳親口吩咐的呀……」辣八雙腳仍發抖。

「一枝花」發了脾氣：「叫你來，就來！」

「好好好，我來哩！」其實辣八當然是求之不得，水妓房裡的桌椅板櫈、衣物用具，都對他具有神奇的誘惑力，多麼想挨一挨、碰一碰，他在這裡幹了八年，還沒有碰過一下哪個的用物，尤其是那些鮮嫩珍貴的身子。辣八跨入房中，一眼就盯住了「一枝花」露在被外的一雙玉臂和半個身子，眼睛再也移不開了，口水山泉樣從兩腮沁出來，吞咽不止。

「一枝花」含情脈脈地看着他，吩咐道：「你把窗簾子拉開吧！」辣八這才轉身去拉窗簾。

窗戶洞開，强光穿透小小竹屋，「一枝花」的玉體，通明透亮，光彩照人，使辣八震驚，他眞還沒見過如此迷人的胴體呢？奪人心魄的聲音似乎從很遠的地方飄來：「辣八，你來，扶我起來，來呀！」辣八夢遊般地走了過去，顫抖着雙手，小心翼翼地生怕毁壞了美好東西樣的將手插入「一枝花」的後背，閉着眼睛不敢胡亂看一眼這島上的「花魁」，他扶起了她。

「一枝花」輕嗔：「你的手怎麼啦，老抖，有病麼？」

辣八忙說：「姑奶奶，在下眞不敢……」再看「一枝花」時，上半身全裸坐着，乳峯高聳，瓷墳上輕點一粒紅暈，辣八覺得心快跳出腔口，却快站不住脚了。

這妖嬈女人拉着辣八那雙粗獷的大手：「來，你替我揉揉腰……對，對，這裡，是這裡。你抖甚麼？重一點，輕一點……往上，往下。」

辣八照吩咐揉搓着，一小陣後，竟也穩定住了情緒，畢竟在這種地方呆了八年。

後來「一枝花」轉過身來，讓其搓揉前胸，兩座山峯就矗立在眼前，未曾生育哺乳過的最奪人魂魄的東西，驕傲地挺立着。辣八再也抑制不住衝動，不顧生死地一把抓住它，貼在臉上，含在嘴裡，如醉如痴，如墜入仙境福地，覺得幾十年生涯最幸福莫過於此刻……

突然他的肩膀被甚麼東西狠刺了一下，奇痛無比，把他從痴夢中震醒過來，忙回過神來看「一枝花」，只見她從自己肩上拔出一隻銀簪子，簪子上血跡斑斑，「一枝花」舉着銀簪，冷笑一聲：「辣八，你知道你幹了甚麼嗎？」

辣八如夢初醒，方知鬼迷心竅，犯了桂花島的大戒。而且犯在當今搖錢樹「花魁」身上，不禁冷汗直流，當即跪伏於地，連連疾呼：「花姐饒命，姑奶奶饒命。在下一時糊塗，望花姐高抬貴手，只要妳不計較小人過失，辣八我願爲妳效犬馬之勞，肝腦塗地，在所不惜！」

「一枝花」又一聲冷笑：「這麼說辣八，你知罪囉？」

「知罪，知罪，罪該萬死。」

「現在只要我喊一聲，你的狗命就會昇天。」

「是的是的，可是妳千萬不能那樣做呀姑奶奶。」

「你剛才說的都是眞話？」

「眞話眞話，千眞萬確，日後只要妳姑奶奶一聲吩咐，我辣八……」

「好啦，好啦，空話少講，你立下字據，我就饒了你。」

「只要你不告訴祥老闆，我甚麼都答應，可是我辣八認不得字。」

「我已寫好了，你按手模吧！」「一枝花」早在床頭放好了紙筆墨，待辣八磕頭時，已寫好了口供，只待辣八留下印記。

辣八爲顧性命，忙伸出拇指，在流血的肩上擦了血印，按在「一枝花」指定的位置上。

「好吧，你起來，這事我不再說了，放心。」口供已錄出並扣壓於「一枝花」手中，辣八永遠抵賴不掉。這個無賴，只好翻白眼認倒霉，服服貼貼聽這女人調派，正可謂是：羊肉沒吃到，反惹一身羶。

「一枝花」說：「來，你坐到我的床邊來，我問你一件事情。」

辣八顫顫抖抖，坐到這厲害女人床上，目不斜視，規規矩矩。

「一枝花」披着被子，卻敞着胸，用溫熱的肉體靠着辣八的背，伸出玉手，先是握着辣八早已失去知覺的手，再就是在辣八多毛而發達的胸肌上來回搓揉，一邊說：「你不用害怕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答應過你不把事情告訴祥老闆，就一定不說，你放心好了。」這樣辣八漸漸的心臟又被女人的手捏弄得發了熱，撩撥得又開始生出邪念——當然，他不敢再放肆。

「一枝花」摸準了火候，便開始打聽金桂的來龍去脈。

這個任務，太容易完成了，辣八一口氣就將自己所知的全部傾倒一空。綜合所有零星材料，「一枝花」得出了一個結論：即金桂不是自願上島的，大體上是强迫而來，至於是甚麼原因流落到此，金家家業究竟有多大？辣八尚不清楚。

這些材料，讓「一枝花」歡欣鼓舞，她大可以做一些文章。高興之餘，她沒忘記繼續利用辣八這條哈巴狗。她懲罰了他嚇怕了他，同時又想感化他，不讓他懼怕自己，想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徹底拉攏他，她覺得應該給他一點好處。

她將她那隻柔軟溫熱的手，從這蠢寶的胸脯，慢慢往下探，衝天大火即刻被點燃，辣八興奮衝動得「嗷嗷」叫，「一枝花」又抓起辣八的手，按在自己的雙乳上，又推着痙攣不止的手移向腹部……但是她不再讓辣八多佔一點便宜，那個又髒又醜的模樣看了令人作嘔。多少給了點便宜之後，「一枝花」拍拍他的肩膀，充滿蜜意地說：「寶貝，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來吧，你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

辣八迷迷糊糊出了門，他弄不清「一枝花」葫蘆裡賣甚麼藥，但是他被這妖女的暗示和給的丁點好處弄得神魂顚倒，老盼着天黑，盼着明天的那個時刻，盼望着這個古怪的女人大發慈悲最終讓他盡興地樂一回……

後來辣八想方法從城陵磯以及祥老闆口中，拼湊出金桂的大體身世，一點不漏地說給「一枝花」聽。「一枝花」這次給他的報酬是讓其爲她洗澡擦身子，讓其仔細地欣賞這個名氣不小的身軀，一飽眼福。

後來辣八終於明白了「一枝花」利用他的目的，在於整垮和戰勝金桂，保全自己在桂花島的尊貴地位。幾天後，他獲得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他覺得這件事情很有價值，他變得聰明一些了，拿着這件事情向「一枝花」討價還價，他提出的代價是和「一枝花」睡一次，他厚着臉皮與之談價錢。

「一枝花」徵求訊息心切，看見這蠢寶不同尋常，打算讓他多佔點便宜：「要是你那個消息不值得我勞累呢？怎麼辦？」

「保險你高興。」

「要是你騙我佔了便宜，祥老闆那裡，有你的好看。」

「沒有把握，我不敢說這番大話。」

「那你先講出來。」

「不，」辣八橫了心：「姑奶奶，妳還未答應我，我活不下去了，你答應我吧！」幾乎下跪求歡，以往他要發洩，只能過渡去睡那些骯髒女人。能和「花魁」一交，是他終生爲之榮幸的事情呢！這機會不可放過，現在他有本錢！

「一枝花」不想再糾纏，反正幹這種事，是家常便飯，再說對付這蠢猪，她有的是辦法：「好吧，你去洗乾淨一身，多洗幾桶水。」

當辣八急匆匆洗完，急匆匆想成其好事，「一枝花」卻不慌不忙在床上與他周旋，用她從大地方學來的手段提前激發他，結果辣八來不及交合，就精洩陽散，悔恨不迭。

「一枝花」想她那金身玉體，怎能注入這下等人的渾濁東西呢？這關是很難跨過的！

辣八只恨自己不爭氣，只好出賣金桂。

原來金桂每到入黑就昏昏入睡，春心湧動，是祥老闆指使班頭辣八，在她喝水的壺裡下了一點藥。名曰：「春宵散」，一種祖傳的春藥。此藥只一山中老道有，祥老闆花高價從那裡買來的，此藥一經吞服，即能引起神志失控，春心催動，無法抑制，半日之後方能失效。

他們不想對金桂施加强硬措施，那樣做這剛强女子會以死告終，落得個人去財空，只能用一種神鬼不知的方法慢慢地調教她，一旦她不再羞於此業，習以爲常，見怪不怪了，能麻木應世，或許會變得馴服。倘到了這一步，就不怕激不起她爭奪「花魁」的熱情，祥老闆此招十分厲害，使金桂無法招架。

「一枝花」聽得這招手段，大喜過望，馬上吩咐辣八再做些手脚，要讓其密切注意時間，巧妙安排，讓其每天晚上，至少有三個人折騰金桂。

辣八有些怕，不敢表示同意，在普通妓館，生意旺時，一人有一夜接十個八個客人的，而在桂花島上卻是不允許的，除非水妓本人願意。

「一枝花」軟硬兼施，以色、錢爲餌，終使辣八橫心上鈎。「金桂本人已昏迷不知，客官如安排得當，不出意外，不知道的。此事就只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還怕甚麼？」「一枝花」這一說，辣八倒也再說不出話來，喪盡天良幹出了一些罪惡的勾當。

「一枝花」這一招十分狠毒，她是想利用疲勞戰術，來摧殘金桂的心身。她預計照這樣下去，不出半月，金桂便會花敗殘柳，消瘦枯萎下去，那樣便不會招客官喜愛了，這裡的嫖客，喜歡肥碩豐腴的肉身子。金桂一倒，「花魁」寶座她坐穩無疑。

與此同時，「一枝花」還開展心理戰術，故意找機會與金桂接近，然後佯裝不知，老問金桂的父母雙親、戀人以及破落了的家境情況。問她和客官玩得是否盡興，問她新到乍來，是否要她傳授一些床上本領……話說得極其骯髒、刺激，無法忍受，使她的精神沒有一刻輕鬆。金桂出身大戶人家，沒有與粗野村婦鬥嘴的本領，明知受欺，也只好自吞苦果。

* * *

金桂日復一日，倍受糟蹋折磨，「病因」又始終查尋不出，更無親朋體已可以商量，身體雖有十八子護體功保護，也畢竟不是銅皮鐵骨鑄成。就是銅皮鐵骨，天天經那些拚盡全身力氣發洩獸慾者磨擦，也會溶去幾分，何況金桂是個從小嬌生慣養，沒有從事過勞動鍛鍊的薄弱玉體。尤其是心理上舊疑未解，父母忠孝未盡，積仇未報，又添新傷，可想而知她會弄成一個甚麼樣子，不日就搞得疲憊不堪，不思飲食，不想梳粧洗浴了。

特別在此痛苦之際，莫名其妙的冒出來一個「一枝花」，飽含醋意，陰陽怪氣，尋找一切時機，乘人之危，故意挑起一些令她不願想更不願說的傷心事來說，明顯的不懷好意挑她的痛處，捏她的痛脚，在沉重的心靈身體負荷上再加上一碼，金桂從小沒罵過人吵過架，明知



傑克遜果然關注金桂，讚賞她展露裸體的勇氣……

這個全島姐妹討厭的臭婊子愚弄她，她也無力針鋒相對，委屈時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每每以飽含兩眶淚水而敗退。

金桂細想，她連遭迫害，絕非偶然，事出有因。這個「一枝花」身爲「花魁」，莫非感到自己對她有威脅而至使出一些手段排擠折磨她？但是她又找不出依據。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仍在松濤陣陣，鳥語啁啾，幽靜淡雅的「清靜齋」過着神仙日子，在聆聽十八子講學，看十八子練習武功，幫十八子製造各種草藥……美夢發展至此，金桂猛然驚醒，想起夢中的草藥一幕，悟性大開。

心想這些天來，一到天黑自己就昏然被人愚弄，是不是被詭計多端的祥老闆用藥物征服，而至心竅沉倫渾濁呢？眼下唯有這個結論可以證實自己「病因」的原委。她從山中過來，幾經災難，幸得兩年多來十八子的護體湯藥幫助才至屢屢脫險。中華草藥，源遠流長，根深蒂固，除大衆所知的那些可免除百病的藥草配方之外，還有若干神奇秘方，由先人千百年研究發展繁衍，秘密藏於民間者無可計數，分別有其獨特效力。這點金桂在自己身上，已有應驗。十八子的一個「護體湯」方子，便可以避寒暑、免傷筋骨，不得不令人嘆服。

金桂隱隱記得：十八子某日憤憤責罵醫界藥界敗類時，無意中談及過皇宮王室豢養的醫官學士裡，就弄出一種叫作「春藥」的東西，吃下亂人心智，毀人體魄，爲社會一大害物……

金桂自然不敢問「春藥」的功能與形狀，那時她對十八子擺弄的藥也不感興趣。

那麼自己眼下，是不是毀於十八子曾言及的那種「春藥」之中呢？

金桂尋一個機會，悄悄找來「大脚」問她是否聽講過「春藥」的事情，這衆多女伴中，唯「大脚」還顯得深沉世故一些。「大脚」搖頭說不曉得。但是「大脚」又說：有一回一個七十歲的老鬼登了她的門，折騰功夫，並不比年輕氣盛者弱去多少。那時「大脚」問那老頭，年事這般高，爲何還具有如此神力，老頭盡興之後，坦然說他新近得了一種藥物，吃下竟能枯木逢春，喚起了他失去多年的慾望，「那老鬼講的藥物，不知是否就是你所講的『春藥』，他講的就是這麼多，我當時也沒有搞明白他的意思，就這些。」「大脚」說。

經「大脚」一說，金桂堅定了自己的推斷，她認定自己被人暗害而至失身。

金桂暗中設法保護自己，不再喝傭人每天送到房中的茶水，口渴

了，隨便過去哪個姐妹房裡喝一口。將配發的飯茶，端進房中，又悄悄倒在屋外草叢裡。湖區老鼠多如牛毛，不一陣就被鼠們搶食一空。肚子餓了，就吃一點客官晚上帶來的果品糕點。桂花島架子大，從不爲客官準備宵夜，都由顧客帶上島來，討好美女，此處風俗，已爲外人所知，倒也使有錢的大亨們覺得有點意思，增强了桂花島的神秘。

金桂一天沒吃送上門來的食物，這天晚上，雖然仍有那種痴迷的感覺，但是理智清醒，尚能戰勝軟弱，早早放下門簾，表示不再接客，爲防人偷襲，正襟危坐桌前，讀書習字至深夜方才入睡，一夜平安無事。翌晨起來後神采飛揚，精力飽滿，許多日子以來，未曾清靜睡過一夜。

金桂決心不再接客，後果也懶得設想，聽天由命。收拾好房間書架，整理被褥鋪蓋，洗淨身子，淡粧輕梳，然後清清靜靜讀書作畫，借此以痲痺心身。幾天不曾沐浴，當脫光衣裳時，一看身子，不禁大吃一驚，才幾日時光，因憂愁勞累過度，竟消瘦得特別厲害，以往充滿活力，嬌小結實挺拔的雙乳，齊齊朝下拉；光滑並富有彈性的小腹竟皺摺纍纍，像老母豬的肚皮；胳膊和大腿，一伸手一舉足，便見勾股交錯，再無豐滿光潔之感。這種變化，怎不令一個妙齡小姐傷心呢？但此時金桂也引以爲慰，倘眞是照這樣枯萎下去，再當人玩物已不值錢，那時她已變廢物，或許祥老闆便會放了她。

這以後，金桂一方面忍饑挨餓中借一點難以下咽的零食充饑。自己不接客了，再無客官送糕點果品，只好尋借口去別的姑娘屋中弄一點吃的，又不便說破，很是尷尬。自己擁有一些淚血斑斑的竹簽，因是無比憎恨它們，不願拿去兌錢，身無半文，買吃的也是一句空話。

另一方面，無聊已極，只想自己長醜些、長瘦些，省得再招花惹草，盼望這樣消極的一着能搭救自己出苦海。

因是這肚中空虛和精神反常兩種原因，金桂日見皮黃枯瘦，又不事修飾，一到傍晚便敞開乾瘦的胸懷和日漸萎縮下墜的乳房，披散一頭蓬亂的頭髮和無粉跡的蒼白呆痴的神色，坐在門口接客，她不想用躲避的方式，而是用令人噁心的形象，自然嚇退顧客。她想這樣做，比硬撐着與祥老闆作對要好些。

岸上客官，從祥老闆精心安排的宣傳渠道裡，得知桂花島上有一個才貌雙全，出身豪門，風度超羣的名妓，一到此地就蠢蠢欲動，急於登島求歡，但一見金桂這副古怪癲狂模樣，無不大驚失色，再也激不起半點慾望，連連倒退。有的顧客索性棄竹簽憤憤而走，大罵此地騙人。金桂此舉，大獲全勝，很快就沒有人光顧了。

這事令祥老闆惱火，那自不必說的。金桂也顧不了那麼多，樂得日子清靜。「春藥」見功後復又失效，肯定令祥老闆大惑不解。或許「渾江龍」不忍受騙，一刀宰了那賣藥的江湖騙子也不一定。聽說「渾江龍」殺人如毛，肯定不饒那老道的，殺了好！這種騙子、歹人，全殺了才解恨。凡是十八子痛恨的人，金桂覺得那不是好人。十八子的高大形象、品行、情操、學問，是金桂心目中崇敬的唯一偶像……要是他知道自己在桂花島受苦，就好了哇。他完全有本領解救自己，他老人家雖說隱居山中，與外界仍有緊密聯繫，不過是巧妙隱蔽得無人知曉而已……

不出一月工夫，辣八見金桂就被折磨成這個瘋瘋癲癲的模樣，與「花魁」「一枝花」的競爭，已再無任何可能。他連忙將此情況報告「一枝花」，以求得到恩惠。「一枝花」爲利用他，給了他少得可憐的兩、三次機會，可惜均被她那厲害手腕，弄得他神魂顚倒，事後卻又惋惜不已。他至今還沒有進過她那一定韻味無窮的身體。吃一虧長一智，再有機會，他不能再由她擺佈了，一定要達到最終目的。他堅信這次邀功，非同往常。金桂被徹底打垮，「一枝花」心病全除，他得到的賞賜將是不同往常的。他是沒有任何奢求，只要在當今「花魁」身上盡一回興，死也就無憾了。

誰料「一枝花」心狠手辣，無情薄義，聽完辣八一番阿諛奉承，毫無高興的表情，似乎對金桂的事情不再感興趣。她裝作身體不舒服、心情不愉快的樣子，皺着眉頭對辣八說另外一個問題：「班頭，你今後，沒有我的招呼，再不要隨便進我的房門，好不好？姐妹們如今議論紛紛，要是萬一傳到祥老闆耳中或者來往客官耳裡，我眞擔心你我都活不成了，桂花島的規矩是鐵打的，我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有違的。」

辣八聽出她的話裡明顯有徹底拋棄他和一刀兩斷前情的意思，慌忙說：「花姐，妳答應了我的，說只要大事辦成了……我辣八爲你鞍前馬後，死心踏地昧着良心幹活，你就不認前功啦……」

「一枝花」柳眉倒豎，厲聲打斷話頭：「一個男子漢，怎麼這麼多的話呢？你也應該知足了。」說着朝辣八扔下一點錢：「去吧！去城陵磯玩個痛快吧，我要睡覺了，出去給我帶上門，小心別讓人看見，

你是在我睡覺的時候出去的。」這話陰風慘慘，寒人骨髓，辣八眞不敢造次，連忙俯身撿起錢，像狗樣誠惶誠恐，窺準屋前一時無人，灰溜溜地出去了。從此再不敢朝這棟特別華麗的「花魁」住宅多瞧幾眼。留下萬千怨恨和被侮辱的憤懣，敢怒不敢言，回到他往日的生活節奏中。

辣八在「一枝花」身上沒討到便宜，同時又受祥老闆一頓訓斥。嚴厲責問爲何金桂會弄成這個模樣？照說按他的用藥辦法，加上島上良好生活待遇和環境，絕不會發生這類讓他難堪的局面。在這個題目上，辣八絕不能說眞話，說出來他必會丟性命。他曉得祥老闆自經營桂花島以來，對金桂是頗爲尊重的，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施了最大的仁政，一再忍受，倘是別的姑娘如此任性，或許早就在桂花島上消失了。至於祥老闆與金桂之父金彪是否有過深交，鬼曉得，連忠實的辣八都不敢相信。

辣八只得支支吾吾胡亂搪塞幾句，心裡卻擂鼓似的亂搗，他的難見天日的陰謀，逃得過祥老闆的眼睛嗎？一旦讓他識破又如何了得？

祥老闆責令他兩天內查出原委，不然將要重罰他這個班頭。辣八只好唯唯諾諾應命而去。冬瓜芝痲一起丟，弄盡詭計而兩頭不討好，好不令他心酸，辣八竟也急得幾餐沒吃飯，幾夜沒睡好。

蠢辣八不曉得祥老闆責令他查明原委，是甚麼意思，只得盲目遵命，日夜躲在暗處窺察金桂的動靜。

此時春意正濃，島上綠樹成蔭，湖草尤其長得旺盛，竹樓離地都有三尺餘高，地上蓬勃勁拔的綠草，差不多就頂着樓板了，辣八白天躲在金桂竹樓附近的樹叢中，嚴密監視她的一擧一動，晚上索性就躺在金桂的竹樓底下的草叢中，透過樓板的縫隙，偷看金桂的行爲，以求得到一些祥老闆覺得有用的東西。

辣八倒也看出一些與衆不同的地方，一是金桂不喝房裡的水，把茶壺裡的水倒掉，到隔壁姑娘房裡討水喝，二是不食飯菜，拿出來又倒出窗外。辣八一拍腦袋，恍然大悟，怎麼說是祥老闆安排放置的粉藥不生效了哩，原來金桂已經察覺並看穿詭計，不再上當。辣八獲此重要情報，急如星火地報告主子。

祥老闆聽了奴才的報告，他這老謀深算的賽「諸葛」，却不禁驚嘆一聲：「糟了！」

「怎麼了老闆？金桂人還是好好的呀！」辣八說。

「廢話！」老闆臉色陰沉。

祥老闆告訴辣八，離此地百里之遠的穿雲山中，有一多年修行的老道，終日以養蛇蝎養龜兔並採煉製作草藥爲生。與他和「渾江龍」以及幾個土匪頭子相處得不錯，互通有無。蛇毒龜膏，多被他和「渾江龍」控制。而那老道一應錢米用物，全由他們負擔，定日差人送去，因要調教金桂性情，使之走上「正常」軌道，在老道手中討來了「春宵散」，誰知「春藥」施效後中途失效，金桂不再被藥功激動，便疑心那老道不忠。

祥老闆隨便告知主子「渾江龍」，誰知「渾江龍」性情暴燥，平日對友人對部下，最講一個「忠義」之道，不容許半點謊言騙術存在，聽祥老闆說出此事，他一聲不吭，不到一天就取下了那老道人頭。

「唉唉，枉殺了一個好人哪！」祥老闆滿臉慚愧：「此公修練一世，道高藝精，難得的一個人物，雖有些邪門，糟蹋過百十個良家女子，但是對我們確有大用，如左右手臂般重要呢……不說了，不說了，此事辣八你我都有過失，不是藥不到功而是那賤女子過於奸巧精明。」

辣八慌忙跪倒在地，連連叩頭：「祥老闆，這事全怪我不週到，要是早些看穿那婊子的把戲，『渾江龍』爺也不會錯殺人了……」

「罷了罷了，你起來，不過辣八，你要記住，爲『渾江龍』當差，辦錯了事不要緊，他會寬忍，要是暗中幹了不守信用法規的事，那就該死。謊言騙語，是一句都不可以有的呀，記住了？」

「記住了，記住了，」辣八連忙低下頭，祥老闆的眼睛熱辣辣瞪着他，像要看穿他的心內的隱私似的，如不迴避，辣八擔心自己會講出他和「一枝花」的合謀和犯戒醜聞來。

「辣八，傳我的話，你叫人去穿雲山，厚葬了那道士，看腦袋能不能找到，找不到就請木匠雕一個，讓個整屍落葬，你呢，繼續監視金小姐，弄明白是不是眞有點瘋癲。」祥老闆吩咐。

「好，我立即去辦，」辣八起身就走，早就想離開此地，心中有暗病，時刻怕露餡。心想今後再也不敢胡來了，那土匪喊殺人就殺了，眞他娘的怕人。

辣八馬上回島，晝夜潛伏監視金桂的動靜，半夜的躺在草叢裡，一身厚皮肉，竟不怕蟲咬蚊叮，草叢濕氣。他發現金桂白天一起床，就不梳粧打扮，任其披頭散髮，衣衫不整，揀最沒顏色的衣服穿，一到黃昏像所有姐妹們一樣，搬條竹櫈，坐於門口，照桂花島慣例，接受客官挑選，與衆不同的是：她非但不精心修飾，以求得寵，而且照

樣蓬鬆亂粧，還往臉上胸上，擦一些一時難以辨識的泥塵，使之身子和臉部，顯得又髒又黃，讓顧客望而生畏。

當該上島的都上來了，並且進入各個笑聲融融、招待熱情的門戶，不再有人在窄小的「街」上張望，金桂也就收了攤子，撤下垂簾，提一桶溫水，開始洗刷。水就順着樓板流到地下，辣八雖在底下左閃右避仍要淋濕一身，卻不願放棄這貪婪的觀望時機。此時金桂已全復正常，雖然經一些日子的磨難，消瘦得特別厲害，乳房、腹部、臀部等一些迷人之處，喪失了一些彈性、曲綫和肉感，但依舊是楚楚動人的一個光潔、均勻、秀美的胴體。

論身子的高矮均勻，辣八覺得，憑他多年偷看的經驗，桂花島上確實還無人比得過金桂。在這一點上，他不得不佩服祥老闆的眼力，這個美妙的身子，只要加得十把斤肉，會使一切煙花高手都無可挑剔，願出重金與之求歡。

辣八一邊不眨眼地偷看女人洗浴，很自然又聯想起「一枝花」的賞賜，為她擦洗像泥鰍樣光溜的肌膚的痛快，又想到莫名其妙地橫遭冷酷拒絕，而意冷心灰，他想金桂的身子雖說比不過「一枝花」經過精心保養後的豐腴肥碩富於挑逗，但是一經觸摸，手感絕不亞於那個變幻無常的女人，何況這是個從小乾淨，純潔的千金之軀。

明亮燈光的照耀下，透明的水珠滑過潔白光溜的身子，像珍珠般灑落下去，落地叮咚有聲，一切都在辣八眼前構成一幅美妙動人的圖畫和醉心的音樂，他夜夜在此凝神屏氣偷看，幾乎忘了使命。此情此景，又聯繫自己無法壓抑淫火而到城陵磯的二、三流妓館裡，與那些猪婆樣的女人鬼混時，不禁陣陣噁心，有時他就想站立起來，直衝樓板，頂破這些討厭的遮掩，伸手就抱住那個一絲不掛的玉人，盡興玩樂一番。在「一枝花」那兒沒有盡興，造成終生遺憾。此憾不補，難以為人啊！但是想到「渾江龍」的厲害，覺得還是保腦殼要緊，又只好待金桂熄燈睡覺之後，才拖着濕淋淋的身子，像狗樣的爬出來。

辣八向祥老闆報告：金桂每夜洗浴完畢，容貌如常，楚楚動人。並坐在鏡前，精心梳粧，有時還塗脂抹粉，久久在鏡中凝視自己的模樣，有時也掉一兩滴眼淚，但一到白天就絕然不同……

祥老闆不無高興地說：「她沒有癲！沒有！和我料定的一樣，她裝瘋賣傻，逃避接客，她飽學多才，心胸闊博，意志堅强，不是很隨便可迷亂心智的。」

辣八連連點頭，但不知所以。

「辣八，」祥老闆朝他笑笑：「你跟隨我多年，忠實肯幹，你至今還沒有嘗過一口桂花島上的美味，你想不想？」

「美味？甚麼美味？」辣八一時懵了。

「哈哈哈，這個也不懂？」祥老闆發出一陣淫笑。

「哦，」辣八這才反應過來：「祥老闆，怎麼不想嚐呢？只是島上戒條，在下怎敢拿腦袋開玩笑。」

「好吧，辣八，我現在賞你一個美人，每個月准你擺佈兩天，隨便你安置，算是對你的獎勵。」

「她是誰呢？」辣八簡直不敢相信，會有大喜降於自己身上。

「金小姐。」

「啪！」辣八在地上磕了一個響頭：「謝謝老闆了，我會好好關顧她的。」

上島後，逕奔金桂竹屋，拉開門簾，橫擠進去，金桂正在洗浴，見他進來，驚得目瞪口呆。不待金桂反應過來，辣八走過去，一把將她抱起，丟到床上，旋即就將其壓在身子底下。金桂回過神來，怒目逼視，正氣凜然說：「辣八，你忘了桂花島的規矩啦！」

辣八冷笑一聲：「我還沒有這份狗膽呢！告訴妳，姑娘，你老老實實地和我玩，免得吃皮肉之苦，祥老闆把妳交給我，每個月，安置兩天，隨便我怎麼處置，聽清楚啦，這苦果子，是妳自己栽下的，妳也莫怨人家。妳裝瘋賣癲的，老闆已經看出來啦，妳敬酒不吃吃罰酒，苦果自然就……妳同了我以後，會變得好一些的，妳的脾氣會好一些，祥老闆也這樣講。」

這之後，可想而知後果。這種强遭凌辱之苦，金桂已經在半年前領教過了，那時候她尚有力量與那個痲佬伍周旋，現在身子十分孱弱，不一陣就渾身無力，任人擺佈了，辣八在她身上作孽直至天亮。

更為殘忍的還在後頭呢！

這兩天時間，金桂完全由辣八處置，辣八自己玩夠了之後，竟然把金桂帶過河去，在岸上旅館裡包一間房，鎖着金桂。然後學岸上妓館老闆的樣子，在人集中處吆喝：說有桂花島名妓在生意淡季，上岸獻技，願一睹芳姿者從速，價格從優，時間只兩天一晚……

平時城陵磯地方的下人，一輩子上不了桂花島。一是無錢，二是有錢也不讓上，嘗試桂花島名妓風韻，那是望塵莫及，今聽得辣八的宣傳，無不躍躍欲試。

可憐金桂，身心受到了極大摧殘，兩天一夜，昏昏沉沉，動彈不得，接客二十餘人，這些人和辣八身上的腥味、臭味、騷味一樣，熏

得她一次又一次嘔吐，肚裡沒有東西吐了，就嘔黃水。這些人，又都是勞動之人，力大勁足，那筆辛苦錢落於辣八手中，不甘情願，都想從這名妓身上撈回來，於是瘋狂發洩，不顧她的死活。她的下身，早已痲木無知，幾度痛裂心肝，前些日子，雖然辣八缺德，聽信「一枝花」唆使，每夜安排兩、三人折磨她，但那些人畢竟高雅一籌，乾淨、文溫許多。

這對於金桂，是最殘酷的摧殘了，她忍無可忍，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已如一具僅有思維的僵屍。

回島是辣八馱回去的，回去躺了三天不能起床。辣八出賣她的身子賺了一筆錢，但看此金桂不再是裝模作樣，怕她失望終尋死路，回來就日夜服侍看護，萬一她死了，他辣八有甚麼好果子吃呢！

辣八弄來參湯和好飯菜，餵給金桂吃，說：「金小姐，妳大膽吃，這裡面沒有那藥的。」金桂果然就吃，有藥也不管了，現在她已被弄成這樣，沒有公子豪紳喜歡她的，再不吃些，性命就會難保。

報仇雪恨的最後一把火焰，是辣八給點起來的，金桂在這種時候沒有輕生，足可以說明問題了。

金桂也明白了，既已落魔掌，你使性子弄把戲，終究是鬥不過那些本事通天的魔頭的。只有與之鬥法，才是大義大勇大智之舉，消極不是辦法，被動只能挨打，人應該做有進取意義的事情，才能夠解脫而拯救自己。

金桂恢復身體之後，正式和所有賣身的姐妹一樣：强裝歡顏，開門接客。

祥老闆和辣八，還以為是他們軟硬兼施所產生的效果呢！

從此金桂精心保養，不惜錢財吃喝，潛心記憶十八子曾告誡過的養生之道，並且溫習十八子和洪少華教過的幾個招式，動活筋骨，增强食慾，早晨起得最早，呼吸新鮮空氣，並繞島長跑四圈，不久就保養得白白胖胖，强健許多，精力飽滿。每夜應付一個飽食終日，肥腸肥腦的傢伙，絲毫不吃力，她表面佯裝馴服，但已把深仇大恨埋入心底，輕易不讓人覺察，在暗中運籌全部聰明才智伺機報仇雪恨。

獵獲洋人　脱胎換骨

與桂花島隔河相望的是城陵磯海關，自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城陵磯海關正式開埠以來，歷經英國、日本、美國等外國人把持。海關的最高長官是稅務局，主管管理稅款、貨物估價、執行驗貨、緝查走私、控制船運、管理郵政等事項。二十餘年的發展，時下城陵磯海關，已顯赫堂皇，業務浩大，兩棟三層樓房，聳立在湖畔江邊，拱門尖頂，尤其醒目，在城陵磯低矮的民族建築物中，如鶴立雞羣，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現在主持海關的稅務司叫傑克遜，金髮紅鬍子，高鼻藍眼睛，美國人，海關裡有若干機構，大部份是中國人，少數外國人掌握了各層的領導權，歷來華人由外人指使，海關所得豐厚收入，絕大部份流向異國，在內盡職的國人，只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而且一進洋樓公幹，就得低聲下氣，儼似是國人寄住外人籬下，而這洋樓似乎並非是在中國土地上。

金桂每日迎着初夏的朝陽，繞島跑步，與此同時，也見幾十丈外的湖灘砂礫上，總有一男一女兩頭金髮，一起一伏隨湖風飄舞——他們起得更早，跑得汗水淋漓。男的高大魁偉，赤膊長褲、胸肌發達，長滿毛鬚，女的修長健美，穿一件火紅的背心，不時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

姐妹們告訴金桂：那洋男人叫傑克遜，女洋人是他的太太，姐妹們還告訴她：非常奇怪的事情是那些洋人，極少在桂花島玩妓，偶爾有人上島，結果雙方都不痛快，婦女一見洋漢，都閉簾不願接客，他們那種瘋狂勁，使人難以忍受，男的不能盡興與發洩慾望，悻悻而歸，後來索性就不來島上。

據說他們寧可去二、三流的妓館裡，周末叫一些結實健壯者去洋樓內過夜。那些洋人，玩起來發瘋似的，平日幹活卻很少分心，極為專一，不像中國的船老闆、商人貨主，在島上逗留期間，有事無事，整日卿卿我我纏纏綿綿在妓院裡混。

金桂幾乎天天和那對洋人夫婦見面，只是不打招呼。

下雨的時候，金桂憑樓遠眺，仍可見那兩個洋人，追逐摟抱着在雨中快快活活跑步，渾身淋得透濕，全不把它放在心上，金桂倒是很欽佩他們不畏艱苦的精神，她很厭惡這些來島上混的貪生怕死肥腦油肚的大亨，金桂每每聽得那洋女人發出無憂無慮快活自在的笑聲，心裡就浮過一絲苦澀，中國女人，哪有這麼爽朗自在的時刻呵。

只要是天晴，中午過後，金桂發現海關洋樓下面靜謐的湖灘上，總是赤身裸體躺着兩條褐色的身軀，女的只穿一條狹窄得僅能遮羞的褲頭，男的則一絲不掛。這是傑克遜夫婦，他們在這裡晒太陽，一曬就是幾個時辰，有時直至日落西山，金桂首先不知這是甚麼派頭、講究。有姐妹們告訴她：這叫做洗「日光澡」，是洋人的生活方法之

一。說太陽光裡有甚麼營養，西方國度裡，以身子曬得黑為光榮、體面。女人的美，和中國的白胖標準完全不同，講究曬得黑，再就是苗條健朗。

金桂覺得這倒是有點意思，這些新的人生觀，使她昏黑的心腔為之一亮，但是這亮光瞬間即逝。她這囚於地獄之中的鳥兒，有甚麼自由可言呢？沒有自由，何談追求新的生活？不過她倒是樂意關注那對洋人生活和笑聲。從他們的刻苦精神和坦蕩生活裡獲取一份激情，否則人會愁死去。她當然也對關於洋人和海關的話題感興趣，變着法子和來這裡幾年了的姑娘談，還有這裡幹了十把年的厨娘，她沒有甚麼目的，只覺得新鮮，這是十八子那本「教科書」中沒有的內容，後來她竟掌握了不少海關活動的內幕、洋人的生活方式、愛好和習性。

過了一些日子，海關洋樓底下不準外人進入的空曠寧靜的沙灘上，孤伶伶的只剩下傑克遜一個人，他一個人仍樂哈哈地完成以往的課程。

金桂感到奇怪，一日，她問常到城陵磯買菜購物的厨娘：為何只見傑克遜一個人活動？厨娘告訴她：傑克遜的太太回國去了。

金桂照常活動，有時和傑克遜並肩齊步而行。傑克遜見桂花島上，竟有人破曉起身，很是驚訝，便很禮貌地和金桂打招呼：「哈囉。」兩三天後，金桂也覺得那洋人並不可怕，也回敬他一句「哈囉」，不管甚麼意思，大體不是壞話髒語。

金桂問島上的姐妹們，傑克遜是否也來過桂花島？她們說：所有外國人，至少都來見識過一兩次，唯有傑克遜沒來過，他太太每年來住三個月，就是太太走了，他也不來。

金桂忽然又很欽佩傑克遜的人品，有時候，在寧靜的晨曦中，也和他說幾句話。傑克遜的漢語講得不錯，竟還會使用一些岳州方言。

當然金桂不以為傑克遜不上桂花島，就一定性能力差，他就和他太太在陽光燦爛、衆目睽睽之下，很響亮的親嘴，赤裸裸地摟抱着在鋪在細沙地裡的油布上瘋狂的打滾，甚至做愛，無論多少雙在附近注視的眼睛也無所謂，那洋女人痛快之際，甚至又撕又咬她的男人，男人則把撕咬當作快事。

後來那洋人，居然叫她「蜜斯金」。她不知傑克遜是怎樣曉得她的名姓，也就在此時，金桂想：怎麼不可以利用這個洋人，幫幫自己的忙呢？或者幫她逃脫桂花島；或者扶她登上桂花島「花魁」寶座；或者利用他的洋槍洋拳，為她除掉一兩個仇人；或者協助找到親人洪少華，再通知十八子，告訴他們時下自己的處境，以便馬上搭救；退一萬步，甚麼都辦不到，那麼她父母被害過程、兇手的下落，家中財產的歸宿的消息，總可以探到吧！

五件大事，能利用這洋人辦妥一件，也就很不錯了。

怎麼利用呢？金桂一無金錢、無親無朋可以疏通，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肉體勾引他上當，可是傑克遜對桂花島根本不感興趣，如果有興緻的話，他出錢將其買下來，都易如反掌。

可是一個體魄健壯，太太早已離開了的中年男子，怎麼會淸心寡慾度日呢？金桂覺得此事大有蹊蹺，她想傑克遜一定是不喜歡中國妓女的蒼白和忸怩作態，不然別無解釋。金桂悟性極高，反覆琢磨，又依據平日姐妹們提供的若干關於洋人愛好、習性的零星片段，覺得這個結論頗為合適。

於是金桂有了自己的主張。於是雄心勃勃想實現自己的宏偉計劃。「事在人為」，十八子的教誨，記得很牢，事不宜遲，必須盡快行動，早一天行動即可早一天報仇雪恨脫離苦海。

金桂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自己動手縫製兩條狹窄的褲頭穿上，上身只穿一件軟緞小背心，就在傑克遜洗「太陽澡」的正對面，擇一塊平整沙洲，鋪一塊被單，也仰天曬太陽。一是有意向傑克遜展覽自己那不比他太太遜色的身段；二是想把肌膚曬得黝黑，來激起那洋人對她的注意，也讓一些花花公子少打她的主意，樂得過些淸靜的日子。夏季桂花島上生意淡一些，房子住不滿，姐妹們巴不得她讓出一份來。

那洋人果然對她十分關注，為她在光天化日下大膽展示裸體的勇氣表示讚賞，當面就奉承她說是中國新女性，金桂的行動，收到的效果果然不錯，洋人一般不怎麼隱藏內心世界中的想法。

頭一天下來，金桂覺得渾身似有千萬根芒刺在身。洗澡水一沾身子，便疼痛難忍，只好草草輕抹一下了事，這也難怪，終日不見陽光，出外則被全封閉緊裹的皮肉，一下子曝曬半天，突然改變習慣，不適應在所難免。

姑娘們都來取笑她，還有人挖苦她日後是不是想當洋人老婆。她絲毫不生氣，還和顏悅色和大家應酬。她有自己的計劃，不必為世俗眼光而改變初衷，吃這點苦算甚麼？洪少華在「清靜齋」跟十八子練功時，屋裡三隻水缸，要三十擔才能灌滿，十八子規定少華每天早飯前，用手去河裡提滿三缸，復又舀起來倒到河裡，來去定要重複三遍，而且一路上不準潑灑一點一滴。

少華這樣練了一年多，無論春夏秋冬，衣裳必定會全部汗濕透。僅此一項，足可見要成氣候，非吃大虧大苦大累不能成功，她曬痛皮膚，又算甚麼呢？

就這樣金桂咬牙堅持了下來，一個月後，渾身竟也被陽光晒得油黑閃亮，水滴上身，只是擦身而過，不留半絲痕跡。

「密斯金，妳的進步挺快的。」傑克遜說，他是眞誠誇獎。

「不不，比你太太，差遠了，傑克遜先生。」

「那裡那裡，妳比我太太强多了，密斯金。」

「過獎了，過獎了。先生。」

「妳是這樣的，金小姐。」傑克遜向她伸出了大拇指。

金小姐覺得她的努力，或許很快能見成效了，但她暫時還不想向傑克遜獻媚，像這樣的男人，或許不吃拉拉扯扯這一套。他們洋人，不大喜歡別人左右自己，講究獨立和自主。

果然不久傑克遜對金桂健美的軀體，產生了濃厚興趣。一天他在那邊高喊：「密斯金，我冒昧請教一個問題，請問你是不是能應邀來我們海關赴晚宴？」

金桂說：「謝謝傑克遜先生一片美意，本島有本島的規矩，我們不能隨便離島的。」

「哦哦，那我們還是遵重貴島的習慣，不過金小姐，請允許我再冒昧的問一句，什麼時候，我可以去你們島上一遊呢？」

「隨時歡迎你光臨，傑克遜先生，只要你方便。」

「哈囉，」傑克遜高興得甩了一個響指：「謝謝你，密斯金，我一定盡快安排日程。」

「再見。」金桂迎着耀眼的陽光，朝那洋人扭了扭自己矯健苗條，像上了釉彩一樣的身子，做出一個豪放熱烈的媚態朝他揮了揮手，傑克遜滿意地鼓起掌來。

傑克遜要光臨桂花島。

現在傑克遜宣佈將登島一遊，這確是城陵磯的一大新聞。

首先驚動了祥老闆，他是輕易不上島的，坐在城陵磯一幽靜山莊中看書吟詩下棋吹簫搖鵝毛扇，支使其走狗為其管理，這次卻親臨現場督陣，與師動衆為傑克遜的到來，安置最為舒適的環境。

先是點頭哈腰登門向金桂祝賀，誇獎金桂為桂花島爭了面子。當即賞了金桂一個紅包，裡面有一疊令人眼花的鈔票，並送上一些洋女人穿的衣服和小玩意兒——睡衣啦、透明的小褲叉、胸罩啦、絲襪高跟鞋啦一大堆，又一律撤了金桂通常用的唇膏白粉等等化妝品，換上了全套洋貨，祥老闆關照金桂，那一小瓶法國香水，耗資就十石穀子，須得小心使用，不能潑灑了，金桂恨不得當他的面就倒掉，但是她沒有那樣做，孩子氣不能挽救自己，這樣做她已經吃過虧，强裝歡顏，痲痺他人以求一綫機會，是她今後的策略，不可亂了方寸，祥老闆還專門從外面請來一個會照洋人方式梳妝打扮的老媽子，專門服侍金桂。

祥老闆還讓人重新油漆裝修了一個較為寬暢的竹樓，使用了最好的鋪蓋擺設，請金桂搬至其中，並且在島上，另闢了供洋人宵夜的食物酒餚，以往都是客官自帶，這次破了例，祥老闆還千拜托萬拜托金桂，不可得罪了傑克遜，一定要好好服侍他，並請金桂當即就開始學喝洋酒，以免那洋人高興之時無人陪喝而喪氣。他規定那老媽子，無論如何要把那些規矩什麼的，手把手盡快教會金桂——這老媽子年輕時在漢口服侍過洋人，很有經驗，現在告老歸家，跟兒子安度晚年。

金桂一夜之間，身價百倍，幾乎成了桂花島的主宰，連祥老闆都點頭哈腰，那麼班頭辣八呢？辣八在金桂心靈上，積怨最深，他自己也知道不可饒恕，只要現在金桂稍做手脚，自己的狗命就沒有活頭了，這是毫不誇張的設想，但他還是想求得一條生路，退一萬步，若吉星高照，不至有殺身之禍，金桂要敲他的金飯碗，也易如反掌，只要她和傑克遜睡一夜，桂花島就姓了金，這是肯定的事，現在唯一的辦法是為金桂效勞。

金桂早晨跑步完畢，辣八恰到好處地打來了不冷不熱的洗澡水，恭候在一旁。中午飯後金桂照例去曬太陽，辣八早就為其鋪好了痲布，並在一旁備好了茶水，晚上辣八吩咐他的手下，巧妙地將找金桂的客官引開。

第二天就去討好金桂：「密斯金，是我把客官全引開了，你就好好的休息吧。」他引用洋人的稱呼，以為這是最大限度的巴結，金桂挖苦他：「什麼時候，辣班頭變得這樣善良呢？」辣八以為是讚揚，忙滿臉堆笑：「應該的應該的，妳現在不同了呢，不同了，金身玉體，祥老闆說日後島上的興衰就靠妳……怎麼着？記不起了，反正，都要靠妳。」

辣八除殷勤服侍金桂外，還尋找一切機會，做出痛哭流涕的樣子，向金桂懺悔以前的罪行。

但是金桂並不為此而動心，那時心身同時遭受的摧殘，是永遠忘不掉的，不過她表面裝出寬宏大量的樣子，說些安慰的話，同時又誇大自己將來的地位，一寵一嚇，想徹底掌握這條沒有主見沒有人性的

狗。

在恰當的時候，她誘套出了辣八曾與「一枝花」聯合整她的事情始末。她也像「一枝花」那樣，作了筆錄，然後誘他按了手模，最後誘大事實說：「你放心，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的，你也不要出去說，否則出了事，你自個負責。既然你認錯了，以前的賬，一筆勾銷，將來桂花島倘若歸我管，我仍會請你當班頭，這個條件，我會向傑克遜提出來，叫他把桂花島買下來，送給我的。」

這個蠢辣八，不以為是計，還千恩萬謝而去。他完全相信傑克遜的實力，連祥老闆都哀嘆：說老了不想操這個心了，說要是有人出得起價，他眞想把這筆產業賣了，然後回山中老家去過清靜日子。城陵磯地方，誰買得起桂花島？唯傑克遜莫屬。「渾江龍」是唯一可與傑克遜抗衡的人物，但他光有神通武藝，卻不重囤金積銀，亦無成家立業的打算，甘為浪跡英雄。

傑克遜將光臨桂花島，震動最大的是「一枝花」。說「震動」還太文雅，可說是恐惶。

自從她和辣八勾結，將金桂摧殘得人不人鬼不鬼，後又借助祥老闆的東風，教辣八狠狠地殺了一下她的威風，直至臥床幾天不起，她才徹底放心了，寬心做她的「花魁」夢。後來見金桂發狂似的早起跑步，又去湖灘上曬得黝黑，復又變得人不人鬼不鬼，以為她的神志被飽受折磨後徹底糊塗了，從此會這樣瘋瘋癲癲下去。雖說她也嘻嘻笑笑開始接客，但是客官們都有意疏遠她，說她的身子硬梆梆的不舒服，尤其一身黑皮膚看着可怕，與一個鄉下的農婦一樣使人噁心。

誰知這個黑鬼越活越有意思，越是精神抖擻越見肌膚豐滿，雖說皮肉如醬，卻也有它的韻味之處，特別是她神不知鬼不覺的竟隔河勾引了大名鼎鼎的傑克遜。傑克遜與他美貌的太太的活動，那是為島上姑娘都耳聞目睹的。直到此刻，「一枝花」才明白：她的估計錯了，金桂沒有瘋，而且暗中與她競爭「花魁」之寶座。她明白，一俟傑克遜扶持，金桂登上「花魁」寶座是毫無疑問的，何況當初祥老闆就有這個打算。

現在怎麼辦呢？看來繼續與之爭奪「花魁」寶座，她大勢已去，祥老闆已親臨桂花島佈置盛大隆重的歡迎傑克遜光臨的儀式。傑克遜看中金桂已不是紙上談兵，傑克遜喜歡上了的姑娘，日後在此地為王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特別使「一枝花」難受的是，紛紛有消息傳來，說什麼傑克遜要將桂花島買下來，送給金桂。祥老闆也樂得這樣做，圖個晚年清靜，不管這種傳說是否有依據，但是無風不起浪啊，此事對於傑克遜的財力來說，是不值一談的小事一樁，此情此景，「一枝花」還有什麼心思奢想繼續做「花魁」的美夢？

那麼就此罷休，與金桂打和牌嗎？也不可能，要是自己暗中和辣八做的那些傷害她的事情，一經披露，別說金桂，誰都不會原諒她的。

必須馬上控制住辣八。

一日「一枝花」叫來忙忙碌碌的辣八，裝出百般嫵媚、騷勁十足的模樣對他說：「喲，辣班頭，這一向怎麼這麼忙呀，好久好久不來親親我，忘記我啦？」

辣八心裡想說：講的比唱的好聽，過河拆橋的臭婊子，要用我時，花言巧嘴哄我，不用我了，一腳踢開，現在又要耍什麼花招了。但是辣八說不出來，他看不得女人這嬌媚的樣子。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臉人嘛，何況這個半袒半露一身嫩肉的妞兒，眞還有點逗人流口水，英雄難過美人關，就是明知那是一條毒蛇，到了這種時候，也會不顧性命去求歡的，辣八不會說謊，紅了臉，說：「花姐姐，妳也曉得這一向我忙着哩，所以，所以……」

「再忙吧，到我屋裡打一個轉身，也只喝一碗茶的工夫呀。」

「是的是的，是我不好……」

「你站在門邊說話不腰疼呀，進來吧，進來坐。」

「一枝花」單衣薄褂，一步三扭、香氣撲鼻走攏來拉他。

辣八慌忙推托：「花姐，是不是等一會兒……祥老闆正叫我做事呢……」

「一枝花」看他支支吾吾，故作生氣狀，說：「喲，我知道你忙什麼，你現在是看不起我了？」

「哪裡話，花姐，想巴結妳還沒有資格呢，我現在是眞忙……」

「那好吧，今夜我不接客，我等你來。」「一枝花」故作嬌羞嗲聲嗲氣地說。這一着確實厲害，一下子就使辣八的熱血沸騰起來了，他眞恨不得撲上去痛快地發洩一番，這個女人弄得他神魂顛倒卻又沒佔上便宜，令他又氣又惱。但是現在他不能夠頭腦發熱，他如今是金桂的人啦！

「今夜，今夜……」辣八又想推托，但找不出話來。

「一枝花」走攏來，用軟如棉花的嫩手，捂住他的嘴巴，柔聲說：「我不想聽你再說『不』字。」隨後在他臉上親了一口，辣八眞想一手摟住這個現在想巴結他的身子，狠狠地回敬她一口，但他沒有動手。

他已經向金桂表過無數次忠心，還把那幾天將金桂帶過河去賣淫所得的錢財，一分不少湊齊送給了金桂，並痴痴地心如刀絞的看着她將這把紙鈔，一張張燒成紙灰，他非常清楚，背叛了「一枝花」，頂多被這女人一頓罵，她也不敢揭發他的，她暗算金桂的證據掌握在他手裡，但是倘他背叛了金桂，那是有殺身之禍的。所以他是再不敢和「一枝花」親熱了，辣八再蠢，也分得出孰輕孰重。

這天晚上，他違約沒去會「一枝花」，這些日子，他許久沒近女色，躺在床上睡不着，「一枝花」身上每個迷人的地方，活龍活現刻在他腦海中揮不去，幾度蠢蠢欲動，還是沒有動身，辣八膽子再大，畢竟還是怕死。

第二天「一枝花」在門口截住了辣八，柳眉倒豎，怒火衝天，惡狠狠地罵他：「你這個忘八蛋，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你想背叛我是不是？你記不記得，你有口供留在我手上？」

辣八不生氣，不想把事情鬧大，連連作揖：「姑奶奶息怒，昨夜我去見祥老闆，忙到很晚才……」

「全是屁話，全是騙人把戲，好吧，你等着吃好果子吧，祥老闆很快會知道你犯戒的事情的。」

辣八忍無可忍，冷笑一聲：

「花姐，既然妳無情，也莫怪我無義，妳謀害金小姐的事，也全在我肚裡呢，最好是我們都不說。」

「你，你……」「一枝花」氣極，臉色蒼白，連連朝後便倒。

辣八也顧不得她了，兀自幾步跳開，才不管你是死是活呢，他還準備把「一枝花」的醜聞講給金桂聽，想盡一切辦法討好她。

* * *

傑克遜表示樂意上島的第一個周末。

陰雨迷濛，洞庭湖水天一色，七月洪峯即將降臨，水大浪急，白霧漫天，湖中少有船行，唯有洋船敢於拍浪弄潮，所有商船漁船都泊港躲雨，城陵磯大街小巷、酒肆妓院，塞滿各色人等。

傑克遜和金桂，無論天晴下雨，照例是要在清晨出外散步的，這已成習慣，並非其它因素。

晨霧中，雙方只見身影，不見面目。傑克遜那邊喊：「密斯金，早上好。」

「早上好，傑克遜先生。」金桂不失禮貌地回答。

「密斯金，今晚是周末，我想來拜訪你，不知合適不？」洋人說。

金桂答：「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你，傑克遜先生，我們老闆什麼都準備好了。」

「是嗎？不過我不想隨你們老闆來，我自己來好嗎？」

「那不行吧？老闆會來接你的。」

「不，不，金小姐，不必興師動衆的，不必告訴妳們老闆，我自己來。」

「你怎麼來？」

「我自有辦法的，金小姐，今晚點燈時候，我下班了，妳在妳現在的位置等我，好不好？」

「好的！」金桂答。但是覺得很盲目，那個身影迎着斜雨跑開了，她竟沒有問他坐船來還是自己過渡來。

金桂不準備告訴祥老闆，她覺得還是遵照洋人的意願好些，他們很講究這個，他們並不很看重中國人的繁瑣禮節。

傑克遜要來了，她並不激動，她只是為了個人目的，而做出如此「勾引」他的行動。

洋人該是怎樣一種玩法呢？她痲木地等待着。辣八給她造成的最殘酷的折磨她也頂下來了，所以她想沒有什麼可怕的場面不能夠應付。

金桂之所以略感不安，那就是花費巨大精力引來的傑克遜，是否能助她一臂之力？要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那就不合算。

掌燈時分，金桂應約到海關正對面的湖洲上等候傑克遜，她根據那老媽子的繁瑣安排，香湯洗浴，渾身擦遍法國香水，又塗一層什麼油膏，使黝黑的肌膚細膩無比，閃閃發光，將一頭黑髮，像洋女人一樣高高捲起，加上穿一雙老媽子精心安排的高跟皮鞋，金桂的身子差不多拉長了一尺，老媽子說：這樣才與那洋人匹配，看那老媽子那喜形於色的高興勁，金桂差些沒哭出來。老媽子簡直像嫁娘一樣在擺弄她：又是描眉，又是抹口紅，又穿透明胸罩透明三角褲叉，齊腿彎深的長襪，頸上手上耳朵上脚脖上，掛滿祥老闆提供的金銀飾物……擺弄了大半天，把她一身裝扮得珠光寶氣，富貴雍容無比。

這使得金桂一度想到自己儼然像一個新娘般的被擺弄，可惜她一輩子也不能當新娘了。多少個夢裡，她夢見自己即將與洪少華成婚，上轎前就被人這樣擺弄，那令人心醉的、人生中最美麗最華貴的時候，莫過於此啊……可是夢幻變成的現實，竟是武裝起來，去送給一個藍眼睛高鼻子長滿胸毛腿毛像猴子樣瘦長的洋人，任其玩弄。

她怎麼就沒有福氣，當一回新娘呢？天！

金桂一身洋裝，在迎候一位人們心目中最尊貴的客人。

夜幕低垂，水天連成幽深黑藍一片，城陵磯方向及無數大小船隻，燈火點點，微波蕩漾，千萬燈柱

倒映的在水中搖曳，雨後的絲絲涼意，讓所有人快活，漁歌笑語，此起彼落，無名草蟲，也格外熱鬧地吟唱，水中岸上的夜景，確實美麗迷人，深幽高雅。假如金桂等的是少華呢？那該有多麼愜意，他們可以靜靜的共同享受這美妙的水鄉夜色，輕聲細語，悠悠緩緩挨肩並進，談論他們的所學所見，他們倆就曾在多少個同床共枕之夜，毫無邪念地這樣暢談，有時直至天明，他們總是有無盡的話題，總是談不厭倦，可惜這一切，永遠消失了。縱是洪少華還在等她，等到了那一天，她也不會再跟他相好，她是個永遠洗不乾淨的身子了，之所以還要找他，只是希望他能為自己報父母大仇，可是整個岳州地界，怎麼就找不到他呢？

金桂在湖邊佇立片刻，不見有船影人聲攏岸，卻聽得耳旁水響，借以船燈照射，看見離岸丈餘遠處，滿頭金髮的傑克遜，竟是梟水而來，他採取這樣一種方式，是金桂想像不到的，傑克遜發現金桂後，在水中高舉雙手，高喊她的名字，儼似一個佻皮的天真頑童。傑克遜揮開長臂，幾下就游到岸邊，水淋淋地爬起來，直奔金桂。

此刻突然傳來兩聲狗吠，說時遲那時快，有兩條黑影，帶着嘯聲，猛地朝偷渡者襲來。金桂來不及呼喊，嚇得驚叫起來，定睛看時，一條狗高高躍起，張嘴撲向傑克遜上身。

傑克遜高大笨重的身子，突然變得輕盈伶俐，略一側身就避過此招，騰空之犬，撲空後重重甩在地上，四脚朝天，憤怒地「汪汪」直叫，一個滾爬，就立起身子，再度進攻，傑克遜朝雙掌吐了口唾沫，移動雙脚，緊握雙拳，擺出一副洋人拳擊的姿態。就在此時，另一條狗已經躍傑克遜後背，一口咬定他的肩膀。

傑克遜狂叫一聲，反手捉住一對狗腿，凌空舉起，像洋人平日玩耍擲鐵餅的手法一樣，原地旋轉三圈，一聲吼，竟將那狗，甩至幾丈遠的湖中，轉身時，另一條狗已經正面又朝他撲來，傑克遜彎腰低首，看準一個空檔，狠狠朝猛犬心窩踢了一脚，狗翻身倒地，掙扎了幾下，未曾立起，但此犬畢竟飽經良好訓練，有其豐富的護島經驗，輕易難得被置於死地，瞬間已經爬起來，又裝出威武架式，伺機反撲。

這時金桂回過神來，尖厲的呼喊：「快來人哪。」桂花林裡，即刻跑出一個看護，這時那狗又和傑克遜打成一片，落水犬又昂首正朝岸上游來。金桂疾呼：「你們瞎了眼呀，這是傑克遜先生呀。」看護一聽，大驚失色，忙吹出一聲口哨，猛犬即刻停止攻擊，甩着尾巴朝主子走來。金桂並不是痛惜那陌生洋人的身子，只是覺得一旦他被狗咬傷，對桂花島喪失熱情，於她的目的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看護走近一看，果然是傑克遜，嚇得魂飛魄散，趕忙跪伏於地，大呼「老爺饒命。」傑克遜樂哈哈地說：「沒你們的事，去吧去吧。」說完朝金桂笑笑：「密斯金，讓妳久等了。」

金桂連忙說：「沒有沒有，我剛到。」

「那麼，我們走吧。」洋人說着，將右臂挪了挪，悟性極高的金桂見狀，知是希望她挽着他的意思，忙依照她平日觀察到的、洋人太太常用的姿態，一手挽住傑克遜胳臂，並偏頭靠在他水淋淋的肩上，傑克遜對她的熟練動作，頗感滿意，伸出左手在她臉頰上拍了拍。

他們依偎着走向密集的、此時正值熱鬧的竹樓。

離竹樓不遠，辣八聞迅趕來迎接，跪伏於地，一口一聲：「傑克遜先生大駕光臨，小的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免了吧，請起。」傑克遜皺了眉頭，不屑一顧。轉而對金桂耳語：「你們中國人，繁瑣禮節太多了，眞叫人受不了，你們岳州話叫做『婆婆媽媽』，是不是？」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金桂的竹樓，早被點得燈火輝煌，光彩奪目。祥老闆恭候在門口，迎接着傑克遜，深深一揖，眼鼻全擠作一塊，悅聲說：「傑克遜先生，歡迎您光臨敝島，早聞悉這周末有空來島上巡視，我特地遣派轎子，到貴府迎候，殊不知您已出發。竟走的是那條水路，屈尊大駕，我等眞是罪該萬死。」

傑克遜說：「祥老闆，這是我的方法，你何罪之有，謝謝你的好意。」

這時辣八驚呼：「祥老闆，傑克遜先生的肩膀，被狗咬傷了。」

這時大家的眼睛，刷地投向洋人肩膀，果然那兒血迹斑斑，血水流至腰部。祥老闆吃驚不小，連連搓手：「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傑克遜先生，是不是請您隨轎過渡去傷科郎中那裡敷些藥？眞是對不起，初次光臨，就慘遭禍事。辣八，你們是怎麼搞的？」辣八早已嚇倒在地，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哈哈哈哈，小傷小痛，沒什麼大驚小怪的。祥老闆，你們回去吧，我請密斯金替我包紮一下就行了。」洋人毫無懼色、毫無痛感地說完了轉身跨上台階。

「既然如此，我們就罪加一等了。可是傑克遜先生，你還是現在

到堂館裡喝盅淡酒呢，還是等一會兒……我們略備了小酌，請您賞光。」祥老闆指指旁邊一間擺好了酒筵的屋子。

「免了吧，我想金小姐會照顧我的，對不對，金小姐？」洋人說着，朝向在下面恭候的一行人，擠眉弄眼一擺手，說聲：「拜拜。」摟着金桂進了竹屋。撇下那些極盡巴結之能事的哈巴狗。

祥老闆吩咐下人：「你們聽着，輕易不要去干擾傑克遜先生的好事，他不喜歡人服侍他。但是你們不要去睡，候在這兒，什麼時候傑克遜先生出來，即請他入席用飯。」

下人齊聲朗頌：「聽從祥老闆吩咐。」

祥老闆又吩咐：「明天記住用轎子送他回府，再不許發生其它事故了。」轎伕振作精神喊「是」！

進房來，金桂要拉攏門簾，傑克遜伸手制止：「金小姐，妳認為涼快一點不更好嗎？」

金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不好違拗洋人意思，說：「傑克遜先生，剛才您受驚了吧，您怎麼那樣冒險呢？」

傑克遜哈哈大笑：「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請問先生，您為何不坐大轎，要梟水而過呢？」

「這有什麼不好？自由自在，才有意思，我不喜歡你們中國的那些謙謙君子之風。」

金桂一望傑克遜肩上的傷處，忙說：「你看，光顧了說話，你那傷處，該如何治療才好……」

「你覺得很可怕嗎？」

金桂說：「不，我倒是很佩服您的好武藝。」

「是嗎，」傑克遜非常高興金桂對他的賞識：「話說回來，貴國的悠久武術傳統，倒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這功夫，得歸功於貴國師傅的傳授呢。」

金桂望着傷處：「可是現在，該……」

傑克遜打斷她：「請問小姐，是否勞駕你，把我的濕衣服給脫下來。」他毫不介意傷痕的疼痛，洋人這耐苦精神，往往是國人不可比的。

「好吧。」金桂幫他脫掉緊貼在身上的濕衣濕褲，但去脫那褲叉時，手却有些猶豫了，在這特別明亮的燈光照耀下，在這種時候，她不如別的風月老手鎮定老練。

傑克遜感覺出她的遲滯和羞澀，略略不快地說：「密斯金，恕我直言，我同時不喜歡你們中國人推崇的窈窕淑女，溫良恭謙……」

這一提醒，使金桂猛地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許多日子以來的精心安排，現在魚兒終於上鈎了，怎能讓其因不快而跑掉呢？洋人喜歡什麼，她早從別的姑娘以及那曉通外人脾性的老媽子口中，掌握得個八九。她的健美苗條的身子和黝黑的肌膚，將這很難上鈎的洋人，終於拉上島來，接下來應該是更為精彩的表演，方能俘擄這個威風赫赫的大人物。

其實什麼都排練好了，不必從頭設計，照演就是。此時此刻，為復仇大計，還羞羞答答幹什麼？應該忘掉本性、忘記自我。妳呀妳！金桂狠拍了一下自己腦袋，馬上進入了角色！

金桂不再溫溫存存的為傑克遜脫衣了，低頭在他的三角褲上咬一個口子，然後雙手捏定一撕，「察」，褲子破了，被金色的毛髮簇擁的羞處，在燈光下暴露無遺。金桂接着狂蕩地大笑起來，傑克遜的情緒，馬上推至高潮，被金桂此舉激得「嗷嗷」直叫，伸臂就要摟她。

金桂閃開，然後不顧人家死活，又在傑克遜肩膀上被狗咬傷的傷口上，飛快地又咬了一口，痛得傑克遜大叫起來，但是金桂從他的眼神和姿態中看出，情慾之火，由此強烈的刺激，迅即就點燃起來了。

傑克遜跳起來，光着身子，張開雙臂，顫抖地說：「寶貝，看我來懲罰妳。」說着向她撲來。

金桂發瘋了似的繼續製造出不屬於自己本性的淫笑，像泥鰍樣的一扭身子躲開去，口裡說着：「來呀，來呀。」她明白，這些洋人，不是要盡快得到和發洩，而是要先將淫火點燃，然後盡興折騰，才大功告成。

傑克遜沒有捉到，大喊：「好，好，身手不凡，眞像形意步法中的『磨脛步』。」說着轉身又追。

金桂笑着，抓起一把竹椅，用力砸向他那多毛而肌肉隆起的胸脯，從他腋下鑽了過去。

「噢噢」，經此一砸，洋人更是高興，咧開大嘴不收攏。

說時遲那時快，金桂飛快地就脫掉了一件洋衫，露出油光閃亮、呈深褐色，且結實豐腴的半個身子，胸上戴着一個薄如蟬翼像霧一般迷人的乳白色胸罩，鮮明的對比，給人一種痛快淋漓的感官刺激。

傑克遜以往隔河相望，被這個嬌美的身軀激動過，今日展現在眼前的，遠遠不是那個效果，尤其經過那老媽子加工，這個胴體，在他眼中已是優美至極了。

他曾被他太太的美妙身段膚色俘擄，誰料就在眼前，卻有遠勝他嬌妻一籌的軀體。傑克遜後悔識之晚矣，淫慾佔有之念，頃刻推至極端，更加顫抖着喊：「密斯金……寶貝，你不要躲了，我是……老鷹

，妳是小雞，妳逃不脫的。」他朝她撲了過去。

金桂又躲閃開了，又毫不吝嗇地朝他扔過一件傢具，以至粉碎。

一躲一閃之際，金桂又變魔術似的甩脫了鞋子，鬆落了一條長裙，一雙修長的結實均勻的大腿，顯露在傑克遜的眼前。「魔術，魔術，中國魔術。」傑克遜喊，他被金桂的迅捷動作震驚了……傑克遜後來被徹底俘擄的是這一對大腿。他後來對金桂說，迄今爲止，他還眞沒見過這麼美妙的腿。爲此他還把一個叫什麼「維納斯」的臭罵一頓，說那女人的腿簡直是樹棍、煙筒，騙人的把戲……金桂不知道那「維納斯」是何許人也，大概是傑克遜以往很崇拜的女人。

這時傑克遜爲這重大發現而激動得呼吸緊促，雙膝發軟，幾乎沒有了追趕的力量。

但是金桂並不就此屈服，她要折騰挑逗得他精疲力盡才罷休。倘若他在她身上，輕而易舉就滿足了，那麼他忘記得也就必定快，只有讓他留下强烈印象，才可能征服、俘擄他。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國人。國人圖眼前、講現實，洋人則重浪漫和意味深長。

傑克遜有的是强悍的體力來應對這場遊戲，而且絲毫不顯厭倦，他們來往追逐嬉鬧，金桂被抓到了又掙逃了，互相將房中所有物品，盡興拋丟，落滿一地，幾乎全糟蹋了，才雙雙擁抱，滾到床上，床上一應陳設，自然早被丟亂。

但是高潮還不在於此。

稍息片刻之後，驚天動地的場面發生了，這場面，金桂預料過，但預料中的境況，還不如現實中的十分之一殘酷。

金桂經受過辣八的粗暴侮辱和一夜同時遭數人欺凌的場面，但那種局面，與時下的肉搏，無與倫比。

傑克遜如一頭發狂的獅子，一上來就將金桂身上的小小遮物，撕扯得稀爛，使人難以忍受的是竟在她的軀體上，特別是最敏感的部位，又撕又咬，不一陣就皮破肉穿，鮮血直冒。

這洋人非但折磨他人，而且要求金桂也以同樣方式對待他，似乎這樣才能痛快發洩情慾。

金桂被撕扯得疼痛難忍，又得强裝歡顏應對，只得發出一陣陣嚎叫，同時也像瘋了似的，撕咬對方，以解脫痛苦。不一陣傑克遜的胸上肩上臉上，也被她咬得紅腫青紫血跡斑斑。

越是這樣報復，洋人就越是興奮，兩人從床上滾到地下，又從地下滾回床上。一棟結實的竹樓，好像就要陷塌。瘋狂得像野獸般的嚎叫，響徹桂花島，叫那些溫良恭謙的水妓們聽來心驚肉跳，徹夜惶惶不安，無不擔心金桂會被毀了身子。

這以往桂花島上是有先例的，外國佬全不顧他人死活。一些遵祥老闆命令守候的下人，提心吊膽遠遠呆着，生怕發生什麼事，卻又不敢攏前去打擾。不知如何是好，整個桂花島通夜不眠。

就這樣，他們一直折騰到東方發白，才筋疲力盡，擁到床上入睡。傑克遜這時才恢復洋人特有的禮貌，對金桂說：「密斯金，謝謝妳陪我渡過了一個美妙的夜晚，這是我在貴國十年來，第一個難以忘記的夜晚。」他最後輕輕地吻了金桂血紅的嘴唇，扭頭呼呼大睡。

金桂連應聲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表示一下滿意的微笑。但經此一劫，明白自己成功了，這個洋人，會盡力幫助她的，她憑一種天生的直覺，感覺到這個人的氣質和脾性，會那樣做。她睡不着，但又起不來，周身疼痛。幸好這些日子以來，她加强磨練體力，又有充裕的休息。要是像以往那般纖弱，說不定會折騰至半死。

她只好靜卧於床上，按在「清靜齋」時，十八子敎的一些簡單的卻能夠驅散疲憊、調節精神、排遣煩惱的運氣方法，靜心調節自己。不一陣竟覺陣陣熱氣攻心，傷疼部位，先是痲木，再就轉而癢絲絲的舒服。

洋人走後，金桂關門閉戶，養精蓄銳，悄悄靜卧，按十八子傳授的方法運功療傷。祥老闆十分關注，怕她的金身玉體留下疤痕而至不再被洋人賞識，特地要求民間良藥，爲其治療傷口。他自以爲金桂現在被他調教好了，且不說她是搖錢樹吧，桂花島生意還不至於枯淡下去，要緊的是名聲，金桂如穩操傑克遜在手，不愁名聲傳揚不開。

金桂不予理睬祥老闆的殷勤，將她推入火坑的，正是這個罪魁。在她復仇計劃中，這隻老閹雞公，是頭號對象，她才不會被他收買呢。兩天一晚之後，金桂開門出來行走，渾身傷痛，由於有「護體湯」藥功保護，加上氣功治療，已痊癒而無任何痕疤，比用良藥精心搽敷的傑克遜，早一天恢復正常。

姐妹們得知她好了，蜂擁而至來看望問候她，無不咬牙切齒罵那洋人狠毒無聊，又埋怨金桂，就是活不下去了，也不要去賺那受傷苦肉錢，何必呢？妳不是沒有人上門嘛，就算想要奪得一個「花魁」寶座，可是這樣苦而換得的一個名聲，也是大可不必的。姐妹們紛紛說，那一夜大家都沒有合眼，生怕她被弄死，過去就有弱女子被弄死過，

而她大難不死，大幸大福也。

金桂很受感動，雖落火坑、地獄，卻仍舊有人情冷暖啊，但是姐妹們關心的，爲何她要這樣捨命忘死地幹？她沒有作正面回答，只是說一些聽天由命的話，她的目的，深潛心底，不會暴露給任何人知的。

從此以後，傑克遜常來桂花島度周末，桂花島增色不少，每周金桂和傑克遜，必然都要經歷一番痛苦，必然要打破滿屋的東西，但金桂變着法兒挑逗他，不讓他感到枯燥乏味。

傑克遜對金桂的耐力和傷口愈合的奇快，感到驚訝，他追問她用了什麼良方。金桂笑而不答，更加添了傑克遜對她的神秘感，西洋人特別崇仰東方民間的神秘——譬如氣功、武道、中草藥、陰陽八卦等等。

傑克遜顯然已墜入情網，非但肉體肌膚的征服，金桂還以天生的氣度和知識的廣博而使傑克遜十分佩服愛慕。

傑克遜送給金桂一些很值錢的金手鐲、寶石戒指，金桂一件都不要。

「妳需要什麼呢？」傑克遜大爲不解。

「我不需要什麼。」金桂說。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照說妳幹這一行，不是爲了榮華富貴還爲什麼呢？我在貴國十年，見過不少煙花女子，還從沒見過金小姐妳這樣不愛財物的，妳們城陵磯方面的女子，光天化日，還『攔路搶劫』呢。再說，金小姐妳多才多藝，心性高雅，又怎麼幹了這一行呢？我猜其中恐怕有些原因。」傑克遜推心置腹說。

金桂迴避這個題目：「傑克遜先生，中國有句古語，叫做『人人有本難念的經』，各人出身不一般，這不奇怪。」

傑克遜說：「既然妳有本難念的經，假如妳把我當朋友的話，我是否能爲妳效勞？」

金桂還不直接說出因由，故意長嘆一聲：「唉，說來話長……那就不說了吧，區區小事，何必有勞於您呢，您的事情那麼多。」

傑克遜有些生氣了，洋人直來直往，經不起中國人的九曲迴腸，轉彎抹角：「請原諒我金小姐，我覺得妳是不信任我。」一副打抱不平的模樣。

「唉，以後再說吧。」金桂依舊眉頭緊鎖，守口如瓶。

「好吧。」傑克遜氣呼呼地說：「直到妳信任我的那天再說吧！」

金桂反覆作着解釋，心裡卻暗暗高興，只要再燒一把火，大功即可告成，傑克遜急不可耐地想給他的所愛盡些效勞。

待到時機成熟後，金桂向傑克遜提出了三個要求，但却希望他對一切人保密。一是打探一個叫「穿山甲」的歹人；二是了解洪少華的下落；第三，希望傑克遜派一名忠實侍從，爲其送一封親筆信給「清靜齋」主。

傑克遜聽後大笑：「我還以爲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呢，原來是兒戲三件，虧得妳還長期保密。喂，金小姐，妳是否還有其它大事要我爲妳效勞的？」

金桂搖頭：「這三件就很痲煩你了，傑克遜先生。」

「妳太矜持、客氣了，密斯金。」傑克遜溫和地說。

三件事，三天就有了回音。

無一件成功。「穿山甲」其名，岳州綠林從未出現過此名——與金桂以前的調查口胳一致。「洪少華」其名也爲虛構，岳州商界、豪紳中，近二十年來沒有姓洪的——也與金桂查得的材料無異。第三個消息很讓金桂難受，她走後不足一月，「清靜齋」主十八子已坐化昇天，昇天後傭人四散，散後「清靜齋」莫名其妙的起火自焚，不會留下任何遺物。

綫索全斷了，金桂陷於極度失望之中，這個禮拜的周末，金桂讓人通知傑克遜：她有病，不必光臨。

但是傑克遜依舊來了，還帶來一個被白布包得只剩眼鼻的洋醫生，金桂拒絕就醫，這是心病嘛，心病無藥可治。

這天晚上，傑克遜陪她睡了一夜，規規矩矩很有禮貌的不曾動她一個指頭，反而給她講一些洋故事，開導她把所有憂慮全拋開，寬心度日。金桂覺得他那些開導，十分笨拙，但是金桂很感激這位洋人，他的品德不錯。

心無他念　神功大成

傑克遜覺得金桂有他亡妻的影子，他甚至有點愛上金桂了。

他破例帶金桂出島遊了一次，當有人欺負金桂時，傑克遜以西洋拳狠揍那人一頓。

傑克遜又用錢買了一個「水妓花魁」的名頭給金桂，爲的是能逗她開心。

金桂在傑克遜的相助下，把金桂的第一個仇人痲佬伍除掉了。

金桂也有點兒喜歡傑克遜了，這也難怪，當一位女子淪落到生死兩難的地步，而遇上一位有愛心的「恩客」，她就算是一根稻草，也會緊緊抓住的了。

可惜後來傑克遜，卻在一次坐船遊河時，被土匪襲擊，不幸死

了。」

傑克遜果然眞心待金桂，因爲他直到死時，還特別替金桂安排了一條後路。這是一件東西，憑這件東西，金桂就可以見一個人，這個人只要肯幫助金桂，金桂的血海深仇就必定可以昭雪。

這個人便是「渾江龍」，這件東西是一隻紫檀木雕花盒，也不知這是什麼特別的信物，竟能令「渾江龍」破例與一位女人見面。

因爲「渾江龍」絕不與女人接近，女人對他來說只是一種「賺錢的工具」，因爲「渾江龍」就是桂花島的眞正老闆，而且是令人聞名喪膽的「綠林好漢」。

翌日，金桂把祥老闆請了來，她對祥老闆說：「我想見渾江龍老闆。」

祥老闆一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金小姐，妳……妳敢提這要求？妳可知我想見都見不到渾爺他，何況是妳？」

金桂道：「他會見我的，因爲我有要事告訴他。」

祥老闆道：「什麼要事？可以先說說嗎？」

金桂斷然道：「不！這事必須當面才能說，請你轉告他，就說傑克遜托我帶一樣東西給他，別的不必說。」

祥老闆一聽，忙道：「是甚麼東西？能給我看看嗎？」

金桂又斷然道：「不能！這東西只有渾爺才能看。」

祥老闆看來很忌憚渾江龍，因此見金桂拒絕，也就不敢勉强她。

但第二天金桂出外洗澡，回來便發現屋內的東西幾乎均被翻查過了，幸而金桂把那檀木盒子已藏到一個極秘密的地方。

三天後，祥老闆跑來對金桂說：「渾爺答應上桂花島來與妳見面啦！嘿，妳的面子還不小呢！」祥老闆言下間露出妒意來了。

兩天一過，金桂便等待着一個歡迎渾江龍的盛大儀式的出現，桂花島上的人，除了祥老闆外，誰也沒見過這位聞之喪膽的大魔頭。

但第三天的晚上，華燈初上的時分，渾江龍仍沒有出現。渡口卻繁忙起來，嫖客如雲擁至，熱鬧非凡。

金桂此時享有特權，概不接客，門頭上掛有特別標記。

晚飯後她在湖邊散步，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將在與渾江龍見面的霎間便有決定了，是否能夠走出桂花島去尋找仇人，將掌握在渾江龍的手上。

這大魔頭，到底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金桂散步回房，掀起布簾，只見房中早已坐着一人。尚未看清，那人便開口道：「我就是渾江龍。」

金桂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只見這人中等身材，臉皮白淨，眉清目秀，眼中不但並無兇殘之光，反而透出一股逼人的穎智。他嘴唇上留有一圈八字鬍，令他頗有幾分文人的氣度，更如一位白面書生，而且也不知他到底有多大年紀，總之一切均莫測高深。

金桂不敢肯定，此人是否渾江龍，因爲她感覺中，若眞的是渾江龍上島，必定前呼後擁，風頭十足，大擺威風，但他卻靜悄悄便坐在她的房中了。

但也不敢輕覷此人，他敢上島便坐入「花魁」的房內，顯然來頭絕不簡單。

金桂微一沉吟，便忽然道：「你並非渾爺！」

來人微笑道：「何以見得？」

金桂道：「我聽聞江湖傳說的渾爺，不似你這個模樣，那是一位身高八尺，眼似銅鈴，聲如洪鐘，殺氣騰騰的大漢子。」

來人道：「妳眞的那麼認爲？」

金桂道：「當然啦！」

來人道：「妳見了我，敢不下跪？」

金桂道：「我聽說貪官污吏怕渾爺，但渾爺和平民百姓很隨和。」

來人道：「但妳是當今的紅妓，妳知道我要來，爲甚不梳妝打扮，焚香以候？」

金桂道：「我請渾爺來，是爲海關傑克遜先生囑咐，完成使命，再說小女子來島時間不足一年，並無分文積蓄，因此打扮方面便比人寒酸了。」

來人道：「聽說妳與稅務司相好，他爲妳花了不少錢呢！」

金桂道：「小女子未要過傑克遜先生一塊銀元，他的錢也是用在其他方面而已。」

來人道：「妳身爲水妓，爲何不好錢財，不圖收益？這能教人相信嗎？」

金桂沉吟道：「這個嘛……」

來人沉聲道：「說！」

金桂道：「這個我若見到眞的渾爺，自然會一訴苦處，雖然人人都怕這位綠林好漢，但我想……」

來人卻霍的站起來，道：「住嘴，你說什麼人人害怕我渾江龍？」

金桂連忙道：「那是常人誤傳，我想綠林好漢也必是英雄之士啊！」

來人一聽，微微一笑道：「嘿，一個江湖强盜，稱什麼英雄好漢了，說這些幹麼？妳還是拿出傑克遜先生託付之物吧！」

金桂微一沉吟，便迅即走到竹屋後面的枯樹洞裏，取出那個神秘

莫測的檀木箱子，走回來，交到來人的手上。

來人熟練的一抹封口，在一個什麼部位撥弄了一下，箱蓋即彈跳開來。

來人朝內看看，並用指尖無聲地撥動一下，便又合上，放心的噓了口氣，道：「傑克遜先生怎不露面？」

金桂道：「聽說是到漢口去迎迓美國方面派來的要員。」

來人微一點頭，又目灼灼的盯着金桂，沉聲道：「妳怎的不打開箱子看看？」

金桂微笑道：「小女子別無他求，唯忠人之事而已。」

來人露出笑意了：「好！不愧爲江南才女，但妳既以爲我並非渾江龍，怎的又把如此貴重之物交給我？」

金桂亦微笑道：「我以爲，你就算不是渾爺，亦必定是渾爺的至親之人，否則，在城陵磯地域，若有人敢冒充渾爺來行騙，那這人必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來人不動聲色的盯着金桂道：「那你希望獲得什麼報酬？」

金桂搖了搖頭。

來人道：「好，我看妳絕非普通女子，金銀富貴自不在妳眼內，妳試說說有什麼要求，我會答應。」

金桂隨即淡然一笑道：「我想與你對飲幾杯，因爲島上根本無人可與你的氣度相較。」

來人道：「妳就只有這要求嗎？」

金桂肯定的點點頭道：「是，人生難得一知己，千金難求也！」

來人又露出一抹笑意：「好！我答應妳！明晚且備清茶淡酒，渾爺必來，但不必驚動島上任何人。」

來人說着身形一晃，金桂尚未看清，便已失去其踪影了，此人武功之高，由此可見。

金桂完全可以確定，此人必定是「渾江龍」無疑了。

她不禁悄悄笑出聲來，他答應再來，自己的苦心便有幾分眉目了。

第二天晚上，渾江龍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的翩然而至。

金桂當即向他跪迎道：「金桂拜見渾爺！」

渾江龍道：「今日怎不生疑了？是祥老闆告訴妳吧？」

金桂道：「不敢，渾爺吩咐不能告訴別人的，再說祥老闆也不敢洩露渾爺的尊容，其實金桂昨日便已可斷定是渾爺你了，因是愼重起見，故作猜疑而已，萬望渾爺恕罪。」

渾江龍道：「何罪之有？妳倒還有點意思，不必拘禮，起來說話便是。」

金桂大方的道：「那金桂就放肆了！」她仍然素妝打扮，備下的，也果然只是淡酒清茶。

渾爺微笑道：「妳知我今晚必來，爲甚不着意打扮一番？」

金桂微笑道：「我想渾爺喜歡清淡，便不敢濃妝艷抹，就如素酒清茶一杯，望渾爺會喜歡。」

渾江龍道：「難得妳如此用心，我本不喝花酒，今晚便破例飲兩杯吧！」

金桂深知在渾江龍面前，不可露出半點庸脂俗粉的味道，因爲渾江龍並不近女色，他對女人早就失去興趣了，她只有以她自己獨特的氣質去應付。

金桂想不到渾江龍這位江湖大盜，竟如此通達文材，其胸襟比那等官家學者高了許多，於是便投其所好，故作熱心迎合他的興趣。

渾江龍的談興越來越濃，臉上表情，也開始豐富起來，不似先前的冷漠了。

兩人挑燈夜談，淡酒清茶，竟直到東方發白，遠處傳來一聲鷄叫。

「哦，天快亮了！」渾江龍說了一聲，伸個懶腰，打個呵欠，不再顧及金桂，一側身就和衣倒在金桂的綉床上了，不久便鼾聲大作。

金桂對渾江龍說睡就睡的本事，不由大感佩服，因爲她自己便決計難以辦到了。

這是隆冬天氣了，但渾江龍竟仍是單衣單褲，而且如此冷的天氣，他的手脚竟仍滲出汗珠來。

不久當陽光射進來時，渾江龍卻一挺身便坐了起來，快如閃電，這也是他行走江湖久練的本領。

「渾爺醒啦？」金桂忙道。

渾江龍瞥了金桂一眼，「妳整夜沒睡？」

金桂道：「金桂不敢。」

渾江龍道：「妳太迂腐了……但我竟在此過了一夜……天晴了。」

「天晴了。」金桂說，她也弄不清渾江龍是否喜歡在此過夜。

「我要走了！」渾江龍已回復平昔的冷漠。

金桂忙依戀的道：「渾爺還來嗎？」

渾江龍道：「妳看呢？」

金桂道：「我覺得你還會來，因爲你難得如此輕鬆愉快。」

「也許吧！」渾江龍說罷，一扭身，簾幕一起一落，悄無聲息便不見踪影了。

* * *

兩天後的晚上，渾江龍又來了。

金桂又與他喝起酒來，天南地

北的聊起來。

到半夜，炭火盡滅，金桂道：「渾爺，我比不上你的鐵鑄身子，未知是否可以擁被而坐，再飲酒談論？」

渾江龍笑道：「隨便好了！」

過了一會，金桂又說：「渾爺，你也上床來，坐着暖暖吧！」

渾江龍道：「好好！」竟也坐上床來，與金桂同坐床上。

金桂驟感被內熱力增强，便笑道：「渾爺，你眞厲害，我覺得暖和多了。」一頓又道：「我可以說說自己的事情嗎？」

渾江龍皺眉道：「倘是凄楚身世，不說也吧，我不喜歡眼淚。」

金桂忙道：「我知道。」她也眞的知道渾江龍原來是一位秀才，但因爲妻子被人拆散，又被人殺害，渾江龍便去把殺妻子的人殺了，這才逐漸走上江湖大盜的路，於是便揀那些有趣的「情」事來迎合他的興趣。

說着，說着，金桂發現渾江龍的眼神變得有點迷痴了，似乎自己的「情」話，令他勾起了昔日的「情」火。

金桂一見，心中一喜，故意道：「渾爺，你歇息吧，我起來替你鋪床。」

「不！」渾江龍忽然伸手按住了金桂手臂，這在渾江龍來說，如此接近一個女人，是極罕見的。

渾江龍喃喃的道：「妳……我初見妳時，就覺得妳像我的妻子，可惜她……」

金桂忙道：「我像她嗎？」

渾江龍道：「很像。」

那隻手按着金桂豐腴的手臂，並無鬆開，金桂順手抓住他，輕輕撫摸起來。

渾江龍再無任何動作，他的眼神也絕無其他男人的淫蕩之光。

金桂有點失望，她借挪移身子之機，伸脚輕輕一觸他的胯下，那兒竟沒有絲毫男性獨有的衝動……

金桂扶渾江龍躺下，渾江龍也居然任她擺弄。「渾爺，你睡好啊！」金桂道。

「妳……妳也睡吧。」渾江龍說。

金桂一聽，趁勢便也躺上床去了，她慢慢靠近渾江龍的身子，他並沒有阻止。

金桂說：「渾爺，你穿那麼多衣服睡覺，不熱？」

「熱。」渾爺說。

「我替你脫衣吧！」

「好，脫啦。」

金桂爬起來，用輕柔的動作，爲他脫掉上衣，脫掉長褲，又用慣用的動作，在他身上的敏感部位，輕輕觸動，但渾江龍仍沒有任何反應，但也沒加阻止，任她動作。

金桂自己也脫光了衣服，赤裸身子，傍着渾江龍躺下，緊張的說：「渾爺，我這樣，不好吧……」

「就……這樣也好。」渾爺說，他的口氣終於有點軟了。

事已至此，金桂索性爬起來，把一個光潔柔軟的裸身，撲在渾爺身上，在他身上熱烈地撫摸起來。

結果仍然令她失望，但渾江龍卻沉默的接受了她的撫摸。

過了三更，又過了四更，金桂使出了渾身解數，弄得筋疲力竭，仍不見有任何效果。

金桂乾脆坐了起來，抓住渾江龍的手，在她身上游曳，但渾江龍沒有拒絕，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天終於亮了。

渾江龍要金桂爲他穿衣，金桂趁機用裸身挨了他一陣，才替他穿衣。

金桂道：「你今晚還來嗎？」

渾江龍冷漠地道：「來到就見到了。」

他再不多說一字，挑開門簾，走出去了。金桂披好衣服出來一看，渾江龍竟已無影無踪，甚至雪地上也沒有絲毫的痕跡。

金桂自然知道，這是輕功中的絕頂功夫——踏雪無痕，她把報仇的希望放在渾江龍的身上了，而且也更堅決了。

金桂下決心，一定要助渾江龍恢復他男性的雄風，只有這樣，她才有報復殺父母仇的希望。

第二天晚上，渾江龍又驟然而降。

金桂特別多灌了渾江龍幾杯，又趁早把他勸上床。金桂再度施展她的渾身解數，甚至使用了女人的絕招……終於，她令渾江龍的雄風勃發了。

渾江龍突然翻身而起，一下把金桂推在床上，便騎上了她的身子。

快活過後，渾江龍卻赤身裸體，爬起床，朝正北方向跪着，叩了三個頭，口中喃喃道：「婉兒，我的妻，我……我終於尋到很像妳的人了。」

渾江龍叩頭祭酒畢，又吩咐金桂也向他的亡妻叩拜了，這才在衣袋中摸出一面黑色三角旗，掀起簾子一角，「啪」的擲釘在外面竹墻上。

這表示，渾江龍已以金桂的「花魁房」作他的臨時行宮了，三角黑旗一亮，桂花島上便連祥老闆也不敢擅闖了。

從此一連數月，渾江龍倒有大半日子，呆在金桂的房中，他似乎要在金桂身上，尋回已失去的青春。

金桂開始求渾江龍指點她的武功，渾江龍居然一口便答應了，因

爲他說他的亡妻在生時也向他學過武功。

渾江龍指點金桂在十八子處學到的「綿掌」，其中的不足之處，他的見識竟非常精闢。

金桂練了幾個月，她的「綿掌」功夫居然大有進境，放出的掌風，隔丈也可把油燈煽滅了。

渾江龍料不到金桂竟是學武的奇材，他含笑對金桂說：「就憑妳這一手綿掌，桂花島上除我之外，再亦無人可以抵禦了，妳以後也不怕再有歹人欺負妳啦！」

金桂道：「欲置人於死地，當以何法出掌？望渾爺指點。」

渾江龍道：「『綿掌』以柔爲主，舒展如綿，內蓄剛勁，外現綿柔，爆發時如迅雷不及掩耳，當可制敵於先機。」

金桂一聽，道：「多謝渾爺指點。」金桂在心中，已決定先拿祥老闆來開刀了。

一天晚上，金桂借渾江龍醉酒熟睡，把祥老闆召到她的房中，以「綿掌」把他一掌劈了死穴。

到渾江龍醒來時，才發覺祥老闆已躺在地上死了。

金桂不待渾江龍詢問，便搶先道：「渾爺，不好了，渾爺在夢中把祥老闆殺了……這如何是好？」

渾江龍微一怔，隨即漫不經心的道：「啊，是麼？我果然是在夢中殺了人啦！吩咐人來把祥老闆埋了，也不必聲張。」

在桂花島，渾江龍的話就是聖旨，他殺一個人，簡直如殺死一隻螞蟻似的，就算是祥老闆也絕不例外。

三天後雪晴，渾江龍竟在大白天便上桂花島來了。

桂花島的總管祥老闆已死，渾江龍似在物色一位「總管家」的人選，或者他在外面碰上什麼不如意的事，或者是高興的事，總之，金桂不可能在渾江龍的臉上，看到任何可以捉摸的表情。

渾江龍坐下來，金桂替他溫了酒，渾江龍不動聲色的道：「妳知道我的脾氣，不喜歡別人對我遮遮掩掩，不講眞心話，妳有心事，隱瞞着我。」

金桂一聽，登時心中突然一跳，她摸不準這大魔頭的心思，便忽然故作輕鬆的坦然道：「不錯，有些心裏話，的確沒有說出來。」

渾江龍臉色一沉道：「爲甚麼？」

金桂道：「金桂不敢說，因爲渾爺不許說嘛！」

渾江龍道：「哪有這事？」

金桂似嗔猶怨道：「怎麼沒有？渾爺說不喜歡聽那些流眼淚的凄慘事，金桂沒向你坦露的，就只剩這些了。」

「妳倒也說出眞心話了！」渾江龍接過金桂倒的酒，「今天我心裏高興，倒想聽聽妳的苦水，妳這個大家閨秀，江南才女，弄到桂花島上來，定不簡單，妳的身世，我略知一、二，但我還是想聽聽。」

金桂早就等這一個機會了，她相信憑自己的口才和心思，必定可以打動渾江龍的心的。

於是金桂把自己的苦難經歷說了出來，她盡量把它說得更凄慘、更動人，但她沒有流淚，她知道渾爺討厭眼淚。

一直講到半夜時分。

渾江龍表面看無動於衷，表情痲木，但金桂知道，自己已成功了。

過了幾天，渾江龍上島後不久，便忽然問金桂道：「妳想我助妳報殺父母之仇，是麼？」

金桂却故意道：「不想。」

渾江龍道：「爲甚麼？」

金桂道：「渾爺幫助窮人，打抱不平，江湖上有口皆碑，但你若幫我嘛……」她忽然一頓，沒再往下說。

「怎樣？」渾江龍沉聲道。

金桂道：「我是桂花島的花魁、搖錢樹，渾爺幫了我，豈非自己拆自己的台嗎？」

渾江龍忽然揮手打斷金桂的話，斷然道：「不，妳想錯了，渾江龍從不稀罕不義之財，我今天就放妳出去，妳報仇也罷，雪恥也罷，自謀生計也罷，概與我渾江龍無相干了。」

金桂沉默不語，不喜亦不憂。

渾江龍不由一怔道：「妳不相信我的話？」

金桂忙道：「渾爺的話，擲地成金，金桂豈敢不信？只是……」

「我不喜歡吞吞吐吐！」

金桂抬頭望着渾江龍，眼中已含了淚水：「渾爺，你是第一個以眞心待我的男子，我……想跟你，假如你不嫌棄，我不想走了。」

渾江龍良久不語，好一會才忽然道：「妳說實話，報仇要緊，還是跟我重要？」

金桂不知所措的道：「我很難回答，因爲現在我知道渾爺的爲人了。」

渾江龍道：「妳還是出去吧！我已決定終身不娶了，至於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渾江龍說罷，就飄然的走了。

就這樣，金桂在手劈仇人祥老闆的十天後，便奇跡般的自由離開桂花島，行走在岳州府附近的山川田疇間了。

渾江龍絕對沒有食言，因爲金桂離島時，守島的護院問她：「金小姐有什麼需要只管提出，因爲這是主人吩咐下來的。」

金桂卻什麼也沒要，僅提了一個包袱，幾件換洗衣衫，少許錢鈔，便登岸而去了。

此時一股浪跡江湖的俠義豪氣油然而生，她略一運功，渾身骨節倒也咯咯作响，她有了信心，自負不怕江湖那等惡人了。

她逕直往老家鹿角鎮疾奔而去，她先要找到父母的遺骨，安葬好後，再作艱難的復仇大計。

金桂在鹿角鎮一些善良人家住了下來，粗茶淡飯，含辛茹苦渡日，起早摸黑，由人陪着，四處打探父母屍骨和找尋「穿山甲」的下落，同時又抓緊時間，習武練功。

她的身體日漸消瘦，肌肉卻日漸結實起來了。她走路如虎，抬手似豹，穿一身男子衣褲，絲毫沒有昔日金桂的姿容，倒似一位行走江湖的武林男子。

半個月後，金桂便打探到一個消息，父母的屍體已被人收藏，但要付出代價，才可索回安葬。

但索價者總不肯出面交涉，令金桂十分惱火，她決心不管是吉是兇，均要闖一闖了。

一天金桂在鎮中閒逛，在漁民和漁販之間穿行。

忽然她的肩頭被人輕輕碰了一下，一扭頭，只見一個比她矮了半截頭的白髮白鬍老頭向她傻笑，輕聲問道：「妳是金小姐嗎？」

金桂十分警覺，不隨便露出身份，斷然說：「你找錯人了。」

老頭詭秘的眨眨眼，道：「妳是金小姐，妳一定是金小姐，聽說妳有一宗買賣要做，是嗎？如果妳想談談，明天這個時辰，在那爛船上見。但你不要帶人來，不然買賣便不好談了。」

老頭說罷，不等金桂有所反應，一扭身，便擠入人羣中，片刻便不見了。

金桂不再找，她知道她要找的人已露頭了，但對方要索取的代價是什麼？她不知道。

她向湖邊望去，果然見到有一遺棄的破船，一半擱在岸上，一半浸在水裏，在波浪中「吱呀」作响。

金桂回去，與好心愛護她的鄉鄰們商議此事，商討了大半夜，最後還是同意金桂的意思：不論如何，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但也作好了週密的準備，派人埋伏於四周，水上派船監視那條不能動彈的破船。

第二天下午，當最後一批漁船紛紛靠岸，正是水上交易繁忙之際，金桂身藏器械，穿了一雙軟底功夫鞋，一副利索打扮，毫無懼色，逕往停在偏僻的破船湖灣走去。

天色陰沉，多日不見陽光，湖水發黑，腥浪騰湧，湖洲上枯草橫臥，到處堆着牛屎鳥糞魚骨，臭不可聞。

金桂在離船三丈遠處，看清楚破船艙裏，只有一人，青褲藍褂，白髮白鬍，的確是昨日那矮小老頭。

金桂暗鬆口氣，便向破船走近。

小老頭見她來了，走出船艙，陰陰一笑，道：「金小姐，果然是守信之人啊，來，來，進艙裏談。」

* * *

金桂道：「不，就在外面談吧！」

小老頭道：「進來進來，這買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不想有第三者插手。」

金桂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又心想這小老頭便有古怪，但一時半刻也奈何不了她的，便舉步登上船頭。

小老頭伸出一隻鷄爪似的乾瘦的手，道：「金小姐，小心，來，我牽妳一把！」

金桂卻早已站穩在船艙裏了。就在此時，船身一抖，如遭巨浪拍打似的一歪，金桂腳下功夫畢竟不濟，一下就被掀倒在船艙裏了。

她尚未來得及喊出聲，破船竟無風自動，箭似的向湖心駛去。

金桂心知已上當了，她順倚船板，運足內勁，斜斜地向同時歪倒的小老頭拍出一掌，掌風如鋼如鐵，又似棉花無可擊破拆解。

這小老頭見金桂發出此掌，不禁喝了一聲「好掌法！」他卻不硬接，借身體歪斜之時，順手抱作一團，傍着船舷，滴溜溜如鉛球似的轉到金桂的身後。

金桂這一掌便劈空了，撞在破爛的船篷上，把破舊篷架，連根拔起，舞上半空，落下已成了碎片了。

金桂略一遲疑，小老頭已在她背後脖頭肩胛處穴道連拍三掌，金桂立感喉嚨一梗，不能發出聲音，手足發軟，休想再擺動一下，但眼睛耳朵腦袋卻依舊可看可聽可想。

金桂心知已碰上高手，未知自己又遭什麼折磨，不由暗暗叫苦。

破船飛快地向湖心駛去。

金桂見有十數條快船，很快向破船這面圍來，心中略感寬慰，但苦於不能動彈，亦不能發話。

金桂此時又見那小老頭，在身上摸出幾粒泥丸，望着圍攏來的船，道：「來吧，再靠近點，我請你們吃點心，哈哈，我也不傷你們，你們都是好人嘛！」

小老頭說着，瞥一眼金桂，又淫笑道：「金小姐，妳也是好人，我不會傷妳的，我老人家，一輩子還沒傷害過任何人。」

小老頭說着，突地向外面射出一粒泥丸，不知怎的，便有一條船上的人翻到水裏，如此連射連翻，不到一刻，圍上來的十幾條快船，便全被拋在後面了。

金桂無奈歎了口氣，她側身一看，破船原來被幾條大漢，赤膊在冰冷的水中托船疾游，船便如箭似向湖心急駛了。

不一會，破船便靠上一條大船，金桂被小老頭輕輕一提，便躍上大船上去了。

船行甚久，方才靠岸，岸邊有人迎候，金桂被人背上岸，又被放入擔架，頭臉皆被黑布幪住，什麼也看不到，也不知去到什麼地方，又不知有多久，忽然擔架停了下來。

金桂臉上的黑布被揭走了，她才發覺自己已躺在一張大床上，她發覺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鄉莊園。

突然房門大開，那小老頭一手一個，提着兩個健美的漁家女子，走了進來。

小老頭進來便躺在太師椅上，吩咐人把炭火燒旺一些，又命人提進來幾桶熱水，這才對兩名漁家女子道：「去，給金小姐洗洗身子，我不喜歡睡不乾淨的女人。」

兩名漁家女子嘟起嘴，似不大樂意侍候，但又不敢違抗小老頭，兩人走過去，扶起金桂，重手重腳剝光金桂的衣服，放進澡盆，洗擦起來。

小老頭一手拿着銅酒壺，一面連聲讚歎金桂肉體的美妙。

洗畢，金桂被丟到床上，小老頭把那兩名漁家女子支了出去，然後關了門，把燈放亮，脫了衣服，便撲上床來。

小老頭把不能動彈的金桂，翻來覆去，在她肉體上到處口吻手摸個夠。小老頭樂得喃喃的道：「桂花島的花魁，老天有眼，今日輪到我這漁販子、鄉巴佬也嚐一口了……嘖嘖，妙，妙極了！」

小老頭越來越瘋狂的撫弄親吻金桂的肉體，他甚至把她豐滿鮮嫩的耳珠含在嘴裏輕咬。這强烈的刺激，把本已昏昏欲睡的金桂也弄醒了。

金桂睜開眼睛，卻見小老頭正目灼灼的盯着她頸上掛的一塊玉珮，小老頭目中似有火焰射出，此刻他就連金桂迷人的玉體也不屑一顧了。

金桂心中又驚又奇，因爲這塊玉珮是父親金彪，送她上十八子處學武時，臨行親手送給她的。玉珮毫不起眼，亦不值錢，因此掛在金桂的頸上，誰也沒動過這塊玉珮的主意。

但這時小老頭卻不吻金桂的玉體，卻連連的親吻起這塊玉珮來，一面狂喜的喃喃道：「金小姐，妳這塊玉珮好看極了，我願意用十條水牛與妳交換，眞的，雖然它只值五塊大洋，但我喜歡它，願出高價錢。明天一早，我就把十條水牛送到鹿角鎮去，一條不少……」

小老頭說着，微一運力，金桂頸掛的玉珮，便已落在他的手爪上了。

金桂心中一痛，雖然這玉珮並不值錢，但那是父親留給她的唯一之物。

小老頭光着身子，便躍下床去，走向厚厚的磚牆，略一運功，片刻緩緩抽掌，那塊嵌於牆內的厚重青磚，竟隨掌帶出，現出一個黑洞，小老頭伸手便欲把玉珮放進去，他也並不忌諱金桂，似乎料定金桂必爲那十條水牛的交換價動心了。

忽然燈光一暗，金桂但見床前黑影一閃，那小老頭一聲驚叫，便見屋內多了一個人，那玉珮已落入那人的手上了。

「小賊大膽！」小老頭一聲驚喝，一黑一白、一高一矮的兩個身影便鬥到一塊。交手之時，聽不到拳腳撞擊的聲音，只覺勁風凜冽，陰森逼人，金桂的皮肉雖經「護體湯」浸泡，但也感劇寒難耐，不由顫抖起來。

鬥了一會，只聽那黑影喝一聲「去吧！」那白影便重重的摔在青磚地上，如崩山倒屋，金桂躺在床上，亦感身子被彈起半尺高，可見白影受傷之重。

黑影捏着玉珮，如青松穩紮如閒鶴佇立。

小老頭倒地片刻，竟拚死掙扎而欲再死鬥。

只聽黑影嘿的一聲道：「渾江龍在此，你還想鬥麼？」

金桂一聽，喜出望外，原來是渾江龍他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際來了。

那小老頭一聽，猶如小鬼聽閻王駕到，噗地便跪了下來，叩了個響頭道：「不知渾爺駕到，在下江豬冒失，萬望恕罪！」

渾江龍道：「起來吧，快穿衣去。」

小老頭一聽，如獲赦似的連忙爬起來，取衣套上。

渾江龍走近床邊，說：「金小姐，受驚了。」隨即在她背上連拍三掌，金桂頓覺胸口一熱，四肢很快可以自由活動，忙將棉被蓋住顫抖的身子。

渾江龍轉身，高坐太師椅上，道：「江豬，你知道金小姐是桂花島的人嗎？」

小老頭江豬連忙道：「知道，知道。」

渾爺道：「既知道怎的還加害

金小姐？你知道有打狗欺主之說麼？」

江豬忙道：「渾爺千萬別誤解，在下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壞了你渾爺的圈子的。」

渾江龍哼了一聲道：「說得好聽，但爲甚要搶她？你說！」

江豬道：「在下搶她，絕非欲加害她，乃有另外圖謀……」

「說下去！」

「是……是她頸上掛的玉珮。」

「玉珮？那有什麼用？又不值錢。」

「值錢，渾爺，你不知道，金彪是她的父親，她父親生前私藏的金銀財寶，至今無人可以得到，機關全在這玉珮上了。」

說着，江豬湊近渾江龍的耳邊，悄聲道：「渾爺，你是否欲知這秘密？此事就由你領頭奪寶，如何？」

渾江龍抖開玉珮，舉起來看，道：「看不出有什麼機關哩！」

江豬道：「有，一定有，我有辦法看出來，等我來看。」

渾江龍道：「且慢，這事等下再說，我先問你，金小姐是否因尋父母屍骨而來？」

此時金桂已穿好衣服，站到渾江龍身邊來了。

江豬忙道：「在下並不知情。」

渾江龍轉頭對金桂道：「據我所知，妳父母的屍骨，是江豬所盜。」

金桂已蓄勢以待，只要渾江龍一聲令下，她一掌便把江豬生劈了。

江豬臉色一陣發白，噗地跪在地上道：「渾爺，千萬不可誤信人言啊，江豬偷別的，但偷屍的事絕不會幹。」

渾江龍道：「江豬，我的脾氣你知道，上次你騙了我，只要現在說實話，我不難爲你，若再不說實話，嘿嘿，你知道會有什麼結果的吧？」

江豬抖顫道：「這……這，渾爺，絕無此事哪！」

渾江龍一聽，便冷冷的道：「好，很好，那我就先廢了你的武功。」

渾江龍說着，雙足駐地，半坐半蹲，鋼牙一挫，渾身骨節一振，內力已集於雙掌，江豬立感勁風撲面，寒氣徹骨。

江豬知渾江龍的厲害，無奈立刻跪下道：「渾爺高抬貴手，江豬從實招供。」

渾江龍冷笑道：「老實就好，能在我渾江龍面前瞞混的，尚未出世呢！」

江豬於是顫抖着，說出一件事出來。

原來江豬早就知道金桂的父親金彪，是一位巨富商人，財產不計其數，金彪夫婦被人殺死後，江豬便把屍體盜走了，以便待金桂回來交換，但後來屍體又被人盜走了，江豬落得一場歡喜一場空。

不過後來見金桂又返回鹿角鎮，他的圖謀心又起了，他圖謀的正是金桂頸上的玉珮……

金桂越聽心越發寒，她不知道，小小一塊玉珮，竟也包含如此兇險的危機四伏。

渾江龍卻對玉珮不感興趣，他冷冷的瞥了江豬一眼，道：「你這番話，我信你不假，但若假呢，你也知道其中的後果。」

江豬忙道：「是是，在下不敢說半句假話……不敢。」

渾江龍接而話鋒一轉道：「那我問你，金彪夫婦死的情形怎樣？」

江豬對這點倒不猶豫，立刻便道：「金彪夫婦的死因很奇怪，女的是被人殺的，從傷口看，非一般武林中人所爲。但金彪卻死於高手，用的是極少見的『蘭花拂穴手』，被點中了神堂穴，當然立刻致命。」

渾江龍插話道：「你看清是蘭花拂穴手？」

江豬道：「不錯，我當時仔細看過傷口，絕對是蘭花拂穴手所爲。」

渾江龍微一沉吟，便把玉珮扔給金桂：「好吧，金小姐，物歸原主啦！」

江豬一見，眼珠也瞪大了：「渾爺，你……你這是怎麼啦？交給她，遲早落入他人之手也！」

渾江龍淡然一笑道：「渾爺從不算計手下人，兔子也不吃窩邊草嘛！金小姐，依我看，妳索性毀了這玩意，免得自招兇險。」

江豬一聽，就差沒向金桂跪下了：「千萬別毀，金小姐，江某以身家生命交換如何？」

金桂本欲把玉珮摔碎，但忽然小心的收起，對渾江龍說：「不，我還是收起，將來我要把它送給一個人。」

渾江龍淡然道：「隨便，這是妳的東西，好吧，我也要走了，我領妳出去如何？他這鬼地方不好走呢！」

金桂瞥一眼江豬，輕聲道：「那多謝渾爺啦。」

金桂尾隨渾爺走出去，江豬居然沒有半點阻攔。

天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金桂根本分不清道路屋宇田地，渾江龍却在前面穩步走。

他見金桂在後面跌跌碰碰，便緩了緩，執着金桂的手，輕聲道：「妳跟定我的脚後走！」金桂依言，果然便順暢多了。

金桂道：「渾爺，你怎會相信江豬的話？」

渾江龍自負的道：「相信，他還不敢欺騙我。」

金桂道：「渾爺怎知我遇難了？」

渾江龍笑笑道：「妳的事我都知道，我想暗中送妳一程，然後再由妳自己去闖蕩。」

金桂輕聲道：「多謝渾爺，但怎的不廢了江豬他？」

渾江龍道：「他確實沒殺過人，不過是偷東西，賊無死罪。」

金桂道：「他捨得放跑我這個身懷玉珮的人麼？」

渾江龍道：「很難說，須提防他財迷心竅，紅了眼便不顧一切了……」

話音未落，渾江龍一聲低叫，金桂但感脚下一軟，來不及思索，身子就騰雲駕霧般往下沉，突然她腰身一廝，被渾江龍抱住，兩人刷刷地直向下面墮去。

突然渾江龍一聲沉吼，兩人的下墮身形便頓住，但金桂雙脚仍然懸空。

金桂明白，她和渾江龍均已陷入江豬預佈的機關了。

* * *

「渾爺，怎麼辦？」金桂道，她這話有少許責怪渾江龍輕信江豬。

渾江龍淡淡的一笑道：「果然被江豬算計了，但不要緊，這正好給我要廢了他武功的藉口。」

渾江龍一頓又輕聲道：「妳抓牢我的身子，然後把脚撐開，踩牢兩邊的井壁，再解下腰帶，縛在我腰上，我帶妳出去。」

金桂照着做了，她感到渾爺的手脚，深深插入井壁，就如立地生根般穩固。

過了一會，渾江龍不見動靜，金桂道：「怎麼還不上去？」

渾江龍道：「此時上去，江豬必有下着，等他來，那就穩當了。」

又等片刻，井口一亮，江豬的聲音果然隨光而至，道：「對不起啦，渾爺，本不想害你的，但那筆財富，的確弄昏了我的頭了，我就乾脆成全你和金小姐，到陰曹地府爲王去吧！不過我會厚葬你們的，我不是那種無義之人……」聲音很微弱，可見陷阱深不可測。

不一會，一絲亮光也不見了，顯然井口被封死了。

渾江龍稍待片刻，便低聲對金桂道：「小心！這便出去啦……」

話音未落，渾江龍扯着金桂，手脚併用，猶如壁虎，貼壁向上直升，不一會已聞到外面風響。

渾江龍道：「妳用脚踩牢石壁，解下腰帶，好等我運功破石蓋，妳亦須運氣護住頭部，免被碎石所傷。」

金桂依言而行，默運眞氣，她的雙手雙脚，竟可插入井壁幾分了。

忽地，渾江龍一聲沉吼，隨即一聲炸雷似的轟响，尺許的石蓋，竟被渾江龍的神功震碎了。

渾江龍扯着金桂，一躍而上。只見百丈之外，有一星亮光，搖搖擺擺晃着，大概是江豬正在那兒抽煙。

渾江龍一掠而飛，悄沒聲息的落在江豬的前面，冷冷的笑道：「江豬，你怎敢與我渾江龍較量？」

江豬猛見渾江龍出現，雙腿不由一軟，噗地便跪下了：「渾爺饒命！」

渾江龍冷冷的道：「你起來，我要廢了你的武功，你變了，太不夠義氣了，你準備接招，我渾江龍明來明去，不似你暗中做手脚。」

江豬深知渾江龍決心已下，勢無更改了，只好拚命接招，使出渾身解數，希望有什麼奇跡出現。

待金桂趕到時，兩人已在竹林中拚鬥。

結果很快便出來了，三五個回合後，渾江龍一招「秋水橫舟」，便將江豬打倒在地，來不及翻身，渾江龍已在他身上連點五處穴道。

江豬爬起來時，已變成一個尋常的醉漢了。「你日後，老老實實的打魚謀生吧！」渾江龍淡然的道。

「你怎麼不殺了他？渾江龍。」金桂恨道。

「他以前曾有過助力之處，恩怨分明，絕不欠人家一份情。」渾江龍道。

金桂道：「說得好！」她猛然發掌，在江豬胯下擊了一下，江豬身子一軟，跪在草地上。

金桂道：「我也來個恩怨分明，你以後不必再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啦！」原來金桂恨他把自己凌辱，把江豬的男人雄風廢了。

兩人再不理江豬，繼續上路。

* * *

渾爺居然答應助金桂一臂之力，尋找殺金彪夫婦的眞兇，兩人在湘鄂交界的十餘縣內，廣爲查訪。

渾江龍以無尚手法，把金桂的穴道點過，金桂從一位美女竟變成一位醜漢子，渾江龍說這樣行走江湖比較穩當。

金桂隨渾江龍行走江湖，她逐漸不由也仰慕起這位綠林好漢來了，他兩人每到一地，不知怎的，一切都有人預先安排妥當，金桂不得不佩服渾江龍在江湖上的神通廣大。

半月過去了，行程千餘里，暗訪了好幾位會使「蘭花拂穴手」的宗師，但殺金彪夫婦的眞兇一直毫無

線索。

眨眼已過去二十多天，兩人轉了一個大圈後，又返回城陵磯地域。

在一處極幽靜的林中莊園休歇了三日，睡足喝飽，香湯沐浴，扔掉一身爛衫，重新備了行裝。渾江龍也剃掉了寸餘長的鬍鬚，換一身新裝，一派富商打扮，乘一條大船，準備沿長江而上，再度查訪。

渾江龍說這是最後一站了，成數全在此。

渾江龍說：「他是一位名叫陸莊主的武林高手，估計『穿山甲』就是他的化名。江湖上據聞此人詭計多端，神出鬼沒，使用的假名多達五、六個，不料如此高强之士，竟藏頭露尾，如此見不得光，無論他是否『蘭花拂穴手』的高手，也不管他是否是殺妳父親的兇手，這次我一定要會會他，識破他的眞面目，令他在江湖上爽快一點，不再遮遮掩掩。」

金桂道：「你肯定他是兇手？」

渾江龍道：「據我所掌握的憑據，很可能是他，其實在湖北洪湖小沙口地方，我們已與他有過接觸，他正是我要查訪的『蘭花拂穴手』之一，但他溜走了，心中無愧，何必溜逃？現我已掌握線索，知其巢穴所在，不難把他尋着。」

金桂一聽，心中暗暗高興，這一晚船至赤壁，停泊在此過夜。

金桂忍不住問渾江龍道：「渾江龍，我們原準備沿江而上，怎麼又順江而下呢？」

渾江龍一笑道：「我這是告訴陸莊主，好讓他在荊州老巢坐待也！」

金桂一聽，不由讚道：「渾爺高招！」說實在，金桂心裏已眞有點喜歡渾江龍這位江湖大魔頭了，因爲他起碼比有等江湖正派人士有義氣多了。

這一晚，金桂思潮起伏，直到天快亮時，方才矇矓入睡，但剛睡着，又被渾江龍搖醒。

此時天色尚迷濛，渾江龍吩咐，迅速換上船伕衣服，趕快跳上另外準備的一艘快船，原來的大船要讓其繼續南下，快船卻掉頭北上。

如此一來，便根本無人可以偵悉自己的行踪了。

小船晝夜疾行，餐宿均在船上，金桂悶得幾次嘔吐。渾江龍又耐心教她運行遏止氣功，方才習慣船上生活。

一日又一夜工夫，趕至荊州，恰好又是拂曉，泊船靠岸，風急霧大，五步不辨人影。

上岸之後，早有人迎候，領着穿街過巷，在一家驛館停了下來。

渾江龍對金桂說：「找到啦！」

金桂心中又激憤又緊張，生死攸關之際，怎能平靜，面臨的又是一位强敵，連渾江龍的神色顯然也有點緊張了。

這一晚，渾江龍破例的把他平時輕易不用的武器藏於身上，如臨大敵。

第二天，不容金桂猶豫，渾江龍已催金桂上路了。

他兩人並沒進荊州城，而是往一處江邊小鎮，比城陵磯亦稍見不如。

街上倒也熱鬧，到處燈火通明，燈下必有小吃地攤，滿街人熱衷於吃喝。

金桂跟隨渾江龍，擇暗處曲折行進，很快便來到一處府第，門口有兩尊石獅子，朱漆大門上，懸着兩個銹跡斑斑的鐵圈。

渾江龍拉着金桂，往這大戶人家的莊園對面的樓房靠近，這時那雙扇木門恰好打開，剛側身閃進，門又閉了。

渾江龍與金桂被人引着，往上茶樓，茶樓漆黑，正好全窺那府第的裏面情景。

不一會，一頂布簾小轎，疾駛而至，轎至階下，一名轎夫走上前去，在門上拍了一掌，高喊道：「莊主回來啦！」

隨着喊聲，布簾一掀，走出一個人來，但見此人虎背熊腰，身子匀稱，青褲藍襖，脚蹬軟底鞋，頭戴瓜皮帽，一身利索打扮。他踏上兩級台階，忽然回頭一盼，露出一張英俊威嚴的國字臉。

金桂一見，立刻仰身暈倒。

渾江龍一手把她扶住，道：「妳怎麼啦？」

金桂喃喃的道：「天！他……他就是我尋找許久的洪少華。」

「哦？」渾江龍也微吃一驚，但隨即鎭定下來，不發一語。

金桂道：「我想單獨會一會他。」

渾江龍沉吟道：「此事太複雜了，妳也該當面向他查詢了，我在驛館等妳，妳是否回來，隨妳的便，這個陸莊主，原來我也十分熟悉，武功不在我之下，妳好自爲之。」

渾江龍說罷，逕自下樓去了。

金桂心思重重，下樓過街，運氣提神，刷地一躍，不高的院墻居然被她躍過了。

莊園不大，陳設佈局簡單，正堂後面是書房，她潛近書房，舉目一看，她心中的戀人洪少華正端坐房中，手捧一册古書，凝神閱讀，一切均如金桂夢中所見一般。

金桂立感頭暈目眩，四肢乏力，她想到以前的夢境已一去不復返，卻又鎭定下來，或許此人正是與殺父眞兇有牽連呢？

金桂屏神靜氣細聽，左右周圍均無人潛伏，便大膽舉步登堂。

「拜見陸莊主！」金桂一身男子打扮，便以男人之禮相見。

「金桂，你別裝了！」洪少華放下書，忽然道。

金桂道：「陸莊主認錯人了吧？」

「沒錯，你是金桂，我早知你來了。」洪少華道。

金桂道：「何以見得？」

洪少華身影一晃，便在金桂身上點了幾處穴道，金桂頓感眼冒金星，渾身燥熱，喉嚨似堵着一團火炭，欲吞不能，欲吐不得，難受之極。

不知過了多久，洪少華才在她耳畔輕輕的道：「金桂，你已回復妳本來面目。」

金桂向銅鏡一照，果然已回復自己的花容月貌，但她知道，俏臉下的身子，已不可能再與洪少華結合了。

洪少華見金桂臉上，如泥塑般痲木冷酷，他剛閃出的一絲火星，又倏地熄滅了，他請金桂坐下，他自己卻坐到書案後面的椅上。

「我知道你要來。」洪少華說。

「那你爲甚麼要躲開，在洪湖的時候……」金桂問。

洪少華道：「不錯，我的確想避開，但此事渾江龍既已插手，我便知無法逃避，乾脆坐下來等妳到來。」

金桂道：「我找了你很久。」

洪少華道：「知道，我都知道……唉，一言難盡！」

金桂道：「你爲何不來找我？十八子說你會在鹿角鎭等我，我就算翻船死了，你也該找到屍首，但你卻改名換姓，遠走他鄉，你走了，我……我卻落入虎口。」

洪少華臉色發白，喃喃的道：「事到如今，我無話可說。」

金桂咬牙道：「你取了六、七個名字吧？豐老闆是你吧？一枝松是你吧？穿山甲也是你吧？陸莊主是你吧？今日相見，我不求什麼，父親是被人用蘭花拂穴手法殺死的，你是其中之一，其餘的都已查訪過了，只剩下你。」

洪少華喃喃道：「剩下我又怎樣？」

金桂眼淚汪汪道：「我忍受千般屈辱，咬牙活過來，爲的是親手尋出殺父的兇手，你不會就這樣打發我吧？」

洪少華道：「妳信渾江龍的判斷，是我幹的嗎？」

金桂道：「是不是你，你自己清楚，就算不是你，念在我曾把清白女兒身交給你，你若非畜牲，便答應替我去報仇。」

「住嘴！別說啦！」洪少華忽然痛苦的吼了一聲道。

金桂楞住了。

有人送了茶進來，道：「莊主，喝口茶再說吧，一切但求無愧於心便是啦！」這人說罷便走出去了。

洪少華喝了一口茶，鎭靜下來，問金桂道：「你一定要知道那些事嗎？」

金桂道：「假如是你的爹娘被殺，你是否想知道？」

洪少華長歎一聲，道：「妳一定要知道，我便把妳不該知道的眞相說一說吧……妳聽完後，再決定如何或者是否替妳的爹娘報仇……總之，妳自己必定會有主意的了。」

信不信由你，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說出來，你自己去作判斷……

先說妳的娘親么女，妳沒有見過妳的外公以及舅父等人，但妳也知道，他們曾是洞庭湖上最大的漁霸。

任何人均不敢得罪他們，誰都要依靠他們，包括官府、軍隊、商人，凡與湖水有交易或者走水路的，都要巴結妳外公。

妳外公在綠林中，也算得一條忠義好漢，但妳的舅父一個不如一個，妳外公在生，也看得明白，把暗中積下的財產，全部留在妳娘么女的名下。

妳娘自少伴隨妳外公，多在水上生活，沒讀什麼書，人材也並不十分出衆，你父親金彪，卻是少年得志，飽讀詩書，爲甚麼向么女求婚，自然是圖謀你母親那份財產。

妳外公死後，妳的舅父們便大肆揮霍，把留給他們的一份，很快便花掉了。最後便兄弟間互相搶殺，把洞庭湖弄得猶如人間鬼域，再無人如你外公般一統天下了，百姓飽受災劫，自然留戀你外公在生時的太平日子。

這時妳父親憑妳母親那份財產，很快便飛黃騰達，成爲鹿角鎭的首富。

妳母親倒與妳外公相似，大方豁達，忠誠可靠，扶貧濟危，樂善好施，很受地方鄉親的敬重，鄉親們之所以助妳，保護妳，很大原因是念在妳母親的面上。

妳母親待妳也很好，妳懷念她，誓死爲她報仇，但她並非妳的親生母親。

妳母親沒有生育孩子。

妳母親過門時，妳已經三歲了，妳是一位私生女，至於妳的生母是誰，這大概只有妳父親才知道。

妳的爹娘，都待妳很好，妳是知道的。

妳娘親之所以疼妳，是因爲妳的性情與她十分相似，她自己不能生育，母愛無處寄托，自然便放在妳的身上了，特別是妳父親對妳娘

親並不好，很冷淡，妳娘親只有妳對她好，失去妳，她活着也就沒有意思了。

再說妳父親吧，老實說，妳父親其實並不如妳所知的那樣美好，恰恰相反，他簡直是醜惡的男人，妳不信，下面妳就明白了。

＊　＊　＊

妳父親雖然一表人材，滿腹經文，對人開口笑，有時也做些善舉，但骨子裏卻十分狠毒，妳知道妳娘親是怎樣死的，妳就會明白了。

此地湖南、有湘、資、源、豐四條江河匯入洞庭，所有外運的貨物和內運的物品，均大半須經此四大河流。

一直以來，均多以帆船為運載工具，自從洋人的洋輪駛入洞庭湖後，水上商務，便落入了洋人的手上，當地的百姓的血汗，都落入洋人的錢袋中去了。

這自然激起民憤，渾江龍就曾燒掉一艘洋船，他不失為一條好漢子，那海關的稅務司傑克遜，就是我洪少華殺的。

妳外公大概也瞧出妳父親並非善良之輩，因此把他的一部份財產埋藏在一處秘密的地方，機關的秘密就在妳身上的玉珮上。

妳父親為了搶奪這份財產，就把妳娘親殺死了，恰好此時我趕到，恨怒之下，亦為制止妳父親殺妳娘親，便在激鬥中把他殺了。

當然這與妳父親企圖把一份國寶「水運圖」交給洋人有關，這是出賣國家的賣國賊行為，因此我便在墻上留下血字：警告賣國賊，小心腦袋，以此為戒！留字「穿山甲」……

洪少華說到此處，曳然而止。

夜深人靜，涼風習習，遠處傳來一高一低的怪鳥悲啼，淒涼而哀傷。

「那穿山甲便是你洪少華了？」

金桂痲木的問道。

「是，穿山甲便是洪少華！」洪少華低沉的道。

「你不想講講你自己？」金桂道。

洪少華仰天長歎一聲，道：「一切均屬天意，夫復何言？不說也罷了……但我可以坦白告訴妳，殺妳父親我心裏並不好受，在公我問心無愧，在私我犯了弒親的不孝，因此我事後馬上寫信給十八子，着妳速返鹿角鎮，但等到的卻是湖灣爛船板……」

金桂道：「那你斷定我已死了麼？」

洪少華道：「自古船遭此風浪，人畜從無生還過，浪裏高手，亦難倖免，何況妳是一個弱質女子？」

金桂道：「你看我回來幹甚麼？」

洪少華長歎一聲道：「等妳回來盡孝，安葬妳爹娘，儘管妳父親禽獸不如，但人死無罪，好歹也養育妳一場，然後便可以靜聽妳對此事的裁處了。」

金桂道：「我裁處你什麼？」

洪少華道：「妳若認為我須一死以謝雙親，我打算成全妳的要求。」

金桂道：「但你並沒有如此做。」

洪少華道：「既然妳已不在人世了，我死了又有什麼意思？我一身武藝，大可以為匡扶正義、鏟除奸賊而獻身！」

金桂道：「後來呢，你就沒找尋過我的下落麼？」

洪少華道：「我不死心，又返回城陵磯一帶找過妳，結果找到了，但妳已經『死』了，妳的心死了，我知道就算把妳救出來，憑妳的心高性傲，妳也決不容我重溫舊夢了，那一刻，我差點發瘋了，要是妳眞的葬身魚腹，我或會好受些，因為妳弄到這地步，我所做的也難辭其咎……我還上過桂花島，偷偷看了妳幾天……」

金桂道：「你怎麼不現身？」

洪少華道：「我殺了妳父親，我知道妳早晚會找到我的，妳的性子決不會中途罷手，妳會報仇，因此我就走了。趁妳沒找到我之前，多活一天，多除一名奸賊，我已殺了七七四十九人，全是了不得的人物，妳父親是第一個，傑克遜是第五個，岳州三傑的死，妳聽說了吧，那是我幹的，不可一世的赤壁女妖，據說她一生吃了九十九個人的心，我去湊足那一百之數，結果是我吃了她的，全都是我以蘭花拂穴手做的，我不信那些洋槍洋拳。」

金桂道：「但你雙手畢竟沾滿了鮮血。」

洪少華道：「不錯，我也等着那些債主前來討還血債了……不過亦須看其有沒有這種本事。」

金桂道：「也包括我這債主麼？」

洪少華道：「當然，任何人絕不例外！」

金桂見洪少華如此決絕，心中恨得幾乎滴出血來，她咬牙道：「你以為我沒此本事麼？」

洪少華忽然呵呵一笑道：「這就須看妳自己的努力啦！渾江龍現在碼頭上，妳快去見見他吧！他一生就待妳一人如此，也合該妳能尋到此處，沒有他的相助，妳連半步也難行動，去吧，等妳回來找我時，我相信妳已足夠討還血債的本領啦！」

洪少華說罷，忽地向金桂連拍數掌。金桂突感一股渾厚的旋風，

把她呼地捲起，又輕輕的送出書房，餘勢未止，又把她呼地捲出陸家莊院墻外面去。

金桂落下地時，雖然渾身毫無損傷，但卻被洪少華的「無影神功」弄得一陣發駭，心道他的武功竟達此境界，難怪連渾江龍這等武林高手亦不敢絲毫怠慢了……哎，自己要想在他手上討還血債，只怕今生今世想也休想了！當世中只怕除渾江龍尚可與之匹敵，簡直不敢作第二人想了。

天，這殺父之仇去何處報？

金桂又痛苦又難過，因為洪少華並沒說錯，她金桂淪落到今日的地步，他洪少華的確難辭其咎。

金桂又恨又傷心，她無奈向碼頭奔去。因為，天地雖大，她除了渾江龍那艘快船，她似乎已無路可走了。

在微微的晨光中，渾江龍佇立碼頭，一條烏篷快船，孤伶伶的靜候一旁。

金粧距那快船尚有十幾丈，渾江龍頭也不回，便知她來了，一聲直鑽入她的耳際：「他便是留血字的蘭花拂穴手穿山甲吧？」

金桂木然的道：「不錯，是他。」

渾江龍道：「他是誰？」

金桂喃喃的道：「洪少華即陸莊主，陸莊主即洪少華……假亦眞時眞亦假，一切均是虛幻的眞實啦！」

「妳意料不到吧？」

「意料不到。」

「了結了嗎？」

「了結了，但又還未了結。」

「為什麼？」

「我與他的恩怨從此了結了，但殺父之仇尚未了結，而且暫時尚未能了結。」

「噢？妳打算向他動武？」

「金桂自知並非其敵，但他既然要我親自出手，才許償還血債，我唯有痛下決心，練好武功，才去找他算賬討債。」

金桂忽然毅然決然的道，這時她的神態無比堅決，眼睛閃閃發光，渾江龍知道，那是仇恨之意，仇恨是可以令人瘋狂的。

渾江龍自己亦是過來人，他自然知道愛的反面便是恨，愛之深恨之切，她與洪少華之間的恩怨已糾纏不清了。

渾江龍忽然道：「妳以為可以親手向洪少華討還血債麼？」

金桂咬牙道：「一年不成，二年，二年不成，三年！他既有言在先，便決不會反悔，必定會等到我親自動手以報殺父之仇。」

渾江龍微一沉吟，忽然便道：「我與洪少華的武功在伯仲之間，就算我把全身功夫傳授給妳，妳也必定報不了仇，妳若有決心學武，便東行一百里，那裏有一座連雲山，山上聽說有一座紅葉莊，紅葉莊的莊主武功蓋世，妳假若求得他收妳為徒，或可破洪少華的蘭花拂穴手，不然，妳也別再想着報仇的事了。而且……」渾江龍忽然罕見的吞吐起來。

金桂奇道：「而且什麼？渾爺！」

渾金龍一頓，這才道：「實說吧，妳的父親金彪也的確有該死之處，洪少華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是他的未來女婿而已！其中的關節，妳自己去好好把握吧！」

金桂沉吟道：「是，渾爺，一切我自有主意。」

金桂一頓，眼見渾江龍欲上船而去，她忽然摘下頸上的玉珮，遞給渾爺，道：「渾爺，此行一別，不知何日相見，這東西，金桂送給你，留個紀念吧！」

渾江龍道：「心意我領了，但妳那筆巨財，我無福消受，謀求過份，反而傷身，我樂得清貧而快活。」

金桂歎道：「唉，普天下，竟無我容身之所，命有何益？財有何用？罷了，便把它歸還江水吧！」

金桂說罷，隨手把玉珮向江中一擲。

就在此時，渾江龍的身子疾隨玉珮而飛，一個迴旋，已掠回岸上來，手上却已捏着那塊玉珮。他對金桂道：「財富可以害人，亦可以治人，關鍵看妳如何善用罷了，既然金小姐如此決絕，這玉珮便暫存我處，妳若須用那筆財產，隨時會替妳妥善安排。」

渾江龍說罷，便向快船一躍而上，疾如箭矢而去。

金桂目送快船身影漸失，她悵然若失的歎了口氣，決定先返回鹿角鎮，稍作準備，便獨個東行上連雲山紅葉莊拜師學藝，以便終有一日會返回找洪少華報仇。

她此時身無財物，倒也樂得逍遙自在，因為她已非昔日的金桂，往者已矣，她現在只是一位落難的江湖女兒了。

這天，連雲山下的嘉義鎮，鎮上的店鋪忽然變得清淡，少有人遠出，也少有人住宿，大概是清明時節，人們忙着踏青祭祖去了。

鎮上尚開門營業的只有一家酒館，酒館的鋪面不大，松板作墻，杉皮作頂，檐角用竹竿斜斜挑出一條牙邊布旗，上書「又一家」三字，店門兩旁的對聯分寫「野花攢地出，村醪透瓶香」，字體古樸，充滿雅緻情調。

店小二坐在櫃枱後面，店裏只有一位客人，進店很久了，他甚至就在上面租了一間客房住了下來。

這人不知多大年紀，樣子老邁，但雙目卻偶爾透出一抹精光，卻一閃即逝，令人無法捉摸他的年紀及身份。

送上桌來的那瓶酒，已被喝去大半，這身穿灰衣的老頭卻不但未見醉意，雙目精光閃閃，越覺有精神。

忽然，店外大道上人聲嘈雜，猛聽「哇」的一聲，像是出了什麼事了。

店小二探頭向外望去，只見有一位青年男子，正擋在一位青年女子前面動手動脚。

那女子樣貌俏美，卻毫無驚慌神色，她用手指着那男子，斥道：「光天化日之下，哪兒跑出來個無賴，快放我過去，不然……」聽口氣，這青年女子也並不好惹。

那青年女子的聲音傳進店內，那喝酒的灰衣老頭忽然目中精光一現，隨即斂去，側耳細聽外面的動靜。

此時，外面那戲弄女子的男子，並不動氣，反而嘻皮笑臉的逼近過去，笑道：「不然怎麼樣？不然，嘻嘻，就跟我走吧！」

那女子氣極，揮拳便向男子打去，出手便知是洞庭湖一帶出名的「綿掌」，倒也甚有威力。

不料那男子不但不躲避，反而更湊近幾步，同時右手疾伸，有意無意的在那女子腰際拂了一下。那女子的拳掌在離他面門幾分處便突地一軟，全身如被釘住，一點也動彈不得。

圍觀的人誰也不敢出聲，有個懂點武功的，大叫一聲：「這人會點穴！」衆人更驚惶，登時散去大半。

那男子依然嘻皮笑臉，對那女子道：「怎麼樣？你跟我走，我給你解穴，不然，嘻嘻，我就抱你走啦！」

男子說完，果眞伸出雙臂要去抱女子，那女子臉色大變，但動彈不得，也休想指望有人會來救她。她眼圈一紅，掉出淚來，她大概意料不到，天下男人皆好色，她就算走到天涯海角，假若武功不濟，依然會被男人欺負。

這位青年女子，便是不遠百里而來，欲拜師學藝報仇的金桂姑娘。

就在金桂意料自己必將再遭凌辱時，忽然有一聲低沉的老年人喝道：「把這位姑娘放了！」

店小二一怔，發覺發話的竟是在店中喝悶酒的那灰衣老頭，他手裏還拿着筷子。

那男子嘻嘻一笑，道：「朋友，你要是也對她有興趣，兄弟五天後原物奉送，如何？」

灰衣老頭冷冷的擠出四個字：

「無恥之徒！」話意未落，只見灰影一閃，早已從那青年男子頭頂掠過，站在那女子身邊，右手筷子隨手一拂，便解了那女子——金桂的穴道。

金桂不知怎地，她對那些青年男子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仇恨，但對老頭兒卻有一種親近感，她向灰衣老頭說一聲：「多謝恩人相救！」說時飛身上前，施展她那唯一的一手綿掌，向那青年男子攻去。

那男子哈哈一笑，疾伸兩指，向金桂的胸峯處點來，這是一種對女子侮辱的打法。

金桂氣瘋了，不顧一切的拚命攻去，那男子卻指指點向金桂的胸口、下部、大腿，動作下流之極，卻只作虛招，沒有點實。

既使如此，金桂也累得頭昏眼花，根本分不出那青年男子出指的位置了。

灰衣老頭眉頭一皺，他緩步走回店中，在門口也不回頭，隨手甩出一根筷子，只聽哎喲一聲，那男子的腿上已被筷子插入三寸了。

一根筷子，竟在隨手一擲間，便插入武功甚高的青年男子腿上，可見灰衣老頭的暗器內力，均已達到驚人的境界了。

那青年色狠大驚失色，滿臉通紅，叫道：「慚愧！慚愧！朋友請留下行踪，改日再來領教一二！」

灰衣老頭此時人已在店內，一聲卻傳了出來道：「不敢，不敢，但望自愛，好自爲之，便勝於領教也。」

那青年色狠咬牙切齒的走了。

金桂怔了怔，這才醒起救命恩人灰衣老頭已在店內，她微一沉吟，便也走進店來。

「恩公前輩，可容我叨佔一座？」金桂以江湖禮節，向灰衣老頭拱手道。

灰衣老頭微微一笑，沉聲道：「江湖四海，本爲一家，姑娘不必客氣。」

金桂點點頭坐下了，她總覺得灰衣老頭的神色有點古怪，但古怪在什麼地方，她一時又難於覺察，思索間，便沉默無言了。

* * *

灰衣老頭瞥一眼金桂，忽然輕聲道：「姑娘此行連雲山，莫非欲有所求？」

金桂一怔道：「前輩怎會知道？」

灰衣老頭微笑道：「妳一身衣飾沾滿塵土，顯然遠道而來，此地並無甚特別去處，除了慕連雲山紅葉莊莊主的威名而來。」

金桂一聽，連忙道：「前輩莫非認識紅葉莊莊主？」

灰衣老頭微微一笑道：「紅葉莊莊主與老夫有八拜之交，姑娘以

爲我認識他麼？只是姑娘爲甚打聽紅葉莊莊主的行踪？」

金桂見灰衣老頭和氣可親，不由便對他有種莫名其妙的親切信任感，她也不加隱瞞，便坦然地道：「小女子想拜紅葉莊莊主爲師學藝，要學一身好功夫。」

灰衣老頭道：「姑娘學一身好功夫作甚？」

金桂咬唇道：「我……我要殺一個人。」

灰衣老頭微笑道：「姑娘要殺人也不一定要拜紅葉莊莊主爲師啊，妳那一手綿掌，尋常的村民只怕已難抵擋了。」

金桂一聽，見灰衣老頭一眼便知她的僅有的一點武功招式，心中不由更爲佩服，暗道果然不愧是紅葉莊莊主的結拜兄弟，她歎了口氣道：「但我要殺的這人，並不簡單，他武功之高，只怕並不在前輩之下。」

灰衣老頭一聽，微一驚道：「他武功當眞如此厲害？姑娘爲何要殺他？他是色狠麼？」

金桂道：「他絕非色狠一類的人物。」

灰衣老頭道：「他與妳有世仇？」

金桂道：「不是，恰恰相反，他甚至是我……我所敬愛的師哥。」

灰衣老頭道：「既非色狠，又非世仇，姑娘爲甚殺他？」

金桂咬牙道：「他……他殺了我的父親。」

灰衣老頭一聽，歎了口氣道：「殺父之仇當然非報不可了。」

金桂卻若有所思的歎了口氣，道：「但這也並非殺他的唯一原因。」

灰衣老頭微一怔，道：「那還有什麼原因？」

金桂幽幽的道：「他太狂妄了，雖然我的父親想來也有該殺之處，但他千不該萬不該他自己出手，而且不僅如此傷人之甚，更逼人以武功去會他，方允報仇，這豈非狂妄之極，强人所難麼？所以……所以我非學好武功殺他不可！」金桂一頓，又道：「前輩既與紅葉莊莊主是結拜兄弟，尙望前輩代爲引介紅葉莊莊主。」

灰衣老頭默然不語，忽然道：「姑娘眞的欲拜紅葉莊莊主爲師？」

金桂決然的點點頭道：「那口氣萬難咽下，非一洩不可，拜師學藝之願，勢難更變。」

灰衣老頭微一點頭，道：「但老夫知道紅葉莊莊主決不會再收徒了，除非……」

金桂忙道：「除非什麼，若是須以金錢打點，那我便無此本事了。」

灰衣老頭一聽，微笑道：「紅葉莊莊主倒非貪財之人，但卻嗜武如痴，所以他已立下重誓，除非有人能在他手下挨得十招，否則決不許擅進紅葉莊半步，姑娘自忖有把握接紅葉莊莊主十招麼？」

金桂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我連剛才那色狠也鬥不過，差點被他欺負了，更何況是大名鼎鼎的紅葉莊莊主？我只怕連他的一根指頭也接不了，何況是接十招八招？這拜師之事看來是無望了，若拜師不成，這一口氣是爭不回的了。」

金桂懊喪得說不下去。

灰衣老頭一見，不由微微一笑道：「姑娘也不必氣餒，妳初涉武林，便欲一步登天麼？假如妳有志於學武，老夫倒可助妳一臂之力。」

金桂一聽大喜道：「前輩如何助我？」

灰衣老頭道：「紅葉莊莊主的武功家數，老夫知之甚詳，妳只要跟老夫苦練一段日子，到武功有成，自然便可接紅葉莊莊主十招了，但未知姑娘是否有這個信心和毅力？」

金桂咬牙道：「爲爭那口氣，我金桂萬苦不辭。」

灰衣老頭此時才知金桂的名字，他微微一笑，隨又有點感觸的道：「仇恨令人瘋狂，亦令人意志堅貞，但世世間的摯愛眞情……難道便不可以……好，既金姑娘有此決心，老夫便先助姑娘打好學武的根基吧！」

從此，金桂果然便靜下心來，跟隨灰衣老頭練武去了。灰衣老頭對金桂的要求督練極嚴，哪怕一點微絲的失誤也不放過，非要金桂重練不可，幸而金桂的身體經「護體湯」浸泡，無論有甚損傷，均很快便痊癒了。

苦練了半年，金桂的武學修爲已有一定火候了，她這才發覺，灰衣老頭武功之高，比之她寃家洪少華，甚至渾江龍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難得他又悉心教授，從內功心法，到武功招式，到絕頂的「月影神功」，均無私傳授，毫無保留。

金桂自學會「月影神功」，她但覺自己已身如月下之影，淸淡幽雅，卻無處不在，如影隨形，她出手之時，令人如遇幽靈，根本無從閃避，她被攻時，卻如雲如影如煙，令敵人根本無法捉摸。

金桂又驚又喜，她深知這套「月影神功」，再配合她的「綿掌」，在武林中已罕有敵手，至於那青年色狠、江豬一類的角色，已根本不堪她的出手一擊。

更令她驚喜的是，這套「月影神功」，不但極合她女兒的特點，更切合她的身世和心理，她練的日

子越長，她心中的幽怨仇恨，便如月之影似有若無，因而她的心境亦開朗起來，漸而更充滿江湖兒女的豪氣了。

金桂苦練了「月影神功」又半年後，她發覺自己的身子更矯健，身子的新陳代謝加速，身上的殘留污跡就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復，她更嬌艷了。

一天金桂偶爾在店中的客房對鏡一照，她但見自己容光煥發，判若兩人，身心皆如脫胎換骨，她自己也不得不相信，她已重獲新生，已回復昔日女兒家的青春了。

金桂忍不住心中的狂喜，她向灰衣老頭歇息的另一間客房奔去，見面便格格的大笑道：「師傅前輩，金桂已足可行走江湖，行俠仗義了？」

灰衣老頭微微一笑道：「妳也不必再去紅葉莊拜師，憑此便足可向仇人復仇了。」

金桂一聽，此時她的心境已變了，仇恨似已遠離她而去，她微一搖頭，忽然道：「師傅前輩，我不打算殺人了。」

灰衣老頭微一怔道：「為什麼？難道妳不報殺父之仇了麼？」

金桂道：「行走江湖這段日子，我忽然明白，天地浩浩，皆離不開『正義長存』這四個字，先父之死，實他所作所為咎由自取，作惡多端必有所報，先父之死，不外是蒼天浩然正氣假手他而為罷了，他就算不出手，先父也必然橫死無疑，既然如此，這仇恨也被『正義』冲走了……我只是尚有一宗未了心願……」

灰衣老頭道：「是甚心願？」

金桂若有所思的道：「師哥洪少華恃才傲物，仗藝欺人，瞧不起我金桂，這口氣我是決難咽下的……我……我只要親手把他打敗，前塵往事便煙消雲散，從此我將跟隨師傅前輩你行走江湖，為世人出力……真的，到現在我尚未知師傅前輩的名號呢！」

灰衣老頭目中精光一閃，忽然微笑道：「實不相瞞，老夫便是紅葉莊莊主，自號紅葉子，有感姑娘身世可憐，有意成全妳的一番心願而矣。」

金桂一聽，並不驚奇，反而格格一笑道：「紅葉師傅，其實你不說，我也早知你必定是紅葉莊莊主了。」

灰衣老頭——紅葉莊莊主紅葉子微笑道：「妳如何知悉？」

金桂道：「連雲山下，誰敢在紅葉莊的地域撒野？師傅卻敢在此地一留年餘，除了是紅葉莊莊主本人，誰有如此膽色？也絕對沒有如此身手本領。」

紅葉子目中精光又一現，他忽然微笑道：「妳真的欲親手打敗妳那師哥仇人洪少華麼？」

金桂微一咬牙道：「達此心願，往事便一了百了，煙消雲散，從此便是新的開始。」

紅葉子忽地呵呵一笑，道：「好！很好，妳會如願以償的。」

眨眼又過了月餘。

一天深夜，金桂忽然被房外的微響驚醒，此時她的內力極佳，聽覺也今非昔比，她身子一躍，便已疾掠而起，她披了一身夜行衣，便從窗口掠了出去。

在朦朧的月色下，在店外的林下，現出兩個男子的身影，兩人似在對峙，金桂目力奇佳，此時已瞧清兩人的臉形，她不由如遭電殛。

原來那兩人一個是渾江龍，一個是洪少華這冤家……這大大出乎金桂的意料之外，她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何兩人會在此時此刻同時出現？

渾江龍令她又敬又怕，洪少華卻令她又恨又愛，金桂心中思緒萬千，複雜之極，一時間竟怔住了。

此時只聽洪少華緩緩的轉過身來，面向渾江龍，道：「想不到到了此地，還有人喜歡我這江湖浪子。」

渾江龍冷冷的道：「我並非喜歡你。」這聲音又乾又冷，聽着令人毛骨聳然。

洪少華道：「那你喜歡誰？金小姐？」

渾江龍冷冷道：「我自己！」

洪少華道：「為什麼跟踪我？」

渾江龍道：「為什麼你穿白衣？」

洪少華道：「為什麼你穿黑衣？」

渾江龍道：「穿黑衣是為人送喪。」

洪少華道：「穿白衣是為人服喪。」

渾江龍道：「為誰服喪？」

洪少華道：「為誰送喪？」

渾江龍冷然一笑：「為你。」

洪少華道：「為金小姐的爹。」

渾江龍道：「為什麼？」

洪少華道：「正義長存，孝道也不可滅，正義已伸，孝道亦須守。」

渾江龍道：「為了一個人的心願，我必須殺你。」

洪少華道：「誰的心願？」

渾江龍道：「金桂小姐。」

洪少華一聽，登時默默無言，一會才仰天一笑，道：「那你出手吧！」

渾江龍冷冷一笑：「我殺人從不勞別人吩咐。」

此時金桂但感渾江龍黑衣之外，已透出一股陰冷肅殺之氣，隔了數丈，仍感寒冷逼人，她知道渾江

龍蓄勢已久，這一出手必然驚天動地。

金桂原來極欲親手打敗洪少華，但不知怎的，此時她卻替洪少華擔心起來，唯恐他不堪渾江龍致命的一擊。

此時又突聽洪少華緩緩道：「為何還不出手？」

渾江龍道：「我一出手，世上便沒人會說話了。」

洪少華忽然嘿嘿一笑，脚踩乾坤兩位，走九宮，把一雙掌緩緩舞起，頓時掌風呼呼，但渾江龍依然凜然不動。

洪少華走完九宮，那一對肉掌已在月下閃出光來，渾江龍已感到掌風厲害，雖然仍凝然不動，但也全身戒備，絲毫不敢疏忽了。

洪少華舞到酣處，忽地揮掌向渾江龍推出，只聽「喀勒」，一株粗樹已被攔腰斬斷……但渾江龍卻已不知去向了。

金桂只見洪少華緩緩收掌，忽然無力的垂下，身子也軟軟的栽在地上，月色下，已見有紅色的東西在他胸口緩緩流出。

金桂一見，心中不由一疼，不顧一切的一掠而出，奔過去，一手扶起洪少華，把他抱在懷中，顫聲道：「你……你怎麼了？」

洪少華無力的一笑，金桂低頭一看，只見一把匕首已插入他的胸膛，鮮血不絕滲出，原來他剛才並非出掌，而是自我了斷。

金桂心中一酸，哭道：「你……少華，你這又何苦？」

洪少華無力的苦笑道：「這一刀，是還給妳生父的，妳要親手打敗殺父仇人，便趕快出手吧，遲了恐怕難了妳的心願了……快……」

金桂放聲大哭道：「少華，你太愚蠢了……你尚未明白我的心曲，便急着去了……爹爹其實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他殺死娘親，你便不殺他，他也必難存世上，你的出手，不過是替娘親報仇而矣……我……我早已想通了，又如何會再恨你？你太蠢了。」

金桂話音未落，她身前忽然又多了一人，原來是渾江龍又出現了。

渾江龍冷冷的道：「金小姐，洪少華已還了你父親一刀，妳尚有甚未了心願？」

金桂放聲大哭道：「一切心願均已煙消雲散了……我……我只願少華他能起死回生，一切重新開始……但這還能達成麼？」

渾江龍一聽，立刻伸手點了洪少華胸口三處穴位，然後把他抱住，沉聲道：「我已暫時護住他的心脈，是否可以起死回生，便全看你兩人是否有此緣份了。」

話音未落，渾江龍抱着洪少華，已一躍而起，掠入黑暗中，遠遠傳來渾江龍的一聲喃喃自語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如煙雨迷濛，籠罩人間……」

一聲漸而遠去，林間空地，月色如水，一片淒清冷寂。

金桂怔怔的不言不動，她的身心似已和月色渾然一體，就連她的身影亦變得如此的恍惚迷濛。

金桂凝立不動，良久，她的身形忽然隨月影而動了，她先走月下花前，再走月白風清，一轉月明千里，只見她身如朗月，光華四射，令人目眩，鬥意全消！

忽爾金桂身形一轉，意境疾變，突見月暈而風，再而月落星沉，再驟然月黑風高，狂風四起，昏天黑地，威烈之極。

「很好，金桂，妳的月影神功終於大成矣……可喜可賀。」

金桂收了掌式，仍帶迷惑道：「是，紅葉師傅，果然威力驚人……但為甚早不達遲不至，偏在此時此地忽然大成？」

紅葉子微微一笑道：「月影神功的精髓，在於幽清飄逸四字，一直以來你心所牽，心境複雜，其精髓如何可以發揮出來？只有當妳心陷淒愴幽怨，而又心無他念，才可與月影神功的意境配合，當此時，身心合一、形影一致，其威力自然便可發揮得淋漓盡緻了……這也是武學修為中的精義之處。」

金桂喃喃的道：「是，師傅，可惜月影神功大成之日，我却失去施展它的任何興趣了……哎，為甚他偏偏在這時候出現？」

紅葉子微笑道：「是誰出現了？為甚麼又失去用月影神功的興趣？」

金桂默然不語，好一會才忽然道：「師傅，你見多識廣，請你告訴我，為甚天下間盡多失落痛苦之人，難道這一切均不可避免嗎？」

紅葉子一聽，呵呵一笑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乃人之所生，自然難逃悲歡離合這命運了……這與月影神功亦為同一道理。」

金桂想了想，她本就聰慧，此時也忽然醒悟道：「月有陰晴圓缺，正如人有悲歡離合，世事古難全，月圓之時，亦即離別之日，若無此離別，月影神功也無大成，彼此同一道理……我明白了。」

紅葉子微微一笑道：「妳明白了什麼？」

金桂道：「世間一切，天地萬物，離散聚合，生離死別，全在於一個緣字，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咫尺也難逢，一切且隨緣而定吧，我再無任何心願了！」

（全文完）

鐵膽遊龍

湖海爭雄錄／鐵翅・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不得志　投身金家作武師

午時的太陽似一盆烈火，晒得青石板大道炙燙得能夠烤熟鷄蛋，連樹蔭間的蟬兒也啞了喉嚨了。

洛陽東觀東大街沒半個人影，像這樣三伏天的正午，誰也不會在外面走路，即使餓瘦了肚子的野狗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找食。

這話似乎是說溜了嘴，眼前就有一個人順着長街走了過來。

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身藍色竹布褂褲已經變成了灰褐色，那上面混合着汗漬和塵土。

頭髮似是一蓬亂草，頷下却似一片雜亂的草根，脚上那雙草鞋，拖拖拉拉地綁了無數稻草，本地的叫化子還要比他乾淨一點。

他的臉容還算是生得端正，不過此時看上去又黑又黃，唯獨那兩顆眼珠却是烱烱有神的，那是在他身上唯一未露疲態的部位。

他的步履懶散，像是漫無目的地溜躂，一直走到東大街的盡頭「金家院」的門口才停了下來。

「金家院」的門口貼着一張紅紙告示，那張告示上這樣寫：「本院招募護院武士，凡年輕體壯，儀表端莊，自認武藝精通者，於每日午、未二時入內應試，一經取錄，俸給從優。」

這個滿身風塵流浪的漢子將這張啓示從頭到尾看了數遍，嚥了口唾涎，抬頭挺胸地走上石階，跨進了「金家院」雄偉的大門。

他才跨進去一條腿，立即有兩個凶神惡煞似的大漢封住了他的去路，喝問道：「幹什麼的？」

「應徵護院武士。」聲音低沉有力。

「嘿嘿！」兩名大漢其中一個冷笑了一聲：「到後街沒有人的地方撒泡尿照照尊顏，看看你配不配！」

「讓我試試！」流浪漢溫和地說，目光中也有請求的神色。

「滾！」兩名大漢同時大吼一聲：「要飯找錯了門口，不是看你餓得發了瘋，三棍子打斷你的狗腿子。」

流浪漢的目光中掠過一絲憤怒的火焰，但是他並沒有什麼魯莽的舉動，祇是縮回了跨在門檻裡的那隻脚，緩緩的轉過身子向石階下走去。

「慢走！」突然，在院子裡傳來一聲輕脆的嬌叱，跟着一陣香風飄到流浪漢的身後。

流浪漢緩緩轉過身子，發現門檻裡站着一個二十出頭的女人，一身月白褂褲不鬆不緊地裹在她身上，顯得剛健婀娜，一雙大眼，骨碌碌地往流浪漢身上瞟了一眼，微微翹起的上唇，顯示她有着倔强的個性。

「你叫什麼名字？」她開門見山地問道。

「雲龍。」回答簡短，聲音仍是低沉而有力的。

「過去學過？」她又問。

「練過幾天。」

「帶他到演武廳去。」那女人向一旁垂手而立的兩名大漢揮了揮手。

接着，板起臉孔。「再三吩咐你們，上門應試之人，不分貧富，都應同樣接待，你們偏偏生就一雙勢利眼，下次再這樣，看我不打斷你們狗腿才怪啦。」

「回夫人！」一個大漢壯着膽子道：「小的看他有氣無力，不像是個……」

被稱為「夫人」的女子冷叱道：「少廢話！帶他到演武廳去。」

兩名大漢不敢頂嘴，悻悻然向流浪漢瞪了一眼，擺擺手道：「尊駕請吧！」

自稱名叫雲龍的流浪漢，既沒有感到受寵若驚，也未顯出趾高氣揚的神情，臉上仍然是方才那樣平淡無奇，步調依然那樣不疾不除地跟隨着引路的漢子往演武廳走去。

「金家院」眞夠大的，不知跨過了多少天井、廻廊，才來到了一塊偌大的空曠場子，那裡已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在拿石擔、甩石鎖、比劃刀槍，烈火般的太陽，使每個人的身上都像淋了水，這不是「考」，却變成了「烤」了。

雲龍一來到，立即有一個神氣活現的小伙子衝了過來，向引路的漢子喝問道：「將這個要飯的帶來幹什麼？」

「回潘武師的話，」引路漢子畢恭畢敬地躬身道：「他是來應徵護院武士的。」

「噢！」姓潘的武師兩道冰冷的目光向雲龍掃了一眼，然後向那引路的漢子叱喝道：「這種人也帶進來，還不帶他滾！」

「回潘武師！」引路漢子陪着笑臉道：「是金夫人吩咐帶他進來的。」

「噢！」姓潘的低呼了一聲，尾音拖得很長，冰冷的目光再度掃向雲龍，看了很久，自鼻孔中掀出一股冷氣，忿然掉頭走開。

「是來應徵的嗎？」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約莫六旬的老者走了過來。

「回關武師！」引路漢子依然畢恭畢敬地躬身道：「金夫人吩咐小的帶他進來應試的。」

「唔！」關武師揮了揮手，示意引路的漢子退下，溫和的眼光向雲龍一掃，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雲龍。」

「家住哪兒？」

「山河壯麗，大地遼闊，處處無家處處家。」

「好豁達！」關武師兩道白眉一聳，讚了一句，然後問道：「用過飯了嗎？」

「三日未進粒米。」

「跟我來！」關武師向他招招手。「吃飽了才有勁頭。」

雲龍却一動也沒動，聲冷如冰地說道：「多謝！餓着應試也無妨。」

關武師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哈哈笑道：「雲龍，你這小子眞是傲得可以，來吧！亮亮你的玩藝兒。」

雲龍跟着關武師走到演武場中央，那一羣小伙子紛紛圍了過來，有的掩鼻訕笑；有的擺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色，那位神氣活現的潘武師更是抱着膀子斜眼瞧着他，雲龍却無動於衷，氣定神閒地紋風不動。

關武師指着地上一副重約百斤的石擔，道：「來！雲龍！先舉舉這個，看看你的膂力如何？」

「我不想白耗氣力。」雲龍搖了一搖頭。

「舉石擔、玩石鎖，是練武最起碼的功夫呀！」

「護院為防賊。」雲龍的聲音仍是那樣低沉有力，措辭也簡明扼要。「賊子來犯，絕沒有閒功夫跟咱們舉石擔玩兒。」

關武師對這個滿身窮骨頭的年輕人是一半憐憫，一半賞識，聽到這番頂撞的話不但不以為忤，反而笑道：「說得對，依你之見，想演練點什麼玩藝兒讓咱們看看？」

「身為護院武士，單有一身蠻力，幾套花拳繡腿並不管用的，總得有點眞才實學才行，雲龍願意動眞刀眞槍。」

關武師聽得頻頻點首，一旁站立的潘武師却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暴跳如雷地吼叫道：「這小子好狂，待我潘成貴奉陪你走兩招。」

一邊說，一邊就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把又厚、又重的鬼頭刀，虎視眈眈地對着雲龍。

關武師是見多識廣的老者，雖然他拿不準雲龍的武藝有多麼高强，但他從雲龍那種如淵停嶽峙的沉穩氣勢中，已看出他絕非泛泛之輩，因此揮揮手道：「雲龍！到兵器架上去取一件你趁手的兵器，潘武師的刀法在洛陽是出了名的，你若想活着離開金家院，你可得拿出一點眞功夫來。」

這番話不但暗中警告了雲龍多加小心，同時也暗示他不必手下留情。

雲龍却沒有去兵器架上取兵器，雙拳當胸一抱，道：「雲龍候教！」

關武師不禁為雲龍捏了一把冷

汗，不管你身手多麼了得，如果打算以空手對白刃，那簡直是自投死路。

潘成貴當初聽說雲龍是金夫人親自吩咐帶進來應試的，心中就起了一股無名之火，現在見雲龍傲氣凌人，更如火上加油。

金刀一掄，一招「力劈華山」，向雲龍兜頭劈下。

雲龍身軀紋風不動，待潘成貴的鬼頭刀將要臨身之際，祇見他雙臂微晃，「噹」地一聲響，潘成貴被震退三尺。

雲龍右手却多了一把耀目生輝的精鋼短劍，左手橫捏着鐫刻盤龍的包銅劍鞘。

在場的人無不驚訝萬分，誰也想不到雲龍身上竟然藏有一把名貴的短劍，誰也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

但是，衆人一看潘成貴的臉色，就知道這個又臭又髒的流浪漢大有來頭了。

「姓雲的！」潘成貴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你還會弄奸使詐，腰藏利劍却佯作空手搏刀的架勢，我要你知道姓潘的並不好惹，看刀吧！」

語音一落，猛地欺身上步，橫刀向雲龍腰際閃去。

祇聽得又是「噹」的一響，兩人一觸即分，雲龍業已回劍入鞘，向潘成貴抱拳一揖道：「得罪了。」

潘成貴楞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雲龍贏了嗎？贏在何處？衆人你看我，我望你，誰也沒有看出個名堂。

突然有人驚呼了一聲，原來潘成貴的胸口出現了一個鮮紅的「十」字。

雲龍不但一劍格住了潘成貴的鬼頭刀，而且還於一刹那之間在潘成貴的胸膛上劃了兩劍，僅祇傷及表皮，倘如雲龍心狠手辣，潘成貴早已胸膛大開了。

潘成貴想不到自已竟然一招落敗，不禁惱羞成怒，就在雲龍轉身之際，猛一揚腕，鬼頭刀脫手而出，直向雲龍的背後飛去。

「雲龍……」不知是誰尖叫了一聲。

雲龍並未挪身閃避，左手橫擺着的短劍向身後一挑，正好格住飛來的鬼頭大刀。

接着，身形半轉，將彈至半空的鬼頭刀接着，隨手又是一扔。

衆人無不替潘成貴擔一分心事，倘若雲龍心存報復，他今天可能就有喪命之危。

不過雲龍並未有如此做，「颼」地一響，那把鬼頭刀不偏不倚地插進了兵器架上的木板之中。

這時一個婀娜身形趕到了現場，那是金夫人，衆人才發覺方才是她向雲龍喊出了警告之聲。

金夫人向潘成貴怒目而視，沉叱道：「潘成貴，你太放肆了！」

背後偷襲爲江湖上之大忌，潘成貴身爲武師，自然懂得規矩，方才盛怒出手，此時不免惶悚，見女主人呵責，連忙垂手，道：「屬下知錯，願受責罰。」

「哼！」金夫人悻悻然出了口冷氣，轉頭向關武師道：「關武師，潘成貴自今日起降爲護院武士，察看三月，帶雲龍到議事堂來。」

雲龍也情不自禁地看了這個年輕的女主人一眼，在他的心目中，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要想統御「金家院」的上下人等，並非易事，看樣子，這個年輕的金夫人已然做到了。

議事堂中有新安放的靈位，雲龍看到神牌上的年月，才知道「金家院」的主人金超已經在五個月前逝世了。

進入議事堂，金夫人在偏位上坐定，關武師打橫坐，雲龍恪守禮規，雖然金夫人一再示意他落座，他仍然挺着脊樑立於座前。

「雲龍！」金夫人掃了他一眼，開始問話：「我看你氣度不凡，劍術超羣，應該有很好的出身，因何落泊如此？」

雲龍非但沒有回答金夫人的話，甚至連搖搖頭的表示都沒有。

金夫人不由得輕蹙了一下眉尖，又問：「雲龍，你家住在哪裡？跟從何人學藝？因何來到洛陽？」

雲龍仍是毫無表情，似乎壓根兒就沒有聽見金夫人所說的問話。

「雲龍！」關武師插口道：「金夫人的問話，你必須回答，本院招募護院武士，自然要弄清楚你的身份來歷，不然，怎敢放心錄用。」

「關武師，」雲龍連正眼都不曾看金夫人一下。「雲龍祇想覓一棲身之所，自問絕無歹心，信得過，就錄用我，不信儘管可教我離去，請不必尋根究底。」

言下之意似有難言之隱，不過語氣太傲了一點，這使得關武師暗暗爲他惋惜，身份來歷不明是另外一回事，對金夫人如此不敬，恐怕很難在「金家院」棲身了。

殊不知金夫人却微微一笑，道：「雲龍，你眞夠傲的，好！我不去查問你的根底，但願你能以你的傲氣，去煞住了洛陽地面上那些爲非作歹之徒的威風……」

語音一頓，轉頭向關武師道：「關武師，雲龍武藝非比尋常，堪當武師之職，月給紋銀三十兩，請告訴他那些是他應該作的事情，先支紋銀十兩，讓他做幾件衣服。」

說罷，起身離去，她似乎早已料定雲龍不會向她稱謝，所以也不

等待了。

「雲武師請！」關武師頗爲恭敬地一擺手。

雲龍嘴角浮現出一個不易察覺的笑容，向關武師抱拳爲禮，看起來他對關武師倒是很尊敬的。

雲龍和關武師談論了將近一個時辰，總算對「金家院」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

「金家院」的產業不單是這一座廣闊深邃的院宅，在東大街上還有兩家銀號、一家藥局、一家皮貨行、三家兼營酒樓的招商旅店，以及一家最易惹事生非的「餘香院」，院裡有四十來個絕色的粉頭，是洛陽地面上數一數二的銷金窩。

金超有「黑心虎」的綽號，當年也是黑道上的人物，手上攢積了幾文，就在洛陽落了籍，憑藉着他幾手拳脚，以及交遊廣闊，逐漸地抖了開來。

金超樣樣稱心如意，就是一樣——年逾四十，却依然光棍一條，有人爲他提親，都讓他搪塞過去，因此，練武的朋友莫不豎起大拇指兒讚上一聲，不近女色的好漢才是最受尊敬的。

說起來還是緣份到了，去年歲尾洛陽城來了一對姓梅的父女。老頭子的一套梅花槍很有點氣勢，女兒梅春燕的「柳葉雙刀」舞起來也是呼呼生風，刀法一絲不亂，金超大加賞識，就想聘姓梅的老頭子爲護院武師，也免得他父女倆終日沿街賣藝，飽受風霜之苦。

任何人也會欣然接受金超這份禮遇，偏偏姓梅的老頭子却不接受他這份好意，寧願過他賣藝的生活。

事有湊巧，眼看就要臘去春來，梅老頭却因受了些風寒一病不起，新春時節病死在客棧之中。

金超派人去厚葬了梅老頭，並資助梅春燕回鄉盤川，梅春燕却找上門來，聲言無功不受祿，願終身爲奴，以償還爲她父親舉喪所化費的銀兩。

金超一句話也沒有說，派人送她暫回客棧，第二天媒人前往提親，就這樣，大紅花轎將梅春燕抬進了門，別看這位年紀輕輕的金夫人，待人恩威並濟，賞罰分明，上下人等無不口服心服。

也許金超無福消受這房嬌妻，新婚不及一月，就被人發現死在「金雁橋」下，身中七刀，背心窩上一刀是致命傷，毫無疑問，金超是遭了人的暗算。

金超撒手歸西，却丟下了這一份惹人垂涎的產業，一時之間，謠諑紛紜，甚至有人指說金超是梅春燕買兇殺害，目的在謀奪金家的產業。

梅春燕是個性格剛强的女子，忍辱抑悲，不動聲色，所有金超生前經營的行業一概照樣，五個月內，「金家院」算是逐漸穩定下來了。

雲龍在瞭解了這些情況後，不禁暗暗地皺了眉頭，他原指望找一個安靜環境混碗飯吃，而「金家院」的環境却不是安靜的，在暗中似乎還隱藏着一股不易察覺的逆流。

關於職責的分配也頗使雲龍擔心，「金家院」雖有護院武士百人，武師却祇有兩人，以前是潘成貴和關武師關鎭武，現在他則頂替了潘成貴的職位。

關鎭武雖然拳脚不弱，一條九節鋼鞭在洛陽上也有點名氣，畢竟年歲大了點，是以訓練護院武士的職責由他擔當，其他外面的事務：諸如應付武林中過路朋友，排難解紛，對付上門找岔的人，都由潘成貴去擔當，現在雲龍頂替了潘成貴武師的職位，自然以後就得由他出面了。

這就是他擔心的事，並非他恐怕遇上難敵的對手，或者畏懼因此殞命，而他擔心的却是唯恐從此揚名顯姓，此番落拓江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他的名字在洛陽傳了出去，恐怕此生再難以得安寧了。

可是，事到如今，雲龍已無法推辭這份剛到手的差事。

同時，他對梅春燕的剛强不屈的精神也暗生敬佩，心中就添生了「拔刀相助」的意思。

經過一番修刷梳洗，換上買來的新衣，雲龍顯得丰神俊逸，容光煥發，祇是眉宇間仍殘留着一股淡淡的陰影，予人一種冷峻的感覺。

酉正掌燈時分，關鎭武來到了雲龍歇息的廂房，笑道：「雲武師，各行號的掌櫃、夥計，以及屬下的護院武士大夥兒在『餘香院』擺酒爲你接風，咱們這就去吧！」

「關武師！」雲龍皺緊了眉頭道：「何必來此套讓大家破費啦！」

「雲武師！」關鎭武以關切的語氣說道：「這是大夥兒的一番敬意，迎新送舊的陋規沿革已久，不去，大夥兒以爲你看不起他們。」

「那就去吧！」雲龍點點頭，隨後又道：「麻煩關武師，着人找潘成貴來一趟，我要和他說幾句話。」

關鎭武神情楞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盯在雲龍的臉上，似在猜測雲龍此舉的用意，許久，才微微頷首，走了出去。

不旋踵間，潘成貴走了進來，在他目光中有濃厚的悻然之色，可是，既然捨不得這個棲身之所，也祇有委屈一點兒。

「參見雲武師！」潘成貴規規矩矩地行禮。

「請坐！」雲龍向座椅一擺手

道。

「屬下身爲護院武士，按『金家院』的家規，在武師面前沒有護院武士的座位。」潘成貴這番話分明是暗諷雲龍不懂規矩。

「好！」雲龍並不去理會對方話中的諷意，點了點頭道：「我們站着聊聊也行，我雲龍落拓江湖，祇想找一棲身之所混碗飯吃，無意逞强爭勝搶佔潘兄武師的職位，不過，金夫人之命却不便違抗，我想私下裡與潘兄打個交道。」

「武師之命，武士不敢不從。」潘成貴言下仍有不快之意。

雲龍心內明白，而臉上却不動色聲地道：「潘兄，你我雖有名份之別，我雲龍却願與你平起平坐，所有護院武士仍然歸你統領，凡事遇有舊規可循的，由你全權發號施令，有特殊情形再來告訴我。」

「嘿嘿！」潘成貴乾笑了一聲，心中却有傲然之感。「祇怕屬下難當重任。」

「潘兄！」雲龍沉下臉來說：「山有高低，水有緩急，勝敗乃兵家常事，潘兄不該爲午間比武之事耿耿於懷，此事不必謙虛，也不容推辭，我尊你爲前輩，你尊我現在之職位，咱們應該彼此尊重，咱們拿了金家的俸給，就該和衷共濟地去保護金家的產業，不受絲毫損害，聽說你是『金家院』先主人的舊部，就得更加賣勁點。」

這番話不禁使潘成貴爲之動容，連連點頭道：「屬下遵命，祇怕夫人怪罪。」

「夫人怪罪，有我擔當。」雲龍說着揮手道：「去吧！此後你我私下相處免去那些俗禮了吧！」

潘成貴退去後，關鎮武走了進來，竪起大拇指兒，稱許道：「雲武師的磊落胸懷，眞是令人佩服得很！」

雲龍淡淡一笑道：「潘成貴既然是先主人的舊屬，我總得給他留點餘地，再說，他那套刀法還不錯，『金家院』也用得這種人。」

關鎮武沉吟了一陣，悄然掩上房門，來到雲龍身邊，低聲道：「雲老弟，恕我關某倚老賣老這樣稱呼你一聲，我看得出你老弟是個性情中人，不得不向你打聲招呼，潘成貴反覆無常，是個奸詐小人，他交遊的朋友也頗複雜，老弟對他可得小心點啊！」

雲龍目光中一亮，凝視了關鎮武一陣，抱拳一禮，道：「多謝指示，雲龍記下了。」

「咱們去吧！」關鎮武擺擺手道：「『餘香院』中的酒席早就擺好了！」

雲龍點點頭，帶上了房門，跟隨關鎮武走出了「金家院」的大門。

「餘香院」在東大街的西頭，順着東大街往西走，在關鎮武的指點下，雲龍弄清楚了那幾家行號是屬於金家的產業。

寫着「餘香院」三個大字的三盞大風燈，百丈之外淸楚可見，當關鎮武和雲龍雙雙來到時，各行各號的大掌櫃全部湧在門口相迎，在關鎮武的引見下，雲龍和他們一一寒暄。

大廳中，席開二十整桌，四十多個穿紅著綠的粉頭穿梭座間，酒香沁人，笑語滿堂。

衆人紛紛起立敬酒之際，雲龍突然一揮手，道：「且慢……」

目光望向潘成貴，接道：「小弟流落洛陽已非一日，聽聞西郊的『北芒四怪』以及『三鷹兄弟』並不安份，你我在此把酒言歡，很可能給予對方可乘之機，潘兄！各行號是否已加强守護，以防範未然？」

「回雲武師！」潘成貴恭恭敬敬地回道：「屬下已有安排，諒他們也不敢貿然進城來打劫！」

「那就好了！」雲龍點了點頭，然後端起面前的酒盞，接道：「雲龍落拓異鄉，能謀一棲身之所，欣慰異常，不敢消受各位的大禮，雲龍這裡先乾爲敬。」說罷，將杯中之酒一乾而盡，衆人也紛紛飲盡杯中之酒。

雲龍放下酒盞，目光向全場一掃，又道：「在座之人，無不取用於金家，自然該爲金家効命，忠於事者，就是我姓雲的朋友，雲龍雖爲其殺身殞命也在所不惜，若有弄奸使詐心懷叵測者，一旦爲我雲龍所察，絕不容情。」

就在此時，廳外傳來一陣朗朗大笑之聲，道：「好神氣，想必這位就是『金家院』新來的雲武師吧？」

雲龍抬頭望去，祇見廳外站着一個三十來歲的人，面皮白得像紙，兩隻眼珠瞪得溜圓，予人一種陰森的感覺，服裝甚是華麗，手中的摺紙扇時開時合，一副優哉悠哉的神情，他身後一字排開七八個豎眉吊眼的彪形大漢，一個個抱着膀子，顯得流裡流氣！

雲龍目光望向潘成貴，低聲向他問道：「此人是誰？」

「『鐵扇子』方七，」潘成貴悄聲回話：「此人不但武功不弱，而且深具機謀，平日走動官府，勾結强梁，金大爺在世之時，也要讓他三分。」

雲龍弄清楚來者身份之後，乃向對方抱拳一禮，道：「在下雲龍，請問有何見教？」

「嘿嘿！」方七乾笑了一聲道：「『餘香院』門口擺了『包堂』的告示，因此姓方的進來看看是那一位豪客有如此大的豪氣，原來是『金家院』的班底，買來的姑娘不作買賣賺銀子，却留着自己用，那還不如摘去『餘香院』的招牌，免得客人跑寃枉路。」

這番話分明表示存心上門找岔的，一些涵養差的護院武士臉上已呈現了惱怒之色，關鎮武恐鬧出不愉快的事兒，連忙搶步走到大廳門口，陪着笑臉道：「七爺，今日咱們大家湊份子爲雲龍武師接風，百年難遇一回，改日定當好生接待……」

不待關鎮武的話說完，方七即沉叱道：「偏偏姓方的今晚有些雅興。」

情勢似乎已成滿弓之箭，一觸即發。

雲龍突然揚聲吩咐道：「潘兄！吩咐這裡的班頭帶領全院的姑娘去侍候貴客，咱們兄弟不需要這一套。」

雲龍在衆目睽睽之下會對方七讓步，倒是大家想不到的事情，雖然心中都感到有點蹩扭，但是做買賣的，要以客人爲上，也就無話可說了。

孰料，方七不以此爲滿足，嘿嘿一笑，道：「請雲武師吩咐一聲，姓方的今晚要包堂，這座大廳也要讓出來。」

連涵養極佳的關鎮武也變了臉色，方七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可是，雲龍却不假思索地吩咐道：「全部酒席撤走，咱們回『金家院』演武場喝去，這裡騰出來接待貴客。」

雲龍的一再讓步，非但使所有「金家院」的人感到驚異，連「鐵扇子」方七那一夥人也怔着了。

關鎮武連忙回到雲龍身邊，悄聲道：「雲老弟，方七今晚上門是存心來試試你的，你這樣讓步，恐怕以後……」

雲龍一擺手，示意關鎮武不要再說下去了。

衆人莫不感到憤恨，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潘成貴更是暗地裡冷笑不迭。

一場興高采烈的盛會，落得掃興已極，二十桌酒搬到了「金家院」的演武場上擺杯盤，可是大夥兒提不起勁來了。

酒過三巡，雲龍告退，大夥兒也沒有堅留他，待他走後，席間的竊竊私語，此起彼落，以他的劍術絕不至於畏懼「鐵扇子」方七，這眞有點兒怪！

「餘香院」中的「鐵扇子」方七得意非凡，下午聽說雲龍一劍擊敗潘成貴時，委實使他皺了皺眉頭，晚上來一試，想不到雲龍竟然軟弱得像條毛蟲，不過是個怕事的雛兒。

一頓偎紅倚翠的花酒吃到了子時方散，方七高喊一聲結賬，院子的班頭開上賬單，紋銀一百三十七兩，方七擺擺手道：「掛在賬上，改天送來。」

突然，大廳門口閃進來一個人影，低叱道：「慢點，既要擺闊，就得拿銀子來，不拿銀子休想走路。」

方七抬眼一看，說話的人正是雲龍，他沒有想到雲龍會在這個時候等着他，心中一凜，八分酒意立刻消去了五分，冷笑了一聲，道：「嘿嘿！走遍洛陽城，姓方的在任何一地都可以掛賬。」

「有我雲龍在的地方就不行。」話說得斬金截鐵，絲毫不留餘地。

方七不禁一愣，沉聲道：「眞夠狠的！要銀子跟姓方的去拿。」

「沒那種規矩！」雲龍冷聲道：「要是每一位上門的豪客都像尊駕這樣，院子裡的班頭跑斷了腿也來不及。」

「嘿嘿！」方七獰笑了一聲道：「姓雲的，你好像存心要和姓方的作對了，沒有銀子不讓走，教你派人跟去拿，你說沒有那規矩，你說該怎麼樣。」

「尊駕押在這裡爲質，派人去拿來了銀子放你走路。」雲龍的語氣强硬已極。

在洛陽城中，幾曾有人以這種口氣對「鐵扇子」方七說過這些話，方七不禁勃然大怒，沉叱道：「還沒有聽說過。」

「現在聽說還來得及。」

「你在找死！」方七的叱聲方出口，那七八個豎眉吊眼的彪形大漢立即趨湧而上，拳脚齊施，刀劍並擧，聯手向雲龍展開圍攻！

祇聽得一陣「砰砰彭彭」之聲，那七八個大漢立刻被打了出大廳之外。

雲龍的短劍連鞘橫揑在左手之中，短劍根本未曾出鞘。

此時，關鎮武已聞訊帶領大批護院武士趕到，那七八個吃了苦頭的彪形大漢，想抱頭鼠竄，却又被關鎮武帶來的人堵住了。

雲龍回頭吩咐道：「關武師，讓他們走，擺闊的豪客押在此處就行了。」

關鎮武放走了方七的爪牙，疾步來到雲龍身邊，悄聲問道：「雲老弟，怎麼回事？」

「既要擺闊又要掛賬，我雲龍可沒有那樣好說話。」說着，向方七一指，接道：「姓方的，方才我雲龍一再讓步並非怕你，而是你的要求有理，現在你却理虧了，酒錢少了一分一厘，就休想跨出『餘香院』的大門半步。」

方七方才親眼看見了雲龍的身手，才知不是虛傳，不過，若敎他就此向雲龍低頭，他絕不會甘心情願，因此厲聲道：「姓雲的！『黑心虎』金超在世，他也不敢對我方七說這種狂話，慢說你這無名小卒，

方七今天倒要試試你那把短劍有多麼厲害。」

「刷！」地一聲，手中摺扇打開，雲龍一看，扇骨是精鋼打造，每一根都是圓柱型，也許扇骨中還暗藏有類似弓弩的暗器。

雲龍全神注視着對方的摺扇上，冷笑道：「姓方的，奉勸尊駕最好不要逞強動武。」

「怕了嗎？嘿嘿！」方七發出一連串乾笑。「祇要你承認害怕，姓方的立刻收起摺扇子放你一馬。」

雲龍沉聲道：「做買賣的和氣為貴，却不能眼巴巴望着客人吃完了花酒，拍拍屁股走路，付清了酒錢，放你走，下次上門照樣接待，如果你想逞強動武，我雲龍可就要讓你在洛陽城裡丟個大人！」

方七怒叱道：「少賣你這張巧嘴，拔出你的短劍來較量！」

話聲中，欺身上步，摺扇「刷」的一收，向雲龍「璇璣」大穴點去。

俗語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方七身形一動，雲龍就看出了對方並非莊稼把式，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颼」的一聲短劍出鞘，左手鞘套橫架對方點來的摺扇，右手短劍挑向對方咽喉！

「刷」地一響，方七的摺扇復又打開，全力向左一掃，像一把巨刀似地向雲龍腰際切來，變招快，勁道猛，雲龍不禁一駭。

方七的摺扇由合而開，威勢加大，雲龍左手的劍鞘已不足以招架，忙不迭地身形向右疾旋，揮劍向掃來的摺扇迎去。

祇聽「鏘」地一聲，雙方各退三步，彼此都有點驚異對方深厚的內力。

雲龍心道：「難怪對方言行狂妄，憑他在那把摺扇上所顯出來的功力，在洛陽地面上真難找到對手。」

方七冷笑一聲，道：「姓方的明人不作暗事，先向你打聲招呼，你要小心點。」

話聲中，「刷」地一聲重又開攏摺扇子，筆直地向雲龍咽喉點去。

雲龍聽懂了方七話中的含意，莫非是要施放摺扇中的暗器，其實不用他說話，雲龍早已警覺，身形一矮，左手劍鞘往上一格，右手短劍向方七足脛掃去，其勢辛辣無比。

雲龍已經決定速戰速決，拖延一久，就很難防範方七摺扇中所藏的暗器了。

方七目前應變之招除了騰身閃躲之外別無他途，但是，他却要失却先機，處於挨打地位。

方七不愧是位高手，身形一躍，躲過雲龍的一劍，凌空一個轉折，「刷」地一聲，摺扇由閤而祇聽「噗」地一聲，銀芒頓現，扇骨中竟然射出了無數牛毛般的鋼針。

摺扇於張開時射出鋼針，面積很廣，無論騰挪躲閃，都難避開鋼針的襲擊。

但是，雲龍早有防範，身形倏然後仰，貼地倒竄，人已到了方七的腳下，短劍向上一挑，「嘶」地一聲，挑開了方七的一隻褲管，同時，左手的鞘套往方七右臂的「痲穴」上一打，喝聲撤手，方七手中的摺扇已「叭達」一聲落在地上。

從變招到還擊，短劍和鞘套並用，招式俐落美妙，僅祇剎那間之事，祇看得關鎮武目瞪口呆，暗暗稱奇不已。

雲龍已經還劍入鞘，沉聲吩咐道：「將方七吊在門前旗桿頂上，酒銀送到一個時辰放人，方家有人不服，教他們上『金家院』找我。」

說完之後，大踏步出了「餘香院」。

* * *

方家送來酒錢，關鎮武找雲龍說項，要他立刻放回方七，以免結怨太深。

雲龍堅持不許，硬將方七吊了一個時辰才放了他。

放走方七，已是寅正光景，雲龍在東大街上將各行號的門戶巡視了一週，回到「金家院」，他又巡視了院中各處堡樓。

正待回到自己廂房休息，突然發現後院的石榴樹下有一個白色的人影。

雲龍已經有八分猜到那人是誰，可是，他仍然喝問了一聲：「是誰？」

「是我。」金夫人梅春燕的聲音。

「夫人還沒有睡嗎？」雲龍敷衍着說了一句，也沒再望那白色人影，依然向房中走去。

「雲龍！」梅春燕在背後叫住他。「我要同你說幾句話。」

雲龍冷峻地道：「時候不早了，明天雲龍在議事堂候示。」

「不！」梅春燕語氣急切地道：「我要現在和你談談，我信賴你是一個血性漢子，所以我才想將眞的話坦白告訴你。」

「唔！」雲龍心頭微微一動，背着身子問道：「甚麼事？」

「金大爺是被人謀害的。」

「那是自然。」雲龍的語氣是很平靜。

「那不是仇殺，而有奪產的陰謀，自金大爺死後，曾有人來想買東大街上的幾家行號，價錢出得異常便宜，但被我回絕了。」

「如果價錢出得合理呢？」

「也不賣，我絕不讓那夥人的陰謀得逞。」

「妳指的那夥人是誰？」

「不知道。」

「是誰出面來買那些行號。」

「都是正當商人，顯然背後有人指使。」說到這裡，梅春燕以一種乞求的口氣，接道：「雲龍，我想請你幫個忙。」

「祇管差遣。」

「我想請你找出誰是殺害金大爺的兇手。」

「對不住。」雲龍一口回絕。

「在我雲龍未來『金家院』以前所發生的事，我一概不想過問。」

「雲龍！」梅春燕的語氣有些激怒，道：「你是一個血性漢子，難道忍心眼見一個伶仃無依的弱女子受盡欺凌而無動於衷……」

「夫人！」雲龍的聲音緩和了一些。「妳不是弱女子，聽說妳的『柳葉雙刀』很有點根底。」

「好！」梅春燕狠狠地道：「我自己會找出殺害金大爺的兇手。」

「去吧！」雲龍語氣異常冷漠。

「妳應該爲亡夫報仇，如果妳不幸被殺，我自然會出面緝兇。」

「想不到你還有一點義氣。」

「夫人，妳錯了！」雲龍冷聲道：「因爲我拿了月支三十兩的俸銀，因此緝兇變成了我的職責。」雲龍說完後，頭也不回地向自己住宿的廂房走去，將梅春燕抛在冷清清的夜色裡。

梅春燕吁了一口氣，似乎所有的惱怒都從這一口氣中吁了出去，她看得出來，雲龍確是一個熱血男兒，不過他的熱血已經被一股看不見的寒流封住了，再也不易奔騰。

她私下暗自忖測：這個年輕人何以變得如此冷酷，他身懷絕學何以會如此潦倒？他在逃避什麼？

梅春燕正陷於沉思之中，突然一個人影閃到了她的面前。

「嘿嘿！」來人是潘成貴，先發出一聲乾笑，然後陰陽怪氣地道：「夫人！雲龍那小子好像不大聽話嘛。」

梅春燕不禁一怔，沉下臉來叱喝道：「潘成貴，你在暗處偷聽我和雲龍武師的講話！」

「嘿嘿！」潘成貴又是一聲乾笑。「屬下巡夜路過，湊巧聽到的，夫人和雲龍武師談論的是爲金大爺報仇的事，可說是光明正大，即使被人偷聽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呀！」

梅春燕自然聽得出話中藏有骨頭，氣得銀牙一咬，沉聲道：「潘成貴！你說話休得猖狂，我祇是看在金大爺份上，對你一再讓步，並不是怕你。」

潘成貴冷笑了一聲道：「屬下又何嘗不是看在金大爺的份上，才一再忍讓，就說午間那回事吧！夫人毫不留下餘地，屬下還不是乖乖地忍下了那口氣，不過話又說回來，金大爺死得不明不白，如今元兇未獲，屬下還不想離開『金家院』，不然，就着了人家的道兒了。」

梅春燕不禁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冷哼了一聲道：「聽你的口氣，金大爺好像是被我梅春燕謀害了。」

潘成貴連忙躬身打個千兒，怪聲笑道：「屬下可沒有那樣說，也不敢那樣說。」

梅春燕氣得渾身發抖，怒哼道：「潘成貴！你少在我面前倚老賣老，你跟金大爺才幾天，我先向你打聲招呼，惹火了我，照樣將你趕出金家的大門。」說完，掉頭就走。

潘成貴却一個快步趕上去攔住了梅春燕的去路，陪着笑臉道：「夫人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屬下的話雖然不中聽，却是一片忠心。」

「我知道你是一片忠心，話說完了嗎？」梅春燕冷冷的道。

「還有一件事必須回稟夫人，」潘成貴壓低了聲音道：「雲龍今晚闖了大禍，爲『金家院』帶來了大痲煩。」

「我知道。」梅春燕辭色冷峻地道：「像『鐵扇子』方七這種無法無天的狂徒，不好好教訓他一頓，洛陽城裡的安分百姓還想活命嗎？」

「嘿嘿！」潘成貴發出一連串冷笑。「夫人說得太輕鬆了，方七並不是好惹的人物，手段陰險毒辣，衆所皆知，連官府衙門都要忌憚他三分。」

「雲龍既然敢惹他，就不會在乎他報復。」

「夫人說得是，雲龍他天涯海角飄浮，大不了一走了之，自然不會在乎方七。可是，咱們『金家院』在洛陽生了根，搬不走，跑不脫，爲了雲龍一個流浪漢得罪方七不太上算了吧！」

梅春燕心中有數，臉上却不動聲色地問道：「潘成貴！你說該怎麼辦？」

潘成貴以爲眞的唬住了金夫人，連忙壓低了聲音道：「連夜趕走雲龍，這樣算是給了方七留了一個面子，大家以後也好相見面。」

梅春燕一個字一個字如敲金擊玉般道：「潘成貴！你想我趕走雲龍，簡直就是在做白日夢了。」

「咦！夫人！」潘成貴訝然道：「屬下是爲『金家院』設想呀！」

「我心中雪亮，如果沒有雲龍，金家的產業朝夕不保。」

潘成貴冷笑一聲，道：「嘿嘿！夫人！妳任用一個來歷不明的流浪漢爲當家武師，難道不怕遭人非議嗎？」

「潘成貴！」梅春燕氣咻咻地道：「我是大紅花轎從大門抬進金家的，金大爺過世以後，金家院就歸

我作主，外姓的人管不住，也不配管。」說完後，怒氣沖沖地向前院走去。

潘成貴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發出一連串冷笑，接着他自懷中掏出一把鵝卵石子，一枚枚地向牆外扔去。

他手中的鵝卵石尚未扔完，空中突然出現無數支火箭，那些火箭紛紛落在上房、院落，有些射中木柱和草堆的火箭立刻就引發了熊熊火勢。

碉樓上立刻響起了鑼聲，雲龍也聞聲趕了出來，他吩咐關武師指揮衆人救火，他一縱身出了高牆，希望能夠捕獲一個縱火之人。

不過，他一無所獲，縱火之人早已遠走了。

一場火燒掉了「金家院」一小半房屋，待火救熄了以後，天已大亮了。

毫無疑問，這是「鐵扇子」方七的報復行爲，但是，捉賊拿贓，沒有抓住縱火的人，那還有什麼話說。

上至金夫人，下至打雜長工，紛紛聚集在演武場上，一個個臉色沉重，屏息靜氣，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突然，潘成貴走到雲龍面前，恭恭敬敬地一訝道：「屬下能請教雲武師幾句話嗎？」

「什麼事？」雲龍臉上略現訝異之色。

「以雲武師之猜測，這場火是誰放的呢？」

「自然是『鐵扇子』方七。」

「請問雲武師有憑據？」

「哼！」雲龍冷笑了一聲：「若有憑據我也不會呆在這裡了，恐怕早就將方家拆散了。」

「雲武師！」潘成貴在向雲龍說話，目光却望向衆人。「記得昨夜在『餘香院』中，屬下就曾經向你打過招呼，說方七是一個心狠手辣、詭計多端的人，這場大火祇是一個開端，以後花樣還會層出不窮。」

「放心，我雲龍會和他週旋到底。」

「嘿嘿！」潘成貴冷笑了一聲。「雲武師和方七逞意氣之爭，『金家院』的產業却遭了殃，燬了金家產業，大家兄弟也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雲武師可曾想到這一點？」

雲龍不禁怔住了，他已發覺潘成貴這番話有煽動羣情的意思，他眼光向那些武士們一瞟，已有不少驃悍的目光中射出了憤怒的火焰，甚至還有不少張面孔上浮現了鄙夷的神色。

其中祇有兩個人，是關心雲龍的，那是關鎮武和梅春燕，前者透露出焦灼的目光，後者俏麗的雙目中流露出錯愕的神色。

也許流浪生涯使雲龍深受威脅，竟然將潘成貴當衆對他的侮辱忍受下來，以緩和的聲音說道：「潘兄，以你的意思，我該怎樣辦？」

潘成貴皮笑肉不笑地道：「雲武師可算是一條英雄好漢，好漢做事不連累別人，爲了百來個人的安寧，雲武師最好還是另謀高就。」

雲龍還沒有開口，梅春燕却開口了。「潘成貴！你是『金家院』的主人嗎？」

「夫人！」雲龍連忙轉圜道：「我雲龍也許是個不祥人，來此不及一個對時，『金家院』就遭到回祿之災，我還是走吧！」

潘成貴「嘿嘿」一笑，拱手一揖，道：「雲武師如此委曲求全，可敬可佩，我潘成貴代表所有武士拜謝雲武師的大恩大德。」

「慢點！」梅春燕一伸手，把潘成貴攔住了，然後轉身對雲龍說道：「你不能走！」

雲龍淡然一笑道：「夫人盛情雲龍拜領，如果再留下去，雲龍將成了公衆罪人。」

梅春燕緊繃着面孔，粉臉連搖道：「你會錯了意，『鐵扇子』方七在洛陽城裡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誰要是多看他一眼就是找死，你竟然將他吊了一個時辰，這個禍闖得不小，你若一走了之，方七上門找人，我如何應付，潘成貴的話說不錯，是英雄好漢就不要連累別人，要走，你將這件事情了斷之後再走不遲。」

她的眼色中透露出懇切的目光，懇求雲龍留下來，在她心目中祇有雲龍才是一個忠義之士，其他都是唬人的虎狼之輩。

但是，她無法直率地表示出自己的心意，她畢竟是一個女流，一個年紀輕輕的寡婦，她必須顧到雲龍的立場。

雲龍自然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多麼需要幫助的，而自己的確可以給予她幫助，祇是他不十分明白潘成貴何以要視他爲眼中釘，是妬嫉嗎？還是因比武的事耿耿於懷？也許……

他不再去思索這些問題，他已決定留下來。

「夫人！」雲龍沉靜地說道：「妳說得有理，我不能一走了之，而且我已支取了十兩俸銀，爲了添製衣服我已花去了不少，這筆銀兩我也退不出來，去留的問題，待我幹滿了十天活兒再說吧！」

潘成貴料定雲龍一定會走的，現在聽說他又要留下來，氣咻咻地吼道：「祇有你立刻離開『金家院』，這十兩銀子我們大家代你償還。」

「多謝！」雲龍語冷如冰地道：「我雲龍身懷利劍不會打家劫舍，

流浪街頭，不會伸手乞討，就是因爲生了一身傲骨，我化了金夫人十兩紋銀，就得給她幹十天活兒，潘兄，這十天內你多少還得委屈點兒，現在命你率領屬下武士儘速清理火場，限一個時辰內完成，連你在內任何人不得走出『金家院』的大門一步，違者小心我的利劍無情。」

話聲中，祇見晶亮一閃，在雲龍手中那把劍出鞘的一刹那間，廣場中一截碗口粗細的木柱已被削成三段。

雲龍再以凌厲目光掃了衆人一眼，大踏步走出了「金家院」的大門。

* * *

方家門口一對石雕獅子刻得張牙舞爪，栩栩如生，黑漆大門上的銅環擦得雪亮，很有點氣派。

早就辰正光景了，太陽離北芒山頭已有丈來高，兩扇大門關得緊緊的。

雲龍走上了台階，手往銅環上一按，「噹噹噹」連敲三響。

角門霍然打開，一個彪形大漢一躍而出，那氣勢頗有像門口的石獅子，氣勢凶凶地破口大罵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你不知道祇有欽差大臣，朝廷命官到此才開大門嗎？」

「冒犯！」雲龍抱拳拱了一拱，問道：「七爺在嗎？」

也許雲龍手裡握着的短劍起了震懾作用，那大漢狂態稍斂，凝聲問道：「貴姓大名，說出來也好傳報！」

「『金家院』護院武師雲龍……」

雲龍一語未盡，那大漢像是着了魔似地掉頭竄進了角門。

他剛一跨進門裡，雲龍隨後也到了，在他肩膀上一拍道：「有勞通報，雲龍在此等候。」說着，就在角門旁邊那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那大漢楞了許久，才回過神來飛也似的向院內撲去。

雲龍甫進來之時，尚有幾個大漢向他探頭探腦，此時却一個個地溜掉了。

不久，那大漢去而復回，恭恭敬敬地向雲龍一揖，道：「請雲武師大廳待茶。」

雲龍起身隨那大漢向內院走去，來至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廳，廳內却空無一人。

雲龍既然敢隻身入虎穴，也就不在乎這些，神情沉穩地坐了下來。

待獻茶已畢，僕僮退下，雲龍忽聽一陣環珮叮噹之聲，抬頭一看，祇見兩名青衣婢女，陪同一個蛾眉淡掃，麗質天生的少女走了進來。

雲龍正感錯愕不已之際，那少女襝衽一福道：「妾身方玉珍，拜見雲武師。」

「不敢！」雲龍連忙起身回禮，同時目光中浮現一連串的問號。

方玉珍落落大方地在雲龍對面坐下，輕啓櫻唇說道：「家兄感染風寒，臥榻不便見客，雲武師有何見教？逕告玉珍即可。」

方七顯然是托病不出，雲龍爲了問罪而來，但是在方玉珍面前却吶吶說不出口了，沉吟了一陣，乃站起來告別道：「既然如此，雲龍改日再來拜訪！」

「雲武師，」方玉珍却喚住了他道：「聽說家兄昨夕曾冒犯了武師，玉珍這裡代爲賠罪……」

不待她拜下去，雲龍連忙搖手阻道：「姑娘不必如此，冒犯根本談不上，令兄也是有字號的人物，我雲龍得罪了他，儘可找我，犯不着縱火燒『金家院』的房屋，所以雲龍要來問問他，既然染病在榻，就請姑娘轉告一聲，我雲龍一天半日還不會離開洛陽，令兄可以隨時找我，如果再這樣形同宵小，施放暗箭，我雲龍可不饒他。」

方玉珍訝然道：「縱火燒屋，家兄諒不至於如此膽大妄爲吧？」

雲龍冷笑一聲，道：「雲龍雖然未抓着縱火之人，但是衡情度理也可想是令兄所爲，如非姑娘有意祖護令兄，那就是姑娘對令兄行爲一無所知，今天正因爲毫無贓證，才這樣客客氣氣的上門，否則，我雲龍絕不會這樣站着和姑娘規規矩矩地說話。」

方玉珍蛾眉輕蹙，幽幽地道：「先父母去世太早，因此家兄幼失庭訓，再加上交友不善，其行徑委實令人扼腕興嘆，請雲武師看在玉珍薄面，不要與他一般見識。」

從方玉珍的談吐上可以察看，她不但有良好的敎養，而且和乃兄的爲人有迥然不同，因而使雲龍肅然起敬，當即和聲道：「姑娘通情達理，令人可佩，如果令兄祇是對雲龍私人過不去，恐姑娘這一席話也當退避三舍，可是，縱火已屬盜匪之所爲，未免膽大越法，往者已矣，嗣後還望姑娘對令兄行徑多加管束才是，否則，必有大禍臨頭之日。」

「多謝金石良言！」方玉珍福了一福，接道：「縱火之事，玉珍還要查明，如果雲武師所言不謬，『金家院』所有損失如數照賠以外，玉珍尚願意代家兄負荊請罪。」

「那倒不必！」雲龍拱手一禮，接道：「多謝待茶，雲龍告辭了。」說着，跨出大廳，復自那扇門退出了方家。

來此之前，雲龍曾預料將有一場盤腸大戰，由於方玉珍出了面，使這場戰火未曾爆發，在歸回「金家院」的途中，雲龍不禁有所感慨

，方七那樣跋扈飛揚，竟有如此通情達理的妹妹，眞是出人意料之外了。

雲龍埋首走路，突然一個人影攔住了他的去路。「雲武師，借一步說話。」

來得太突然，因此雲龍疾退了一步，抬頭向對方打量：約莫四十來歲，方臉直鼻，身材魁梧，兩道目光炯炯有神。

雲龍冷冷問道：「有何貴幹？」

那人一抬手，往街旁的「五福茶樓」一指道：「在下想請雲武師喝一杯茶，聊幾句閒話。」

「多謝，可惜雲龍有要事在身，無暇奉陪。」

說完就要離去，那人突然撩起衣襟，露出腰帶，拴着一塊鐫龍銅牌，悄聲道：「在下洛陽府衙門捕頭常勇，請雲武師務必賞光。」

原來對方是衙門捕頭，不賞光也得賞光，雲龍不禁起了一陣狐疑，聞說方七結交官府，難道他唆使了人來對付自己，不過，看看常勇的言行態度，又不像存着惡意的樣子。

雲龍微一沉吟，就點了點頭，一轉身，率先向「五福茶樓」走去。

來至樓上，茶博士似乎早知常勇有些事要談，不經招呼就將二人帶到了後樓一間密室，獻上兩杯香茗，然後悄然離去。

常勇開門見山地問道：「雲武師，你來洛陽多久？」

「一個多月。」

「在下有點奇怪。」常勇臉上浮現微笑，目中却閃爍着詭異的光芒。「雲武師出身金陵世家，因何落拓洛陽？」

雲龍目中像閃電一亮，沉聲問道：「閣下因何知道？」

「請不必吃驚。」常勇淡笑着說道：「在下身爲洛陽府衙門捕頭，因職責所在，自然要對轄區內出現的惹眼人物加以詳細調查。」

「雲龍有何惹眼之處？」

「你出身金陵世家，且身懷利劍絕技，竟然三餐不繼露宿街頭，豈不惹眼。」

「因此令常捕頭生疑是嗎？」

常勇點點頭道：「不錯，能否見告始末。」

雲龍神情不悅說道：「君子不探人之隱私，如果常捕頭仗衙門威勢加以逼問，未免有失磊落，雲龍三餐不繼，露宿街頭，足證未曾作奸犯科，常捕頭又何疑之有……」

「哈哈……」常勇放聲大笑道：「問得好！容常某再請教一事，雲武師屈身金家，有何目的？」

「棲身糊口。」

「咦！這却奇了！」常勇的豪爽語氣，突然變得陰陽怪氣起來。「雲家在金陵的財勢可說首屈一指，雲武師拋却養尊處優的生活不過，却要寄人籬下，聽人使喚，這豈不是一件大怪事，再說，憑雲武師的劍術造詣，當一名護院武師，也太委屈了一點啊！」

常勇言下之意，分明對雲龍的行徑有所懷疑，雲龍自然聽得出弦外之音，神情不悅地霍然站起來，道：「常捕頭的話說完了嗎？」

常勇眞有氣度，竟然和氣地笑道：「雲武師少安毋躁，你可知道『金家院』是一個多事之地。」

「不多事就不會招募護院武士。」

「嘿嘿！」常勇乾笑了一聲，目光緊盯在雲龍面上。「『黑心虎』金超五個月前被人謀害，至今元兇未曾緝獲歸案。」

雲龍冷笑一聲道：「那證明洛陽府衙門的捕快太無能。」

這話有些意氣，說出口後，雲龍不禁有些後悔，常勇畢竟是一個威風八面的捕快頭目，得罪了他對自己可說有害無利。

誰料常勇絲毫不以爲忤，反而喟然道：「的確無能，不過，金超的身份特殊，背景複雜，也增加了破案的困難，而且，那位年輕美艷的未亡人對金超遇害數日前行踪堅不吐實，使得常某無從追索緝兇，以致懸案延今。」

雲龍問道：「常捕頭因何知道金夫人堅不吐實。」

「嘿嘿！」常勇乾笑了一聲道：「聽雲武師言下之意似乎對金夫人甚爲呵護。」

雲龍忽然不悅地說道：「這是什麼話？金夫人爲主子，雲龍身爲護院武師，挺身呵護，難道也會落常捕頭之口實嗎？」

常勇突然面色一沉，厲聲說道：「雲武師俠義之風，令常某欽敬萬分，但是，常某奉勸一句，勿因一己之好惡而助紂爲虐，那樣將會毀及雲門聲譽，金超遇害前三日，開封府解來官銀五萬而途中遇劫，正當開封、洛陽二府捕快全力追查官銀下落之際，金超突遭殺害，雖無確實證據，但據常某推斷，兩案却有關連，梅春燕來歷不明，夫死無悲，也不無令人可疑之處，常某對雲武師之出身、爲人，均知之甚詳，可算得上是個方正俠士，唯恐誤入岐途，被人利用，所以才剖腹直說，這就是常某今日勞駕來此之目的，話已說明，雲武師可以請了。」

這一番話聽得雲龍驚心動魄，同時，對常勇的直言快語也暗生欽敬之心。

「多謝指教！」雲龍起身向常勇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禮，然後接道：「方才常捕頭提起官銀被劫之事……」

常勇接口道：「五萬兩官銀並非小數目，分載四車，護送官兵幾達百人，行至望龍坡被劫，官兵悉數被殺，無一生還。」

「聞說『白芒四怪』及『三鷹兄弟』，經常出沒打家劫舍……」不待雲龍說完。

常勇搖搖頭道：「常某在洛陽地面十餘年，對這些翦徑匪徒的行徑異常熟悉。『白芒四怪』及『三鷹兄弟』還是不敢妄動官銀的念頭。」

「那麼，金超就有此能耐嗎？」雲龍提出心中疑問。

常勇侃侃說道：「金超落籍洛陽，表面上似乎已金盆洗手，安居樂業，實際上仍和一些綠林梟雄暗中往還，被劫官銀解來此間的消息關防甚密，押解車及押解官兵均經喬裝改扮，劫者必常在官府走動，不然，根本無法探得官銀起運的消息。」

「金超經常在官府走動嗎？」

常勇嘆了一口氣道：「唉！世人多崇拜財勢，前年金超四十壽辰，連府尹都曾登門拜壽哩！」

雲龍沉吟了一陣，喃喃道：「金超雖甚狡猾，行徑瞞得過衙門捕快，但是若想瞞過床頭人似乎太難了。」

常勇目光一亮，振聲道：「常某正因爲如此才對梅春燕起疑，觀之金超遇害，顯係親近之人下手，不然，憑金超之武功，即使背後偷襲，也不會輕易得逞。」

「兇手因何要殺害金超呢？」

「金超被害的原因可以假想多種，但是，目前無任何憑據可以證明那一種假設是正確的，因此，常某暫不去推斷此一問題。」

雲龍又蹙眉沉思了一陣，站起來告別道：「雲龍今日蒙教，銘感五內，無以爲報，對常捕頭方才所談的事，定當隨時留意，一有發現，立即稟報捕頭知曉。」

「雲武師若要見我，告訴方才引路的茶博士一聲即可。」

「還有一事相求，」雲龍悄聲道：「雲龍此番離家出走，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一時不便明告，尚求常捕頭將雲龍家世秘而不宣。」

常勇點點頭道：「唔！常某理會得，不過，常某對於雲武師因何落拓異鄉一事，仍是疑雲重重，也罷，君子不探人之隱私，常某不問便了。」

雲龍作禮告別，下了「五福茶樓」，向「金家院」奔去。

＊　＊　＊

對於雲龍的吩咐，潘成貴倒是不敢違抗，火場上的積水焦木已清除，所有護院武士都集中在演武場，誰也沒有走出大門一步。

雲龍掃了一眼，唯獨沒有見到潘成貴，雲龍倒不想去找他，就一直向後院走去，他迫切的想和梅春燕聊一聊，看上去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他希望自己沒有看走眼。

穿過一道月門，就進入後院，梅春燕曾吩咐過雲龍，若有急事，可到後院來找她。

突然，假山後面傳來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咕嚕咕嚕」的，像是誰的脖子被揑住了喘不過氣來似的。

雲龍疾步跑到假山後面一看，不禁大驚，眞有人被揑住了脖子。

那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婢女，脖子被潘成貴的鐵指揑着，那婢女兩條小腿漫無目的地亂踢，正在作垂死的掙扎。

雲龍大吼一聲，短劍連鞘向潘成貴的手臂砍去。

潘成貴早已發現了雲龍，飛快撒手，但憑他有多快，手臂仍然被鞘套的尖端劃了一下，倘若雲龍拔劍出鞘，他就難逃斷腕之危了。

那婢女已經奄奄一息，雲龍也顧不得去追問潘成貴何以要扼殺那婢女，先救人要緊，連忙蹲下去，左臂抄起那婢女的頸項，右手的食指、中指二指駢起來，連連在她幾處大穴上點揉了一番，那婢女吐出一口長氣，然後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雲龍方才一聲大吼，已經驚動了梅春燕，她已飛快趕到假山後面，大驚失色地問道：「是怎麼回事？」

雲龍將那名哭泣的婢女一指，道：「問她！」

「錦兒！」梅春燕蹲下去，雙手捧起那名婢女面頰，柔聲問道：「是怎麼回事？」

「潘 武 師…… 要…… 殺……我……」

「爲什麼？」梅春燕一面問，一面回頭望了雲龍一眼。

錦兒抽噎不住地說道：「昨晚夜已深……尚未見主人回房，我就四下找尋，看見夫人和雲武師在前院說話，湊巧夫人正要回房，我怕夫人誤以爲我是在偷聽，所以我就藏了起來，打算等夫人走遠了再回去，却看見潘武師竟在院子裡向牆外扔石頭玩兒，方才見到他，我說了一句笑話，我說：『潘武師，你羞不羞，這麼大了還扔石頭兒！』他一句也不說，就拖我到假山後面揑着我的脖子。」

雲龍心頭一動，忙蹲下去問道：「錦兒！妳當時看到了射進來的火箭嗎？」

錦兒點點頭說道：「看見了。」

「是不是潘武師剛剛向牆外扔完了石頭，火箭就射進來？」

「他石頭好像還沒扔完，外面的火箭就射進來了。」

雲龍一言不發，飛快地穿出月門跑回前院。

（未完・一）

上文提要：樂滿天等三人住的客棧半夜火警，曹建樹在奔逃中爲救一個孩童，不料遭人點了穴，原來火警是黃河二妖藍鳳姑與林正道設下的陷阱，弄巧反拙，兩人在俞少英、樂滿天聯手下被擒，綑在山中，並逼他兩人道出眞相，原來這兩人均是天道盟組織中八散仙之一。樂滿天知道了往天庭的路徑後，準備冒充林正道……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步步驚心上天庭　五虎刀法鎮傲神

「還可以，小弟得到一個大消息，是以匆匆進山，這下咱們倒可同道而行了！」

「何須親自上山，費時失事。」

「嘿嘿，這是個大買賣，俺才不肯交給四大金剛，功勞都讓他們領去，俺還有機會晉陞？」

樂滿天微笑問道：「你還想陞到什麼位置上去？」

那漢子壓低聲音，道：「聽說四大金剛可能會增到六個，最終會增至八個，十八羅漢，會先增至二十四個，最終增至三十六個，俺許信德雖然不才，但人望高處，總得撈個羅漢當當！你老林也應該是尊羅漢呀！」

樂滿天這才知道他的姓名，便道：「兄台，咱們難得相聚，坐下來一起喝兩盅吧！」

那許信德恨不得他有此意，便自己斟了一杯酒，樂滿天忙吩咐小二添箸加菜。許信德嘮嘮叨叨地道：「是呀，自從上次在伏牛山你救了俺以後，兩年來還是頭一次見面。他奶奶的，伏牛山三條狠也眞不夠意思，得了手之後，見財起義，竟對我下毒手，嗯，你可知道褚瘦子，如今在何處出入？」

許信德說的每一句話，可能對樂滿天都是極其重要的消息，是以他表面上在張羅杯碟，實際許信德每句話都聽了進去，卻故意問道：

「兄台說什麼？請恕小弟聽不清楚。」

「伏牛山三條狠的老大褚瘦子，最近在何處活動，你可知道？」

樂滿天搖搖頭，道：「小弟那有閑情去管他，來，乾一杯！」

許信德看來是個酒鬼，乾了一杯又一杯。樂滿天又替他佈菜。許信德粗着脖子道：「老林，俺這條命是您救的，你還對我這般客氣，今後若用得到小弟的地方，我老許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自家兄弟，說什麼客氣話！以前的事，小弟早已經忘記了！來，吃菜，此處人多嘴雜，咱們到客棧裡再慢慢聊！」

「是是，還是你仔細，俺這個脾氣就是改變不了，你住哪裡？」

「還未找宿頭。」

「那到我那家客棧去，房租我替你付！嘿嘿，那次殺了伏牛山兩條小狠，重傷大狠，我得了五千多兩銀子，本來要分給你一半的，您又推辭，因此這路上的花費，全算俺的。」

樂滿天心中暗暗奇怪：「眞不知林正道那天發甚麼慈悲，居然不要銀子，想不到這倒便宜了我。」

當下兩人匆匆塡飽了肚子，便到天龍客棧去，許信德跟掌櫃交談，樂滿天則乘機在外面劃暗號標誌。

許信德挺大方的，包下一座小院，恰好有兩間臥室，他又要小二弄了點下酒菜，外加一壺酒，兩人便在小廳裡又喝起來。

「老許，明天還得趕路，您還是少喝點吧！」

「放心，誤不了事！俺每天無酒不歡，但這幾天，每天只限定自己喝四兩，不過今天遇到您，俺心裡好高興，是以才多喝一點！喝了這一壺就不喝！老林呀，你可有甚麼大計？」

樂滿天心頭一動，故意道：「像咱們這種小人物，能有甚麼大計？老許你又不一樣，你不甘心蟄伏，又有本事，小弟怎能跟你比？」

「其實你武功也不差，咱們日後有福同享，有難共當就是。我看『佛祖』野心極大，這次着俺去摸華山派的底，可能要開始行動了，屆時需要不少人材，不怕沒有機會出人頭地！」

樂滿天露出一副羨慕之色，「許兄一定把華山的一動一靜，一草一木都摸清楚了！建大功在即，小弟先預祝你高陞，再乾一杯。」

許信德哈哈大笑，又乾了一杯。「老實告訴你，華山派掌門巫瑞劍和蕭小紅夫婦，行爲不檢，都被小弟查得一清二楚，是以要收拾華山派，根本不必花太多的氣力！」

樂滿天一怔，又裝出一副好奇之態問道：「巫瑞劍一向道貌岸然，你能抓到他甚麼把柄？」

「巫瑞劍與他師嫂祝彤雲有染，你知不知道？」許信德得意洋洋地道：「蕭小紅又跟他表哥私通，你又想不想得到？」

「眞有此事？」

「當然，且讓小弟抓到了証據！實與你說，華山派裡面，小弟已收買了兩個人。」

「那是誰？」

這次許信德却精明起來：「天機不可洩漏！消滅了華山派可是一件大功，屆時俺不信『佛祖』不把俺提陞爲羅漢。」

樂滿天憂慮地道：「若果他們不認，你又能奈之何？」

許信德哈哈大笑：「小弟有九成把握，不信他倆不低頭，只要他倆肯投降，其他的都好解決，老林，你又有甚麼消息要往上傳？莫非武當派也讓你鑽到空子？」

「武當派不是小弟管的區域，我只查到『鐵膽金劍』岳楓暗中去替他們辦事。」

許信德瞪大了一對眼睛問道：「他們是誰？」

樂滿天也報以一笑：「天機不可洩露！」言畢兩人同時大笑。

「如此說來，老林你所知亦不少哇！看來，你也陞級有望了。」

樂滿天這又發現了一個問題：許信德看來並不如外表的簡單。

「你那婆娘呢？」

樂滿天故意惱火地道：「別提那賤人了！」

「哎，你何必當眞，反正那女人又不是三貞九烈的，你又不想娶她，何須氣苦。」

「咱們還是談正事吧！」樂滿天道：「你在天庭內有沒有靠山？」

許信德沉吟道：「大悲菩薩保佑我，但不知算不算得是靠山。」

「那也總比小弟强，小弟連一個人也不認識！」

許信德拍拍胸膛，道：「怕甚麼，有問題俺會保護你！」他見樂滿天目光充滿了疑惑，又打了個哈哈：「不瞞你，大悲菩薩跟大智菩薩不太咬弦，他們各自培養自己的勢力，我跟大悲菩薩還能講上幾句話。」

樂滿天邊點頭邊問：「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怕東方佛跟西方佛不滿？」

「三大佛都不太管事，天庭內的事務，一般還是他倆總管，一個管內一個管外！」

樂滿天很想問一問，誰管內誰管外，又怕露了馬脚，終不敢問。

「有許兄保護，小弟便踏實多了！日後還得請吾兄多多提携。」

「好說好說。」許信德問道：「你有甚麼知己朋友沒有？咱們拉成一氣，也好有個照應。」

「小弟除了跟一個拜把兄一個拜把妹交往，平日少與人來往，這個您是最清楚的，若胡亂拉來，萬一出了事，小弟可承擔不起。」

許信德有點失望。「不打緊，日後慢慢物色，我這次到天庭，還想跟伏虎羅漢套套交情，拉上他總有好處，何況小弟介紹了不少天兵天將，他們也將成爲小弟之後盾。」

樂滿天想了一下，又問：「看來，大悲菩薩是許兄的『接引神』了！」接引神就是介紹加入天庭的人。

許信德傲然點頭。「日後天道組織將更龐大，沒有靠山，難有立足之地，夜深了，早點休息吧！」他放聲高呼：「小二，送一盆洗澡水來。」

樂滿天躺在床上，仔細把今夜與許信德所說的話回憶了一次，覺得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天道盟第一個要對付的將是華山派，因爲巫瑞劍夫婦有把柄落在他們手中。

二、天道盟籌備已接近完成，不久之將來，有很大之發展，甚至由暗轉明。

三、天道盟組織雖然龐大而嚴

密，但鐵律仍杜絕不了人性之自私，內部爭權奪利頗爲劇烈，最低限度兩大菩薩便面和心不和。

至於許信德方面，樂滿天亦總結出幾點來。

一、許信德雖是八大散仙，但因有大悲菩薩靠山，因此了解天庭的情況，比其他同級的人多。

二、因大悲菩薩之關係，許信德得到重用，並很有機會晉陞。

三、此人武功在林正道之上，但林正道對他有恩，並在事後不收取報酬，是以許信德感恩不盡，認爲他是個可交的朋友，此亦可能林正道已知道他之「背景」，因此故意放長線釣大魚。

四、大悲菩薩假許信德之手，招兵買馬。

忽然樂滿天又想到一個問題，林正道爲何沒有向自己交代有關許信德的事？他到底老不老實？所說是否全部眞實？還瞞了自己多少事？

想到此，樂滿天倏地出了一身冷汗。

不過他如今已如上弦的箭，不得不發。天庭再危險，他也得去。

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樂滿天忽然下床，悄悄離開獨立小院，然後躍出客棧圍牆，再到大門外，見四周無人，遂點亮了火摺子，看牆腳韋勤及曹建樹留下的暗記，知道韋勤住在西三號房，又再爬牆進入客棧。

他照事先約定的暗號，輕輕敲動西三號房的房門。

俄頃，房門輕輕拉開，樂滿天見果是韋勤，便閃了進去。

「頭兒，有情況？」不知爲何，韋勤忽然改變了稱呼。「隔壁兩間房都沒人住，談話挺方便。」

樂滿天遂將剛得到的消息，扼要說了一遍，重要的地方還複述一次，「請想辦法，把消息告知俞少英。另者，由於跟着許信德，聯絡不太方便，以後若無情況，便不聯絡了！」

韋勤道：「咱們還會留暗號，你仔細留意就是，以後咱們會跟貼一點，與你之距離不超過五里路。萬一你有變化，咱們也能及時知道。」

「好，你們一直到預定的地方駐紮，須注意掩飾，尤其要提醒小曹，不許他輕舉妄動，你那邊若有情況，由你作主！」

說着話，房門又被人輕輕敲響，一聽又是暗號，韋勤便開門放曹建樹進去，原來他一直還未睡，聽見敲門聲，便跑了過來。

樂滿天道：「情況已告知韋兄，你問他就是，你們那邊有情況，請聽韋兄之決定，因爲他經驗比你豐富，人亦比你冷靜沉着。」

曹建樹不高興地道：「你一直看不起我！」

「別這樣說，你亦有你之優點，但你之缺點亦明顯！我怕那瘟生醒來，找不到我便痲煩了！」樂滿天言畢匆匆溜出去。

夜闌人靜，走廊上沒有半個人影，樂滿天急急返回後頭的獨立小院，到許信德房外一聽，許信德睡得正酣，呼嚕如雷，他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也忙回房歇息。

* * *

次日一早，樂滿天先醒來，着小二送水來。

「小二哥，放輕一點，別吵醒許大爺。」

許信德聲音自房內傳出來，「不打緊，我已醒啦！喂，替咱們馬匹上好料，再弄上一點好吃的乾糧，咱們要帶着上路吃！」

小二放下洗面盆，哈腰道：「小的知道了，回頭再給你送一盆水來。」

辰牌未過，樂滿天便隨許信德上路了。兩人並轡而馳，少不免又扯些閒話。樂滿天找機會打聽一點有關天庭的消息。

也許許信德要拉攏他，也可能他感恩圖報，是以不甚避忌，說了許多話，只可惜他本身亦不是太了解。

兩人曉行夜宿，晚上都住在一起，表面上眞像一對兄弟。

一路平安之外，韋勤和曹建樹亦沒有留言及要求見面之暗號。

這天下午，已至山口。許信德吁了一口氣，道：「辛苦了十多天，終於到了！」

樂滿天望着那條逶迤而上的青石板路，料此乃往天庭之路，心頭不由一陣緊張。此去也許能立功，亦可能葬身於大別山，他不由脫口問道：「老許，你說『佛祖』會在山裡嗎？」

「他經常到處亂跑，我怎麼知道！」樂滿天只好尾隨着他。

* * *

石板路延伸了五里長，路旁有幾間小店，或賣茶水，或賣麵食的，旁邊尚有幾座馬棚，裡面拴了許多馬。

許信德下了馬，把馬交給馬夫，報了暗號及姓名：「八之三許信德。」

樂滿天亦交了馬匹。「八之六林正道。」

兩人沿途而上，青石板路之後，便是黃泥小道。又走了五六里路，小路更是崎嶇，再走一會兒，許信德拐進一條更小的路。

那幾乎不算是路，只是被人踩出來的小道。小道曲折，且常伸入樹叢裡去，幸好許信德在前帶路，

否則樂滿天也眞不好找。

如此又走了幾里路，終於到達了一堵山壁前，樂滿天心中暗道：「到了！」

只見許信德撿了一塊比拳頭略大的石頭，在石壁上敲打。樂滿天默默記住次數，果跟林正道所說的一樣。

俄頃，那高聳入雲的山壁上，突然垂下一個小竹籮，籮裡放了幾張竹片，還有幾枝炭筆。

許信德先寫了自己的暗號及姓名，樂滿天也寫上了，然後拉動了一下繩子，那竹籮又再冉冉升上去。

又過了盞茶工夫，石壁上突然現出一堵石門來，許信德先進去，唸了「詩句」，接着樂滿天也進去，同樣唸了「詩句」。

守門的人覺得一字不錯，方將石門閉上。

樂滿天一直害怕他們會看出自己臉上塗過的易容藥，至此方放心。

石洞裡有條長長的甬道，兩旁有松枝火把，雖然不甚光亮，但已足可照明。

甬道約莫有三四十丈，方至另一道石門前。第二道守關的人，臉上都塗了油彩，又對過暗號，然後發一塊腰牌給他們。

只見許信德抓起旁邊石几上之毛筆，蘸了油彩，在臉上塗抹，樂滿天亦依樣劃胡蘆。

由於天庭一切尚未至公開之地步，且許多人之身份尚不能公開，是故人人進山都得把眞面目遮掩起來，這亦是樂滿天敢冒險的另一個原因。

樂滿天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此亦是天庭的一個缺點，偏偏天庭很多神佛均是九大門派的人，他們面目不能公開，身份也不能公開，方無奈出此下策。

出了石門，外面天色已黑。舉目一望，四周均是高山，中間一座天然山谷。

山谷樹木茂盛，由高處往下望，未必能發現，即使走近處，亦不見有建築物。

可是當他倆走了一段路之後，便隱約發現，林後其實有許多小小的房舍。

樂滿天尾隨着許信德，平平安安直至一棟土牆綠瓦之平房前。許信德敲開了門，道：「這位兄弟請了，咱們要上天庭，謁見『佛祖』。」

黑暗中閃出一個黑衣漢子來，道：「此時何時，『佛祖』會接見你麼？」

「小弟沒說一定要去拜見他呀，吺，這點東西，請你拿了吧！」

許信德塞了一錠銀子給他：「『佛祖』無空不打緊，咱們改見大悲菩薩。」

那黑衣漢這才讓開，揭起地上的一塊鐵板，道：「下去吧！」

估不到還有這一層，當樂滿天下樓梯時，心中突然泛起一個念頭，這不是上天庭，而是下地獄。

大約走了三十六級石階，方至地底，下面又是一條甬道，但十分寬敞，燈火通明，且有很多岔道，岔道還按東西編號，如東一巷，西二巷等等，看來天庭已經營了不少時日，而且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樂滿天雖然已從林正道口中得悉了有關不少資料，但心頭仍是忐忑不安。

走了一段，眼前突然開朗起來，像一座小廣場，廣場正面有一座大殿，兩旁還各有一棟大、兩棟小的院子。

許信德道：「老林，你先跟俺去見大悲菩薩吧！」

「正想你引見。」

許信德便走向西邊那棟大院前，門口有兩個穿盔甲的「天將」把守，喝道：「找誰？」

許信德哈哈道：「來此，不是求見大悲菩薩，還要見誰？請通報一聲，說八之三的許信德求見，有重大消息稟告。」

「天將」指着樂滿天問道：「這位又是什麼人？」

「在下是八之六的林正道，同樣有事稟告大悲菩薩。」

許信德忙接道：「他是小仙的朋友，是小仙引他來見大悲菩薩的。」

「你倆且等等。」一位「天將」進內傳達，另一位則看住他倆。

俄頃，那天將出來，道：「且跟我進來。」兩人隨他進內。

入門是座小小的庭院，亭台樓閣，假山奇石環佈，裡面是棟宮殿似的建築物。二人來至殿前，裡面便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八之三及八之六進來。」

「是！」許信德聲音有點興奮，隨即推開那扇門，跨進去。

那門十分厚實，那女子的聲音能傳至外面，且聽來毫不費勁，証明她內功修爲已至爐火純青之境界。樂滿天暗暗吃了一驚，忖道：「她已如此厲害，佛祖之修爲，可想而知，我能殺得了他麼？」

他邊走邊想着心事，雙腳却不敢怠慢，那女子之聲音又傳來：「本座在西廂書房裡。」

許信德似已來過多次，老馬識途，輕易便找到了，又聞那女子的聲音道：「進來！」

許信德伸手推門，樂滿天心頭又是一陣緊張，抬頭望進去，不由嚇了一跳。

房內每堵牆上，各嵌着三顆鴿

蛋大小的夜明珠，散發着綠濛濛的光芒，當中坐着一位白衣女子，紗巾蓋髮、赤足盤膝、左手托着一隻瓷瓶，十足是觀世音菩薩顯靈。

許信德恭恭敬敬地走進去，跪在「菩薩」身前，樂滿天依樣劃葫蘆，跪在他身後。「菩薩」道：「起來說話！」

兩人站了起來，許信德先把樂滿天介紹給大悲菩薩認識，樂滿天道：「求菩薩以後多多保祐小仙，小仙願赴湯蹈火。」

大悲菩薩仍保持那副微笑，「只要你誠心誠意，菩薩必定普渡你。信德，此行收穫如何？」

許信德眉飛色舞的把華山派的情況說了一遍。大悲菩薩靜靜地聽着，不但不置一詞，而且臉上神色一絲不變。樂滿天不由暗忖道：「這妖婦若非假裝出來，便是城府深沉至不可測。」

想至此，他不敢魯莽，仍裝出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態，直至許信德言畢，大悲菩薩方問道：「他怎不說話？」

許信德見她無一句嘉獎之詞，有點失望。「老林一向沉默寡言，不喜說話。」

「本座最喜愛嘴巴緊的人，但此時他也該說一說。」

樂滿天清一清喉嚨，道：「小仙查得『鐵膽金劍』岳楓，似在替他們辦事，他還暗中聯絡了一些所謂志同道合之衆，意圖對本盟不利。」

大悲菩薩問道：「他們是什麼人？」

「便是九大門派中跟咱們作對的那幾個老不死。」

「九大門派有那些膽敢跟本盟作對的老不死？」

這些事樂滿天都已自林正道口中弄清楚，乃道：「小仙至今尚未知道是那幾個人，但武當派的白松道長，似乎是首腦，因爲岳楓派人跟他聯系，是以小仙方上山報告，爲利於日後行動，最好先收拾岳楓，其他人便不怎麼樣了。」

大悲菩薩道：「岳楓此人有點能耐，江湖上也有些凡夫俗子聽他的話，但收不收拾他，不是你能決定的。」

樂滿天忙垂首應是，大悲菩薩又問：「你們上天庭之後，還見過什麼人？」

兩人同時應道：「咱們一上來，便直接來拜見您了！」

「四大金剛若見到你們，你們也不告訴他們麼？」

按規矩，他倆是屬四大金剛直接領導的，斷無不報告之理，但又怕說錯了，惹大悲生氣，是以一時均答不上來。

大悲又道：「你們今夜便歇在這裡吧，由本座來對付他們。善財、龍女！」

房外閃進一對金童玉女來，向大悲行禮。「帶他倆去安歇！」

那龍女便引樂滿天出去，沿走廊拐了兩個彎，到了一排廂房前，推開一扇門，問道：「大仙吃過晚飯否？」

樂滿天老實告訴她：「因趕着來見菩薩，還未裹腹哩！」

那龍女微微一笑，眼角蕩出一絲媚態：「那我替你準備！記着，這裡的規矩是沒有喚你，不許你出來。」

＊　＊　＊

整座大院，甚至說是「天庭」吧，死一般靜寂，靜得幾乎連心跳聲也聽得到。

這裡沒有風聲，沒有雨聲，沒有蟲聲，沒有鳥語，甚至沒有人言，教人懷疑已不在人間。

沉寂最好是睡眠，但樂滿天躺在床上，却連眼睛也閉不上。

到了天庭，第一步算是成功了，但下一步呢？會有甚麼危險？會出現甚麼變化？樂滿天心裡沒有一點底。

大悲菩薩已如斯高深莫測，其他人又如何？自己能否瞞得過「佛祖」之法眼？

能瞞得過又如何？如何出手殺了他？今日面對着大悲，他連拔刀之念頭都不敢有，他日遇到「佛祖」，會否鬥志全失？

默計時間，已將天亮，樂滿天恐露出馬脚，索性盤膝運功調息，忽然感覺到外面似乎有一對眼睛在暗暗盯着自己。

是不是龍女？大悲是懷疑自己？還是預防萬一，還是乃此處規矩？

地底下沒有天日，點算時間，該已是日上三竿，但外面仍然沒有動靜。

若是曹建樹在此，一定忍不住衝出去了，但樂滿天却耐得住，他甚至躺回床上假寐。

又不知過了多久，房門方被敲響，樂滿天剛坐直起身子，已有個少女捧着洗臉水走進來了。「請仙長洗臉。」

少女退出去之後，重新把門關上，樂滿天這才下床梳洗。事畢他仍端坐在床上，又過了半炷香工夫，房門方被那少女推開，一聲不吭，捧着洗臉水出去。

她不吭聲，樂滿天也不問。估計到了中午，少女方再進來，道：「仙長請到外面用膳。」

「請帶路。」

那少女看了他一眼，目光帶着幾分疑惑，道：「咱們這裡不吃早點，午膳比外面稍早一點用就是，仙長可能不習慣。」

「我也常不用早飯，能習慣。」

午膳開在小廳裡，用膳的只有樂滿天及許信德，三菜一湯，十分清淡。許信德看來有點疲乏，捧起飯便吃，他不開腔，樂滿天亦不敢說話。

許信德一口氣吃了兩碗飯，動作方放慢，「老林，這菜吃得習慣麼？肉少了一點。」

「俺一向不挑吃。」

「俺真佩服你，咳咳，你根本不像是個人。」

樂滿天沉聲道：「許兄何出此言？」

許信德哈哈笑道：「你甚麼都不嗜，像一塊木頭，枯坐了半天，也不吭一聲！你可知道，俺第一次來此，一個上午找了幾次人？」

「人的脾氣不一樣，沒甚麼好佩服的。」

許信德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大悲菩薩很欣賞你！她說找一個晚上跟你聚聚。」

樂滿天半喜半憂，後來見許信德笑得曖昧，心頭一動，不由驚起來，蓋面目可以易容，身體易不了，四十歲男人的皮膚跟二十多歲青壯年的肌膚有一定的差別，一脫衣服，便能感覺出來。

許信德見他不作聲，廳內又沒有人，不由壓低聲音道：「別看菩薩年紀不輕，他奶奶的，一切跟二十來歲的女人一樣，她在床上的表現，叫你終生難忘！他奶奶的，俺昨晚幹了三次，今早還有點腰酸哩！」

樂滿天苦笑道：「許兄你這可要幫幫小弟的忙，小弟就是不大行，是以才會被那婆娘拋棄，若是出乖露醜，小弟前途堪虞之外，連老兄也沒好處。」

許信德臉色一變，訝然道：「老兄年紀不大，又是練武之人，怎會如此？」

樂滿天苦笑道：「也許是以前殺伐過度吧，你不知道那婆娘天天要來兩三次，長年累月下來，誰也受不了！」

許信德心有所感地道：「這倒難爲你了！俺找機會跟菩薩說一說吧，不過能讓她看上的也不多，在這方面她不會普渡衆生的！」

「希望許兄能游說成功，否則小弟可慘了。」

龍女忽然又出現，面帶寒霜地道：「兩位饒舌甚麼？」

「沒有，說說舊趣聞而已，姐姐有甚麼指示？」

「菩薩在跟四大金剛吃飯，當然也會提及你們的事，因此兩位不必再在此住了，飯後便請便吧！」

兩人同時應是，餐後，許信德拉着樂滿天走，樂滿天只道這就要離開天庭，心頭又急又失望，却又不敢問。

只見許信德邁開大步而行，到了西三巷，推開扇房門，便見裡面有兩張床。「今夜咱們睡在這裡，這房是我回山暫用的，也是菩薩的慈悲！」

樂滿天心中忖道：「原來這斯是憑那回事攀上大悲的，我還以爲他有甚麼本領！」嘴上却道：「能與許兄同室，那正是小弟之願。」

兩人剛坐下不久，房門便被敲響，進來的是個光頭的漢子，年在四十七八左右，一副精悍的模樣。

許信德連忙迎上去，道：「老林，這便是小弟常跟你提及的伏虎羅漢二哥！二哥，這是小弟的老友八仙之六林正道。」

樂滿天忙上前行禮，仔細一看，伏虎羅漢臉上亦易了容。只見他隨手一伸，道：「坐坐，咱們聊聊！」

三人分頭坐下，許信德問道：「二哥何時回山的？」

伏虎羅漢道：「最近我一直在山裡，外面情況一無所知，你們這次上山所爲何事？」

樂滿天道：「來報告一些近況。」

許信德反問：「二哥，難道其他人上山，無人向你報告？」

伏虎羅漢輕哼一聲：「如今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你們查到什麼消息？」

樂滿天一聽其口氣，便知許信德跟他之關係只是一般，是以道：「二哥，咱們已將情況報與大悲菩薩知道了，聽說大悲要與三大主佛商量……」言下之意，此刻不方便再告知他。

伏虎羅漢碰了個軟釘子，不由深深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老大來，你們也不說麼？」

樂滿天道：「二哥請原諒，小弟倆也只好請他們去問問大主佛。」

伏虎羅漢冷哼一聲：「別以爲有了大悲，便可保護你倆一輩子！三主佛經常不在天庭，你們到處亂跑，誰能保得住？」

樂滿天反問：「莫非二哥可以保護咱們？」

「廣交朋友，總比到處樹敵好！」

樂滿天嘆了一口氣，道：「奈何小弟還記得天條，不敢亂犯，何況咱們也不願到處樹敵，二哥若是愛護咱們的，應會理解！」

伏虎羅漢冷哼一聲，拂袖而去。許信德臉色青白地道：「老林，你膽子好大！老大跟老二，很有機會升上菩薩的位置，你這樣說，可得罪了他啦！」

「小弟不這樣說，該怎樣說？難道把一切告訴他？小弟可沒這個

膽量。」

許信德不由語塞，半晌方喃喃自語地道：「奇怪，他以前跟大悲很親近的，今日怎會這樣？莫非他已轉投到大智懷抱？」

樂滿天心頭一動，心中更加踏實，却不把自己心裡的看法告他。「老許，咱們就這樣一直坐着死等，等什麼呢？」

許信德反問：「你以前未上過天庭？」

「當然來過，但每次報告完畢便離開了！」

許信德道：「不管怎樣，也得等見過四大金剛再說，說什麼他們也是管着咱們的，你以前只見四大金剛？」

「不錯，報告完畢，他們便放小弟下凡間了！」

「兄弟，你還是耐着性子等一等吧！老實說，我未上來時，恨不得上來打點關係，來了之後，又想早點離開……」

「這是什麼原因？」

「我也說不上，反正天庭裡派系很多，形成處處危機，一不小心，便可能……嘿嘿，其實你亦應該知道。」

忽然房門又被人敲响，許信德忙把門打開，料不到進來的是個中年婦女，一臉嚴肅。「哈，原來是二姐，你也來啦？」

「你們都來了，我還能不來！」那女人邊說邊走了進來，坐在伏虎羅漢剛才的位置上。

樂滿天已自林正道口中得知了八仙的姓名及脾性。許信德既然稱她為二姐，她當然便是尤秀雲了。

尤秀雲瞥了他一眼，問道：「五妹最近可好？」

許信德道：「不好，跟了別人了。」

尤秀雲冷哼一聲：「女人禍水，她跟了別人，可能是你福氣，最近有什麼消息？」

許信德含笑道：「二姐，這不好說吧？咱們也沒問你。」

「哈，你們口風倒緊！咱們八仙若不真誠合作，日後還有什麼指望？」

樂滿天道：「天庭若有大發展，咱們自有前途。」

「哼，難怪五妹會離開你，因為你沒有大志！」

「小心駛得萬年船，小弟只求能繼續混下去，下半生能活得較平穩就行啦，二姐幾時下山？」

「剛上來，還未見四大金剛哩，那有這麼快！嗯，十八羅漢也來了十五位，看來好像要有所行動！」尤秀雲有點眉飛色舞地道：「愚姐最討厭在暗中幹事了，挑明了，反而踏實了！」

樂滿天問道：「難道二姐有什麼擔心？」

尤秀雲壓低聲音道：「我就怕他們半途而廢，須知咱們幾個在外頭活動，難免有人懷疑，假如他們臨時決定不幹，咱們往後還能在江湖立足麼？若是挑明了，則等於騎上了虎背，也等於箭上了弦，不得不發！」

許信德點頭道：「二姐說得有理，不過我看上面不會半途而廢，到如今，已花了多少心血、人力物力？」

尤秀雲瞪了他一眼，「你懂個屁！假如再拖三五年，咱們還有否命活着，還是一個疑問。」

樂滿天則問：「八仙中，還有誰上天庭了？」

「老大也來了，只比我稍慢一步，他去見廣目天王，稍後該輪到小妹了。」

話音剛落，忽然隱隱聽到鐘聲，尤秀雲及許信德臉色均是一變，脫口道：「三大主佛召集咱們了。」

樂滿天暗吃一驚：「不知是什麼事？」

尤秀雲則有點興奮：「一定是大事，才會敲鐘，九成是宣佈要行動了！」

許信德拉起樂滿天，道：「咱們快去吧！」

* * *

大殿外之廣場上已站了黑壓壓的一片人，但鐘聲仍未止。

樂滿天望一望那一堆最少有三百個的人羣，暗吃一驚，他自進山以來，「地底」下不見人影，不料一集中，居然有這許多人，鐘聲未停，尚不知有多少人未到。

幸好，隨他們之後出來的，只有三四十個人，而鐘聲也在此刻停了。

接着只見四大金剛(面上均戴着銅鑄面具，與佛學裡的四大金剛面目一模一樣)，率麾下之三十二位天將走上台階。

三十二天將之首韋馱，點了香，並將香插在香爐內，四大金剛將殿門推開，只見裡面有三個「佛祖」般的人盤膝坐在神案上。

大殿外的人，刹那間全部跪在地上，正中那位便是「佛祖」如來佛。「都起來。」

三大主佛面露笑容，但殿外的諸神佛，均戰戰兢兢，數百個人的廣場上，幾乎連呼吸聲也聽不到。

「如來」低聲道：「我聽過大悲之報告，有位小仙立了大功，他便是許信德。許信德，你走出來，讓大家認識一下！」

許信德又驚又喜，還帶着幾分驚慌的心情走出去。大悲帶頭鼓掌，廣場內立即响起一片如雷轟响之掌聲。

樂滿天從未想到，三百個人之

掌聲，會發出如此巨响，其實乃因所處之地乃在地下密室之故。

樂滿天抬頭上望，却發現「伏虎」和「降龍」兩大羅漢站在殿內，殿外站在最近的是「韋馱」，只見他手持金剛杵，一副如臨大敵之態，他心中不由忖道：「原來三大主佛也害怕手下謀反，証明他們還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所有人。」

四大金剛分立兩旁，大悲和大智也立在階上，以示高人一等。

「藥師佛」接道：「尚有一位小仙也立了功，他便是林正道。林正道，你出來！」

樂滿天深深吸了一口氣，也走了出去。廣場內又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如來」續道：「許信德已抓住了華山派之把柄，本盟將於最近派出一隊精銳，秘密到華山，迫巫瑞劍夫婦就範。今日本座召開大會，意在鼓勵你們，向他倆學習，使本盟盡早統一武林！」

「彌勒佛」道：「林正道查出『鐵膽金劍』岳楓，原來在暗中為九大門派做事，難怪近日本盟的秘密逐漸外洩，為了杜絕此漏洞，本座派廣目天王，率麾下八大天將，前往將之消滅！」

樂滿天並不擔心岳楓，因為他來此之前，早已跟俞少英商量好通知岳楓躲起來，他最擔心的是華山派。

華山派在九大門派中，歷史悠久，若被消滅，或屈敵，則將成為突破口，其他八大門派，亦將產生危機。

最好的辦法便是立即將此消息傳出去，可是他在此已身不由己，能走出天庭麼？

此際又聞「如來」道：「消滅華山派一事，由大悲主持，盡點精銳，務求一舉成功！」

大悲有點洋洋得意地飄了大智一眼，道：「既然咱們已抓住華山派之把柄，人員不須太多，以免打草驚蛇。」

「如來」道：「同意，你要什麼人，如今便點吧！」

「只要十六羅漢，外加許信德及林正道兩人。」

十八羅漢之首次二名，「降龍」、「伏虎」是「如來」之保護神，自然不能輕易離開，因此大悲方會只求帶十六羅漢，另拿許信德及林正道塡補。

「如來」道：「九大門派近年來，雖然逐漸式微，但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只帶十八個人夠不夠？」

大悲傲然道：「請佛祖放心，十八個人已經足夠，但十六羅漢必須完全聽我命令！」

忽然一位羅漢道：「且慢，他兩人是小仙，雖然立了功，有何資格與咱們並列？若是兩個是窩囊廢，倒不如不要，省得壞了大事！」

原來此為俗稱之羅雲羅漢，在佛經中四大羅漢之一的羅怙羅漢(俗稱羅雲羅漢)是佛祖之獨生子，而天道盟中之羅雲羅漢則是「佛祖」之乾兒子，向來甚得「如來」之鍾愛。

「如來」道：「有理，你倆表演一下武功！」

長眉羅漢道：「『佛祖』武藝有兩種，一是純花巧好看，二是實用，並講求臨場機警變化，要測試某人之武功高低，只有對打一遭，最能知深淺！」

「藥師佛」問道：「你想試一試他們的身手？」

長眉頷首道：「此亦是為了本盟矣！」

「好，由你挑一個比試！」「藥師佛」道：「咱們不以勝負定標準，只要他倆距羅漢水準不太遠，便可選用，而且點到即止。」

長眉答應，逐指名要試許信德，許信德驚畏交集，但衆目睽睽之下，只好硬着頭皮應戰。

長眉傲然道：「你職位較低，理該由你先出招！」

「有僭！」許信德不敢托大，先行了一禮，當即運勁於臂，然後發招。

他使的是單刀，以快取勝，長眉羅漢空手應敵，展開空手入白刃功夫，在刀影之中，進退自如，有攻有守。

鬥了三十多回合，樂滿天便得承認，許信德之武功的確稍勝林正道半籌，而羅漢之武功，亦的確在八仙之上！

此時，長眉已逐漸佔了上風，又鬥了二十來個回合，突見長眉袖管一捲，纏住了單刀，另一隻袖管在其內力催迫下，硬如鐵板，直向許信德之喉管割去！

許信德也不傻，立即棄刀後退，抱拳認輸。

羅雲指着樂滿天道：「我來向你討教幾招。」

樂滿天連忙回禮稱不敢。羅雲大刺刺地道：「不必多說廢話，快動手！」

「是！」樂滿天緩緩將刀抽了出來，却不敢輕易發招，他心中顧忌頗多。

一因羅雲是「佛祖」之乾兒子，勝了他只怕日後不好相處，也間接掃了「佛祖」之顏面。

二是他自知立的功勞遠不如許信德，被選上參加消滅華山派，乃因大悲與許信德從中牽線，若表現太窩囊，可能會被剔出名單，而他若不能離開天庭，則無從將消息傳出去。

(未完・六)

上文提要：楊光被刺殺，案情又有新的變化。四大名探各有不同見解：施宇認爲兇手沒有逃走；麥昆欲注意楊光在化裝舞會戴的帽子；包維則對沙發有興趣；梅萊先生提出了兇殺案的動機是甚麼？藍新平探長以爲四大名探簡直是莫名其妙，究竟誰的觀點正確呢？正當衆人意見紛紛之際，突然間整座大厦停電了……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鬥智威龍

千萬美元成灰燼　兇手動機費思量

「不見了！明明放在沙發上的。」姜強茫然地回答。

「呀！眞糟糕！」藍新平探長嘆了口氣。

手上的打火機，火光已越來越弱，表示隨時都可熄滅。

「總掣在哪裏？」藍新平探長問滕子固。

滕子固搖搖頭：「不知道！等一下吧！反正天要亮了。」

「不能等。」藍新平探長斬釘截鐵地：「金小蝶可能出了事哪！」

藍新平探長高舉打火機，照着房間，想找尋金小蝶的所在。

就在這時候，有人拿着電筒走了進來。

「是我！陸平。」陸平說：「我記得大堂那裏有電筒，就下樓去拿。」

「快給我。」藍新平探長焦急地。接過電筒，向房間四周一照。哪裏有金小蝶的影踪。

藍新平探長鬆了一口氣。他聽到金小蝶的叫喊，還以爲金小蝶遭到不測呢。

忽然之間，又有另一道光芒照了進來。

「是我！施宇。」聲音十分爽朗：「對不起！我借了警方的電筒。」

「呀！原來是你拿走了，施宇兄。」藍新平探長說。

施宇笑了笑：「停電時，我想起隔壁沙發上有一柄電筒，就拿了去用。」

「你應該立刻拿過來呀！」藍新平探長有點不滿地。

施宇抓了抓頭：「我是想去修理電掣，所以就去了地下的電房。這裏嘛，應該沒甚麼問題的。」

「甚麼沒問題，金小蝶慘叫，還有兩發槍聲呢！」藍新平提出了抗議。

「我聽到。金小蝶的慘叫，聽起來倒不大像是慘叫，大概是黑暗中有人碰到了她的胸脯，情急之中叫了起來。那兩發槍聲嘛！嘿嘿！其實不是槍聲。」施宇分析着。

「甚麼？」藍新平探長見自己的推論給施宇全面推翻，不禁氣往上湧。

「如果是槍聲，大抵是開槍時會有閃光，現在嘛，卻是碰到了牆壁才有閃光，所以我猜想那是電光炮（註：爆竹之一種）。」施宇說：「因此我肯定房間裏不會有禍事，看呀！哪有金小蝶的屍體？」

「嗯！」到了這時候，不由藍新平探長不服。

房間裏，沒有金小蝶的屍體，也沒有子彈殼。

「好！算你的推理正確，那麼是誰在惡作劇？」藍新平探長提出了問題：「還有，爲甚麼要作弄我們？」

「爲甚麼要作弄我們？」施宇又抓了抓頭皮，忽然向藍新平探長扮了個鬼臉。

藍新平探長心裏嘀咕：「名探名探！倒是神經兮兮的。」

這時，天亮了。

滕子固拉開窗簾，陽光淡淡地射了進來。

「呀！施先生眞是料事如神，」姜強往地毯上拾起了電光炮的餘屑：「眞是兩枚電光炮。」

「對！」藍新平探長看了一眼，他心中在想：「是誰作弄我們呢？目的是要製造騷亂，乘機混水摸魚？」

這時候，逃出去的人陸續回來了。

麥西蒙說逃出房間後，便回到自己房間，一直睡到太陽升起。三大名探亦表示各有各回到房間去。

看來，倒不像在撒謊。

祇有金小蝶，一直沒有回來。

「可有人看見過她？」藍新平探長這樣問衆人。

衆人面面相覷，沒人回答。

「糟了！」藍新平探長叫了起來。

他忽然想到了金小蝶的慘叫。

「我們現在出發去找金小蝶。」藍新平探長發出了命令。

姜強應了一聲，連忙跑了出去。

施宇、麥昆等也加入了搜索的行列。

滕子固雖然是老闆身份，亦義不後人，跟在衆人的後面。

大夥兒分頭找尋金小蝶的影踪。

別墅每層走廊的盡頭，都有一個垃圾孔，住客祇消把垃圾倒進這個孔，就會滑落到地底的焚化爐燃燒。

金小蝶那美麗動人的胴體，就倒在垃圾孔的旁邊。

是姜強第一個發現金小蝶的影踪。

初時，他還以爲金小蝶已遭到了不測，蹲下身子，把她托起，這才發覺不過是暈了過去。

「探長！」他興奮得大叫起來。

藍新平聞聲，立即趕了過來。

「怎麼了？」他焦急地問。

「不礙事！祇是暈了過去。」姜强說，忽然指着藍新平探長站立之處：「探長！你看。」

藍新平探長低頭一看，在金小蝶的身邊，有一叠厚厚的鈔票。

姜强把金小蝶抱了起來。

藍新平俯身撿起了那叠鈔票，全是百元面額的鈔票。

他仔細數了數，大約是一萬美元。

比起失去的千萬美元，一萬美元無疑是一個小數目。

這時，滕子固他們已趕了來。

「把金小姐扶去五〇六號房吧。」藍新平這樣吩咐着姜强，之後，他就讓滕子固看他手上的美鈔。

「我們在金小姐的身旁找到了這叠美鈔，你看看是否是被偷去的其中一部份？」

滕子固看了一看，說：「是，這是我的鈔票。」

「爲甚麼這麼肯定？」

「我記得那些號碼。」滕子固解釋着：「爲了便於記認，那些美鈔的號碼都是接連的。」

「好。」藍新平點點頭：「這就好辦。」

「探長！爲甚麼鈔票會丢落在這裏？」滕子固好奇地問。

「我也不明白。不過，這裏是垃圾孔，我想那祇有一個解釋吧。」藍新平探長說。

「你是說金小蝶想把這一萬塊美鈔拋進垃圾孔焚燒？」滕子固睜大眼睛。

「對！我正是這樣想。」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甚麼？把一萬塊燒去！那是狂人所爲。」滕子固顯然不大相信。

「不一定。」藍新平探長嚥了一口口水：「兇手被逼得急了，非要毀屍滅迹。」

「被逼得急？」滕子固喃喃自語。

「在未停電之前，我們已展開了全面性的調查行動，兇手怕偷來的鈔票會被搜出來，於是藉停電，就跑到垃圾孔這裏，想把鈔票毀掉。」藍新平探長發揮了他的推理能力，不讓四大名探專美於前。

「這麼說，金小蝶是兇手了？」滕子固問。

「不！我可沒有這麼說。」藍新平探長搖搖頭：「兇手正在把鈔票倒進垃圾孔時，却被金小蝶發現了，兇手自然大驚失色，就把金小蝶打暈，就在這時，兇手丢了一叠美鈔。祇要等金小蝶醒過來，就可以眞相大白。」

「那要看她肯不肯講實話了。」滕子固有點懷疑地：「我現在想去看一看那個焚化爐，看看那一千萬美金是不是給燒成灰了。」

「我也是這麼想。」藍新平探長同意了。他率先走下樓梯，衆人跟在他的背後。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別墅的地底。

焚化爐裏，仍然火光熊熊。

藍新平探長舉起那條化學棒，焚化爐的鐵門打開。

立刻，一陣熱風冒了出來。

「走開！走開！」藍新平探長揮

着手，示意背後的人走開一點，接着，他就用那條棒把燒剩的灰屑拖曳了出來。

陸平朝灰屑上澆了水。

「沙」的一聲，火熄滅了，冒出一陣煙。

四大名探、滕子固、麥西蒙牢牢地瞧着給澆熄了的灰屑。

麥昆伸手把灰屑中的星星碎片挑了出來。

「哈，這就是那頂帽子的灰屑，」他洋洋得意地：「眞的有人燒掉了死者的帽子。」

藍新平探長的英語程度並不太差，聽得麥昆這樣說，頗不是味兒。

燒了一頂死者的帽子，有甚麼大不了呢！

藍新平探長擔心的，反而是那千萬美元的下落。

「這是甚麼？」滕子固忽然這樣說，他推了推藍新平探長的肩膊。

在那根化學棒的尖端上，挑着燒剩的四角紙屑。

看來就像是被燒焦了的鈔票。

藍新平探長把四角紙屑彈在地上，又再伸進爐裏挑，挑出了許多同類的四角紙屑，堆在地上，形狀如一座小山。

「呀！大概眞的是鈔票的灰吧。」藍新平探長帶點同情的語調對滕子固說：「不過，一切留待科學鑑證之後，才能作實。」

眾人又回到了五樓。

金小蝶已恢復了知覺。

藍新平探長打量了金小蝶一眼，正想發問。

金小蝶已搶先說：「探長！我的頭好暈，我甚麼都不知道。」

「停電時，你發出了一聲慘叫，你還記得嗎？」藍新平探長問。

「記得，」金小蝶眨眨眼：「那時候，有人推了我一把。」

「是誰？」藍新平探長緊張地問。

「太黑，我看不見。」

「那麼之後呢？你怎麼啦？」

「我想到了楊光被人殺死，怕了起來，就衝出房間，跑到走廊，走廊也很黑，正在手足無措之際，有人從我後面掩住了我的口，接着一塊手帕就蓋在我的鼻子上，那味道好難嗅，祇是那麼一嗅，我就暈了過去，以後的事，我全然不知道。」

「是歌羅芳！」姜强叫了起來。

「歌羅芳？會不會有生命危險？」金小蝶顯然不知道歌羅芳是甚麼，憂心忡忡地問。

「有事你還會醒嗎？」藍新平探長沒好氣地：「你不知道自己已走到那個垃圾孔嗎？」

「是……姜强先生剛才告訴我。我身邊有一萬美元，眞是嚇了我一跳。」金小蝶拍拍胸。

「可知道是誰弄暈你的嗎？」

「不知道！太黑了，根本看不到。」金小蝶的眼睛骨碌碌地轉：「不過我知道那一定是個男人，因爲這裏除了我，再沒有別的女人了。」

藍新平探長並沒有說話。

「唉！我眞的太不幸了，捲進了這件事裏。探長！你懷疑我偷走了那些錢嗎？」金小蝶問。

「有可能。」藍新平探長直認不諱：「在眞相未明之前，誰都有嫌疑。」

這時候，藍新平探長心裏湧起了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一直以來，都不曾在藍新平探長的腦海裏浮現過。

金小蝶從表面看來，是一個時裝模特兒，跟楊光邂逅後，很快共賦同居，每天做愛、跳舞，十足一個純良的少女。

然而這不過是一種先入爲主的印象，導致藍新平探長的思維全靠一條直線走。

反過來一想，金小蝶有可能是假裝的，她是一個狡猾的少女，親近楊光，是有目的的。

「好了。」藍新平探長望了姜强一眼：「我們開始工作吧！」

「甚麼工作？」姜强問。

「笨蛋！我們不是要搜查那一千萬嗎？」藍新平探長咆哮着。

於是警方開始了大規模的搜查行動。

施宇等人的房間亦被列入搜查的範圍，巨細不遺地搜了一遍後，結果是一無所得。

藍新平探長領着眾人重新回到事發現場的五〇六號房間。

「大家都看見了，我們找不到那一千萬，不，應該是九百多萬。」藍新平探長疲倦地說：「目前找到的，祇是那一萬塊。」

藍新平探長抱歉地望了滕子固一眼。

「在焚化爐裏找到的，是不是我的鈔票？」滕子固問。

藍新平探長並沒有即時作答，他望着四大名探：「諸位！你們有甚麼高見？是不是兇手被逼得急了，把鈔票扔進爐裏焚燒以圖毀滅證據呢？」

「不！」麥昆笑着回答：「以我看，燒掉的祇是紙片，不過弄成鈔票的形貌而已。兇手有意捉弄我們。」

「不！」梅萊也說了一個字，之後，就閉口不言。

包維傲慢地摸了摸鬍子：「我包維可以斷言，那絕對不是鈔票。把辛辛苦苦偷來的鈔票燒掉，那違反了犯罪者的心理。」

「我也有同感。」施宇開口了：

「由今次的案件看來，兇手是一個頭腦極其縝密精細的人物，這種兇手又怎會輕易燒掉巨款的呢？我看是把報紙或雜誌弄成鈔票形狀來燒，冀求瞞天過海。」

「好！就算你們對，那麼……」藍新平探長把燙手的山芋交在四大名探手上：「那一千萬到底去了哪裏？我們翻箱倒篋，也找不到呀！」

「哈！新平兄！你們找不到，並不等於鈔票失了踪。我大抵已猜到鈔票的所在了。」

「是嗎？那好極了。」藍新平探長不勝雀躍：「到底在哪裏？快說！」

「我知道鈔票已被移至一處隱蔽場所，不過……」施宇說：「你不是說過鈔票鑑辨專家快要來了嗎？」

「剛才已打了電話，銀監處就會有專家來了，一經查證，是眞是假，立刻可以知道。」藍新平探長說。

「好！等到鑑證完畢後，我就說出來，如果鑑證結果，證明被燒的是眞鈔，那麼我的推測就錯了。」施宇說。

施宇雖然這麼說，但從他臉上的神色看來，卻是充滿了自信——

專家一定說是「僞鈔」。

八點卅分左右，兩個鈔票鑑辨專家來了。

藍新平探長立即帶着專家去到地底的焚化爐那裏。

在各人的監視中，兩位專家小心翼翼地展開了鑑辨工作。

兩個專家面無表情的在鑑辨。

過了大約兩個鐘頭，工作完成了。

藍新平探長急不及待地問：「這些紙屑，到底是不是眞的鈔票呢？」

藍新平探長的聲音微微地發着抖。

年紀較大的那個專家用十分嚴肅的表情說：「我現在要鄭重地向諸位宣佈鑑別的結果，」他頓了頓：「這被燒過的紙屑，全屬一百元面額的美鈔，總額大概是九百多萬。」

年輕的專家插口說：「要把這麼多的美鈔短時間內，一次過燒個清光，就算是用政府的焚化爐，也未必辦得到。」

「甚麼？是眞的？」

「你們……有沒有弄錯？」

「那全是眞的？」

「弄錯了！弄錯了！」

一時之間，否定的聲浪此起彼落。

四大名探，也各有反應。

首先是麥昆，他聳了聳肩，取下小眼鏡，用手帕無意識地抹着，以表不信地說：「難以置信！難以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我也想過兇手被逼得緊了，祇好孤注一擲，不過，那眞的是違背了犯罪者的心理呀！難道香港人的性格與別不同嗎？」包維自言自語地：「呀！想不到我包維也會犯錯。」

後一句話已是迹近呻吟了。

「我們看錯兇手了。」梅萊將雙手插進褲袋，低聲地說。

「這個兇手扮成狂人，其實是一個極端冷酷的人。」施宇開口了。他撥了撥額前的頭髮，然後望着那兩位專家：「對不起！我可以看看你們的工作証嗎？」

「當然可以。」兩位專家應了一聲，迅即把工作証遞上。

施宇仔細看了一下，徐徐欠了欠身子：「謝謝！因爲事情太反常了，所以不得不懷疑閣下的身份，請原諒。」

他把工作證交還給兩位專家。

「沒關係。」兩位專家客氣地笑了一下。

其中年紀較大的專家說：「我也覺得兇手是個狂人！九百萬美金呀！就這樣燒掉，太可惜了。」

兩位專家收拾好工具，離開了。

專家們離去後，現場瀰漫着奇妙的空氣。

滕子固面孔漲紅，在焚化爐前走來走去。

「你們警察眞……眞沒用。」他咒罵着：「藍探長！你不是答應過我一定可以把那一千萬找回來的嗎？可是如今，哼！一千萬都燒成灰了，你要負責！」

「對不起！我也想不到兇手會幹出這樣違反天理的事情，我承認失敗。」藍新平探長萬分抱歉地。

不過，在他的心中，却不是痛苦，至少，他看到了名聞世界的那四位大偵探的失敗，他反過來，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

「我應該看住那筆錢的。」麥西蒙歉然地。

陸平看看地上的紙屑，心裏想：「那個眞正的狂人，會不會也把鈔票燒掉呢？」

當然，如果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一定沒有人回答。

金小蝶走到焚化爐前，無限依戀地盯着那些燒焦了的紙屑。

她抽泣着：「如果他告訴我……我一定把……把它偷過來。」

四大名探意氣消沉地保持着緘默，他們正努力地想把失掉的尊嚴找回來。

麥昆重新把眼鏡戴上，拿出香煙，慢慢地抽着。

他皺着眉頭，顯然已陷入了沉

思的狀態裏。

兇手沒道理會把千辛萬苦得來的鈔票化為灰燼的！麥昆對這個信念，並沒有動搖。

可是事實上，鈔票已全燒成了灰屑。

是兇手把鈔票扔進焚化爐裏去燒的，這是不爭的事實，誰也沒法改變。

那麼是否在當初所推測的細節裏，出現了錯漏呢？

是不是疏忽了香港人的性格的特質呢？

「不！」麥昆否定了這一點。

麥昆一向對自己的推論懷有無比的信心。

人類嘛，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基本性格不會相差太遠，自己絕對不會看錯。

施宇是香港人，他不是一樣地不相信兇手會把一千萬美金燒掉。

這証明了香港人的基本性格跟美國人相同，人性總是貪婪的。

「可是，兇手眞的是把那一千萬燒掉了呀！」

至少那兩位專家以他們的信譽來保証。換言之，除了買房子和汽車的錢外，兇手把剩餘的九百萬美金全燒光了。

「為甚麼會這樣呢？」

「兇手是個狂人嗎？」

「沒可能的。」麥昆這樣地告訴自己。

他想到了過去的一宗案子，一個兇手殺死了四人，把他們分釘在十字架上，事後兇手被捕，証明精神正常，表面看似是不正常的事件，暗底裏，那個主謀比正常人還要正常。

「我得研究一下案件的基本動機。」麥昆這樣地提點着自己。

「動機是甚麼呢？」麥昆不禁嘆了口氣。

包維默默地抽着小雪茄，他正生着自己的氣。

犯了錯誤，無疑令他自尊心盡失，那又怎能不生氣呢！「媽的！眞的他媽的！」他心底裏這樣咒罵着，表面還維持着他那典型的英國紳士風度。

兇手眞的把千萬美金燒掉，這點眞令人感到意外，這令事件更加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不過大凡案件，必有邏輯可推，祇要理性地進行分析，一定可以破案，抓到兇手。我是包維，世界獨一無二的神探呀！」包維鼓勵着自己。

他想到了那宗火車謀殺案，一共有十四名涉嫌者，他們個個有不在現場的証據，要是換上一個庸手，必然會束手無策，可是包維畢竟非同凡響，十四名涉嫌者個個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証據，反過來顯示了案情的不合理，於是他認定了十四名涉嫌者都是疑犯。結果証明包維看對了。

今次的案件，大抵相同。「我包維怎會破不了？哼！」

梅萊叼着煙斗，他也想到了十多年前的一宗血案。

那兇手名叫洛地，是一個捷克人，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唸醫科。他殺人，並沒有動機，祇是為了証明自己的天才和向梅萊挑戰而已。

對香港，梅萊印象不深，但來了幾天後，他感覺到香港工商業發達，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激烈的競爭，處身在這樣的社會中，難免有懷才不遇而感到委屈的人。

年紀大的人，可以淡然處之，年紀輕的人就不同了，由委屈演變成對這個社會的憎恨，因此，就會導演出一齣慘劇來吸引人們對他的注意。

千萬鉅款、四大名探，為這位仁兄提供了揚名立萬的絕好機會。

在兇手而言，偷錢、殺人，正好証明自己的潛在才能哩。

兇手在向社會挑戰，在向四大名探和藍新平探長挑戰，這就是動機，那麼燒掉那千萬美金，就絕不出奇，兇手不外是要令四大名探和藍新平探長丢臉，那千萬巨款，並非兇手的眞正目的。

此外，有四個嫌疑人物，分別是滕子固、麥西蒙、陸平和金小蝶。

滕子固不會是洛地，因為他的出身和地位有着顯著的不同。

因此，祇有麥西蒙、陸平和金小蝶最最可疑。

這三個人都有嫌疑成份。

先說陸平，頗有語言天才，却做了滕子固的翻譯，他會安於其位嗎？

麥西蒙嗎？看上去，像是滕子固的朋友，其實祇是個僕人，為滕子固賣命。

麥西蒙似乎並不富裕，甘願作為監視楊光的人，大抵是為了生活。他心裏一定會很憂鬱吧。

至於金小蝶，雖然美麗，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模特兒。這樣的女人，一定充滿了虛榮心，看到鈔票，哪會不起心。

「這三個人當中，誰是洛地的承繼人呢？」

梅萊這樣想着，想着想着，不禁把叼在嘴角的煙斗咬得發出了「啪」的一下清脆聲響。

施宇也在思索。

許久之前，他辦過一樁案子，一個貌美如花、心似蛇蠍的女人，連連殺了人。

好不容易把她逮住，她透露的殺人動機祇是「因為愛之深，所以恨之切」。比起那宗美人殺人案而言，千萬美元巨劫案，當然不會有「愛」的成份，這個兇手，應該很快就露出了破綻。

藍新平探長比誰都焦急。

如果此案不破，香港警方的顏面何存！

一定要抓到那個兇手！

可是誰是兇手呢？直到目前為止，藍新平探長仍然是茫無頭緒。

這宗案子，眞是怪透了，幾乎人人都有可疑之處。

那個麥西蒙，總是戴着太陽眼鏡，看上去，不像是個好人，討厭之極。

至於陸平，表面看來老實勤奮，然而，他眞的滿足了目前的成就嗎？知道有一千萬美元，難保不動心。

金小蝶嘛，哈哈哈，案發後，裝成一副可憐相，反而惹人懷疑。

她說被人用迷藥迷暈，不一定是說眞話，有可能是自己迷暈自己，就在倒地之前，把那塊含有歌羅芳的手帕，扔進了垃圾孔。

到滕子固了，雖然是大富豪，但也不一定清白。

起初，他的動機或許是想重現案情，考驗一下四大名探的實力，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說，希望能幫助警方調查原來的千萬美元巨劫案，可是到了後來，眼看形勢不妥，於是就殺了楊光，搶回那千萬美元。

反而施宇，由於是施爾的兄長，為人如何，較有信心，嫌疑最小。

那三位外國名探，不一定是清白的。

一千萬美元，佛也會動心，何况人？

說甚麼不見了帽子、沙發變了位置，不外是想製造混亂，轉移警方的視綫。

藍新平探長望着天花板，心如電轉。

* * *

中午，記者擁到別墅來了。

電視台的外景採訪車也到了，進行拍攝的工作。

姜强一點人頭，嚇了一跳，記者的數目，比平日多了三倍，祇見人頭湧湧，把大堂擠個水洩不通。

由此可見新聞界對這宗案件的重視程度。

向未破案的千萬巨劫案挑戰；四大名探各扭六壬；一千萬美元化成紙屑……任何一條都是上佳的報章頭條，難怪記者要拚命了。

記者爭相訪問滕子固和四大名探，反而冷落了藍新平探長。

藍新平探長自然有點兒不高興，不過，這正好提供了一個讓他冷靜地思考的黃金機會。

這時候，姜强走了進來，向藍新平報告停電的原因。

「是不是有人故弄玄虛？」藍新平探長蠻有把握地問。

藍新平探長一直認為停電並非意外，所以下令手下作出徹底的調查。

他認定是兇手故意弄壞電力，然後在黑暗中，把那些鈔票丢進焚化爐裏燃燒。

姜强搖搖頭：「報告探長，停電是意外。」

「意外？」藍新平探長不禁一怔：「那麼停電的原因是甚麼？電燈公司出了事？」

「不！祇是這幢別墅停電。」姜强回答。

「那麼為甚麼是意外呢？」藍新平探長抓了抓頭。

「說出來眞是混賬透頂，六樓有人在深夜拍照片……」姜强壓低聲音：「拍的是寫眞。」

「甚麼！寫眞？」藍新平探長嚇了一跳。

「是呀！我已叫那些人在樓上的房間等候調查。」姜强回答着。

「不過，拍寫眞跟停電有甚麼關係？」

「有！當然有。」姜强說：「拍寫眞，需要打燈光，這需要很大的電量，白天，別墅的人不用電，但晚上則不同，家家戶戶用電，往往電力不夠，電壓不勝負荷，燒掉了。」

「哦！」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

「我派小張到樓下的電壓房查看，發現眞的燒了。」

「好！我們去問那班搗蛋鬼。」藍新平探長拍了拍姜强的肩膊。

先是千萬巨鈔被燒掉，繼而是寫眞。

「呀呀！妙得很呀！」藍新平探長心底裏這樣想着。

到了六樓的六零五號房，裏面聚集着五個人，三男兩女。

男的都是中年人，女的則年輕貌美。

房間的地方放滿電線和繩索，還有燈泡和攝影機。

「誰是負責人？」藍新平探長出示了證件後問。

「我。」一個中年男人迎了上來：「我是房客，我叫徐兆明。」跟着拿出名片，遞給藍新平探長。

「張氏紙業集團主任徐兆明」名片上這樣寫着。

「我們妨碍了警方查案，眞是萬分抱歉。」徐兆明欠了欠身子。

「到底是甚麼回事？詳細說說。」藍新平探長問。

「好！」徐兆明應了一聲，指了指其他兩個男人：「這是我的朋友，至於那兩個女的，是我們請來的模特兒！其實也不是職業模特兒，」他眨了眨眼，低聲地：「她們是

夜總會的小姐。」

「你們常在晚上拍寫眞嗎？」

「不！」徐兆明搖搖頭：「我們平時很忙。今天本來是不準備拍照的，我意思是沒有這個打算。」

「哦？」藍新平探長感到有點兒意外。

「昨晚是平安夜，這裏有個派對。派對完了，我回到房間，正想睡覺，接到了朋友的電話。」徐兆明指着其中一個朋友：「他說找到了模特兒，想用屋，我當然不反對，反正第二天不用上班嘛，於是他們就來了。」

「甚麼時候開始拍的？」

「凌晨一點鐘，我們不知道會燒掉電壓器，眞的不好意思。」徐兆明有點歉意地。

「你說是凌晨一點鐘開始的，爲甚麼要到六點才發生停電意外呢？」

「對。」徐兆明點點頭：「這要怪我不好，到天快亮時，我忽然想拍彩色照片，你知道，拍彩色照片用的燈光遠比黑白的多，於是……唉！」他吁了口氣。

聽過證供，並沒有特別可疑之處。中年男子對異性，一向有特別的興趣，即使是藍新平探長自己，在馬路上看到了漂亮的女人，也會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呀！這些繩拿來作甚麼？」藍新平探長指着地上的繩索。

徐兆明一聽，臉色陡地一變。

藍新平探長把繩索拿起，細細地看。

徐兆明走到藍新平探長的身邊：「這……這是拍攝時的道具。」

「道具？」藍新平探長重複着。

「現在拍寫眞嘛，如果祇拍女人的胴體，哈哈，太單調了，我們弄些花樣，這才夠意思。」

藍新平探長聽得一頭霧水。

「這些繩是用來縛模特兒的。」徐兆明說。

「不痛的嗎？」藍新平探長用手摸了一下繩索，有點刺手。

「痛呀！」其中一個模特兒嚷了起來：「他們好用力，你看！」她走到藍新平探長身邊，伸出右臂。

右臂上還有被繩索勒過的傷痕。

「唔！」藍新平探長瞪了徐兆明一眼。

徐兆明立刻立正鞠躬，口中連說：「下次不敢……」

* * *

藍新平探長跟姜強同到五〇六號房。

「你有甚麼看法？」藍新平探長問。

「眞是世風日下。」姜強居然老氣橫秋。

「世風日下？」藍新平探長想不到姜強會說出這樣的話，不禁愕然。

「張氏紙業最近發明了一種新的溶紙機，成爲了城中話題，股票因而大漲，想不到它的高級職員居然以拍攝虐待片的寫眞爲樂。」姜強說出了心中話。

「這也不算得是甚麼一回事，姜強！時代變了，女人的胴體已不算是甚麼秘密。不過，聽你這樣說，難道你懷疑徐兆明在撒謊嗎？」

「這班老甲魚，眞是人老心不老，不過，我看他們也不致撒謊，如果想撒謊，就不會自己說出停電的原因。」

「一定是別人說，對嗎？」

「對。」姜強點點頭：「他們一定是說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而那個別人，可能是一個路過的人，警方無處可找。」

「有道理。」藍新平探長同意地。

這時，施宇他們已見完了記者，同時到五〇六號房間來。

「知道停電的原因了，對嗎？」施宇笑哈哈地問。

「你怎會知道？」

「我有順風耳呀。」施宇指指自己的耳朵：「停電的原因是甚麼？」

姜強搶先把原因說了一遍。

「呀！好妙呀！」施宇拍了拍手，接着翻譯給麥昆等三人聽。

三大名探聽了，不禁笑出聲來，這個原因，眞的是既香艷又滑稽。

「好！我有一事請教諸位。」藍新平探長說：「我同意停電是意外，但各位，你們又可有甚麼高見？」

「我沒有興趣。」出乎意外地，麥昆居然這樣說。

「不過，」藍新平探長頓了頓：「你們不認爲這內裏有蹺蹊嗎？」

「甚麼蹺蹊？」麥昆問。

「這個嘛……」藍新平探長一時啞住了，他從沒想過會被人這樣問。

麥昆說：「我倒並不關心停電的原因，意外也好，人爲也好，反正是停了電，我最感興趣的，是停電對兇手有甚麼意義，即是說，停電期間，兇手做了甚麼？」

「哈！這還不容易嗎？」藍新平探長嗤之以鼻：「兇手在停電期間，把那一千萬，正確一點說，是九百多萬的美金，扔進焚化爐裏燃燒，之後，又把金小蝶迷暈，再在垃圾孔旁邊遺下一萬美金。」藍新平探長呼了口氣：「我知道金小蝶不會是兇手。」

「果眞如此？」麥昆望着藍新平探長，他的眼神帶着鄙視的成份，這令藍新平探長感到相當的不快。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甚麼叫

做果眞如此？」

「由停電到天亮，大約過了多少時候？」麥昆問。

藍新平探長閉上眼睛，想了一下：「大約是三十分鐘。」

「之後我們就去調查那個焚化爐，這裏頭大約有了十分鐘間隔，換言之，一共是四十分鐘。由停電到把鈔票扔進焚化爐，大約有四十分鐘可以利用。九百多萬美金，是厚厚的一叠，這麼短的時間，可以完全燒成灰嗎？」麥昆發出了疑問。

「不能吧！」藍新平探長說：「不過如果火力猛，這也不足爲奇。」

「藍探長，我尊重你，所以我同意你的講法。」麥昆微笑了一下：「不過，我有一件事，到了現在，不得不向你坦白。」

「甚麼事？」

「其實在停電一開始，我就奔離房間，跑到樓下的焚化爐那裏。」麥昆神閒氣定地。

「你……你沒有回自己的房間？」藍新平探長這一驚，可眞非同小可。

「你不相信我的話？」

「我……我不是那個意思，不過，爲甚麼你要跑去那裏呢？」

「停電時，不是有兩道閃光嗎？那不是槍聲，祇是電光炮，但是兇手爲甚麼要那樣做？理由祇有一個，」麥昆嚥了口口水：「是想混淆我們的視綫。爲甚麼要混淆我們的視綫？祇爲了要再殺人。」

藍新平探長怔怔地望着麥昆，名探的言論，有時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呢。

「不！我想了想，就推翻了我自己的猜測。要殺人，祇利用停電期間的黑暗環境，已足以成事，於是我想到，兇手是爲了消滅證據。即使把證據隱藏，最後也會被抓到，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把它燒毀。就這樣，我跑到地底的焚化爐那裏。」麥昆一口氣地說出始末詳情。

「……」藍新平探長啞住了。

「我不是一個人去的，他們三位……」麥昆指着三大名探：「一起陪我去。」

「甚麼？你們剛才是騙我的？」藍新平探長嘟着嘴問。

包維說：「我是神探包維，在這麼吃緊的情況底下，我會回房裏睡覺嗎？哼！」

藍新平探長被刺得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包維續說：「我們走到那座焚化爐時，爐火早已燃燒着。途中除了施宇先生回到五樓外，我們三個人一直守到天亮，期間沒有人走近過焚化爐，那就是說，兇手並不是在停電後才燒毀鈔票的，依我看，早在殺死楊光、搶了鈔票後，就扔進了焚化爐。」

「等一等，」藍新平探長像打籃球賽似地叫「停」：「兇手哪有這麼笨，跑到焚化爐那裏去，祇要把鈔票扔進垃圾孔，不就行了嗎？」

「對。」包維笑：「我又想起我們三個人守着焚化爐的情景了。如果那麼多的鈔票給扔進爐裏，按理爐火應該很猛，可是，我們看到的火，並不太猛烈呀！」

「到底是怎麼回事？」藍新平探長苦着臉。

「祇有一個結論。」包維洋洋自得地：「兇手一得手，就把鈔票燒掉，在停電期間，除了對付金小蝶，甚麼也沒做過。」

「豈有此理！」藍新平探長不禁罵了起來。

「的確豈有此理。不過，這是事實。」包維淡淡地道：「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懷疑被燒的是僞鈔，可是，那却是眞的鈔票。講句坦白話，我也覺得奇怪，這完全違背了犯罪心理學。」

「可是，剛才你們大家都認定兇手在停電期間，燒掉了鈔票呀！」藍新平探長說。

梅萊笑了笑：「兇手一直想我們有那樣的想法，爲了令兇手安心，我們四個人假意上當。」

「但是兇手爲甚麼要那樣地搞三搞四呢？」藍新平探長雖是查案經驗豐富，也有點兒糊塗起來。

麥昆搶着說：「所以我一直想知道停電對兇手而言到底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藍新平探長望着麥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麥昆所講的，是鐵一般的事實。四大名探沒有可能串謀撒謊。如果眞的是這樣，結論祇有一個。

兇手在殺死楊光後，把千萬美元燒掉。

在停電期間，兇手祇做了兩件事：

㈠發了兩枚電光炮。

㈡用歌羅芳把金小蝶迷暈。

（如果金小蝶是兇手，上述兩個行爲當然可以被解釋爲做作。）

「呀！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呀？」藍新平探長的頭開始痛起來。

一直以來，他都以爲兇手是爲了要搶那一千萬美元才殺死楊光的，可是現在看起來，兇手似乎是要燒掉那一千萬美元，才殺死楊光。

世間上眞有這樣的傻瓜嗎？

兇手眞是違反了犯罪者的心理？

難道兇手討厭金錢嗎？

那不大有可能吧！討厭金錢的人，世間哪會有？（未完・六）

驚艷一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雷陣雨因受溫晚大人之託，不能不暗中保護天衣居士，將他藏在菩薩像內，豈料達摩像內也藏有元十三限，使雷非常震驚，因爲始料不及，結果陷在元的局中，而居士和元十三限亦被困在像內，兩人不能相搏，只好口戰，各發揮己見，爭論不休，先談師兄弟之間的事，不妥協，然後談論時局，焦點在蔡京題上，一誅一保，元十三限大動肝火……



老林僧一喝悟道　師兄弟各走極端

這人本來臉上捱刀、雙腿燒傷、百會、咽喉各插了一針，已「死」了過去多時，但突然之間，給數道功力一纏，他的臉色迅速由白轉紅，而且頭上、喉中兩支針一齊徐徐倒後自拔而出，叮叮地落到地上。

針一離穴，這「死人」竟然轉活過來了，一彈而起，馬上想對張炭和無夢女作出攻擊，但忽然以手捂住自己的頂門和喉嚨，格格有聲，轉向神像，瞪大了眼，說不出話，狀甚痛苦。

然後雙膝一屈跪了下去。

* * *

只聽神像內的人桀桀笑道：「你們看，我一施神功他就能轉活了，殺人比救人容易太多了。」

他說的道理很有道理。

——殺人是比救人易。

殺人，只是把一個人殺死便解決了。

一刀，一棍，甚至動一下手指就可以把一條性命解決掉。

可是要挽救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是太難了。

何況人總愛做殺人害人的事，救人活人的，少之又少。

但他說的話不是眞話。

天衣居士道：「趙畫四的致命傷是咽喉和百會二穴上的兩支針，他用『山字經』的內勁將它逼出來，又用『忍辱神功』替他續命補陽，把他救活過來。但你爲炫示神功，發勁太快，他的腦部和喉部，袪傷太速，已造成永難癒合的傷害。你爲何要急於顯示武功？其實，你的功力只能發放局部，要禦大敵，已力有未逮。你發功逼退穴針之際，老林已把『哀神指勁』收了回去了，可是你已力疲心焦，顧得一處顧不得另一處了。」

天衣居士緩緩而又肯定的道：「你雖然藉神像蘊合了多少年來多少善男信女的善力靈力悟了道，但仍爲這菩薩多少歲月以來多少造化的金身所困！」

天衣居士語音一落，只聞菩薩像裏傳來轟轟發發的激盪之聲，猶如一頭怒獅困在裏面咆哮冲擊，却出不得，連佛殿內也充滿罡風眞炁，佛灯欲滅欲熄，全仗老林禪師以哀神指勁保住灯焰。

天衣居士搖首歎道：「放下吧，老四，這又何苦！」

好一會，神像內的厲嘯冲擊才告平息。

又過了好一會，才傳來元十三限頹廢的語音：「我是給困住了，衝不開去。」

「其實以老四你的稟賦絕學，沒理由掙不脫的，只是你放不下而已。」

「我是無從放下……你能教我如何放下？」

天衣居士嘆了一口氣，道：「問題是你是否眞要脫困？」

元十三限的語氣變得無盡低沉，道：「不能脫困，窩在這兒，動彈不得，終練成絕世神功又有何用？」

天衣居士道：「四師弟，這困局是你咎由自取的。我從來不想對付你，三師弟也沒這意思。我們只希望你不要助紂爲虐，爲虎作倀，逼害良善，身敗名裂。」

元十三限忽道：「如果我能脫困，我可以考慮不再跟隨相爺，不再與你們作對。」

天衣居士欣然道：「如此甚好。那末，我帶來的手足們，你是否也能網開一面？」

元十三限爽快地道：「我可以下令司空等人放他一馬。這些小子們微不足道，放了不成問題。」

天衣居士問：「你答允了？」

元十三限道：「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天衣居士恍然道：「老四，小鏡姑娘的事，完全是一個不幸的誤會，冤家宜解不宜結，咱們說什麼都是同一門下的師兄弟啊。」

元十三限冷冷的道：「過去的事，誰都忘不了。你們聯手，諸葛運好，我當然不是你們對手。但我曾救過你一命，你不會忘掉吧？」

天衣居士聽出他耿耿於懷的語氣，也只能浩嘆道：「是的，你救過我，所以，今晚我會給你回報的。你一向言而有信，我信得過你。我現在就告訴你……」

雷陣雨忽道：「我先替你解穴吧。」

天衣居士道：「不必。我還是先把破解之法說了吧。」

雷陣雨十指一揚，眼睛瞪住那神像，却對天衣居士說話：「我看，還是先解穴的好。」

天衣居士笑道：「放心，老四決非出乎爾、反乎爾的人。」

元十三限冷然道：「看來你還是先解穴的好。」

天衣居士隨着他的語鋒道：「這便是了。我身上尚且說是有穴道受制，所以受困。你身上無處受制，又何必受困呢？若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喻，教我如何說！」

元十三限一愕，道：「但我跟這神像已連爲一體了，怎掙得脫？」

天衣居士笑問：「爲何要掙脫？本來就無，何來之有？唯有忘身心，投佛修道，如此去做，方不需力，不費心思，脫生離死，立地成佛。」

神像內的人突然不說話了。

天衣居士繼續道：「本是一體，怎分得開？手指是分開了，但仍是連在一起的。耳朵，也分開了，但你那隻耳朵聽到那隻耳朵聽不到？那隻眼睛看到了那隻眼睛看不見？若是明眼人，照天照地，底有手脚，直下八面玲瓏，何處不自現？」

驀然，轟地一聲，神像動了。

達摩怒睜眼。

鉄虬如戟。

虎目生風。

天衣居士笑道：「你既與神像息脉相連，血肉相依，已成一體。你悟了道，就成了神，不妨拋却從前形相，重新作人吧！」

然後他吆喝道：「放下着！」

神像道：「一刀兩斷。」

天衣道：「斬除我執。」

「達摩」道：「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然後右手指天，左手指地，繞行了七步，再說一次：「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這下倒令天衣居士一楞，念偈持戒道：「是處即是道場。一切見功德，慈眼視衆生，福衆海無量，是故應頂禮。一心不生，萬汚無咎。醒了吧？省了呢！」

達摩神像却緩緩站起，一時間佛殿裏燈火泯滅，只聽他說：「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他時異日，不受人瞞！」

然後發出一聲大喝。

這一喝使趙畫四、張炭、無夢女全坐倒於地。

本已負傷的蔡水擇幾暈了過去。

天衣居士慘然色變。

老林和尚撫心喝罵道：「是不是？我都說先殺了他，不然，也得先解了穴！天下只本有佛心的人成佛，無聽了佛偈就成佛的！體裡有道，如笑裡有刀！該斬的人就斬，該殺的人就殺，該斬不斬該殺不殺到頭來只把不該斬殺的人斬殺！」

他祭起了「哀神指」，左手五指迸連，射出一道比眞劍還要鋒銳的藍色劍氣，長達三丈，右手五指囂張，五縷柔急的指風疾拂天衣居士被打的穴道，並叱喝道：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

他施的正是雷家指勁和佛門指功合一的「春風斬」！

——立斬元十三限！

——連同達摩眞人形相！

* * *

達摩神像突然瞪目。

九成白、一成黑的雙眼，卻發出一種暗赭色的光彩。

那幻彩在雷陣雨的指劍勁芒上略略一觸，劍芒遠退，只剩兩丈。

雷陣雨口中唸唸有詞，運勁又復再上，達摩神像擰轉身來，右手雙指叩花般輕輕一彈，一道青氣嗤地迸出！

「叮」的一聲，雷陣雨的指劍綠芒又短了一丈，而爲天衣居士解穴的五縷指風也在半空凝住不進。

雷陣雨狂吼一聲，咬齒破唇，血噴劍芒，劍芒大長，抵死急刺達摩神像。

達摩陡地大喝一聲。

這一喝，天地間充滿了力量。

青芒劍氣登時寸寸碎斷。

雷陣雨左手五指指骨迸裂。

右手指勁也完全摧散。

達摩神像頭，轉向天衣居士。

然後定下來。

然後看着他。

然後全身徜徉着一股淡淡的霞氣。

然後說：

「我已通透『山字經』，再將『忍辱神功』附於達摩菩薩之身。我已天下無敵。」

* * *

天衣居士神色灰敗。

他的神情是痛心的。

眼神是失望的。

但仍有笑容。

笑意裡帶着諷嘲。

他第一個反應是：

搖頭。

然後他說，像對着自己殺了人犯了罪屢勸不聽的兒女作最後的告誡：「你已脫困。可喜。你的武功已與達摩金身合一，功力大增。可賀。但你不會天下無敵。心佛不二，即心即佛。大道無門，千差有路。雲收萬岳，月上中峯。一器水瀉一器，你無佛念，無佛心，無佛行，天下人皆是你敵，何能無敵？」

元十三限呵呵長笑：「我一喝如雷，聞者俱喪，還不是無敵？」

天衣居士反問：「何謂無敵？」

元十三限大喝一聲。

佛燈俱滅。

只見澹月。

月清明。

天衣居士又問：「何謂佛？」

元十三限指月。

月皎潔。

天衣居士一哂道：「掏水自在手，弄花香滿衣，那是無執無迷，你卻執迷不悟！你沒有修道，何來佛意！」

元十三限不甘反問：「何謂道？」

天衣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元十三限追問：「佛在那裏？」

天衣居士道：「你是元限。」

元十三限當堂楞在那裏。

明月高懸。

月明如燈。

天衣居士道：「你已入了警局，何來警醒？放下吧，屠刀。」

元十三限突然一拳擊在自己下頷上。

達摩下頷立即滲出血來。

然後他說：「我不成佛。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金佛不渡爐，我捨佛成人。」

天衣居士長嘆道：「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裡，你得要神交不昧，何苦棄明投暗？」

「我呸！」元十三限忽瞋目大叱道：「我斬殺一切妄念！我是我，去你的！」

堂中祭起一道精光，直斫殺過去。

雷陣雨怒吼一聲，抄起地上蔡水擇的「天火神刀」，幻起一道虹光，硬吃一記。

白刄相交。

火花飛迸。

兩人互喝。

叱開天地。

老林禪師連退七步。

手中刀斷。

淚流滿臉。

他接了元十三限一擊，刀斷，但卻竟在那一喝中悟了道，只覺數十年來，花開別離，雲散風雨，柳綠花紅眞面目，一切生死關頭，都是白雲自在。滿眼淚光，也就是滿目青山了。

他悟了。

砍斷他刀的人卻未悟。

* * *

那是元十三限之一喝。

老林大師的斷刀。

禪宗世稱爲：「元限喝，老林斷」。

* * *

元十三限還待追襲。

天衣居士喝住：「老四，你眞的要食言棄諾？」

元十三限哈哈笑道：「我在受威逼時許下之諾，不能作算。我看透了，認清了，當大俠旣沒我份，我就痛痛快快的當我的魔頭去！隨機應變，虛與委蛇，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晚要是我饒了你不殺，一旦你和諸葛會集上了，我還焉有生理？你們會放過我嗎？我不但要殺你，也要殺諸葛。殺諸葛的人已經動手了吧？如果已經得手，你也該死了。要是失手，你更不可活。」

這回是張炭怒道：「你答應過的事不算數，但你還是成名的武林人物！」

元十三限嘿笑起來。由於達摩祖師的神容殊異，發出這種笑聲和做出這等作爲，更令人覺得詭異莫名。

「我說過我答應過的事一定算數，現在可不是『算數』了麼？」

天衣居士沒有憤怒。

他反而有點惋惜的說：「老四，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子賴皮的，怎麼現在鬧得箇這樣子，爲什麼？值得嗎？」

元十三限獰笑道：「人是會變的。二師哥，人只要認爲他能變，他會變的，他就能改變一切，能夠進步下去。我一向能變。我常對自己說：元十三限，我變！我變！我變！我敢教日月換新天！敢要星移斗換，乾地坤天！我剛才只說我會考慮離開相爺和不與你們作對。我是說『考慮』，我沒有答允，是你自己一廂情願，天眞幼稚，妙想天開。現在我認眞的『考慮』過了：我不能放過你，更不能離開我的大靠山，他是你們恨之入骨的人。我活着就是要令你們活得不愜意。再說，我現在也不是要跟你們作對，而是要殺了你。」

天衣居士疲倦的闔上了眼睛。

「反正，你要不認帳，隨便你怎麼說都可以。沒想到你初習『傷心箭』，就傷了你自己的心，現在練成了，又先傷愛你的人的心。」

元十三限也很滿足的閉上了眼。「能傷人的心，是很愉快的感覺。」

然後他湛然睜開銳目，一字一句的道：「但我豈止傷你，我還要殺你哪！」

話隨聲落，長身而起，向天衣居士撲擊過去。

張炭大喝一聲，挺身截擊。

可是趙畫四早有防備。

他雙足飛踢張炭。

他的脚本已燒傷。

傷勢不輕。

但他仍似不大願意用他的手。

——他的手是用來畫畫的。

脚才是用以殺人的。

張炭一時闖不過去。

蔡水擇一時間掙扎不起。

無夢女這時際也不知幫誰好。

——她是元十三限派來的。

——但她也發現元十三限根本只當她是一顆棄子。

——而她又殺傷了元十三限的弟子趙畫四。

——他們如獲勝利，制住大局，會放過她嗎？

她猶豫。

所以不能動手。

——不知該向誰動手。

而天衣居士仍不能動手。

攔截元十三限的攻勢者，只有斷了左手五指的老林禪師雷陣雨。

他邁前一步。

全身鼓起。

臉轉色。

紫脹。

——正要發出「哀神指勁」中至大威力的一擊：「哀鴻遍野」時，只見長身掠起的元十三限雙指一拈，像拈了支針（但其實手裏什麼也沒有），叱了一聲：

「接我『氣針』！」

他雙指一彈，「叮」地一聲，眞是一支針。

* * *

——眞有一支針。

「颼」的一聲，那支以氣凝成無形的針，竟飛射向老林大師。

有形的暗器易擋。

無形的針難防。

雷陣雨以「天火神刀」迎斬氣針。

氣針突然消失。

兀又在背後陡起。

神出鬼沒。

雷陣雨反手以刀背砸針。

針又消失。

遽又折回。

鬼神莫測。

針射雷陣雨印堂。

這次雷陣雨凝立不動。

他等「氣針」已攻入中門，離印堂才不過半尺時，他才揮刀力斬！

不是斬針。

而是斬氣。

針爲氣所帶動。

沒有了氣，針就不存。

所以先斷了氣，就不怕針了。

他決意要行險一試，但首先得要等針逼近。

這很危險。

也極冒險。

但對方只不過用一根無形的針，已把他逼成這樣子，如果不及早了斷，不如就死在當堂，爽快作結。

——一個人雖無權決定自己生，但卻有權決定自己死。

而一個人的一生最重要就是使自己快樂，當然，如果能使別人得到快樂，那就更好不過了。

雷陣雨大半生來都不快樂。

他本來野心太大。

志大最怕才疏。

志氣高昂但才能平平的人是痛苦的，因爲他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

雷陣雨卻是本領大，志氣也大。

所以他不甘蟄身於長幼有序、法制森嚴、新人難以冒出頭來的江南「霹靂堂」雷家堡——雷門十分講求法度，保守循規，逐層遞升，分級管轄，跟講求年輕化只要有才華的人都可以迅速擢昇的「蜀中唐門」，風氣完全不同。

是以雷震雷另立門戶，同時也爲「霹靂堂」的勢力進駐京城闢路時，就帶了兩大好手：他和雷損前赴，不消多久但歷盡艱辛加上無盡奮鬥，終於建立了「六分半堂」。

他也好不容易才有機會展施所能。

可惜，他少年時在「霹靂堂」裏

鬱鬱不得志，年輕時還投身沙場，領兵作戰，卻招嫉幾乎成了叛軍，俟人近中年才得雷震雷不次拔擢，幾經掙扎，終於在壯年時創立「六分半堂」，但旋又在內鬥中輸給了雷損——他為了急於挽救名望，竟去挑戰「關七聖爺」，結果幾乎被關七打成了廢人。

幸有天衣居士，悉心治好了他，但醫好這個病，也花了箇十幾年，俟恢復得了七七八八，人也進入了晚年了。

雄心呢？

——漸覺小了。

壯志呢？

——消磨幾盡矣。

他一直未得志過。

——每次稍有成就、稍見成績就給打下來。

而今，他面對青燈古佛，伴此一生了。

——一生的劇情已演了個七七八八，剩下來的結局也可以測知箇八九不離十了，更難有意外可言，就算意外，也肯定決非意外之喜了。

如今他決心要做好這件事。

保護天衣居士。

——沒有天衣居士，他早就死了，不然，早已廢了，作為武林人，廢了不如死了。

雷家子弟都有這個烈性子。

這是他們共同的特性。

——在剛才與元十三限兵刃交擊，星火四迸，互喝相叱的一擊中，反而使他頓悟了這些年來敲木魚唸佛經卻仍未悟的事情：

死中得活！

——世上一切貪欲迷情，到頭來白鷗終不染紅塵，只要可以慈悲心，無牽無礙的為活人而不惜死戰，這氣魄足以懾蓋震碎一切纏綣造假之情。

人在世間，不怕冒險，只怕沒有值得你去冒險的事，無懼艱任，只怕沒有什麼事值得你在肩任的。

雷陣雨現在卻有了。

他決心要打好這一仗。

雖然他明知道結局：

——必敗無疑。

＊　＊　＊

元十三限本就太強，更何況他剛透悟了「傷心一箭」的最高境界，並與達摩金身合而為一——那不是人可以擊敗的了。

對付元十三限這種敵人，敗只有死。

——既然是死，就讓我好好的再活這一刹那吧！

＊　＊　＊

雷陣雨揮刀斫「氣劍」的連勁。

這一刀，斫對了。

——氣勁一斷，「氣針」就消失于無形。

雷陣雨一招得手，馭刀飛瀉，追擲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忽然拔出一根頭髮，用手一抹，即浮起一道青光。

他叱道：「可看見『氣劍』？」

然後他的手一揮，「劍」若青龍，飛射向雷陣雨。

——一支「空」的「氣針」，已使雷陣雨疲於應付了，何況這還是有形（雖然只是一根頭髮）的「氣劍」！

氣劍一發，元十三限已掠到了天衣居士面前，擧掌欲劈。

天衣居士緩緩闔了雙目。

元十三限眞的就一掌拍下去。

這一掌，就拍在天衣居士的天靈蓋上。

天衣居士陡地睜開雙眼。

——因為這一掌竟把他身上所封的穴道都一口氣拍開了！

這個結局至少是大出雷陣雨等人的意表。

＊　＊　＊

元十三限施重手逼退了老林和尚，並且一掌拍活了天衣居士身上受禁制的穴道。

＊　＊　＊

然後，元十三限向狠狽萬分，好不容易才把那一記「氣劍」以「哀神指法」中「哀鴻遍野」一式破去，老林禪師道：「你的獨門點穴指法，在我看來，也不怎麼難解。」

之後，他問天衣居士。「如今公平了吧？」

天衣居士道：「公平。」

「你沒事吧？」

「沒事。」

「要不要先調息休歇一下？」

「不必。」

「那可以動手了吧？」

「不可以。」

元十三限似乎很意外。

「為什麼？現在你穴道不受封制，你們人多，我一個人，這兒又是你老友的大本營，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在你，你沒理由不打。」

「可是我沒理由要跟你打。」

天衣居士淡淡地的堅持道：「我為什麼要跟你打？」

「理由？」元十三限尖聲笑了起來，「別虛飾了。你是我的敵人。」

「我不想成為你的敵人。我只是不贊同你的作為，把不是你的支持者就打成你的敵人，這是很不智的。」

「誰叫我有力量做不智的事，」元十三限說：「世上不是只聰明人才會成功的：許多聰明人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不肯做笨而該做的事。」

「我們之間的相鬥是笨而不該做的事。」

「你重入江湖豈不是為了支援我的宿敵諸葛小花的嗎？」

「我支持他對付正斲喪國力、只圖私利的蔡京黨人，不是對付你。」

「但蔡相爺支持我。」

「請棄暗投明。」

「難道去為昏君賣命？」

「宜改邪歸正，為萬民福祉，以清君側。」

「我支持蔡京。」

「那也隨你。我們之間，不一定要互相殘殺！」

「你支持與我敵對的勢力，就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

「這樣，你會沒有什麼朋友，但會有很多敵人的。」

「可是，凡是相爺的支持者都成了我的支持力量，誰說我沒有朋友！」

「可惜。」

「可惜什麼？」

「師弟大好身手，武功蓋世，但對世間俗名惡利，虛權浮勢，卻如此看不破。」

「你幾歲了？」

天衣居士給問得一怔，元十三限即道：「要是我只二、三十歲，沒問題，無成就，我可以等。如果我還四、五十歲，沒關係，不成功，我能夠忍。但我現在已不行了。我不能來人間白跑這一趟，虛擲這些光陰，死時什麼也不留下。」

「但你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到頭來只怕留下的只是惡名，遺臭萬年。」

「我不在乎好名惡名，就算遺臭萬年，也總比默默無聞的好。你是功史上的惡人暴君，翻手風雲覆手雨，不管拯救百姓，還是殘害萬民，他還是掌握了天下蒼生的命運，以一人左右萬千人的生殺大權，這才是人生在世第一快事。再說，你們唾棄蔡相所作所為，但在我看來，他才是大智大慧。荊公一黨，只顧改革，不知民怨之深，民忿已熾，只解決得了國家的前途卻塡不飽百姓的肚子，到頭來也只有把國家社禝都賠了進去。溫公餘黨則一味只知抱殘守闕，腐迂不堪，好誇談仁義儒學，但私嗜內鬥伐異，國家為什麼會積弱？就是弱在這些空言泛泛、光說不練的儒生手裏！交給武將，至少可以開土拓疆，南征北伐，縱不能馬上治天下，但也可以馬上取天下。交給商賈，至少可以創業六邦，富庶繁榮，就算不見得光以財富就能穩住天下，但至少可以利祿收買人心。交給這些無識見而又庸碌膚淺的士大夫，有見識不保守固執便自負好功的讀書人，不切實際，一味浮誇，妄圖以學識自囚囚人，不但害了自己一生，白首空幃，往往也誤了國家前程。支持他們？我不如支持蔡京，相爺至少識進退、知行止。皇帝不長進，他愛什麼，就給他什麼，一面穩住外敵入侵，一面發兵平亂，這有什麼不好？人對他好，他就對人好，他是最照顧自己人的人，遺臭還是留芳，這是時勢造成的，誰也說不準，講不定的。誰說功史一定會站在你們那邊？」

「我是武林人，我這押的注就像是鏢局一樣：這鏢我既然已經接了，我就能扛下來了，無論多重的担子，我都得承担。」元十三限很少說那末長的話，可是他這番話說得十分流暢，彷彿每個字都是從他身體裏每一個部份所組成的，對他而言，自是熟悉無比，「我這趟鏢是走定了的，也押定了的。誰要來阻擋我的，都是我的敵人，也就是劫我鏢的人——你想，我這鏢行局主，會讓你們得逞嗎？」

然後他睞着眼審視天衣居士，「你不是答允過我：不出江湖的嗎？你既已毀諾，我殺你也理所當然。但我還是說過的算話，拍活了你的穴道，給你一拚的機會，這已夠公平了吧？」

天衣居士道：「弱肉强食，物競天擇，沒什麼不公平的，但是非自在人心。無論你怎麼掩過飾非，助紂為虐，只為一己之私，只圖自身之利，還是瞞不過天下耳目的。蔡京為逞私慾，勾結外敵，屠殺異己，採辦花石，塗炭生靈，這是人所共知，也人神共憤。他說民怨民憤是亂黨盜匪黑手遮天所造成的，其實流寇盜匪是他隻手遮天，矇上欺下而造成的。諸葛為的不是支持昏君，而是盡量以朝廷官臣的力量，約制天子的放縱，勸使其能為萬民謀福利，拒外賊保疆土，這非為謀個人之晋身也，亦人所深悉。其實不管黑手白手，能使國家興旺發達的就是好手。你押的這一趟鏢，本是你自家的事，但如果押的是賊贓毒物，我們也能閉目不理嗎？我本不出江湖，但這一趟，我是抱必死之心來阻止你。四師弟，你收手吧！我們每個人活在世上，未必都能稱心如意，但決不可以為了教自己如意稱心，來使許許多多的人都不稱心不如意。自己做了什麼事，首先得要在良知上講得過去，自己良心上都過不去，那就說什麼都是假的。轟轟烈烈過一生，不如快快樂樂過一世。大丈夫，以其驚天動地，莫如頂天立地。琴為知音斷，馬為明主馳。你為心若豺狠的蔡京賣掉大好身手，值得嗎？」

元十三限懊惱了起來。「我只知道要打倒諸葛小花！」

天衣居士緊逼問了一句：「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處處都勝於我。」

「你妬嫉他？」（未完・十六）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花鼓歌

上文提要：柳青青以彈指神通爲陸游解開穴道，陸游尚不知，直至在一側的小梅驚叫出聲，令陸游跳了起來才醒覺。柳青青當着小梅面前揭穿幫主在各處秘密組織謀反，並以宮主的郡主身份作造反幌子，欺騙民衆，連宮主亦被蒙蔽，這晴天霹靂使小梅對柳青青的態度轉變，從仇恨轉爲尊敬，使陸游也感愕然……



情因大義而割愛　雨困廟中顯眞誠

小梅也走上了兩步，對他仔細端詳起來，像是自言自語：「你和她，不僅同房，而且同過床，帮主是這麼說的，可是當眞？」她不蠢，而且聰明絕頂，還有甚麼不明的，因是也迷惑起來，也像陸游一樣，痴呆起來。

陸游顯然已對柳青青痴情之極，是以一聽說她皈依佛門，便失魂落魄，却又不明白了，柳青青若然無情，若眞是佛門弟子，又豈會和他同房又同床，又爲何把他推向宮主。

那匆忙中回身的匆匆一語，分明是要他斷了痴念！又豈不是承認了，兩人原本有情的，這却又是爲何？爲何要把他拋向宮主？

那小桃自是再清楚不過，也祇有她才知道，柳青青不僅是和他同房同過床，而且夜夜在他懷中，她一直以爲，他們是一雙有情人，也唯有他才配得上她的，道：「我明白了。」

她明白，柳青青難道不是爲報血海深仇而來，但浩劫當前，却公而忘私，至少，暫時壓下了自己的深仇大恨，必也是如此，也把有情人推向宮主。

「妳明白甚麼？」

小桃去門口轉了一轉，回到屋子裡來，便不瞬眼地瞧着小梅，說道：「果然妳最聰明不過，滿口仁義的帮主，瞞得過天下，却瞞不過妳，被妳看出破綻來了。」

「那麼，妳豈不是更聰明，妳既然這麼說，可知更早發現了。」

「妳忘了，」小桃說：「宮主出行，我總是先行，妳們見不到的，我都見到，而且最先見到，宮主高高在上，妳可知道，帮主就是要宮主高高在上，遠離帮衆，而妳却在宮主身邊，從不離開宮主的身邊。」

小梅搔着頭，說：「妳究竟明白了些甚麼？」

「我明白太多了，我且問妳，宮主可是帮主的女兒，即使對宮主寵愛有加，但人前，我是說有人在跟前，却不是父女相見，而是成了晋謁？」

「當眞，」小梅說：「我亦覺得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小桃說：「後來我才明白，帮主要人人時刻記住，也要讓宮主記住，她是皇胄，一旦時機成熟，他就打出宮主的旗號來，弔民伐罪，向天下宣佈燕王謀朝篡位的罪狀，那時也才師出有名，有道伐無道，而且，這日子也一日近一日了，若不是柳青青奉師命，即時下山來，也許已打出皇旗了，妳難道不知，蓮花宮中，供奉着太子和公主的靈位，靈位之前，早已供奉着皇旗了，那麼，妳也

明白了，就該知道，柳青青爲何把夜夜在他懷中的人，拋在半裸的宮主身邊。」

「原來妳都見到了？」

「因爲時機緊急，日前帮主召集二十五位堂主前來，便是分達密令，定期擧事，必是柳青青見時機迫在眉睫，這才……這才……」

陸游說：「啊喲！妳爲甚麼踢我？」

「你究竟明白沒有，要消弭這場浩劫於無形，憑她一人之力，如何能夠，殺幾個堂主，便有更多堂主遞補上來，近年來，來歸的當年的太子部下，多精通韜略，久經戰陣的，更有多少誤信他的假仁假義，投到帮中來的武林英雄豪傑，可都有號召力的，殺他幾個堂主，倒替他借刀殺了人，否則，他要撤換多年同生共死的堂衆，必失帮衆人心……」

「妳妳……」小梅的一雙眼兒愈睜愈大，說：「妳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因爲……」小桃的眼兒却瞧着陸游，說道：「現在，我已不怕妳知道了，因爲我是有心人，也像柳青青一樣，和帮主那魔頭有血海一樣的深仇，而且，妳忘了，我是宮主的先行，沒有我不能去的地方，也都不避諱我，小梅，妳是聰明人，也明辨是非邪正，否則，柳青青也不會三言兩語，就能令妳醒過來了，現在，妳當然明白，柳青青爲何要把他拋去半裸的宮主身邊？」

「釜底抽薪。」小梅點了點頭，道：「要令帮主打不出宮主的旗號來，師出無名，不敢霍然稱兵作亂。」

小桃又踢了陸游一脚，當然不是眞踢，陸游也閃開了，因爲他已不再落魄失魂。

小桃說：「從今以後，可要瞧你的，柳青青必是早已料到，宮主一見就會喜歡你，因此，要你接近宮主，因爲知道高高在上的宮主，必然芳心寂寞。」

「現在怎麼辦？」小梅竟沒了主意。

「咱們甚麼也不用辦，這就回轉棧房，若我猜得不錯，宮主必也羞於見到我們，必已獨個兒回轉蓮花宮去了，可就要看妳的了，小梅，妳對人說，宮主誰也不想見，即使帮主前來，也說宮主吩咐，用甚麼託詞，妳是聰明人，自知怎麼說，祇要令人相信宮主在房中，因爲這緣故，我們自然都要留下來。」

「讓宮主一人回轉蓮花宮？」

小桃瞟了陸游一眼，說道：「誰說一人，自然有人追去相伴的，他其實不呆，也不傻，人家自然知道該怎麼做，柳青青竟也忘了血海深仇，大義當前，當仁不讓，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漢，反倒不如人家柳青青嗎，蓮花宮在惠濟河畔，一直往西，大路在前，人家不會不知道，若我猜得不錯，宮主雖然獨個兒上路，必然一步一回首，有所等待，事不宜遲，咱們上路吧。」

小桃再沒言語，拖了小梅就走。

「原來妳是有心人，今兒我才知道。」

是漸去漸遠的小梅的聲音。

「原來妳不但聰明，而且能明辨是非。」

小桃的聲音漸遠漸杳，終於無聞。

陸游跳了起來，因爲耳際仍然響起小桃的聲音，大義當前，柳青青竟連血海深仇也忘了，他不呆不傻，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當然知道該怎麼做的。

當仁不讓！

要不讓老奸巨猾的燕雲子的陰謀得逞，消弭這場彌天的浩劫於無形，他知道該怎麼做：追上去，追上蓮花宮主，燕雲子打不出她皇胄旗號，就會師出無名，他的陰謀就會胎死腹中，浩劫也方能消弭於無形。

柳青青知道怎麼做，小桃也知道，難道他，一個堂堂男子漢倒不知道，倒做不成。

跳了起來，小桃與小梅已去得無影無踪，他一口氣，奔出西門。

妖媚的小桃，何嘗妖媚，不過是掩人耳目，柳青青若不是夜夜在他懷中，他怎會心甘情願，溫柔鄉中走一回，原來把他擲在半裸的宮主身邊，是有意，因爲事已如箭在弦，迫在眉睫。

追！眞如小桃所說，那宮主會一步一回頭，有所等待，等待他追來嗎。

已是天欲黃昏時候，時是黃梅時節，當眞是雨紛紛，竟下起雨來了，也像他初遇柳青青，追趕、伴隨柳青青，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但却不似那時，令他感到風雲變色，像爲迫在眉睫這場彌天的浩劫，那天也在哭泣。

細雨紛紛的地上，時近黃昏，路上行人，又如何不斷魂，出了西門，少說已追了數十里，休道不見那宮主了，連行人也少見，那天色却黑了下來。

糟，是否把路走岔了，大路在前，他祇是順着大路追趕，想找個人來問問路，打聽一下也沒有，黃昏更兼細雨，望眼煙雨迷茫，甚至不見有人家，雨絲如織，先前祇顧追趕，現在放慢了脚步，才發覺衣衫已盡濕了，隨着夜幕低垂，也覺出寒意來。

不行，當務之急，得找個地方避雨，因爲那雨漸漸更密，更大了

，而且也得打聽一下道路。

驀抬頭，祇見煙雨濛濛中，似有火光一閃。

眞是火光，朦朧中隱約可見有山，黑黝黝似有一片樹林。

陸游奔去一看，原來是山脚下一片林子，有一座廟宇，火光便由廟中傳出，近前看時，那山門已頹塌了，幾乎橫在門口，可知已無僧人住持，但却有火光從殿中閃出，就知也是像他一樣的行路人，在此避雨，那殿前亂草叢生，草長幾可沒脛，陸游飛身一掠，落在殿階上。

脚下點地却忙不迭一縮身。

因爲那廟極是頹敗，非但沒了殿門，而且牆也塌了一角，一眼便見到一個半裸的女子坐在火邊，在向火上烤濕了的衣衫。

那天色已黑下來了，雨夜、荒郊、破廟，又遠離大道，顯然想不到會有人來，風聲更兼雨聲，也掩蓋了他飛掠帶出的風聲，竟是絲毫不覺。

那女子半裸，黃梅天，若是有太陽的時候，天氣炎熱，衣衫自然單薄，外衣濕了，一旦脫下，便成了半裸，陸游鬆了一口氣，幸是那女子不覺，否則豈不羞了人家。

他點地已慌忙縮步，而且乍眼一見，已慌忙掉開頭了，當然沒看清楚，雖然那女子背向殿門，他又那敢多看一眼，祇不過衣與秀髮披肩，裸露的芳肩在披散的秀髮下半掩，火光下，祇覺瑩肌賽雪，是個女子，而且是個年輕的女子，也許是個姑娘而已。

陸游長長吸了口氣，眞糟透了，那廟實是破敗不堪，牆也坍塌了一角，殿前的屋簷那會完好，非但不能遮雨，那雨水倒如注，落在他身上，令已濕的衣衫，更濕透了，下雨更兼夜涼，如何不寒冷，但他那敢移步，因爲地上滿佈坍塌的雜物及瓦礫，移步，必會發出聲響，殿中的女子若知有人，豈不羞了人家。

不，不行，不能讓這女子發覺，若然發覺了，必也像他一樣，必會狂奔而出，豈不是奔入雨中，衣衫又會盡濕，而且，除了這廟，左近已無可躲雨之處。

他倒是好心，可就成了活受罪，寒涼的雨水，淋了他滿頭滿身。

但忽然一怔！那女子竟開口了，在說甚麼？

雨聲、風聲，加上那女子的話聲甚低，是以沒聽清楚，甚至懷疑自己聽錯了，那女子獨個兒，莫非在自言自語。

風蕭蕭，雨又瀟瀟，破簷上流下來的雨水，淅淅瀝瀝，那麼，也許眞是聽錯了，可惜看不見殿中的女子。

不，能看到，他也不會看的，否則，他也不會寧願被雨淋，也不敢移步了。

那知，那女子又開口說了，而且聲音提高了些，分明還先嘆了口氣，說道：「這麼看來，你倒眞是個誠實的君子，進來吧，你還顧忌些甚麼。」

不知是大驚，還是大喜，一時間，反倒呆住了，正是無影無踪的蓮花宮主！

還顧忌些甚麼，既然和她幾乎裸體袒裎的相處過，難道那不是肌膚之親，而且簡直是嘴對嘴兒，那麼，還有甚麼可顧忌的。

他明白了，他從風雨中來，他和蓮花宮主一動一靜，以靜觀動，靜中聞動，自是見到聽到他來了，何況她是蓮花宮主，無論內外輕功，都已達到上乘的境界。

原來早已知道是他。

「不，」陸游說：「祇怕……祇怕有些不便。」

沒有聲音，不，傳來了衣衫在空中抖動的聲響，才又聽宮主說道：「你的衣衫必已濕透了，還不進來，難道你想病嗎？」

陸游心下一寒，這話意，分明是關切，但却像是牙縫中迸出來的，分明是咬着牙兒說的。

他不但知道宮主性烈如火，誰多瞧她一眼兒，那就有死無生，而且，他已領教過了，又豈僅鞭法奇詭，而且鞭上的倒鈎餵有劇毒，想想那是何等羞辱，他若活着，她豈有臉兒見人。

陸游心頭一寒，是不是誘他進去，要他性命？

他不是怕了這宮主，而是，雖然他也和她一樣，着了柳青青的道兒，身不由己，但令宮主羞惱，可仍然是他，因爲他是個男兒，而人家不但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而且是無比尊榮的宮主。

「進來，你還等甚麼，夜涼已如水，何況是風裡雨裡。」

陸游硬着頭皮，不由他不加倍小心，滑了一步，啊呀！倒嚇得他跳了起來。

原來不過是絆倒了一根倚在牆上的橫木，倒嚇了他一跳。

祇見宮主啐了一口：「原來你祇得這點膽量，還不快進來？」

難道她不也聽得他的一聲驚呼，回過頭來了，那關切，分明形於顏色。

陸游可放了心，因爲宮主仍然坐在火邊，不曾動彈過的，因爲已披上了顯然尚未乾透的衣衫，主要的是手中並無金絲軟鞭，身邊火旁也沒有，因爲火光熊熊之下，必然金光閃閃。

他沒有忘記，柳青青若不是毀了她纏腰的金絲軟鞭，她貼身的褻

衣豈會披散開來，又豈會酥胸裸露，以致成了半裸，但小梅已把各人皆有的一條幾乎一式一樣的金絲軟鞭給了她。

一想到她酥胸裸露的情景，不僅在他眼前，而且貼在他胸前，那火邊的宮主祇不過咬緊了牙兒，他不在火邊，臉兒倒像火燒一樣紅，祇覺心兒像要跳出了口腔。

眞是半步一挪移，挨近火堆。

那宮主頭也不抬，不是瞧，因爲沒回頭，也沒轉頭，祇不過感到他挨近身來而已，那臉兒方漸漸紅了起來，而且，瞬即紅透了。

不抬頭的宮主分明溜了他一下，說道：「還不脫了衣服，坐下來，來，靠近些，雖是鐵打的身子，你不怕病嗎？」

雖然遲疑，陸游也脫下衣衫，那知宮主一伸手，便把他的衣衫接了去，扭得乾了，然後在火上烤了起來，是後把火燒得更旺了，臉兒被火烤得紅透了。

若然他沒瞧她，他又怎知她的臉兒紅透了，她比柳青青豐腴，紅了臉兒，嬌羞自然倍添艷麗，那尚未乾透的衣衫披在她身上，被火烤得霧氣氤氳，也更像在霧裡，當眞是：一枝濃艷露凝香，不僅瞧得怦然心動，而且眼兒也直了。

「你敢！」紅着臉的宮主瞪了他一眼，若她不是眼角兒也瞄着他，她又怎知陸游直了眼兒在瞧她，說道：「不准你瞧着我不轉眼兒。」

她手中沒有鞭兒，更不是眞惱，他怕甚麼，說：「誰教妳成了……霧美人，不不，我是說，妳說我不該穿着濕衣，妳的衣衫難道又乾了，妳不見熱氣騰騰，當眞，咱們還顧忌些甚麼，妳何不也脫下來，我替妳烤，若是病了，那可不是玩兒。」

那宮主沒言語，兀自低着頭，她原是把衣衫匆忙間往肩上一披的，雖沒點頭，但却也沒搖頭。

連陸游自己也嚇了一跳，竟不知他那來的膽量，竟轉過身去，揭下她披在肩上的衣衫。

那宮主竟任由他揭去衣衫，臉兒更是紅透了，祇不過頭兒垂得更低。

可是陡然間揭去了衣衫，被冷風一吹，那宮主登時打了個寒顫，寒顫而已，陸游祇道她坐立不穩，慌忙就勢把她摟在懷中。

啊呀！難道眞病了，雖有一身功夫，而且武功了得，但自幼嬌生慣養，那禁受得起雨淋夜更涼，那宮主被他一摟，可不是身子軟如綿，頭垂在他赤裸的胸上。

那知就在這瞬間，他懷中的宮主霍地跳了起來，一把奪過他手中的衣裳。

陸游嚇了一跳，簡直嚇得變了臉色，嚅囁道：「我我……」

那宮主已匆忙把衣衫再又披在肩上，瞪大了眼兒，凝視着殿外風雨夜空的遠處，說：「有人！」

原來是這麼回事，還道宮主以爲他輕佻刻薄，惱怒了。

他也聽出來了，狂風驟雨中，不但有人來了，而且不祇一人，還有馬，少說有五六騎，直向這破廟而來！

其實有何驚奇的，難道他不是被火光引來的，想必是夜行的趕路人，見到火光，而雨，顯然更大，更密了些。

陸游皺了眉頭，恨得牙癢癢，但他們能來，難道人家不能來躲雨不成。

顯然相距尚遠，祇不過雖然風聲雨聲，但來的人聲勢大，又是奔馬而來，是以老遠便已聽到。

「來的必非普通人。」那宮主慌忙把披在肩上的衣衫穿上了，道：「快，不可被他們見到！」

陸游忙也把烤得燙手的衣衫也穿上，難道宮主知道來的是甚麼人？

那廟實是頹敗不堪，而且已被棄置多年了，連泥塑的神像，也沒了頭顱，竟還有些殘破帷幕，掛在神枱上，在夜風裡隨風飄飄。

「來，跟我來。」

宮主一把握着他的手，跳上神枱，他們這裡才躲到殘缺的神像之後，來的幾騎馬，已到了殿門口了。

了不得，宮主還隔着老遠，便知來的不是普通人，慚愧，竟比他有見識，否則，黑夜雨中奔馬，就不會來得這麼快。

可不是來得眞快，前行的人分明才到大門外，殿門口已站着一個一身濕透的勁裝漢子，已露了面。

那漢子分明一怔，說道：「怪事，怎麼沒人？」

那泥塑的神像後，如何能藏得兩個人，那宮主是先把陸游推入，然後她自己才縮身進去，要想不被人發現，就祇有縮入陸游懷中了，而且陸游還得緊緊把她抱住，兩人簡直合身爲一，因爲神像和眞人大小一般，不如此，也容不下兩人，自然遮不住人，因是，一切也自然而然，宮主非縮入他懷中，他也非抱緊她不可。

可不是嗎，那搶進殿來的漢子，向四外瞧了瞧，也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搜查了一下，但神像後，瞧也沒多瞧一眼。

就因爲一眼便知藏不住人，而火堆邊，却有兩個人坐過的痕跡。

一個破敗久了的殿堂，無處不積了厚厚的泥塵，那坐過的痕跡，自也鮮明，顯然，也是一眼可看出來的。

「怪事，」那搶進來的漢子，站在火堆邊，瞧了瞧，對隨後進來的漢子道：「這火仍燒得旺，可知是前一脚才走的，你看見沒有，還是兩個人。」

「還是一男一女，」那隨後進來的漢子俯身查看了一下，說道：「不但身子不魁梧，女的更嬌小，因爲泥塵上的痕跡，又淺又小。」

「咦！」先進來的漢子道：「莫非……便是宮主？咱們馬快，按理早該追上了。」

原來是追趕宮主來的，陸游倒抽了口涼氣，祇覺宮主更縮緊了些，緊貼在他胸上，他也非得更摟緊她不可。

那挺直起腰來的漢子搖搖頭，說道：「不是，你想想，宮主那性子，祇有人家見到她，趕快躲避她的，她會躲避人嗎，即使是帮主親自追來，她又爲甚麼要躲避？」

「說得是。」

「我說，必是在這裡避雨的男女，黑夜中，聽到來了大羣人，又是奔馬而來，把他們嚇跑了。」

「當眞，可知不會是宮主，走吧，追趕宮主要緊，帮主吩咐，非把宮主追回去不可，明兒可是大日子……」

說着，兩人都轉身走了出去，急忙忙，來得快，去得也快。

當眞，宮主爲何要躲避？

陸游可明白，如何會不明白，因爲緊摟着宮主的手，必是宮主縮進身去，把原本僅是披在肩上，尚未烘乾的衣裳掀開了，着手滑膩如蠟，分明腰上胸前，又裸露了，平日無上尊榮的宮主，豈容人家見到她頭髮蓬鬆，衣衫不整，而且還和一個美少年在一起。

但陸游並未因軟玉溫香抱滿懷，而怦然心動，那漢子的一句「大日子」，反倒令他感到窒息。

大日子！莫非就是那魔頭發難的日子，柳青青、小桃的話語，登時勾上心頭，那魔頭不發難則已，一朝發難，就非出宮主皇冑的旗號不可，否則就師出無名，天下是朱家的天下，難道燕王不姓朱，而且人心思治，天下承平，人民樂業安居，唯有打出宮主的旗號，這才能掩其叛亂篡位之罪，也才能號令天下，萬民歸心，自是要列出燕王的條條大罪，說明他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也才出師有名，分明是叛亂造反，才能一變而爲有道伐無道。

大日子，必是指此了，是以一旦發現宮主走了，便急忙追趕，若在平時，有宮主那四個丫頭擋駕守護，誰敢驚動宮主，也唯有這樣的緣故，可就擋不住帮主的非見不可。

誰又能阻擋，不但他是帮主，而且是宮主的爹，是以宮主回轉蓮花宮，也才瞞了人，走了宮主，那還了得，是以才派出人來追趕。

「一定如此。」

「你說甚麼啊，」宮主說：「人已走了，你還……抱得我這麼緊。」

陸游心下緊張，本是心下想的，竟說出口來。

當眞他祇顧想，愈想愈緊張了，可不是進殿來的兩個漢子已退出去了，他兀自把宮主緊摟在懷。

但任他摟得多麼緊，那宮主要脫出身來，那還不容易，因爲他不但攔腰抱住宮主，而且也連臂抱住，宮主若是想掙脫陸游的擁抱，祇要兩臂一張，略一用勁，就能脫出他的懷抱來。

但她沒有，反把臉兒貼在他健壯的胸膛上，也許這緣故，才聽出他的心跳在加劇，難得她不心跳，若是心跳，那身子倒軟如綿。

「我，說了甚麼啊？」陸游說，却沒放開手，兀自把宮主摟得緊緊的，因爲想起了柳青青和小桃的言語，那句：「把她交給你了。」還有，「而今全靠你了。」登時也湧上心頭，那自是說，要消弭這場彌天浩劫，把戰亂消弭於無形，而今全靠他，因爲已把宮主交給了他，也就是交到他懷抱之中。

心中一動，他也登時明白了，明白爲何柳青青要令宮主半裸，也把他抛到半裸的宮主身邊，因爲時機緊急，戰亂一觸即發，已迫在眉睫，本是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親近宮主的，但現在來不及了，他非得立即帶走宮主不可，也唯有如此，宮主也才無面見人，非出走不可，也才令宮主不論願不願意，也非投入他懷抱不可。

那麼，現在宮主已在他懷中，他豈能放開手。

「你，爲何心跳得這麼厲害，爲甚麼滿頭大汗啊？這樣的天氣……」

他竟不知自己已滿頭大汗，顯然宮主一直被蒙在鼓裡，想想不是連小梅也甚麼也不知道，也大吃一驚嗎，小梅是她的心腹，若然她知道，小梅不會不知道的。

「我我……」

要不要告訴宮主？把她爹的陰謀，告訴她呢？

不，不可，想到小桃說過，蓮花宮中供奉着，不僅有她娘，先朝公主的畫像，也有先朝太子戰死沙場的畫像，從小就要她知道，燕王如何同室操戈，骨肉相殘，謀朝篡位。

不，宮主對燕王從小滿懷仇恨，一時之間，如何令她相信她爹是陰謀造反，甚至戰亂、倒懸、浩劫，必也不能令她動容，一時之間，

如何解說得淸楚，令她明白。

那宮主竟任由他摟得緊緊的，也不掙扎，倒害羞地一笑，祇不過伸出了手來，替他抹去額上的大汗，必是誤會他愛極情濃。

那就在這瞬間，馬蹄聲又入耳了，簡直來如狂飆，祇道是那幾個漢子去而復返，這番那馬却不是止於廟門外，而且進入殿前的院中來，一時人喧馬嘶。

那宮主縮回手去。

「不，」她在他身邊說，她在他懷中，抬起頭來，如何不嘴兒就在他耳邊，低聲說：「不是先前的一夥人。」

陸游稍稍鬆了一口氣，果然，來的人更多，不過，祇要不是來追趕宮主回去的，便放心了些，何況，沒有敵人，也不會是敵人，憑他和宮主，即使是强梁山賊，又豈會放在他們心上。

祇聽進入廟中來的人，紛紛下了馬，一個粗獷的聲音說：「晦氣，竟遇上這麼大的雨，黃梅天，這麼大的雨，倒是少有。」

進殿來了，脚步之聲雜沓，也許因雨大了，是以紛紛搶入殿來。

祇聽一人說：「妙極，倒有人燒起了火來，這是甚麼人？怎麼有火，又不見有人？」

「還用說嗎，必是避雨的人，被我們嚇跑了，當眞妙極，此去蚌埠已不遠了，待我們烤乾了衣服，明日午時前，必可趕到，也不會誤了時刻。」

果然不是先前的一夥人，但陸游心中一動：明日午時，必須趕到蚌埠，莫非即是先前那人說的大日子？那麼，雖不是前來追趕宮主的，却也是洪帮中人！

那宮主在他耳邊輕輕咦了一聲，說：「原來是汴梁金堂的人，都是當年的將校。」

「當年的……將校？」

陸游大吃一驚，她在他懷中，並未抬起頭來瞧一眼，便已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了，可知都極熟諳。

「將校，」宮主說：「就是當年太子的步將。」

必是提起往事，宮主便恨上心頭，因爲她咬牙作響，令陸游不寒而慄，却又不禁皺了眉頭，輕聲說：「低聲些，要是被他們發現咱們，見到妳這般模樣……」

這話兒當眞有效，宮主不再言語了，其實大羣人一湧而入，祇怕殿中便有人，這夥人也眼中無人，亂嘈嘈，都在大聲說話，那會聽到他們的低聲細語。

「當年兵敗，逃散四方，近年才來歸的，我爹在蓮樓兩側，就在惠濟河邊，建了不少房舍，全用來安置這般來歸的將校，日常走馬射箭，我的馬上功夫，便是跟他們練出來。」

而且必還很親熱，陸游心想，因爲那宮主說時，不但安祥，而且唇邊有了笑意。

那是當然，皇冑宮主，見到她，如見到當年的公主，必然，耿耿忠心的將校，必也以皇家大禮相見，少不免要對她說些皇城裡帝王家的尊榮。

「他是人稱奔雷手的偏將軍張昭。」

祇聽一個大嗓門，聲音略帶沙啞更粗獷的聲音，說道：「還有幾個時辰，午時一到，咱們又可揚眉吐氣，躍馬沙場，這日子，我已盼望好久了。」

又是「明日、午時。」宮主顯然祇聽出這人的聲音，聞其聲，已知其人，却不知其意。

陸游忙道：「原來軍中將校，也有綽號花名兒，怎麼叫他奔雷手啊？」

閉着眼兒，甜甜的笑意浮現在她唇邊，是陶醉，還是捨不得離開他溫暖的胸膛，宮主道：「因爲他手中一對鍊子鎚，重有二十多斤，馬上施展開來，勢如奔雷，我沒見過，但聽說他對敵的大砍刀，也重逾三十斤，當眞是有萬夫莫敵之勇……」

宮主說着，幽幽地嘆了口氣，

「妳爲何又嘆息啊？」

仍然沒抬起頭來，甚至也沒睜開眼兒來，說道：「當年句容一役，他原來在太子身邊的，始終沒離太子左右，可惜這張昭雖有萬夫莫敵之勇，身穿黃金鎖子連環甲，聽他們說，還是太子命工匠特地打造來賞賜給他的，但仍在重重圍困中，重傷在有如飛蝗的利箭之下……」

祇聽格格連聲，原來是咬牙作響，陸游把她摟得便緊了些。

殿堂中的火光熊熊，自是加了柴薪，把火燒得更旺了，七嘴八舌，無不興高采烈，更有人呵呵連聲，竟聽不清說些甚麼。

陸游更不願宮主聽淸，不禁想起小桃說過的話來，柳青青殺了幾個堂主，却不知被帮主借刀殺人，因爲臨陣換將，乃用兵大忌，這麼一來，用熟諳韜略，久經戰陣的將校替代，便不由帮衆不服了，心想：這就是了，這些連夜趕來的將校，便是被召喚而來的。

爲了分散宮主的注意力，陸游忙道：「後來又如何，將軍難免陣上亡，妳說他重傷在有如飛蝗的利箭之下。」

「因爲他背負着重傷的太子，想突圍而出，他能有多少隻手，一手揮舞鍊子鎚，如何能擋得了有如飛蝗的利劍，因是他受了重傷。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素喜帶程小蝶、小文等往萬寶齋探望田長青的傷勢，田長青見到程小蝶等人喜極，傷勢雖極嚴重，他却特意與萬復古等人飲酒，還談笑風生，爲的是慰藉伊人芳心。當田長青聽到程小蝶要去闖九王爺府時，立即吩咐讓他的心腹阿横、阿保打先鋒，不願程小蝶有意外發生，此時小蝶方証實了自己在田長青心中的份量……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捕頭勇闖王爺府　制服劍婢救郡主

程小蝶作一個噤聲手勢，低聲道：「帶我到一個可以說話，又不讓別人聽到的地方去。」

萬復古點點頭，帶着程小蝶進入了一間會客的雅室，但程姑娘還是不放心，要隨後跟來的小雅、小文、素喜在室外放哨，發覺可疑，立刻傳警。

「什麼事，如此愼重？」萬復古道：「田長青技藝似尤在萬某之上，因傷不能出動，實在是一個大損失。」

「我不是江湖人，少了那份江湖氣，就算田長青抱傷出動，又有什麼幫助，他內傷深重，身體已支離破碎，是讓他去白送命啊！」

萬復古點點頭，道：「所以，在下只是有點可惜。」

「不是田長青突然出手，那一天死的就是你我，」程小蝶道：「我們還不滿足麼？他替我們挨了七八刀。」

「對！不是田長青，我恐怕也要重創在紅燈老祖的刀下，我們欠他一份情……」

「紅燈老魔，是不是躲入了九王爺的府中？」

「對！程姑娘眞的高明，」萬復古道：「我也剛得到消息。」

「你本身也有了問題，萬寶齋眞正的高手，似乎你已經無法調動。」

「東主多疑，那一二三代的男弟子，和傑出的女弟子全都徵調而去，只有素華率領的六位四代小師妹，」萬復古道：「留下來幫助我。當然，我如不計一切，賣個老面子，請教武堂幾位老教師出手，雲鵬、風琳也可以隨我行動，但這一來，就鬧得不可開交了……」

「暫時用不着翻臉、弄僵，我在想，你和我合力，能不能殺了紅燈老魔。」

萬復古微微一笑，道：「田長青和我合作，也許還有機會，和姑娘合作，把握就會低了……」

「唉！我眞的那麼沒用麼？」程小蝶有點感歎的道：「我自知不如田大哥，但那一天，我也沒有全力發揮出本身的技藝，這一次，再見到紅燈老魔，我會全力施爲，我也請求大掌櫃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打先鋒，你經驗豐富，該如何接應我，瞧着辦了。」

「只有萬某和姑娘兩個人對付紅燈老魔嗎？」

「對！我們兩個辦不到的，他們肯定辦不到。」程小蝶道：「所以，對付紅燈老魔這一戰，就靠我們打了。」

「如果我們失了手呢？」萬復古道：「除非妳能在第一次攻勢時，再傷了他，否則，老魔就算傷勢未癒，我們兩人的勝算也不大。」

「我已知道你們火龍鏢的威力，」程小蝶道：「我如一擊不中，你就盡快後撤，然後，下令鏢手發出火龍鏢，數量越多越好，我也會下達匣弩發射的命令。」

「天哪！」萬復古道：「豈不是把妳也坑進去了！」

「對！我身爲總捕頭，不能活捉兇手，拚一個同歸於盡，也算盡職負責了。」程小蝶道：「死得光榮，死得壯烈呀！」

萬復古道：「我佩服，眞到那等情形，我會要他們發出火龍鏢。不過，我不會撤走，總捕頭，我陪你死，公事上禿子跟着月亮走，佔妳一份大義凜然的光了，私下裏，我可從未想到過，會和如此絕色的美女，埋骨一處，可眞是死而無憾哪！」

「何必呢？大掌櫃，你可以退下的，咱們兩條命換他紅燈老魔一條命，豈不是太吃虧了？」程小蝶道：「大掌櫃，你要三思啊！」

「我如臨危退避，妳一個人能抗拒着紅燈老魔多少壓力，我無法估算。」萬復古道：「如是被他快速遁走，或者距離迫得太遠，火龍鏢是否傷得了他，那就難以作出論定，這種暗器，一旦失手，就很難再有第二次對付他的機會了，以老魔的奸狡，絕不肯再面對火龍鏢了。」

「說來說去一句話，」程小蝶道：「萬大掌櫃對我不放心。」

「是的！姑娘，一擊不中，後果堪虞啊！由萬某陪妳，合我們兩人之力，也許還有纏住他的機會，火龍鏢不識遠近，但可能拖着老魔一起走。」

「好吧！大掌櫃既然視死亡如同兒戲，咱們就作一次死亡的合作吧！」程小蝶道：「不過給我先出手的機會，我如一擊不能傷敵，大掌櫃再行出手。」

「這倒可以，」萬復古道：「希望把他堵在房中，我擋住唯一的出路，不怕他逃走，也使火龍鏢的威力，可以完全發揮。」

想到火龍鏢爆炸後的威力，燐火橫飛，絕難閃避，烈焰焚身的痛苦，豈是人所能受，不禁心頭泛上了一股寒意。

但程小蝶還是鼓足了勇氣，道：「大掌櫃，我們走吧！」

「大白天直闖王府，先和守王府錦衣衛打上一架，」萬復古道：「萬寶齋是做生意的，可惹不起這個大麻煩。」

「大掌櫃的意思，是晚上去了？」程小蝶道：「現在寸陰如金，就誤不得呀！我倒有個辦法，只是有些委屈大掌櫃了。」

「願聞其詳，如果有用，萬某絕不推辭。」

「大掌櫃率領的人手，全換上刑部衣服，」程小蝶道：「任何事，都由小妹擔下來。」

「好主意！刑部總捕頭，帶着捕快，闖入王府拏人，」萬復古道：「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只要找出罪證，我倒不怕他王爺身份，小蝶擔心的是，王府那麼大，如何找得老魔藏身之處？」

「這倒不用擔心，只要他在王府中，一定找得到他。」

程小蝶吃了一驚，忖道：聽口氣，王府中似是早安排了他們的人，這個萬寶齋，究竟在多少大員府中安排了內應，當眞是可怕得很哪！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大掌櫃準備帶多少人去？」

「素華和四個鏢手，他們可以女扮男裝，」萬復古道：「風琳就不用了。」

「行，」萬復古道：「我只帶小文、小雅、素喜、陳同、張重，五個人，加上兩組匣弩手，一共十五個人。」

萬復古點點頭，道：「看來是總捕頭早已計劃好了。」

「我知道紅燈老魔可能改變了形貌，」程小蝶道：「但却不知道他扮成什麼人？」

「身份愈高，愈不易引人懷疑，」萬復古道：「但能瞞過家人耳目，這就不簡單了，裝作得唯妙唯肖才成。」

「九王爺常常入宮見駕，老魔要是心有異圖，」程小蝶道：「皇上豈不是危險得很？」

「對！他應該有很多機會刺殺皇上，」萬復古道：「可能是志不在此，這中間，確實有很多疑問，我們這就去一探究竟吧！」

* * *

萬復古等在刑部中更過衣服，天已近午，進過午餐，一行人在程小蝶率領下，大白天，直闖王府了。

九王爺住處離皇宮不遠，在錦衣衛巡守防護圈內，所以，王府大門前，一排站着八個錦衣衛，戒備森嚴，手中紅纓槍一丈多長，看上去，果然是威風凜凜。

程小蝶等一行人，距大門還有兩三丈遠，八個錦衣衛手中的長槍已轉了向，喝道：「站住！」

程小蝶示意停下，對萬復古低聲道：「跟我去交涉一下，不行，再出手，點他們的穴道，闖進去。」

「膽大呀！」萬復古道：「鐵面無情，膽識過人，佩服，佩服。」

程小蝶笑一笑，行至槍尖半尺處，才停了下來，道：「我是刑部總捕頭，來這裏辦公事，哪一位是領班，請出面答話。」

一個佩腰刀，身軀高大錦袍漢子，一搖三擺的走出來，道：「刑部衙門不夠看，想見九王爺，請旨去吧！」

敢情他早已聽到了。

聽覺敏銳，一身流氣，不像是錦衣衛中人……

只見那領班一揮手，道：「趕走！不聽話格殺勿論。」

程小蝶一舉手，一陣箭風破空而來，掠過頭頂，釘在大門上。

八個錦衣衛嚇了一跳，這一陣連珠快弩，强而有力，如果低一點，都將被弩箭射中。

鎮住了八個錦衣衛，不敢出手。

但却鎮不住那位領班，跳着脚大聲吼道：「反了，反了，王爺府前也敢放箭。」

「箭就釘在木門上，上面刻有刑部標記，」程小蝶道：「九王爺要打官司，那是很好的証據，但刑部辦案，不能中途罷手，我要面見九王爺，你閃一邊去吧！」

錦袍人冷然一笑，道：「在下守門有責，總捕頭要闖王府，先過在下這一關才行。」

「早在預料之中了，你根本不是錦衣衛中人。」程小蝶道：「給我拏下。」

萬復古應聲出手，一把扣去，以萬復古技藝之高，應該手到擒來。

但那錦袍大漢不但閃避開去，而且還抽出腰刀，展開還擊，刀法縱橫，全是進擊取命的招術。

打了二十幾個回合，萬復古才找到一個機會，扣住了敵人肩井穴，奪下單刀，棄置於地，也順手點了那大漢三處穴道。

人是擒住了，但萬復古却沒有勝利的快樂，江湖上能和他對手十招的人，已經不多，這個人竟和他打了二十幾個回合，眞是勝之不武。

「諸位不願被弩箭射殺，那就退一邊去。」程小蝶很用心的看這兩人動手情形，萬復古沒藏私，全力出手，那人能拖延二十個回合，確是一位高手，也可能是紅燈老魔的近衞之一了。

張重聽風就來雨，帶着一組匣弩手，向八個錦衣衛逼了上去，逼得八人步步後退。

「萬前輩，這個人可能就是你說的老魔近衞，看來，」程小蝶道：「王府中已被安排了不少的人手，走吧！希望能早些找到老魔，解開言侍郎生死之秘密。」

萬復古點點頭，舉步向前走去。小文、小雅，搶先一步，緊隨在程小蝶身後，兩人心中一樣打算，阿橫、阿保沒有來，這阻擋銳鋒的責任，就落在兩人身上了。

素喜穿男裝，跟陳同走在一起，素華也着男裝，加快步法，趕到萬大掌櫃的身後。

王府中僕從如雲，但現在竟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人都在房中躲着不出來了。

陳同、張重率領匣弩手，也進入了王府。

素喜雖在匣弩手羣中，目光四下轉，希望能發現一些暗記來。

她出身萬寶齋，對萬寶齋的暗記知道不少，但這次却是瞧不出一點名堂。

萬復古瞧得出來，那是一種特別約定的暗記，素喜就算瞧到了，也看不出是甚麼意思。

萬復古走得很慢，進入了第三重。

「這就是九王爺住的地方，」萬復古道：「還須警惕小心一些。」

聲音非常小，兩隻鷹隼一般的銳利眼睛，四下轉着瞧。

程小蝶也停下身子四下看，發覺這座院落有兩宗奇處；院子裏沒有種植的花樹，但却有一座很大的水池，看上去就有些古怪了；第二宗是這座院落所有的門窗都緊緊關閉着，似是很久沒有人居住了。

「九王爺也太委屈自己了，住在這樣一座不見花草的院落中，」程小蝶道：「門窗緊閉，也不怕悶出病麼？」

「這座水池子，也有些突兀，」萬復古道：「看磚色和壁磚不同，顯然是近年才新建的。」

「作用呢？」程小蝶道：「院中無花，蓄水用來作甚麼呢？」

「所以，看上去十分奇怪，而且大得有些反常，萬某約略的估計一下，這座水池佔了整座院落的三成大小，不但破壞了格局，也給人一種詭異的感覺。」

走近池邊看，池中有積水，水池太深，不走近很難看到水。

水雖只有半池，但顏色墨綠，無法見底。

「人挖的水池，不會太深，」程小蝶道：「水下似是種植了深綠的水草。」

「養的甚麼呢？」萬復古道：「不會是魚了，水距池岸八尺高，掉下去就很難上來了。」

「既然進了王府，就該看個清楚，」程小蝶道：「大掌櫃能確定他住在這裏？」

「應該不會錯，丫頭很細心，」萬復古道：「但紅燈老魔很狡猾，會不會悄然遁走，可也無法預料。」

程小蝶下令，挨間搜查。

房間中藏的人有不少，有一半是十八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居華屋，吃美食，可是活

得很苦，雕花大床，鴛鴦枕，不過，他們不是睡在上面，而是被綁在床上，口中還有物堵塞，所以他們無法叫喊出聲。

有一半是中年的婦人，他們負責照顧這些年輕人的生活，三十個房間已全搜完，再無其他發現。

「看起來果然有借命術，」程小蝶道：「天竺奇術，却害苦了中國人。」

「紅燈老魔一個人，用不到這麼多年輕人的血，」萬復古道：「這些人雖然年輕精壯，但天天美食進補，不能跑跳，會養出一身膘來，所以，這些人都是最近幾天中供應鮮血的人。」

「那就絕非紅燈老魔一個人換血了，」程小蝶道：「那些人是何許人物呢？紅燈老魔爲甚麼要幫助他們？」

「甚麼人對紅燈老魔重要，」萬復古道：「那人就可以得到幫助，也許是當朝大員，也許是武林高手。」

「也可能是筆交易，」程小蝶接道：「紅燈老魔似是在籌措一大筆錢，不過，這地方不是換血的地方，我沒有聞到一點血腥味，不過，也不可能移往別處。」

「水池，」萬復古道：「水能洗去血汚，冲去腥氣！」

「但這裏的池水很乾淨，」程小蝶道：「冲洗血汚的水，我一定能聞得出那股腥味。」

「現在還不見錦衣衛人馬來援，証明無人報案求救，」萬復古道：「我們找對了地方，若調動大軍，可能迫我們放下兵刄，但也很可能暴露出這裏的秘密，現在，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找出進入地下密室的門戶。」

「先要想辦法抽乾池中的水，」程小蝶道：「水落才能石出，如果我的推斷不錯，除了這座水池之外，再無其他門戶。」

這時，小文、小雅、素喜，都分站在程小蝶身後兩側，手握劍柄，全神戒備。

素華也帶着四位穿着捕快衣服的小師妹，圍在萬復古的週圍，手中扣着衣襟內的火龍鏢，隨時可以發射出去。

陳同、張重各帶一組匣弩手四下戒備。

「水由源頭引入，入水由他們控制，只怕很難掏乾，」萬復古提高聲音道：「在下有個意見，不知總捕頭願否採納？」

「請說。」

程小蝶回答的聲音也很高昂，似是有意讓人聽到。

「在下的主意，雖然有點殘忍，但很有效，」萬復古道：「要他們收集桐油一百桶，傾入水中，放下一把火，燒它個烟氣，水滾如沸，可惜水中生物，也全在這一把火中燒個不剩。」

「毒是毒了一些，不過，省却不少痲煩。」程小蝶高聲喊道：「去通知郭副總捕，要他送一百桶桐油過來。」

張重大聲傳述了令諭，但却無人離去。

這地方看似平靜，事實上却是兇險重重，除了大隊同行之外，任何人單獨行動，都可能遭到狙殺。

這本就是一個詐局，如此接近皇宮的所在，誰敢放火？

但還是發生了效用。

二重院門中，緩步走出個綠衣麗人，在四個勁裝佩劍女婢護從之中，緩步而來。

程小蝶心中忖道：「聞九王爺的女兒，貌美如花，想她就是此人了。」

猜中了，却忍下不說，緩步迎了上去，道：「姑娘是……」

綠衣麗人答非所問的接道：「妳是刑部的總捕頭程小蝶吧？」

「是！姑娘是……」

「朱明麗，九王爺的女兒。」

程小蝶深深一揖，道：「見過郡主，恕小蝶公事在身，身佩兵刄，不便大禮叩見了。」

「妳也不願大禮參拜我，憑妳乾公主的身份，我不計較，但妳帶着一行捕快，殺入了王府，這就太過份了。」朱明麗道：「快帶着妳的人走吧，我不想把事情鬧到皇叔那裏。」

皇叔的意思，是指皇帝了，程小蝶不爲所動，但萬復古却嚇了一跳，皇上一旦追究下來，最倒霉的，自然是萬寶齋了，看來，這個捕快的身份，不能卸除，要一路硬撐下去。

心有所忌，施展傳音術，告訴了素華，要她轉告四個小師妹，打死了也是捕快身份，未離王府，不能改變。

「郡主明察，我抓到了很多可疑人物，」程小蝶道：「就算鬧到皇上御書房，我也手執一個理字。」

「可疑人物，甚麼樣子的人？」朱明麗道：「現在何處？」

「廳房之內，郡主想看，我陪妳看個明白，」程小蝶道：「當然，郡主也可以問問他們，爲何被綑綁在王府之中，却又餵以美食，原由何在呢？」

朱明麗很聰明，也是有備而來，但却少了那份江湖歷練，現場應變的機智就不夠靈敏了，呆了一呆，道：「那些人和王府有何關係呢？」

「本來無關，但他們被縛在王府中，」程小蝶道：「這就有關連了。」

不知道郡主是裝迷糊呢？還是眞的不明內情，吁口氣，道：「就算這些人和王府中有關吧！也用不着刑部這個衙門出面，妳帶着捕快，箭上弦、刀出鞘的闖入王府，我爹是皇上親兄弟，龍承一脈的近親王爺，豈是妳刑部捕快能動的人？」

不說法理，講倫常，還眞把程小蝶給問得心頭一跳，是啊，九王爺是何等身份？除了奉有聖諭之外，六部公卿，誰也沒權進入王府搜查，就別說帶着捕快來抓人了。

刑部的尙書大人，雖早已把案情的內容面報過皇上，但却未請旨行動，這番闖入王府，可說是程小蝶以總捕頭的身份，擅自決定的。

何況，奏明案情時，皇上已有兩點指示：一是要證據明確，二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傷害到郡主，似是郡主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尤勝過至親兄弟的九王爺。

現在，九王爺不出面，證據也顯薄弱，出面的又是皇上要全心維護的明麗郡主，如果她胡攪蠻纏起來，一味仗皇叔欺壓下來，還眞是無法應付。

面對着一個能夠傷你、殺你的人，你却不能傷她的敵人，這個仗要如何打法？

仔細看郡主，目射神光，內蘊英華，分明是個內外兼修的人物。

程小蝶不怕郡主的武功高强，但却畏懼不能傷害她的聖諭，明知故犯，可是滅門抄家的大罪人！

程姑娘突然有點氣餒了。

但她還能控制着激動的情緒，保持着表面的平靜，笑一笑，道：「郡主說得是，不過，這個案情很怪異，我希望能見見九王爺。」

「唉！我也四、五天沒有見過爹了，」朱明麗道：「祇怕沒法幫妳傳達這個消息。」

「看起來，郡主似乎未捲入這個案子中。」程小蝶心中稍覺寬心，如能一鼓作氣把郡主推出是非圈，事情就好辦多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王爺如若遠離京城，一定會先行告知郡主了。」

朱明麗竟然點點頭。

程小蝶道：「未離京城，當在王府之中，郡主何不想一想何處能找到王爺？再說，近日來京城中常見殺手活動，王爺的安危，實也叫人懸念。」

朱明麗目光四下轉動，掃掠了水池一眼，道：「也許眞在王府之中，祇不過，爹如不願見我，我是找不到他的。」

程小蝶心中忖道：經驗閱歷，一點也勉强不得，郡主雖然聰明，詞鋒也很銳利，但舉止言談之間，却是破綻百出，心中的秘密全部寫在臉上了。

朱明麗目光一掠四個隨護女婢，道：「妳們去請示一下七姨娘，就說刑部總捕有事要晋見王爺，請她安排一下。」

四個佩劍女婢口中連聲應是，人却站着未動。

朱明麗輕顰柳眉，似乎要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刑部總捕的程姑娘，是當今皇上正式認收的義女，是公主身份，告訴七姨娘，不能怠慢。」

四個佩劍女婢躬身應是，但仍然站着不動。

這一切，都落入程小蝶的眼中，忖道：郡主身份何等高貴，何況又是當今皇上最喜歡的一位郡主，此事王府中人，豈有不知之理？四個女婢竟敢陽奉陰違？

細看四個佩劍女婢，還眞把程小蝶嚇了一跳，四個丫頭目蘊神芒，光如冷電，肌膚中透着一種瑩晶的光輝，天哪！這就是頂尖的一流高手，幾個丫頭，怎能練到如此境界？難道老魔以借命術幫助了她們，這借命術除了換血之外，一定還有別的作用，能借命，借血，也應能借武功、內力了。

程小蝶愈想愈怕，想得心頭砰砰跳，這四個丫頭是保護郡主的，也是監視郡主的，她們以行爲操縱着郡主的行動，不動神色，也不逞口舌之利。

郡主對她們無可奈何，扭到最後，祇有屈從在她們壓力之下。

程小蝶想到了「殺」字，如想把郡主解救出來，祇有先殺了這四個丫頭。

王府中出刀殺人，可是冒着以命抗命的大罪，但程姑娘很相信自己的判斷，也果敢的採取了行動。

「辟邪」寶刀，早已在袖中藏，是準備緊急應變之用。

現在，眞的派上了用場。

「郡主，如若不願見告王爺下落，小蝶也不敢勉强，祇是這等王權霸勢，目無法紀，金枝玉葉的身份，不能身爲表率，以全朝廷律法……」一面說，一面走向郡主，說到法字，忽然一個大旋身，快如電光石火，飛洒出一片冷厲的寒芒。

劍光混成一片，向四個佩劍女婢罩過去。

這動作太突然了，不但把四個女婢嚇了一跳，小文、小雅和素喜，也無法接受這個出刀的事實，這是九王爺的府邸，怎能殺人，何況殺的是郡主的近身女婢？

盡管不以爲然，三個人還是抽出了寶劍，準備接應。

萬復古也驚得出了一身汗水，暗暗忖道：總捕頭發了瘋啦，這一刀，祇怕會斷送了她總捕頭的前

程。

四個女婢驚而不慌，四柄劍一起出鞘。

拔劍手法之快，小文、小雅也難及得。

左首二婢首當其衝，雙劍一齊向外推出，封擋來勢。

速度夠快，應變的方法也不錯，錯在不知程小蝶手中是一把可斷金切玉的寶刀。

嗆嗆郎郎兩聲響，兩把長劍被削斷，順帶斬斷了兩條手臂。

血肉與斷劍齊飛。

程小蝶早存心一擊得手，斷去雙劍，刀勢旋回，就在二婢還未及會意時，寶刀飛過，手臂已被斬斷。

刀過臂落，祇感覺一陣涼意，目睹鮮血迸洒時，才感覺到痛。

痛如錐心，不禁發出了兩聲尖叫。

「小文、小雅，看住她們，動一動，就揮劍取命。」程小蝶口中說話，人已轉到右側二婢面前，道：「兩位，準備拚命呢，還是準備逃命？」揚起手中短刀，準備殺敵。

「原來世上，眞有削鐵如泥的寶刀！」當先一個女婢道：「她們手臂斷得不寃，不過，我們已知道妳手中是把寶刀，就不會讓妳再得手了。」

朱明麗似乎是看呆了，竟沒有一點反應。

萬復古也看出苗頭了，忖道：好精明的程小蝶，看得準，膽子大，又能當機立斷，是個可以爲友，不可爲敵的厲害人物。

心中轉念，人也緩步走了過來，心中憂慮也消退不少。

素華緊隨身後，但四個火龍鏢手却站着不動。

那是她們相度好的位置，既可監視水池，又可顧及全場，背後緊靠牆壁，不虞敵人在背後突襲。

萬復古走近現場，距離郡主也就不過是一丈多些，小文、小雅也突然省悟，程小蝶在除去郡主身邊的障礙，四個劍婢，就算有保護郡主之意，但首要的任務，還是監視郡主的行動，她們恭敬的神態，也全是裝出來的，郡主不照她們的心意辦事，就來個不理不睬，心中是全無敬意。

高貴的郡主，竟也是生活得這般辛苦。

「妳手中之刀，削金斷玉，我們兩個人對付妳一個，」右首第二個女婢說道：「不算是以多爲勝吧？」

兩個劍婢，默契很好，說完最後一句話，已各自攻出了三劍。

（未完・廿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殺了六紹九鬼中六人，又和金老二、公孫慶大戰，六紹三嬌在旁掠陣，見勢不對，敲玉磬求援，副教主紅燈夫人出面解圍，責梅三公子心狠手辣，殺戮太多，不久玄衣教教主九天魔女駕到，梅便將來此是救武公望之事告知，教主亦說明並無劫持武老英雄，提出比試玄功，如梅安然無恙，從此仇怨一筆勾銷，梅欣然答應……

神翁尋仇追殺　梅三內腑受傷

突然！耳邊又是一聲「嚶嚀！」另一個嬌軀又跌入梅三公子懷中。神智恍惚之中，他還能辨清這是慧妹的聲音。

左手一攬，無巧不巧按上她渾圓的肉球上。

觸着微微顫動的蓓蕾，着手欲酥。

星目微啟，映入眼簾的，是他熟悉的女性的面孔。

修眉如黛，鳳目含春，腥紅的櫻唇，比小妹子更成熟，也更具誘惑！

腦海裏，忽然昇起在歌樂山莊中的一幕。

她，晶瑩如玉，豐盈勝雪的胴體，峯巒凹凸，曲線玲瓏，又立即呈現在他的眼底。

一顆心，驟然狂跳。

左手，不自禁在她一對肉球上逐漸活動，游移不停。

呼吸窒息，血脈賁張，他有了强列和迫切的需要。

需要……

梅三公子在天台絕頂，十年苦練，所學的乃是佛門無上絕學「大乘伏魔法藏」。

當他理性正要全面崩潰之際，一點靈光，突然閃過心頭。

他驀地一驚，雙目精光陡射，眼前幻影，悉告泯滅。

只有對面九天魔女兩道異樣柔和的目光，閃爍着無比誘惑，籠罩自己！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好厲害的「九天魔功」！

自己在「般若神功」護體之下，依然險爲所乘。

方才自己還認爲她要拚內功，才使出了「般若神功」。

如果早知對方只是一種魔功，那麼自己早該施展掃除一切穢跡的「旃檀禪功」了。

想到這裏，那敢怠慢！立即瞑目趺坐，運起功來。

要知「旃檀禪功」，原來「大乘伏魔法藏」中至高無上的佛門禪功，必須萬慮俱寂，心如槁木，不着諸相，才能參修。

梅三公子對這門禪學，原也只有四五成火候。

此時被「九天魔功」侵擾之餘，心着魔相。

一時要做到萬慮俱寂，靈台清明，談何容易？

他默坐了一會，只覺各種雜念，紛至沓來，一縷遐思，也不時的從心底泛起，那裏安靜得下來？

這才是眞正的神魔交戰，何況古人早就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話。

可見得魔之爲魔，該是如何厲害！

梅三公子心中漸感焦灼，但焦灼又是參禪的死敵。

他對「旃檀禪功」，既有四五成火候，自然深明此理。

只有慢慢的導動入靜，由靜而定。

還算他根基深厚，經過一陣神魔交戰，心氣神，漸趨靈虛。

又過了半個多時辰，魔慾盡去，萬慮始寂，五蘊皆空。

只覺一盞心燈，慢慢的由靈台燃起，光明朗澈・不着諸相！一股旃檀異香，也逐漸遍及全體。

梅三公子靜參旃檀，身如枯佛，九天魔女也在趺坐之中，把「九天魔功」傾力施展。

兩人相對而坐，這時已到了成敗一線的緊張關頭，但場中所有高手，有誰能識？

不錯！九天魔女使的是近百年來無人練成過的「九天玄功」，這是她方才親口所說。

那麼，對方梅三公子使的又是什麼呢？這就沒有人知道了。

以他這點年紀，就是生出娘胎，就練內功，也總究這麼幾年，居然能和九天魔女相抗？

不！居然能和近百年無人能夠練成的「九天玄功」相抗？

而且經過了一個多時辰，還支持得下去？

這自然令玄女教的人，無不驚詫萬分！

紅燈夫人心中更是驚疑，這年輕公子，以前自己已看出他身懷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後來在歌樂山莊山頭，和自己比劍，當時細心觀察，他的劍法，博大精深，似乎也是從佛門中來！

他到底是何人門下呢！他自稱什麼天台派。

但普天之下，會「般若神功」的只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一人，難道他就是這位神僧的衣鉢傳人？

但細看這回和教主比拚的，竟又不是「般若神功」了。

這敢情是枯禪！她目光不期而然向梅三公子望去。

這一望，心中又猛吃一驚。

原來方才梅三公子臉上紅馥馥的，微有笑意。

這回却已大不相同，只見他神光朗澈，寶相莊嚴！和先前竟然若判兩人。

難道這年輕人，當眞已具佛家降魔無上大法？

那麼今天這場比賽，看來教主也難以獲勝啊！

想到這裏，不禁又回頭向教主瞧去。

九天魔女依然盤膝趺坐，並無異樣。

紅燈夫人雖然對「九天玄功」，也並無所悉，但她畢竟數十年修練，自然可以瞧出一點端倪。

方才九天魔女運功之初，那一雙含有異樣神采，無比柔和的目光，罩定梅三公子全身，似乎有一種以磁吸鐵的無形魔力。

梅三公子一張俊臉上紅馥馥的，春意盎然，當然是受了這種魔力的影響。

這會教主的湛湛眼神，雖然還緊逼着梅三公子，但懾人異彩，已顯然減低。

而且目光之中，還微微露出焦灼之色！

當然！場中的人，除了紅燈夫人之外，這一點機先，誰都瞧不出來。

大家依然屏息凝神，靜悄悄地望着兩個盤膝趺坐的人。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由巳而午，由午而未，快兩個時辰啦！

九天魔女、梅三公子還是一無動靜，枯坐如故。

這，耗到什麼時候？

玄女教的人，教主沒有動靜，有誰敢動？

崔慧、上官燕呢？因爲時間拖長了，心頭的緊張情形，雖已隨着時間鬆緩下來。

但梅哥哥還沒有動靜，她們那裏肯動？

場中之人，誰不身具武功？但這樣長時間的站着，也難免兩腿酸痲，心浮神疲。

就在大家都有點耐不住的當兒，只聽「噗」的一聲，發自場中！

這聲音並不算大，但因爲場中靜寂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這一響聲，就聽得分外清楚。

「噗」聲入耳，幾十道眼光，同時集中。

只見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盤膝趺坐着的一個身軀，突然無緣無故在一陣顫抖之後，向後栽倒。

臃腫腦袋，磕上了山石，「噗」的一聲，立時裂作兩爿！大家不由全驚得「啊」出聲來。

這不過像電光石火般，一霎眼的工夫，正當大家「啊」聲出口，眼前突然又出現了奇跡！

玄女教主九天魔女向後倒，臃腫腦袋裂作兩爿之際，却突然翻身坐起！

這眞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就是連紅燈夫人也不例外。

九天魔女這一翻身坐起，大家更驚怖得說不出話來！

讀者試想？一個腦袋裂作兩爿的人，該是多麼可怕？應是腦漿迸出，血肉模糊，使人不忍卒覩！但這回恰恰相反！九天魔女翻身坐起，霎那之間，大家只覺眼前一花。

數十年來，江湖上轟傳的天字第一號女魔頭，原來竟是一個望之只有二十五六，美如天仙的妙齡少婦！

教主的眞面目，大家還是第一次看到。

臉若春花，膚若凝脂，但吹彈得破的臉上，微帶蒼白，有點兒憔悴！

「啊！她就是仇姐姐！崔姐姐，快瞧！她是仇姐姐！」

場中突然有人叫出聲來，那是上官燕！

小姑娘瞧到玄女教主九天魔女，變了仇姐姐，那個在百色樹林邊邂逅的仇姐姐。

心中不知是驚是喜，大聲叫了出來。

九天魔女——仇姐姐，向上官小妹子微微一瞥，臉上露出一絲慘笑。

突然，她兩道秋水般，不！冷電般目光，環掃全場，接着向紅燈夫人嘴唇兒微動。

驀地雙足一點，一個嬌小身軀，凌空直起。

疾如飛鳥，在山林間一閃而沒。

「師父，嗬嗬！」

三小姐于文嫻突然縱出，仰天哭叫，要向九天魔女追去。

其餘諸人，眼看玄女教大勢已去，也都滿懷疑懼，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三丫頭，教主還有吩咐，妳別急！」

紅燈夫人向于文嫻低聲說了一句，忽然轉身，向大家大聲喝道：「教主有令！」

這一聲果然有效！全場立時重趨肅靜。

紅燈夫人臉色一整，徐徐的道：「教主方才臨走之時，向本座指示，本教和梅三公子之間本無過節，由於鐵臂蒼虬武公望，在湘西失蹤，梅公子懷疑本教所擄，才引起誤會。教主以梅公子既爲武老英雄而來，自可片言釋疑，但又恐教中有人貿然動手，致失和氣，特以旗令相贈，俾梅公子可順利上山，面見教主。不料，梅公子入山之後，並未出示旗令，而教中護法，又未報知教主，擅自行動，致死傷頗多，教主極表遺憾！教主此行，並不是受傷而退，因『九天玄功』受佛門旃檀神香所化，修復須時，在教主未回之前，暫由本座代理。梅公子身懷教主旗令，實爲本教之友，除優恤死者之外，不准爲仇，如有故違，定按教規處置。」

玄女教一干高手，聽完紅燈夫人的一席話後，未免對教主所作處理，感到不滿。

雖然攔擊梅三公子乃是金老二等人的擅作主張，教主並不知情，但至少教中死傷狼籍，現在居然一筆勾消。

但繼而一想，教主此舉，也許是因對方武功高不可測。

教主走後，恐大家更難以爲敵，才囑大家化敵爲友，以保全實力。

如此這般的一想，羣情也就慢慢的平復下來。

紅燈夫人目光如電，看在眼中，秀眉微微的皺了一皺。

梅三公子經雙方比鬥結束，他也站起身來，但瞧到九天魔女飛逝的一霎那，心中不由恍然大悟。

原來周天賢周大哥，和在百色林邊相遇的仇姐姐，竟然全是九天魔女一人所化。

這時再聽紅燈夫人一說，人家教主贈以旗令，明明要自己化干戈爲玉帛，自己不但不領她的情，反大開殺戒，最後把她也一起傷了。

這……自己如何對得起周大哥、仇姐姐——九天魔女？

想到這裏，心頭不禁無限愧疚，正想跨出身去。

猛覺一陣天旋地轉，一個踉蹌，身子往前衝出。

崔慧向梅哥哥臉上細細瞧了一遍，也瞧不出所以然來。

心想梅哥哥所說，也許對的，不是嗎？方才自己也站得有點兒腿瘦呢！

當下嫣然一笑，從懷中掏出那個象牙圓筒，隨手遞過，低聲說道：「這是他們教主的旗令，梅哥哥你快打開給他們瞧瞧！」

梅三公子接過之後，便向紅燈夫人抱拳說道：「適才聽夫人之意，小生此行，幸蒙教主鑒諒，泱泱大度，益增小生愧疚！這是貴教旗令，並請夫人查收。」

說着，旋開圓筒，抽出牙桿，輕輕一抖，展開玄色小旗。

紅燈夫人和一干玄女教高手，目覩旗令，立即一齊躬身爲禮。

只聽紅燈夫人輕聲笑道：「教主既以旗令相贈，公子快請收起，大家原是誤會，公子也毋須再提。武老英雄失蹤，實非本教所爲，但公子既然來了，還請到宮中稍息。我吩咐他們把歌樂山莊地穴中送來之人，和你們見面，俾釋疑念。」

她說到這裏，正待轉身，請梅三公子等三人，一起入內。

驀然一聲長笑，破空傳來，笑聲未歇，一條人影，業已倏然向場中飛落！

身法之快，場中高手，全都陡然一驚！

梅三公子擧目看去，只見兩丈開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滿頭銀髮，身穿銀色長袍，背負古劍的老人。

此人年齡當在八旬以上，却生得滿臉紅光，神采奕奕。

兩顴高聳，雙目如電，太陽穴鼓得尤高，在場中岸然而立，氣勢十分威猛！

此老驟一現身，紅燈夫人春花似的臉上，突然飛起一絲煞氣，但一瞬即逝，接着嬌聲笑道：「想不到六紹山苗疆邊陲，居然會蒙一派宗主的太白神翁，惠然遠蒞！」

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一聽，才知道這銀袍老人，竟是聞名已久的華山太白神翁。

瞧他這份氣概，眞不愧爲九大名派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太白神翁聞言，微微一怔，向紅燈夫人略一打量，接着呵呵笑道：「幸會！幸會！老夫聽說夫人在湘西現蹤，原來也在六紹山上。二十年不見，夫人容顏猶昔，想來道法通玄，駐顏有術，不像老夫白髮皤皤，已入衰境，夫人還居然認識？」

紅燈夫人又是一聲脆笑，徐徐的道：「二十年前，受賜良多，紅燈夫人一息尚存，豈敢或忘？此次重出江湖，又乘玄女教主殷切相邀，一時無暇抽身。正想稍事停當，向你們幾位一派宗師，算算前賬呢！」

紅燈夫人二十年潛修苦練，這次重出江湖，自然不忘重創紅燈教，並一雪當年被各正派長老圍攻之辱。

當年圍攻自己的許多人中，當然也有太白神翁一份。

舊恨耿耿，仇人當面，但她却臉含春風，嬌笑如珠串，那有絲毫仇讎氣氛？

太白神翁長眉微軒，拂髯大笑道：「如此說來，老夫倒碰巧替夫人送上門來了？」

紅燈夫人格格一笑，纖手輕輕地掠着堆鴉宮鬢，道：「那也不盡然，神翁輕易不出華山，遠道而來，定有正事待辦，我又豈敢躭誤神翁正事。反正咱們的陳年舊賬，過上些時候再算，也是一樣。」

少白神翁點頭笑道：「夫人快人快語，料事如神，老夫此來，確另有要事，咱們舊賬，只要夫人吩咐，老夫隨時候教。」

紅燈夫人目光懷疑的道：「神翁駕蒞六紹，所說另有要事，自然和玄女教有關，目下教主遠出，我還作得了幾分主兒，神翁有何見教，可得聞乎？」

太白神翁電炬般目光，向大家掃了一眼，並沒立即答覆，却徐徐問道：「老夫在前山，發現斷箭殘骸，遍地狼籍，夫人又率貴教高手，羣集宮前，想是不久之前，定有一場劇戰。若然如是，老夫倒有一事相詢，不知能否據實相告？」

紅燈夫人心頭微震，不知他又要問些什麼。

但臉上却依然淺笑盈盈的道：「不知神翁何事見詢？」

她也針鋒相對，不作正面答覆，只是提出反問。

太白神翁嘿嘿乾笑了兩聲，才道：「天台梅三公子，不知是否已傷在貴教手下？」

他仍然沒說出什麼事來，只是又反問了一句。

梅三公子見他突然問起自己，不由心中一動。

上官燕因他當着梅哥哥的面，却問起梅哥哥來，心頭奇怪，不由出聲問道：「你不認識我梅哥哥，找他作甚？」

太白神翁何等身份，自己和紅燈夫人答話之際，玄女教的女娃兒，豈有插口餘地？

心中一奇，兩道眼神向上官燕射去。

突然他目光盯在小姑娘肩頭露出來的劍柄之上。

向前逼近一步，沉聲喝道：「小娃兒，妳這柄寶劍，從何處得來？快說！」

上官燕人小鬼大，有着梅哥哥這樣大本領的靠山，還怕誰來？

她見太白神翁向自己逼來，根本讓也沒讓，小嘴一噘，冷冷的道：「你這樣大聲大氣的問誰？姑娘的寶劍，從得處得來，你管不着！」

太白神翁被她搶白得微微一呆，這小女娃煞是刁蠻！

自己一派宗主，那能和她一般見識，只好忍氣笑道：「老夫問妳，這柄寶劍，從那裏得來？只要妳好好回答，老夫決不難爲於妳。」

上官燕道：「咦！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從得處得來。哼！不難爲我，姑娘怕過誰來？」

太白神翁，江湖上有誰敢衝撞過他？聞言厲聲喝道：「女娃兒，妳眞不識好歹，老夫面前，還敢放刁？」

他左手突出，已向小姑娘脈腕抓來！

梅三公子因他先前追問自己下落，後來瞧到上官妹肩上劍柄，又追問寶劍來處。

顯然他是爲了師弟追風劍客之死，向自己尋仇來的！

這時見他向上官燕抓來，不由心中一急，勁運左腕，向前輕輕一抬。

攔到上官燕身前，口中說道：「神翁一派宗主，望重武林，怎地和小妹子一般見識，豈不有失身份？不知神翁垂詢小生下落，有何見教？」

太白神翁左手抓出，他怕小姑娘折了手腕，不敢用勁。

但突然被人輕輕化解，心頭也不無微怔。

一雙威稜懾人的目光，立時落到梅三公子身上，沉聲問道：「你

是何人？」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抱拳說道：「小生正是神翁垂詢之人，天台梅君璧！」

太白神翁瞧着眼前這位少年書生，還當自己聽錯了，遲疑的道：「你……你是天台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點頭應道：「不敢！小生正是天台梅君璧！」

太白神翁突然雙目精光暴射，注定梅三公子，一陣打量，驀地發出呵呵大笑！

他做夢也想不到，近日轟傳江湖的天台梅三公子，竟然是一個年僅弱冠的文弱書生！

而且對方除了眼神英華內斂之外，憑什麼也瞧不出是身懷絕技的人！

何況以師弟追風劍客的功力，在武林中，也可算得上一流高手，眼前這個少年，又豈是他的敵手？目前江湖，魚龍混雜，儘多欺世盜名之輩。

這少年名傳遐邇，焉知不是好事者故弄玄虛，道聽途說，把他捧上了天。

笑聲甫落，突然右腕揚起，呼的一拳向梅三公子直劈過去。

在他原意，因懷疑梅三公子徒有虛名，擊出一掌，不過想試試對方功力罷了。

是以這一掌，只不過用了三成力道，只要瞧出對方稍呈不支，自可立即收回。

要知道太白神翁在武林中，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一掌出手，雖然只含了三成眞力，但這股暗勁，還是強猛無比！

梅三公子和太白神翁對話之時，早已暗運「般若神功」護住全身。對方這一驟然發掌，他右臂外圈，微微一擋。

太白神翁陡覺自己發出的掌力被一股無形潛力擋住，而且微起反彈。不由「嘿」的冷笑一聲，擊出掌力忽的一收，緊接着又疾吐而出！這一收一吐之勢，已把數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悉數擊出。

掌風暴發，宛若排山倒海，衝撞過去。

梅三公子剛剛撞住對方掌勢，忽覺對方掌力在一鬆之後，陡然大盛。不由暗暗吃驚，此老功力，非比尋常！也連忙把「般若神功」全力揮出！

一個是積數十年修爲的玄門罡氣功夫，一個却是佛門降魔無上絕學，兩者都是具有反彈作用的眞氣，懸空一接，但聽「波」的一聲。

太白神翁一連後退了三步，白髮飛揚，神情激怒！

梅三公子「般若神功」才一揮出，猛覺眞力不繼，一陣昏眩。雖然對方強猛掌力已被自己遏住，却震得踉蹌後退了六七步，方始站定。

他這才知道，方才和九天魔女的比拚，雖然邪不勝正，對方魔功被自己「旃檀禪功」所化，呈現不支。

自己當時並不覺得，其實也被「九天魔功」所侵，內家眞氣，耗損了不少！

不由心頭暗暗震驚！

驀聽太白神翁又是震天價响的一聲大笑：「不錯！梅三公子，果然是你！」

他鬚髮飄動，眼神若電，像是憤怒已極！

梅三公子也猛的劍眉直豎，怒聲喝道：「天台梅君璧，難道還會錯得？尊駕也算得一派宗主，武林長者，如果確和小生有仇，也應該說明來意，劃道比鬥，不應乘小生問答之際，驟下毒手，今日差幸是小生，區區一掌，尚能接得下來。否則豈非糊糊塗塗的做了尊駕掌下冤鬼？你適才詢問小生下落，到底何事？此時總該明言相示了罷？」

太白神翁數十年來，在九大門派之中，聲望甚隆。

方才一掌，自己用了十成功力，竟被對方硬行接住，只震退了六七步，（其實梅三公子並不是被他震退，他還不知道呢！）而且自己在這一掌中，也後退了三步。

以自己的身份，即此一點，已是難堪。

何況又被梅三公子嚴詞責問！此老幾曾被人如此當面折辱過？

不由氣得滿臉通紅，連銀色長袍都倏然自動，厲聲喝道：「老夫適才一掌，不過試試你是否眞是殺害師弟追風劍客的兇手而已，現在足可證明確是你姓梅的所爲，老夫並未找錯了人。」

梅三公子一聽，他果然爲了追風劍客之死而來，不由微微一哼，朗聲說道：「不錯！令師弟追風劍客之死，在樹上寫着：『殺追風劍客天台梅三公子』這十二個血字，小生也曾親眼目覩，但神翁何以試了一招掌力，便能確定就是小生所爲，證據何在？」

「證據？哈哈！你在老夫面前，還想狡賴？」

「梅君璧行走江湖，雖爲時不多，但敢作敢當，何用抵賴……」

「如此就好！」

「追風劍客如果確爲小生所殺，憑你太白神翁方才這一掌，小生還不致於怕得不敢認賬。如果確非小生所殺，雖三尺孩童，也同樣否認。」

「老夫不還你公道，諒你也不肯承認。以老夫師弟的內功劍術而論，在目前江湖上，要想殺害他的，爲數已不多，憑你適才一掌功力，老夫深信你就有此能力，此其

一。那女娃背上寶劍，正是老夫師弟追風劍客故物，她既是你小妹子，自然殺害老夫師弟之後，留下寶劍，於理甚明，此其二。有此兩點，難道還不夠嗎？」

「這……」

梅三公子這回倒給他說得無言以對，雖然追風劍客並非自己所殺，但小妹子偏偏留下他的長劍，叫自己如何解釋呢？

就在他微微一楞之際。

陡聽神翁口中說了聲：「好！」

忽然轉過身去，望着紅燈夫人笑道：「老夫此來，尚有一事，相煩夫人。」

紅燈夫人疑惑的道：「神翁但請明說！」

太白神翁目光環掃全場，沉聲問道：「貴教門下陰世秀才公孫慶，又是那一位？」

陰世秀才公孫慶在玄女教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這時見人家指名相問，明知自己不是對方敵手，也只好硬着頭皮，挺出身來。

只見他臉帶陰笑，向太白神翁抱拳說道：「在下正是公孫慶，不知神翁見召，又有何事垂詢？」

太白神翁點頭又說了一個「好」字，盛氣問道：「公孫慶，你在雪峯山用五陰手斃老夫逐徒申福通之事，當不會賴賬罷？」

公孫慶果然不愧陰世秀才之名，他冷冷的瞧了太白神翁一眼，依然冷笑着道：「在下在雪峯山破廟之中，確曾用五陰手擊斃本教叛徒申福通一名，未聞是神翁門下。」

「他如果就是老夫逐徒申福通呢？」

「如果當天早知是神翁高足，本教決不收留。但既已投入本教，教有教規，他誘拐侍女，叛教私逃，已不在赦之列。何況又妄圖反抗，被在下當場格殺，自問並未開罪貴派！」

「狡辯得好！老夫也毋須和你多費唇舌，華山派還有老夫這麼一個人在，豈能坐視人家殘殺子弟？好！老夫總算癡長你們幾歲！就讓你們兩個一起上罷！」

「神翁吩咐，在下雖明知非敵，也只好勉力奉陪！」

公孫慶慢吞吞的從身邊摸出一個扁形鐵球。

拇指輕按「嗆」的一聲，寒光突射。

手上多了一柄三尺來長狹長緬刀，一下掙得筆直！

梅三公子突然喝道：「且慢！小生還有話說！」

太白神翁怒道：「你說！」

「小生特別向你最後聲明，追風劍客，並非小生所殺。但神翁如果堅欲賜教，小生並不反對。不過小生從未與人聯過手，也不屑聯手合擊，孰先孰後，兵刃拳掌，悉憑神翁出題就是！」

「好狂妄的小子！老夫就先鬥鬥你罷！」

太白神翁喝聲出口，陰世秀才聽得正中下懷。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如果太白神翁落敗，他自然無臉向自己尋仇。

梅三公子敗了呢？這可能不多，試想連教主這高麼的功力，都敗在他手上。

即使敗了，太白神翁至少鬧個精疲力竭，自己正好坐收漁利。

不提陰世秀才暗暗高興。

却說梅三公子一聽太白神翁要先鬥鬥自己，不由敞聲笑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神翁還是在兵刃上賜教！還是……」

太白神翁怒道：「老夫就在劍術上估量估量你！」

「嗆！」長劍出鞘，太白神翁凜然而立！

梅三公子適才一掌，也已試出太白神翁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自己雖然不懼，但也不敢大意。

昆吾劍一聲龍吟，水晶似的透明長劍，錚然出匣。

只見他長袍未卸，左手單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圈，劍尖向天，淵停嶽峙而立。

宛如玉樹臨風，俊美瀟洒已極！

太白神翁寬袍大袖，並未脫去長衣。

他是數十年來，九大名派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長袍未卸，正表示他身份崇高，和對方一個年僅弱冠的人比劍，還用不着脫。

當他一眼瞧到對方居然也未脫長衣，就亮開門戶，心中不由嘿了一聲：「好狂妄的小子！」

但方才自己一掌遙擊，已試出這青年在內功方面，和自己相差無幾，自然也未敢小覷了他。

尤其對方亮出的門戶，憑自己數十年江湖，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個耳聞，可從沒有過這樣的起手式。

唔！左掌豎胸而立，這和方才接自己一掌的姿勢，完全相同。敢情他這套掌劍，都是從佛門中來的？

兩人互說了一聲「請」！

場中紅燈夫人、崔慧、上官燕，和玄女教一干高手，以及有着切身關連，出了場，又退回來的陰世秀才公孫慶，無數道眼光，全都緊盯着場中。

因爲這是繼玄女教主和梅三公子比鬥後的另一場精彩好戲！

而且方才不過是相對枯坐，這回却是比長劍。

但是凝神望去，場中的太白神翁和梅三公子兩人，只是目注對方，仍然屹立不動，好像兩尊石像似的。

眞是邪門！比劍那有這樣比法的？

敢情又是和方才一樣，他們比拚上了內功？

大家方自訝異之際，驀見場中兩人，已同時極快的繞了一圈。銀光乍閃，太白神翁一劍攻出，直挑梅三公子面門。

梅三公子微一挫身，右腕倐振，劍尖對準斜挑劍身點去。

兩人出手迅疾，宛若電光石火，大家只覺眼前一花。

「叮」的一聲清響，人影就倐然分開。

太白神翁在這一劍中，陡然發現對方功力之高，竟然大出自己意料之外。

要知太白神翁一派宗師，自視甚高，方才對掌之時，雖覺眼前這個弱冠書生，功力極爲驚人，但比起自己，還差上一籌。

不是嗎，兩掌對實，自己只退出了三步，對方却直震得退出去六七步之多。

那知這回在第一劍上，竟然銖兩悉稱，誰也强不過誰！心頭這份震驚，簡直無法形容。

他到底不愧爲一派掌門，成名數十年的人物，立即澄心靜氣，專心運劍！

人影乍分即合，太白神翁舉劍愼重，緩緩的又推出一劍。

這一劍眞力拂拂而出，三尺之外，已迫得梅三公子發招抵擋。

太白神翁的「庚辛十三式」，立即源源使出。

這套劍法，爲華山派鎭山劍法，太白神翁畢生功力所在。

劍法初展，已然銀星閃爍，簇簇生輝，宛若滿天繁星，毫無空隙，使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但一大蓬銀星，堪堪要把梅三公子困入掩沒之間。

驟聽「叮叮」，「鏘鏘」一片金鐵相觸之聲，連續響起。

耀目精練，陡然由梅三公子身前飛起。

不但把太白神翁劍勢，悉數封開，而且振腕揮洒，反擊出去！

雙劍並舉，精芒四射，但聽拂拂眞氣，隨劍而出，激起兩三丈外，寒鋒凜烈，逼人肌膚。

瞧得在場之人，采聲四動。

陰世秀才公孫慶更是倒抽一口冷氣，暗忖：「若非讓梅三公子先上場，如果換了自己，對方這種劍勢，恐怕連十招也擋不住。」

大概已有五六招左右了，驀聽梅三公子仰天一聲長嘯。

劍氣如輪，精光暴漲，佛門降魔絕學「準提劍法」的一招「八部天龍」，硬把太白神翁逼退了兩步。

搶得機先，左掌直豎不變，右腕疾揮，晶芒迸發，氣勢如虹，凌厲急驟，簡直不可一世。

又是三四十招過去，太白神翁已被逼得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一時之間，但聽采聲如雷，歡呼頻起！

崔慧、上官燕兩人，臉上也露出欣喜笑容。

但只有一人，却黛眉微蹙，兩道電光似的目光，緊注着梅三公子，臉上流露出驚疑之色。

那正是暫代玄女教主的紅燈夫人。

她目睹梅三公子使出這套深具佛門降魔威力的劍法，逼得太白神翁不時後退，無法硬接梅三公子鋒芒。

但太白神翁並無絲毫敗象，相反的，梅三公子一張俊臉，却顯出異常蒼白。

這和上次在歌樂山莊山頭與自己動手時，那種氣定神閒，英氣勃發的神情，完全不同。

顯然他有眞氣不繼的象。

她想到這裏，不由恍然大悟，方才他和教主那場比鬥，一定消耗了不少眞氣。

當然！紅燈夫人能夠瞧出來了，和梅三公子對手的太白神翁自然也早已察覺出來。

對方眞力不繼，已現强弩之末，打到一百四五十招左右，只聽他嘿然冷笑，長劍一緊，刷刷刷展開攻勢。

霎那之間，劍光流動，寒芒匝地，直似急風驟雨，漫天洒出。

劍上內力，也一劍强過一劍。

但聽森森劍氣之中，響起絲絲銳風。尤其是他左手劍訣，也不時疾劃而出，風聲勁厲得宛若金刃劈空！

白髮白鬚的太白神翁，此際凜若天神，威猛無比，眞有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滾滾之勢！

兩人這一番激戰，爭持得最爲激烈，兩柄長劍所使的都是最上乘的劍法。

而且全都貫注了內家眞氣，全力相拚。

雖然兩人相距數尺，但寒鋒過處，不但能傷人於無形，抑且瞬息萬變，間不容髮。

打到後來，但見寒光飛繞，劍氣沖霄，那裏還分得清敵我人影？

只聽雙方兵刃，不停的發出龍吟虎嘯般金鐵交鳴之聲！

直把一干旁觀的高手，瞧得目怵心驚，比自己下場，還要緊張！

正當此時，驀聽一聲震心懾魄的金鐵大鳴！

一條藍色影子，突然震飛出去一丈來遠，脚步蹌踉，身子搖搖欲倒。

「啊！那是梅三公子！」

旁觀的人忽然發出驚呼！

梅三公子左掌依舊當胸直豎，右手長劍，却不住的顫動。

他似是極力想穩住身子，不使摔倒地上，是以不停的移動雙足，穩定重心。

太白神翁敢情也有點血氣翻浮，泥塑木雕般凝立不動。

但這不過一瞬眼之事，等大家剛一瞧清兩人情形。

太白神翁突然仰天厲笑，雙足一點，劍先人後，一道銀虹比電射還快，直向梅三公子當胸貫去！

這一招快速無倫，兇毒無比。

全場的人，全都緊張得「啊」出聲來。

崔慧、上官燕兩人同時尖叫了一聲，雙目緊闔！

當然！還有三小姐于文嫻，也臉色突變，緊靠着二師姐聶玉嬌，嬌軀顫動，別過頭去。

正在緊叩大家心弦之時，突然響起一聲斷喝，緊接着又是一陣金鐵大震。

「呼」！一道銀虹，忽然從斜刺裏飛出，墮落三丈之外，顫巍巍插在山石上面！

同時一團銀影，也疾退出一丈之外。

啊！那是太白神翁！他長劍脫手，銀色長袍胸前也被劃開了一尺來長一道劍痕！臉色鐵青，一語不發的掉頭向山下奔去！

「啊！梅哥哥贏了。」

上官燕心花怒放，喜得叫出聲來！

大家不約而同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見他依然手執長劍，屹然而立。

* * *

玄女教的人，經過這一場激戰，眼看梅三公子居然把九大門派中首屈一指的太白神翁擊敗，觀念上也有了改變。

因爲他已經是玄女教之友了，是以大家一齊鼓起熱烈而響亮的掌聲！

掌聲停下來了，梅三公子竟然仍舊手握長劍，一動不動地挺立如故。

「梅哥哥！噫！梅哥哥，你怎麼啦？」

……

崔慧急叫了一聲，梅哥哥依然一動不動，一聲不響。

她心頭大急，趕緊一把拉着上官燕纖手，急奔過去。

只見梅三公子眼神渙散，臉如白紙，早已失去了知覺，端的生死難料！

她幾曾見過如此情形，只覺自己一顆心似乎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嗬嗬！梅哥哥……」

她急痛攻心，哭出聲來，猛的向梅三公子身上撲去。

「崔家妹子，動不得！」

紅燈夫人一把拉開崔慧，口中急急的說了一句。

自己向梅三公子臉上仔細查察了半晌，不禁微微搖頭！

崔慧覩狀大驚，忍不住着急問道：「怎麼？我梅哥哥是不是有救？」

紅燈夫人翠眉低蹙，幽幽的道：「他是眞力耗竭，內腑受震，是一種異常嚴重的脫力現象。目前還無法斷言，兩位妹子，且隨我到宮中去再說。」

說着，取下梅三公子手上昆吾劍，替他插入劍匣。

纖手微招，立即過來兩名侍女。

紅燈夫人又點了梅三公子幾處大穴，把他全身經脈閉住。

才吩咐她們把梅三公子抬起，直向宮中走去。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愁眉淚眼的緊跟着紅燈夫人身後。

經過白玉爲階，黃金爲柱的巍峨宮殿。

穿過一條長長遊廊，走入一座圓洞門中。

但覺一股濃郁花香，撲人欲醉，原來已進入一片狹長花圃之中。

除了中間一條青磚舖成的走道之外，兩邊嫣紅奼紫，盡蒔名花，假山流水，別有洞天。不多一會，又走進一個月洞門去。

這一段路，敢情已繞入玄女宮後進，却見又是一番氣象。

綠楊碧柳之間，畫閣雕樓，亭台隱隱，那花香之氣，亦較前更濃！

兩個侍女抬着梅三公子，分花拂柳，不大工夫，到了一座樓前。

那是玉階映雪，雕欄燦霞的一座畫樓。

大家才到樓前，朱門啟處，從裏面走出四個垂髻少女，在門前垂手而立。

兩名侍女抬着梅三公子直到樓上一間雅潔房中，纔把梅三公子安放在裏進一張軟榻之上，悄然退出。

這房間極爲寬敞，中間是用花格魚軒，分作兩間。

前面半間，一排落地雕花長窗，滿架圖書，籤兒琳瑯，案頭還置放着周敦商彝，古趣盎然！

後半間則是繡奩錦墊，暖帳流蘇，更是珠光寶氣！

但崔慧、上官燕兩人，躭心着梅哥哥安危，那有心思細瞧。

上官燕替梅哥哥解下腰間昆吾

劍，和另一把古色斑爛的短劍，一起掛到床前。

崔慧打開床上錦被，替他蓋上，一時之間，大家心頭沉重得誰也講不出話來。

紅燈夫人悄悄的過去，替梅三公子把了一陣脈腕。

只覺他不但仍在半昏迷狀態之下，而且氣息愈來愈弱，脈速漸減。

不由黛眉緊皺，不作一聲。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只是站在榻前，相對而泣。

見狀不由同聲問道：「妳看他傷勢，是不是還有救了？」

紅燈夫人沉思有頃，忽然立起身來，向門外走去。

不多一會，手上拿了三粒紅色藥丸進來，向崔慧道：「小兄弟傷勢，不但眞氣耗盡，而且內腑還受了劇烈震動，心脈逐漸微弱，能否有救，目前尚在未定之天。我這『紅雲丹』雖然其中也有不少靈藥，但只能保住他三日之內，心脈不絕，要想治療，還得從長計議。」

崔慧聽得好像當頭澆下一桶冷水，眼角中涙水順着香腮，像珍珠般直落，口中說道：「要是梅哥哥有三長兩短，我……我……」

她嬌軀發顫，人也搖搖欲倒！

紅燈夫人輕扶着崔慧一條玉臂，急道：「崔家妹子，妳此時千萬鎮定，快把這三粒藥丸放入口中嚼爛，用津液和勻，再以眞氣度入他腹內，這時救人要緊，可不能再躭誤了！」

崔慧心頭一驚，趕緊應了一聲，接過丸藥，納入口中，一陣咀嚼。

她這時也顧不得男女之嫌，當着紅燈夫人和上官妹子，轉過身去，一手扶住梅三公子面頰，一手撥開牙關。

湊過頭去，哺住嘴唇，把嚼爛藥末，送入他口中，然後又度了兩口眞氣，方始直起腰來。

紅燈夫人更不怠慢，等崔慧哺完了藥，立即拍開適才所閉穴道，使用推宮過穴手法，在梅三公子各處要穴上，連點帶拍，一陣推拿。

只見她一雙潔白如玉的手掌上，居然冒出絲絲熱氣，顯然她不惜耗損本身眞氣，在替他打通全身經絡！

直看得崔慧、上官燕兩人，心頭十分激動，一個時辰之前，雙方還是仇敵，現在卻要她消耗內力救人。

這樣約莫頓飯光景，紅燈夫人堆鴉宮鬢上，已是漸見珠汗，她停住雙手，又點了他的睡穴，才輕輕吁了一口氣。

上官燕急不及待的叫了聲：「夫人……」

紅燈夫人微微一笑，道：「小妹子，別叫我夫人，妳們就叫我紅燈姐姐好啦！」

「啊！紅燈姐姐，我梅哥哥……」

「別急！小兄弟服了『紅雲丹』，此時藥力業已散開，我方才又用本身眞氣助長他內腑活動，最少也可支持三天，只是三天之後……」

紅燈夫人又沉吟得說不下去。

崔慧突然噗的往紅燈夫人面前跪去，涙痕滿臉的道：「夫人……姐姐……我求求妳，一定要想個辦法，救救梅哥哥……」

紅燈夫人一手把她拉起，忙道：「崔家妹子，妳千萬不可如此，我會盡我的力量，唉！縱有可療之藥，但天地間的靈物，一時又到何處去求……」

「辦法有是有一個，只是……只是……」

崔慧聽說有了辦法，登時如黑夜中見到一盞明燈，點漆般眼睛也爲之一亮，連忙問道：「啊！紅燈姐姐，妳有辦法？」

「嗯！那是萬不得已的辦法……」

紅燈夫人幽幽的說着，忽然抬起頭來，又道：「不過要保住他的性命，那只有用『金針灸穴大法』，遍灸他十二經絡死穴……」

崔慧從前曾聽爺爺岳麓老人說起過武林中有一種金針灸穴之法，受治的人，一身武功，便得盡付流水，不由急道：「這金針灸穴大法，對武功有沒有妨礙？」

紅燈夫人黯然的道：「所以這是最後的辦法，如果施了『金針灸穴大法』不但武功盡失，而且今後也永遠不能再練。」

崔姑娘只聽得一身冷汗，半晌說不出話來。

上官燕道：「紅燈姐姐，妳還是另外想個辦法罷！只要梅哥哥好了，他把新近得來的兩件寶物，都送給妳。」

「咳！小妹子，妳當我紅燈姐是甚麼人？哦……哦……」紅燈夫人話剛說出，猛的哦了兩聲。

春花似的臉上，突然綻出笑容，接口問道：「我曾聽說小兄弟得到了兩件武林至寶，小妹子，妳說的兩件寶物，是什麼呀？」

上官燕見她一說到寶物，立即臉露笑容，心中十分不齒。

但這時救梅哥哥要緊，只好指了指掛在床頭的那柄斑爛古劍，道：「就是那個。」

紅燈夫人盯了短劍一眼，自言自語的道：「哦！這就是『阿耨神劍』！眞還瞧不出來！」

說着回頭又向上官燕笑吟吟的道：「不！小妹子還有一件呢？」

（未完・廿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長安城勇殲叛黨　金鑾殿設宴慶功

上文提要：陳公公在藍田打了一場勝仗，各路英雄亦跟踪黑衣教的行跡，但魔徒到處放火，縣衙亦陷入火海中，少林高僧全部遇難，丐幫的分舵主金百勝負責鎮守的藍田與子午鎮之間的關隘亦被攻破。李思率領魔徒突圍直奔長安，陳公公得到訊息，急忙下令兵分三路追趕。李思兄妹已到長安城，游說守將威武將軍，想兵不血刄入城……

何將軍勃然大怒道：「叛王休得胡言，末將食君祿，報君恩，天無二日，心無二主。倒是你貴爲王爺，領有涼州一州之地，不知感恩圖報，竟敢公然起兵造反，奉勸你最好束手就縛，免禍延家門及天下蒼生。」

紅玉郡主李紅玉玉面一沉，嬌叱道：「何志高，既然給臉不要臉，就出城來一決高下。」

威武將軍何志高鎭靜如恆道：「是否出城應戰，本將軍唯皇上之命是從，郡主休用激將之計。」

「叫昏君出面答話。」

「陛下不在南城。」

「在那裡？」

「歉難奉告。」

「不管他在那裡，反正四門將破，他危在旦夕，即使刨個坑，鑽進狗洞去也難逃一死，不論如何，我們兄妹一定要爲先王報仇，除非……」

「除非怎樣？」

「出城相迎，當着文武百官的面，將帝位讓給鎮西王。」

威武將軍何志高咬牙切齒道：「此乃痴心妄想其行可卑，其心可誅，皇上不會答應，百官不會贊同，天下百姓必然齊聲反對，你們兄妹再不懸崖勒馬，及時省悟，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爲示勤王決心，何將軍親自拉弓搭箭，連發二矢，射向李思、李紅玉兄妹。

好準，直向他們兄妹兩人射來，可惜由於距離太遠，越過護城河後便呈強弩之末，落在馬前。

話已說絕，何志高軟硬不吃，搭橋的工作亦因受制於箭雨，久久難有進展，黑衣教主李思的面部掠過一抹濃濃的殺機，大聲呼喊道：「黑白壇主何在？」

「屬下在。」

朱雀壇主扶桑浪人黑田三郎就在附近，聽得呼喚，上前回應道：「你的半月形彎刀在扶桑叫甚麼？」

「天龍斬。」

「是否已遵照本教主的指令，將此絕技傳授給朱雀壇的弟兄？」

「已如期完成。」

「一共傳授幾人？」

「一百二十八人。」

「都能夠臨敵應用？」

「沒問題。」

副教主鎮八荒雷震宇道：「依黑田壇主觀察，站在護城河這邊能否取下城上守軍的人頭？」

黑田三郎審視一下，道：「距離稍嫌遠些，但功力深厚者應可辦到。」

「最低限度也可以發生嚇阻作用，不敢再明目張膽的拉弓射箭？」

「那當然！」

鎮西王李思聞言大喜道：「黑田壇主，傳令下去，一百二十八人全部開上來，以天龍斬對付城上守軍。」

「是，馬上辦！」

黑田三郎辦事的效率驚人，才一會兒工夫便將一百二十八名手下帶上來，在護城河這邊一字排開，每人間隔三尺，分成二組。

其中一組是單號，共六十四人。

另一組是雙號，也是六十四人。

黑田三郎指揮若定，有條不紊，一聲令下，第一組的六十四把天龍斬立告脫手飛出。

待第一組的天龍斬飛上城頭時，第二組的天龍斬亦隨之下令出手。

天龍斬十分霸道，是一種雙刃利器，只要被它碰到非死即傷，重則人頭落地，輕則皮開肉綻。

刀呈彎月形，以弧線前進，繞行一圈後仍飛回使用者手中，可以連續使用。

城上守軍從未見過這麼怪異的兵器，猝不及防之下，立即造成嚴重傷亡，陣勢亦因而大亂。

天龍斬多如飛蝗，遮天蔽日，防不勝防。

禍事頻傳，守軍傷亡慘重，只好躲在城牆後面，或趴倒在地，沒人敢再探頭張望，更無暇拉弓射箭。

黑衣教等的就是這一刻，李思大聲宣示道：「大家注意，趕快搭橋過河，先把雲梯架起來，本教主領你們殺進皇宮去吃御膳。」

紅玉郡主的話更具誘惑力。

「昏君暴虐無道，搜括民脂民膏無數，皇宮後苑多的是金銀財寶，誰先登上城牆，殺進皇宮，賞銀千兩，明珠三粒，錦緞十匹，後進者論功行賞，同樣人人有份。」

鎮八荒雷震宇把話鋒一轉，補充道：「但如畏縮不前，甚至臨陣脫逃，則以教規嚴懲，斬首示衆，絕不寬貸！」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酷刑當前誰敢退後？

人人都想吃御膳。

個個都想分金銀財寶。

日正當中，已以驚人的速度搭起五六座渡橋。

人如潮湧而過，一架架的雲梯很快便從城下豎起，直達城頭。

黑衣教已開始登梯，擔任第一波攻擊的人都是香主、堂主級以上的高手。天龍斬仍在頭上飛舞，守軍根本不敢動彈，同樣的，黑衣教徒也不敢率爾登城。

當雲梯增加至二三十架，接近城頭的教徒超過百人之後，李思這才下命收回天龍斬，傳令登城。

一切皆配合得天衣無縫，攻城者更是奮勇爭先，頭上的天龍斬甫歇，守軍方待有所行動，黑衣教徒已如幽靈鬼魅般出現在他們面前。

第一個登上城牆的是白虎壇主大漠之虎安彪，他也是現場的總指揮，立與城上守軍展開一場肉搏戰。

殺聲震天。

慘叫不絕。

人在死。

血在流。

雙方皆傷亡累累，慘不忍睹，尤其黑衣教徒對城上環境不熟，損失極重，有的人立脚未穩便做了刀下之鬼，不少雲梯被守軍掀翻，活活摔死的人最多也最慘。

然而，雲梯掀翻可以再豎起來，黑衣教人多勢衆，源源不絕，摔死十個，可以補上百人，經過一陣激烈的浴血爭奪戰後，終於在城牆上佔據了數丈長的一段。

這一個據點對黑衣教意義重大，後繼者一個接一個的爬上來，聲威爲之大振。

直看得教主李思眉飛色舞，對黑田三郎道：「黑田壇主幹得好，本教主爲你記第一功。」

黑田三郎躬身致謝道：「是教主運籌有方。」

「現在可將原班人馬調往東門，助魯壇主攻城。」

「遵命！」

話一出口，便急如星火般，領着一百二十八人，帶着天龍斬，轉往東門。

黑田三郎剛走，李思的馬前又奔來三人。

是張龍、黃狠、黑旋風。

鎮西王李思一怔神，道：「事情都辦好了？」

張龍正容道：「都辦好了，放了兩把火，殺死數十人。」

紅玉郡主朝他們身後一望，道：「怎不見總教頭他們同返？」

黃狠據實稟報道：「事畢來長安途中，不巧被苗疆火龍堡雷、電、風、霜四兄妹截住，聲言要找馬總教頭報殺父之仇，不久，阿寶、曾妮、賴皮、洪四海、陳太監等人亦隨後趕到，彼此一言不合打起來。」

雷震宇心知不妙，急聲追問道：「結果如何？」

黑旋風黑亮跺脚道：「去時十六位，如今只剩下我們三個人，全部慘遭毒手。」

李思揚眉道：「閹賊等人一定緊咬不放，隨後追趕？」

張龍道：「教主所言不差，但進入一片樹林後便將那一夥人甩掉了。」

李紅玉道：「甩掉也沒有用，必會追來長安。」

黃狠道：「郡主高見，本教目的何在，他們想必早已一清二楚，遲早會追到長安來。」

雷震宇道：「教主在數里之外，佈下兩道防綫，就是爲了防堵他們，三位壇主看到了吧？」

黑旋風道：「看到了，所有的大小道路已全部封鎖，想要突破防綫勢必要付出極大代價。」

鎮西王李思眸中精芒暴閃道：「本教主有令在先，要求他們務必要死守兩個時辰，在這兩個時辰之內，相信已拿下長安，生擒昏君，到那時乾坤已定，閹賊那一夥人再追來正好自投羅網。」

語音一頓，忽又轉對張龍、黃狠、黑旋風道：「三位壇主聽令。」

三人同聲道：「請教主令下。」

「立刻上城去，把何志高的人頭摘下來。」

「是！」

「姓何的一死，應即下城去打開南門，讓大軍進城。」

「好！」

「然後再將另外三個門打開，大家一齊圍攻皇宮。」

「記住了！」

「你們去吧。」

「是！是！」

三人去勢如風，黑衣教主李思目注他們順利登上城牆後，也撥轉馬頭，與乃妹李紅玉往東門督陣去了，南門則交由副教主雷震宇全權負責。

由於張龍、黃狠、黑旋風的到來，黑衣教的實力大增，佔領的城牆增至數十丈，登城的人數也達到數百人，可就是拿不下城門樓，威武將軍何志高率衆死守，寸土不讓。

雷震宇站立護城河上，正準備上城去親自動手，跟何志高一決高下，一名堂主急匆匆的跑來說道：「報告副教主，南邊出事了。」

鎮八荒聽得一呆，道：「你是說南邊的防綫發生激戰？」

「不止是發生激戰，第一道防綫已被攻破，第二道防綫恐怕也支持不了多久。」

「來人共有多少？」

「兵分三路，約有千餘人。」

「傳令下去，新編的第七、第八兩壇，立即回頭向南挺進，在三里外據險設防，不論如何，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讓他們輕易接近長安城。」

「是！」

「士？士給炮打啦，你他媽的省省力氣吧。」

發話者是賴皮，話到，其快如電。

這些話那堂主只聽到一半，另外還聽到半聲黃蜂嗡嗡之聲，連中三枚黃蜂釘，已死在阿寶手下。

雷震宇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曾妮、洪四海、慈悲婆婆、欽差大人陳弘志已如天馬行空般，從衆多黑衣教頭頂掠過，飄落四周。

速度之快，超出鎮八荒想像之外甚多，不禁心頭大震，毛孔大開，猛地彈身一縱，跳回到護城河這邊來，打算指揮教中弟兄全面圍攻。

詎料，正巧落在雷、電、風、霜四位火龍堡主的面前，二話不說，劈面就是一輪猛攻，嚇得雷震宇有如驚弓之鳥，呼！呼！反擊兩掌，拔足就走，欲往東門去與李思兄妹共謀進退大計。

陳公公不答應，已將退路堵住，道：「雷震宇，你助紂爲虐，作惡多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洪四海一想到丐帮的滅門往事就痛徹心扉，怒目相視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你插翅也飛不走，血債要用血來還。」

雷震宇身陷重圍，四面楚歌，想不戰而逃，根本不可能，眼珠子骨碌碌的一轉，忽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們那位上，雷某保証奉陪到底。」

阿寶怒吼道：「你想單挑？告訴你，門也沒有，跟你這種人不講江湖規矩，也沒有那麼多閑工夫陪你玩。」

賴皮譏誚道：「也就是說，我們要羣起而攻，打你這隻過街老鼠，這樣你會死得更快，更爽，更有體面，可以在閻王爺面前好好的吹一吹。」

洪四海聲急語快的道：「時間寶貴，別再磨牙，先解決老魔，再撲殺小魔，長安乃京畿重地，不能有任何閃失。」

說幹就幹，當先出招發難，接着，其餘諸人也一擁而上，七手八脚，掌劍交揮，雷震宇本事再大，亦非羣俠之敵，一霎時便死在亂刀亂劍亂掌之下，身首異處，屍骨不全，比馬上飛還要慘上三分。

雷震宇一死，眼前已無強敵，洪四海是大家公推的總指揮，審情度勢，迅即作了一番調度。

欽差大人陳弘志領着阿寶、曾妮、賴皮與雷、電、風、霜四兄妹、大內高手上城去，清除城上的魔徒。

丐仙洪四海、慈悲婆婆則留在城下，與後到的武當六子，峨嵋諸尼、各派高手合力撲殺圍城的黑衣教餘孽。

城脚下的黑衣教徒多如牛毛，每一架雲梯上都擠滿了人，三小與四堡主等人，分從兩翼殺出兩條血路，震落了所有爬在雲梯上的人，乘安彪、張龍、黃狠、黑旋風正與何將軍率領的守軍打得難分難解，

無暇兼顧之際，順利的登上了城牆。

殺是唯一的手段。

流血乃必然之事。

七個人組成一條鋼鐵陣線，以強有力的姿態向前推進，逢人就殺，毫不留情，遇敵就打，乾淨俐落。

有人掌下亡魂。

有人刀下喪命。

有人被扔到城外活活摔死。

有人被扔到城內命運相同。

不少人死於「自尋煩惱」。

不少人死於「穿針引線」。

更多的人，被大哥大、小弟小、曾妮合力施展的「添油加醋」功震飛，震死，震到陰曹地府去。

好快，才一頓飯工夫不到，便將黑衣教剛才所佔据的那一段城牆上的魔徒清理乾淨，只有四名壇主，十名堂主仍在城門樓下跟守軍爭戰不休。

太監陳弘志朗聲道：「何將軍，辛苦了，小心把守，將城門樓守好就可以了。」

賴皮神采飛揚的道：「對，殺人的事就交給阿寶、曾妮、賴皮好了。」

火龍王天雷道：「還有火龍堡的雷、電、風、霜四堡主！」

戰況逆轉，變生肘腋，安彪、張龍、黃狠、黑旋風大吃一驚，當下一言不發，揚着刀，揮着劍，拚足勁，使足力，猛往前衝，想將失去的據點奪回來。

奈何遇上了强敵，瞬間便變作撲火燈蛾。

張龍被震身亡。

黃狠五臟碎裂。

黑亮一劍穿心。

安彪大卸八塊。

十名堂主結伴到了極樂世界。

南城這一段卒告全部收復。

可是，另一段情況仍然緊急，已有不少魔徒登上城頭，尤其是東門，天龍斬再度逞威，在李思、李紅玉兄妹親自督陣下，黑衣教的人前仆後繼，蜂擁而上，已佔據大半，岌岌可危。

羣俠連喘一口大氣的工夫都沒有，穿過南城門樓，一鼓作氣殺過去。

誰擋路，就殺誰。

碰上那個殺那個。

香主死傷無數。

堂主個個遭殃。

鐵面羅漢魯馬兒死了。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死了。

總護法梵僧普迦死了。

八大護法也同歸於盡。

兩代擘畫，多少心血，老王爺爲此丟了性命，李思當然不甘就此罷手，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仍圖作最後的掙扎，雙雙登上雲梯，意欲越城而下，打開東門，領兵去直接攻打皇宮。

然而，事與願違，距城頭尚有丈許遠，便被人發現了，阿寶、曾妮動作飛快，分別將兩架雲梯抓在手中。

鎮西王李思睹狀大駭，聲音顯得有些兒顫抖：「少俠請手下留情，並請助本王一臂之力，一旦事成，想當甚麼官就當甚麼官。」

阿寶冷笑道：「咱家對當官沒興趣。」

「不想當官，那就發財吧，要多少給多少。」

「錢多非福，夠花就好了，也不想非份之財。」

「把王妹嫁給你，當駙馬爺，人財兩得……」

賴皮忍不住臭罵道：「得了吧，你妹妹是個蛇蠍美人，十足的扎手貨，沒人敢要，今天就認命吧，別再動心眼，玩花樣，該到冥府去陪你老子吃團圓飯啦。」

阿寶、曾妮的想法與賴皮不謀而合，猛然用力一推，連人帶梯飛出去。

人在空中，黑衣教主李思仍不忘發號施令：「黑田壇主，快發天龍斬，爲本王護駕！」

這話變作催命咒，事實上黑田三郎那一夥人早已陷入重圍，李思話猶在耳，黑田等人已一命嗚呼。

憑功力，講修爲，三四丈的高度還摔不死李紅玉兄妹，可是，洪四海、慈悲婆婆、武當六子、峨嵋諸尼等高手，已在城下準備「熱烈歡迎」，兄妹兩人尚未落地，便捲入拳風掌影，刀山劍樹之中，吃了虧，受了傷，血流如注。

孰料，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兄妹倆果非等閑之輩，重創之下仍有餘力突圍，脚一落地，反擊數掌，立又彈身而起，從羣俠頭頂掠過。

不幸，運已蹇，命該絕，迎面又碰上兩位頂尖人物。

一位是已被逐出門牆的武當前任太上掌門翁百愚。

一位是曾妮之師，雙腿已斷的鐵掌追魂胡九天。

翁百愚老當益壯，一掌便將鎮西王李思打倒在地。

胡九天絕技驚人，也一棍打翻了紅玉郡主李紅玉。

容不得他倆爬起來，早有人踩住了兩兄妹的心口，把鋼刀架在脖子上，只要腕上加力，就會身首分家。

黑衣教的人被羣豪反包圍，兩面夾殺，早已潰不成軍，今見大勢已去，剩下來的人無人敢再戀戰，立作鳥獸散。

翁百愚的出現，令武當六子欣喜莫名，一齊攏了上去，請安問候

之聲不絕。

曾妮和了緣師太則迎向胡九天，說長道短，狀至歡欣。

阿寶步向翁百愚，本想表達歉意，不料，翁百愚却先開口了：「甚麼也別說，你的苦衷貧道已瞭然於胸，能夠滅掉黑衣教，乃天下武林之福，少俠應居第一功。」

曾妮亦轉頭道：「寶哥，我師父也想通了，決定不再找狂道杜非算帳。」

阿寶聞言甚喜，如釋重負，賴皮道：「這樣就好了，三怪的恩恩怨怨已全部解決，唯一沒有完成的是未能替古來稀討個鬼妻，看來只好請慈悲婆婆在百年之後親自跟他談判啦！」

慈悲婆婆白了賴皮一眼，未置可否。

霍然，城門開了，欽差大人陳弘志在威武將軍何志高的陪伴下跨步而出。

洪四海趨前道：「陳公公，何將軍，叛王兄妹已擒下，不知如何處理？」

太監陳弘志道：「本座已見過聖駕，陛下有旨，暫時勿傷叛王兄妹性命，皇上要親自審問，除六王七侯以外，是否還有同謀之人。」

洪四海諾應一聲，命人將李思、李紅玉兄妹五花大綁綁起來。

陳弘志又道：「皇上爲宣慰各位辛勞，已頒旨御膳房，要大宴天下英雄。」

賴皮愕然一楞，道：「天下英雄有一千餘人，皇宮裡面能坐得下嗎？」

威武將軍何志高笑道：「宴設金鑾殿前廣場，再多千人也坐得下，皇上決定要大宴三日，並且另有賞賜，各位現在就請入城吧。」

這是恩典，也是殊榮，羣俠個個喜形於色，押着李思、李紅玉兄妹，浩浩蕩蕩的進入長安城。

（全文完）

上文提要：珍珠姑娘以晶亮的强光，射得王天柱的猛將個個無法睜開眼動武，蘇東二又吹奏起神笛使得馬兒亂跳亂闖，朱全英勇殺敵，三人配合得天衣無縫。不多時，已消滅了王天柱從遠地請來的「白山、黑水、九匹狼」的全數精銳，嚇得王天柱夾尾巴奔逃而去，蘇東二又為死者吹奏起「血魂曲」，三人再上路……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清原禪寺破陣法　征服和尚救親人

那和尚笑道：「三位施主稍待，我進去向方丈報告一聲。」

他再掩上寺門，轉身而去。

珍珠笑了，她笑得十分神秘。

蘇東二道：「這個和尚非善類，那雙眼神很賊。」

珍珠道：「他們唸的經甚是血腥。」

「血腥？」

「不錯呀，我一聽就知道不是甚麼金剛經、祈福經，而是超渡經。」

蘇東二道：「妳知道這是超渡經？」

珍珠道：「你聽吧！他們唸經的聲音，忽而悲忽而忿，忽而平和，忽而又狂烈，這是令人聽了既悲且忿，悲得叫人痛哭失聲，忿得令人咬牙切齒。」

蘇東二道：「與我吹的笛聲比起來如何？」

珍珠道：「你若吹出這樣的聲音，早把我嚇跑了。」

蘇東二道：「那麼，他們在為甚麼樣的死人超渡了？」

便在這時候，寺內鐘聲不再，鼓聲也偃息不敲了，倒是傳來一片急驟的足聲。

足聲是往往後面去的……

清原禪寺一共兩進大院，前院比之後院小一倍，前院中支起一座大香爐，香火燒得半個院子如燃了燈，後院的兩側是禪房，地上鋪的是青石板。

忽的寺門又開了，那和尚自寺門走出來，他向蘇東二三人招招手，道：「三位施主，咱們方丈有交代，請三位住後院的一間廂房，快請這邊走。」

他說完當先往院牆左側走去。

蘇東二與珍珠併肩跟上去，朱全隨在兩人後。

那和尚邊走邊道：「咱們方丈說，出門在外都會有困難，出家人抱的是救世之心，怎好拒絕施主們的要求！」

笑笑，蘇東二道：「和尚，香油錢咱們是不會少的，但求居住一宿……」

他把珍珠的手拉住，又道：「也得求一餐齋飯！」

和尚回頭一笑，道：「有，有！」

已繞到寺後的後門了，和尚取了一串鑰匙，找了半天才把門上的鎖打開來。

他當先推門進去，道：「山中有點潮濕，這是偏院地方小，還是可以住人的。」

果然，靠這二道院的左側還有一間小廂，和尚推開廂門，道：「三位，請進去吧，我去燃上一盞燈過來。」

朱全當先跳進去，灰暗中他見

這小廂房擺設十分簡陋，只不過一張大床、一桌一椅而已！

於是蘇東二扶着珍珠也進來了，就聽珍珠道：「這裡似乎血腥味甚重，難道……」

朱全一笑，道：「阿姨，剛才那和尚說過，這兒十分潮濕，咱們只住一宿，沒甚關係的。」

三人正說着，忽見有燈光過來，燈光中瞧出兩個人的影子。

蘇東二扶着珍珠坐在床沿上，他已站起來了。

廂門處走進兩個和尚，一個是剛才的和尚，另一個灰髯光禿大和尚。

那和尚把燈往桌上一放，對蘇東二道：「我們方丈來看三位了。」

只見那灰髯及胸，和尚雙眉一挑，直視蘇東二，道：「施主，那道而來，那道而去？」

蘇東二道：「自長白山而來，準備回關內。」

灰髯和尚道：「施主姓蘇？」

蘇東二臉皮一緊，道：「你認識蘇某？」

灰髯和尚道：「不認識，但却把施主引來了。」

「怎麼說？」

灰髯和尚猛然一掌拍在桌面上，發出「叭」的一聲響，桌未動，但床動了。

只見那大床忽的往地下翻塌過去，就聽珍珠與朱全二人一聲尖呼：「哎唷……」

「轟」的一聲人不見了，大床仍然是大床，只不過把原坐床沿的兩人翻入地下面去了。

朱全才叫寃枉，他本來是站在珍珠身邊，他時刻要保護珍珠的，就因珍珠拉他坐在身邊，便也一齊陷入在那個機關中了。

於是，下面傳來朱全與珍珠的呼叫。

蘇東二沒去抓住下沉的珍珠，他一聲冷笑伸手去抓那灰髯老僧，口中厲叱：「找死！」

不料這老僧了得，雙掌十指屈鈎閃晃，竟然用的是一手鎖五龍手法，把蘇東二的一手阻在三尺外。只不過眨眼間的事，二人隔桌對拆出招。

灰髯老僧暴退一丈，他手指門外，道：「等等，你今夜逃不掉了。」

他對門口的僧人，道：「去，準備繩子拴人。」

蘇東二咬牙了。

灰髯老僧冷冷道：「你在咱們這裡殺了人，怎可一走了之？殺人是要償命的。」

蘇東二冷哂，道：「我殺人出於無奈，和尚，你殺人就傷天害理了。」

灰髯一甩，和尚也回報以冷笑，道：「不是殺人，是超渡你們，嘿……」

他指着院子又道：「十八羅漢大陣等着侍候你了，姓蘇的，你想救人，那就去闖一闖我那陣勢吧！」

他說完便往門外一閃而走入院子中央。

他等着蘇東二出門來破他的十八羅漢陣。

蘇東二未立刻走出門外。

蘇東二取出笛子來，他趺坐在地上一副肅煞的看着院子裡，果然在灰髯和尚四週站定六排和尚，每一排共三人，手中戒刀明晃晃。

蘇東二只一瞧，就知道這是生死之戰，比之少林的十八羅漢陣殘忍多了。

少林寺的十八羅漢陣，和尚們使的是木棒，而此地却是戒刀要宰人了。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來了。

他吹得十分流暢却也悲壯，是的，「戰刀曲」又吹起來了，笛聲由緩而急，由急而密，聽得人血脈也賁張了。

於是……

於是院中傳來叱吒聲：「再不出來就先殺了地牢中的兩個人！」

蘇東二立刻想到地牢中的人一個也不能死。

他左手笛子又擺動，一步步的走到院子裡，他還未站定，忽聽一聲霹靂大叫起來：「就是兔崽子，師父，就是他呀。」

蘇東二抬頭前殿後廊看過去，嘍，大都統鐵木雄的近身大侍衛王天柱正神氣地站在那裡。

王天柱竟然又出現在清原禪寺來了。

蘇東二火大了：「姓王的，原來是你呀！」

王天柱一聲嘿然笑聲，殘忍的道：「非殺你不可，絕不回頭，姓蘇的，你快完了。」

蘇東二道：「你不在清原城呀？」

王天柱得意的道：「為了把你們三人引來此地，着實費了一番安排。」

他頓了一下，雙手叉腰，又道：「城門派人仔細盤查，為的是叫你們不敢進城去，寺廟的鐘鼓再把你三人引過來，媽巴子的，王大爺算準是你們，果然被我料中了。」

蘇東二大怒，道：「我早該殺了你的。」

王天柱冷笑道：「你保命吧，小兔崽子，你完了，王大爺再去宰那個小王八蛋，至於那位美姑娘，嘿！」

蘇東二叱道：「畜牲啊！」

王天柱回罵：「你又算是什麼東西？在關外，那是咱們天下，你

膽子也太大了，出刀就殺了烏拉西王爺，媽的，你只不過出關來墾荒，墾的是烏拉西王爺的土地呀，你們不思報恩，反而殺人，而且殺的是王爺，如不把你們繩之以法，爲王爺報仇，這以後咱們如何治理那麼多關內來的那許多窮光蛋？」

蘇東二道：「我以爲現在也不是爭是非的時候，姓王的，你很狡猾，是個惡毒的小人，也是個不容原諒的狗，你馬上就知道這種場面嚇不倒我蘇東二的！」

王天柱大吼：「師父，師父，殺了他！快，殺了他！」

蘇東二冷哂道：「原來你還是這和尚的徒兒呀！」

他忽的戟指灰髯和尚，道：「你這老和尚，必非善類，你這寺中還有機關呀！」

灰髯和尚嘿嘿一笑，道：「大膽不是，有誰敢在我百里和尚面前如此口出穢言的？」

蘇東二道：「百里，你知道這一戰會有多少人死傷呢？我勸你快放了地牢兩個人，否則……」

「哈……」

百里和尚冷笑，道：「你以爲咱家可惡，是嗎？那是站在你的立場，站在我們立場，你是個殺人犯呀！」

他指着十八持戒刀的僧人，又道：「爲我們的正義，爲我們去世的人們，我們便洒血也是熱血，死不怨人，蘇施主，你還站在那裡不到院中去？」

蘇東二道：「百里，你可得多加小心，因爲我出刀就見血，而且很少出第二刀的……」

百里和尚大怒，叱道：「少來這種不戰先屈人之兵的鬼域技倆，你嚇不倒我們的。」

蘇東二道：「我只是提醒你，也提醒你擺的十八羅漢陣的十八個即將死去的人。」

王天柱已大吼，道：「少吹牛，你少吹牛，師父，發動了，殺呀！」

蘇東二道：「姓王的，你也應該有一份的，爲何你站得那麼遠的不出來？」

王天柱吼道：「姓蘇的，這是陣法呀，王大爺如果參了一份，豈不壞了我師父的陣勢，媽拉巴子的，你小子還是生受吧！」

百里和尚的手舉起來了。

「姓蘇的，你一路闖進清原來，我百里深信你有過人的武功，便是沒有那麼多的是是非非，我百里也會找你討教的，你說是不是？」

蘇東二道：「帶着你的十八個徒兒找我較量？」

百里道：「也是我百里輸不起這一仗，姓蘇的，你可以入陣來了。」

蘇東二道：「我最後一次要求，大和尚，何必以血腥收場，你放了他二人，我這裡感謝，如何？」

百里和尚冷笑道：「氣已足，刀已舉，憑你一句話要我放人？嘿……行，我放人當然可以，但我百里却有個條件……」

「說！」

「由我派人先把你加以綑綁。」

蘇東二嘿嘿一笑，道：「然後你刀不刃血的活抓我三人，太聰明了！」

百里道：「所以老衲要你走到陣中來，什麼樣的是是非非，咱們就這麼一次的解決，豈不爽快乾脆。」

蘇東二的內功早已達到巔峯，他剛才吹奏的戰刀曲便是在運氣功，氣功已至隨心所欲，收發自如，他當然也不再和這和尚囉嗦了。

就聽得蘇東二一聲高吭的大吼：「殺！」

他在門口不見動，但當人們抬頭看過去，他已到了五丈遠處的百里和尚面前了。

蘇東二出刀神哭鬼號，百里和尚只以手中戒刀佈了一道刀網，却已聽得「咻」聲入耳，好一道極光如閃電，百里和尚橫身未躲開，後側背上已被扎中，痛得他大叫一聲：「殺！」

於是，十八羅漢陣發動了。

看上去眞的是驚人的刀山吶。

十八羅漢陣中的主導者百里和尚强忍住那一刀之苦，他左手按住傷口，右手刀在東指西揮，不旋踵間人已淹沒在陣中不見了。

蘇東二心中明白，如果百里和尚沒有這十八羅漢陣爲助，他就逃不了一死。

蘇東二閃晃在刀海裡，在他的前後左右甚至頭頂之上盡是流閃的刄芒。

蘇東二並未再出刀，他只以左手笛右手刀上下左右的力阻流芒觸及他的身體。

十八羅漢刀陣的發動，如是站在外邊高處看，就好像一羣人在打旋，也好像大海中的漩渦，沒有一個可以中途閃開或脫出那急流的旋動。

每個快接近中央的和尚，在他急旋中正巧已蓄滿了力道，在他那高揚的戒刀隨之盤旋中，那一刀的下殺是驚人的，也是詭異的。

就是這種沉猛詭異的一刀，殺，它來自六個不同方向，也就是有六把戒刀對準了蘇東二疾砍。

這時候，百里和尚似已被人架起在一邊的一張木櫈子上面，他據高臨下的揮着刀，倒是吼聲低沉多了。

如果仔細看向百里和尚，便也看到有個和尚正以布巾按在他那挨

刀的地方。

蘇東二似已發覺這十八羅漢陣的優劣之處了，就聽他一聲大吼：「百里，蘇東二不想屠殺出家之人，你還不快快把他們叫住？」

百里大吼叫道：「倒是你這可惡的殺才，你馬上就要挨這亂刀殺，十八把刀呀，你生受了。」

蘇東二大怒，忽的彈身而起，他身上似是長了翅膀，自和尚們上方躍出在一處墻角裡。

十八個和尚發一聲喊：「殺！」

只是蘇東二站在墻角下，那地方如果有人對他出刀，頂多不過兩個人而已。

兩把戒刀果然併舉直往蘇東二殺去。

蘇東二咬牙，道：「蠢才！」

「噢……唷……」

蘇東二出刀比之閃電還快，兩個併殺的和尚各自捧着自己肚皮往回旋去。

於是，蘇東二再出刀，又見兩個和尚冒着鮮血往地上撞下去了。

櫈子上面，百里和尚大叫：「看準了殺呀！」

已經晚了，十八羅漢陣缺口不成陣，蘇東二不再多考慮，他一頭伸進人多的地方，好一輪狂殺，殺得幾個和尚還不知怎麼被殺，就躺在地上了。

幾個和尚跑得快，直往外閃去，灰暗中蘇東二不往百里和尚衝殺。

蘇東二忽的拔身三丈高下，半空中他塌肩擰腰横着飛躍，「忽」的到了前殿的後廊上。

「你……」

「嘿……」

蘇東二似乎殺紅了眼，他一刀切在王天柱的肩頭上，王天柱閃得快，差一點頭上挨一刀。

蘇東二左手笛子猛一戳，王天柱一聲「噢……」

蘇東二的笛子戳在王天柱的鎖骨上，痛得王天柱嘴巴張開在噎氣。

蘇東二就在王天柱身子一彎之下，他的刀指在敵人的命門上了。

王天柱大驚，道：「你要殺我？」

「有什麼不可以？烏拉西我一樣殺，你算什麼？」

王天柱道：「你逃不出瀋陽以南的，姓蘇的，往南的幾道主要關卡咱們已有人在等你們三人了。」

蘇東二道：「至少你是看不到了。」

王天柱道：「你眞要殺我？」

蘇東二道：「殺了你我就平安多了。」

「等等！」

這是百里和尚的喊叫，蘇東二等的就是這一句。

蘇東二心中早打定好了，他若叫王天柱死，只怕王天柱早已閉眼了。

蘇東二心中在想着珍珠與朱全二人，他如果殺了王天柱，剛才他就只要把刀往右稍偏，百里和尚也完了。

他可以殺了他們，也可以殺更多和尚，但珍珠與朱全二人也危險了。

蘇東二心中懸掛的是珍珠哪。

*　*　*

百里和尚見蘇東二的刀點在王天柱命門，他再吼道：「你等一等！」

蘇東二厲叱，道：「等什麼？」

百里和尚道：「難道你忘了還有兩個人在我和尚手中？你不打算救他們了？」

蘇東二冷冷地道：「你談條件？」

百里和尚道：「不錯，你怎麼說？」

蘇東二道：「你要我放了你的這位當官的徒弟？」

百里和尚道：「你並不吃虧。」

王天柱大叫：「師父，他殺了我的師弟多人吶，他該死呀！」

不料百里和尚道：「不用多說了，蘇施主說過，出刀總免不了生與死的結局，咱們死了人，那是咱們學藝不精，怨不了誰，而眼前，只求少死一個就救一個。」

他還眞的拿得起放得下，一句話就要大伙把怒氣壓下來了。

他附近有幾個和尚露出凶悍的神色，可也只是氣過頭的直咬牙，却沒有一個敢再撲擊的。

蘇東二冷然的道：「老和尚，我便老實對你說，當我出刀之時，我是準備殺光你們，然後一把火燒光你的這座清原禪寺。」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很識相，也反應得快，倒是說動了我，好吧，我答應你的條件。」

百里和尚把手一拍，大叫：「快去，把地牢內的人帶出來！」

百里和尚一連叫了五聲，才見兩個和尚心不甘情不願地走了。

蘇東二心中很緊張，別是我的珍珠受到傷痛吧，我怎麼連她也保護不了呀！

他這裡越想越氣，忍不住刀尖頂了王天柱下狠的。

「哎呀！」

王天柱一聲大叫，百里和尚吃一驚，忙問：「天柱，你怎麼了？」

蘇東二道：「他死不了，只要安份一點就死不了。」

王天柱一聽大吼，道：「媽巴子的，我又沒稍動一下，你故意用刀尖扎我呀！」

百里和尚大叫：「姓蘇的，不可毀去雙方約定。」

蘇東二道：「放心，我不會再生他的氣了，嘿……」

便在這時候，只見朱全滿面血跡，珍珠還好，只是滿面驚愕的樣子。

兩個人自另一廂中奔出來，珍珠看地上死了幾個和尚，她忍不住的道：「血腥啊，人間悲劇就是這樣。」

她輕盈的走到蘇東二面前，上身已貼上去了。

蘇東二一腳踢開王天柱，大吼：「滾！」

王天柱滾出三丈外，他「咚」的一聲滾在院子裡，半天也爬不起來。

蘇東二對朱全道：「傷得如何？」

朱全道：「我還好，只是阿姨受驚嚇了。」

蘇東二立刻抱緊了珍珠，道：「對不起呀，我的珍珠，是我太笨了！」

他再對朱全，道：「去，到灶房取些吃的東西來，咱們立刻往瀋陽去。」

朱全立刻就發現院子東邊一間灶房，那邊冒出白烟來，他知道那正是灶房，立刻奔進去。

朱全的動作快，霎時包了一包吃的走出來，道：「叔叔，咱們吃上三天也夠了。」

蘇東二道：「帶着，扶你阿姨快上馬，我隨後便到。」

珍珠道：「東二哥，別再殺人了，好嗎？」

蘇東二道：「珍珠，妳知道我出刀都是無奈，人呀，要活下去總需要自保吧！」

珍珠道：「那，我們在寺外等你喲！」

蘇東二點點頭。

朱全道：「阿姨，快走！」

他扶着珍珠往寺外就走，蘇東二却冷然的站在台階上，那百里和尚傷得似乎不輕，說出的話也低調了：「你……你還要留下來……莫非想屠寺不成？」

蘇東二道：「姓蘇的沒有那麼殘忍，我只是在臨走之前拜託你大和尚一件事情。」

百里和尚道：「甚麼事情？」

蘇東二指着歪身在院中的王天柱，道：「拜託你把他看牢，三天之後再放走，拜託。」

百里和尚還未開口，王天柱吼叱，道：「小子啊，你傷得王大爺如此之重，少說也需要五七天調養，還要我師父看牢嗎？快滾……」

蘇東二一聲冷笑，道：「王大侍衛，我蘇某人不是怕你，實在是因爲你而害死了不少人。」

他咬咬牙，又道：「難道你忘了，長白山客棧死了東洋浪人十二黑武士嗎？」

王天柱道：「那是一羣飯桶。」

蘇東二道：「他們却因爲你的關係而死了。」

王天柱道：「他們也貪重金吶。」

蘇東二道：「三岔口你的陰謀未得逞，也死了人，然後再到梅河渡口，你……」

蘇東二雙目一厲，又道：「幾次被你臨陣逃脫，想不到你又玩陰毒到你師父這兒來，也叫你師父死了徒弟，你……這人能說不是害人精？」

王天柱大吼，道：「甚麼害人精，全都是由你這殺胚造成的，你以爲殺了烏拉西王爺就完事啦，告訴你，那得把命留下來……我只不過是奉命拿你歸案，老子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有何不對？」

蘇東二冷叱道：「卑劣的手段，姓王的，今日你又逃過一劫，下次你再在我眼前出現，我蘇某非聖人，我會毫不留情的取你性命。」

他說完忽的拔身而起，半空中已傳來笛聲。

是的，蘇東二又吹起他那「血魂曲」了。

當人們抬頭看向屋面時候，已不見了蘇東二，但聞陣陣哀傷與殘酷的笛聲，聽得人們欲哭無淚。

* * *

蘇東二很快追上珍珠與朱全兩人。

實際上他兩人只走到一里外便停下了，珍珠見蘇東二奔來，她落淚了。

剛才她未落淚，如今才落淚，看在蘇東二的眼中，他好心痛。

「珍珠啊，妳怎麼哭了？」

珍珠未開口，但朱全開口了：「叔叔，我對叔叔說，當我與珍珠阿姨中了機關往地牢下面沉去時，我爲了不叫阿姨摔痛，自己盡力的去托起阿姨，我把身子墊在下面，所以我才如此狼狽，只不過……」

蘇東二道：「快說。」

朱全道：「珍珠阿姨聽到地牢中有哭泣聲，好悽慘的哭泣聲呀！」

「眞的？」

朱全道：「而且是女子的哭泣聲。」

蘇東二一聽雙眉一緊，道：「地牢中有女子哭泣聲？你們沒有看到？」

朱全道：「沒有多久，我們便被一個和尚開了地牢的門引出來了。」

蘇東二道：「有幾個女子哭聲？」

朱全道：「至少兩個。」

珍珠道：「人間事眞的歡少悲多，我聽那哭聲眞是太可憐了。」

蘇東二道：「走，你們先在林中藏起來。」

珍珠不哭了，他拉住蘇東二，道：「你去救她們？」

「仗刀江湖，所爲何來？正義不張，牛鬼蛇神難分善惡是非了。」

珍珠笑了。

她送上一個香吻，道：「我的東二哥不會令我失望的，我太高興了。」

三個人剛入林中，忽的山道上傳來馬蹄聲，蘇東二立刻回身看過去，天剛黑，但他還是看清那個騎馬的漢子。

蘇東二冷笑了。

珍珠道：「誰？」

蘇東二道：「那個大侍衛忍不住，這傢伙帶傷往山下奔去，他以爲咱們走向瀋陽方向，他才由這條道路走，想趕在咱們前面，哼，他還是被我發現了。」

朱全道：「已經三次未取他的命了，眞是不到黃河他不死心吶！」

* * *

山道上，王天柱策馬走遠了。

蘇東二對朱全道：「拿來的東西咱們三人先吃個飽，然後我去清原禪寺看一看，那百里和尚是個甚麼樣的惡僧，看我怎樣收拾他！」

朱全忙把吃的分送在蘇東二與珍珠手中，那蘇東二疼愛珍珠有加，呵護得無微不至。

兩個人把吃的相互往對方口中送，忘了這是在山林中，也忘了一邊還有朱全在發笑。

* * *

蘇東二走了，他又轉回清原禪寺中去了。

蘇東二如今變得以珍珠之樂爲樂，也以珍珠之苦爲苦，珍珠想着清原禪寺中地牢內有女子的啼哭聲而悲傷，他當然得爲珍珠做些什麼。

蘇東二從未見過珍珠這麼傷心的落過淚，他以爲，如果不爲珍珠把此事解決，珍珠必會悲傷不已。

現在，蘇東二很快的又到了清原禪寺，當他躍上牆頭往二大院中瞧去，嚄，只見幾個大和尚正在用毛氈把幾個死了的和尚裹在毛氈中，把兩具屍體正往後門抬去。

蘇東二心想：「這可是軟埋，和尚死了便是棺木也沒有的裹一裹便埋掉。」

蘇東二只不過露了半張臉，冒出牆頭往內看，忽的，有個聲音傳來：「埋葬過以後再吃飯，沒事別再下山去。」

「是，師父！」

十幾個和尚回應着，大伙忙起來了。

蘇東二忙側過頭去看，那百里和尚正好去掩門，掩的是廂房門。

蘇東二一瞧便冷笑了，因爲百里和尚進去的那間廂房，也正是朱全與珍珠出來的地方。

蘇東二的身法像隻貓，弓背塌腰一個閃躍間，他已到了廂門下，院子裡沒人看到他，月兒斜照一片黑影，正巧把他的身子掩住了。

蘇東二輕貼門往裡聽，廂房之中沒聲音，他輕推門閃身走入廂房中，却見裡面黑呼呼的，一時間也看不清。

蘇東二忙貼耳在地上，他冷笑了，地下傳來叱罵聲：「媽拉巴子的，今天遇上瘟神上廟門，不但傷了老衲，也死了幾個徒兒，我的羅漢十八陣又得選人修練了。」

有個女子聲音傳來，道：「什麼樣的角色呀？」

「還不是你們關內奔出關外來的，可惡！」

「王天柱呢？」

「去瀋陽求救兵了，唉！唷，我的花蝴蝶呀，妳快爲我把傷處治一治，痛喲！」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當我聽到翻板響聲，還以爲你們已得手了。」

「得手也好了，那傢伙出刀神鬼莫測，輕功又好，手段更辣，我差幸沒被他擺平。」

「到底什麼人吶！」

「這小子會吹笛子，吹得還眞不賴。」

「會吹笛子的，年紀不大吧？」

「二十多歲，他絕對沒有三十歲。」

「是他……是他……」

「你也認識？」

「當然知道，太行山神笛郎君，太行神醫霍天行的手下大殺手，必是他。」

「他叫……」

「蘇東二，哼，個小雜種，他跑到關外來，會不會是去衝着我『花蝴蝶』東方水兒來的？」

就聽那百里和尚道：「聽我那徒兒王天柱說，這姓蘇的原是與一個小孩子潛居在鏡泊湖岸靠打魚爲生，只不過受不了烏拉西王爺的欺壓，才發了火而殺了烏拉西王爺，與一個女子三人便往關內逃去，這一路已攔截幾次，都死了不少人，他還是逃到這兒來了。」

那東方水兒吃吃一笑，道：「這麼說來，蘇東二這小子不是爲了殺我而來的。」

她似乎大喘氣的又道：「幾年前我爲東廠二當頭尹水天而刺殺了朱玉之後，一直躲在你這兒，想一想不值得，算一算我的損失大，不知何時才可以歸家鄉！」

「妳歸的什麼家鄉？咱們這日子不比妳在關內差。」

一頓之後，蘇東二又聽得女的聲音：「脫下來，我看你傷得怎樣。」

好像一陣悉悉聲，就聽得女子聲音道：「百里呀，你眞幸運，你這後背上的一刀，差半寸就是要害。」

突的一聲尖叱：「唷……」

「忍住呀，你這野和尚！」

* * *

蘇東二找了許久，他才找到一處假牆推開來，但當他低身下了五個台階，忽見有兩條地道，這時候右面傳來百里和尚的聲音，那是不停的哎呀聲。

左面是個稍窄地道，蘇東二低身走進去，甬道上掛了一盞油燈，奇怪的是油燈下方有個小神龕，一尊羅漢放在裡面，蘇東二心想，此羅漢怎麼不見天日呀。

他往內轉了五丈遠，抬頭看，黑呼呼的一個大坑延到上面，那正是上面的床遮着，朱全與珍珠便是自上面跌下來的。

蘇東二以手去摸坑邊，有一道厚厚的木板卡在那裡，一旦上面機關發動，此厚板便立刻堵住這下面的深坑，跌下來的人只有挨宰了。

蘇東二正要往甬道深處走，忽有聲音傳來。

「姐，我好冷啊！」

「抱緊我，娟，抱緊我，啊……」那是冷的聲音。

蘇東二立刻潛到一個木柵口處，他在灰暗的柵門邊看到兩條小小身影用力的擠在一堆乾草上，那光景還不如羊圈中的小綿羊。

蘇東二看得咬牙切齒，他低聲的道：「兩位姑娘，別出聲，我來救你們出去。」

「誰！」

「別出聲。」

兩條人影立刻衝到木柵口，灰暗中，這兩個女子還眞的白，蘇東二心中一緊，這麼好的女子把人關在地牢中，這百里和尚太可惡了。

蘇東二雙手抓緊了柵上的大銅鎖，只那麼用力一扭，便聽得「卡」的一聲響起，鎖已被他破壞。

蘇東二推開木柵門，兩個姑娘已擠着出來了。

蘇東二道：「快跟我來。」

他當先往外就走，直到那個岔道處，才先叫兩個姑娘往上邊登階而上，他守在下面。

隱隱的，還聽得百里和尚在罵大街。

「媽巴子的，這一刀扎得火大了，我饒不了這小畜牲，且等我的傷好了，關外我的七友邀齊，立刻進關找那小王八蛋去。」

「別氣壞了身子，你爬着吧，躺是不行了。」

「妳……妳也只好乾陪我了，唉！」

「我對你並不重要，那兩個姐兒才是你一心想吞的天鵝肉，是嗎？」

「媽的，她二人眞死心眼，要嚼舌什麼的，我就把她姊妹關起來，我三天只給兩餐飯，我看她們幹不幹？」

幹什麼？蘇東二當然知道。

蘇東二知道，這百里是個淫僧吶，百里還打算約他的七友吶，這七友又是什麼人物？

蘇東二冷笑了，別去驚動什麼七友吧，今天就送你這淫賊上西方極樂世界去。

* * *

蘇東二把那兩個姑娘藏到廟外的野林中，他對這二女道：「別走開，我去去就來。」

兩個姊妹直點頭，夜風吹來也不覺冷了。

姊妹二人還在抹淚，看得蘇東二心中酸酸的。

江湖上就有許多惡淫徒，只想壞了人家的大姑娘，他就沒有想一想，誰家沒有姐和妹，別人如果拉着他的姐妹硬上床，他的心裡怎麼樣。

蘇東二越想越發火，忍不住他躍在廟的墻頭上吹奏他的笛子了。

蘇東二吹的是「戰刀曲」，他不往廟內落，笛聲傳遍清原禪寺，嚄，剛剛才靜下來吃喝的幾個和尚拋下白麵饅頭，抓了戒刀奔出來了。

蘇東二吹的笛聲十分高吭嘹亮，可也把地道中的百里和尚也引出來了。

那百里和尚抬頭看，不由忿怒的戟指墻頭上的蘇東二吼叱，道：「媽巴子的，你怎麼又折回來了？」

蘇東二緩緩收起笛子，冷聲道：「回來取你狗命！」

百里和尚狂吼，道：「這是什麼世界呀，還有江湖道理可言嗎？媽的，罵人不過十八代，殺人不過頭點地，你要我放人，人也給你帶走了，怎麼的，還有回頭再殺人的呀，是把我百里和尚當成什麼了呀？」

「我把你當那淫僧，百里，還有兩個姐妹呀，你快快把她姐妹放出來，別等我躍下去時你可就完了。」

百里全身一震，道：「什麼姐妹倆，我這兒沒有。」

蘇東二冷笑，道：「是不是如今只有個花蝴蝶東方水兒同你打得火熱呀？」

百里和尚雙拳舉着掄空虛晃，吼道：「你……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蘇東二道：「百里，我還知道東方水兒是刺殺朱二王爺的兇手，你害怕嗎？」

百里大驚，道：「姓蘇的，你想怎樣？」

蘇東二道：「快把東方水兒也叫出來，你們聯手，否則你會後悔的。」

突聽一聲尖叱，道：「神笛郎君，東方水兒就在這裡，你找我？」

蘇東二呵呵一笑，道：「老太監送了妳多少銀子，妳出刀殺了朱二王爺？」

東方水兒雙手各握一把亮銀刀，她人還眞似水兒柔，不死也逗人，只見她斜着眉尖站在百里和尚一邊，道：「神笛郎君，你問我魏公公送我多少銀子嗎？那麼我也問一問你，霍天行又收了誰的銀子？」

蘇東二道：「妳多此一問，只不過霍先生也想不到妳這位花蝴蝶會躲在關外賣風騷，同個和尚同居了。」

百里和尚大怒，吼道：「放屁，東方姑娘在我這清原禪寺作客，怎說是同居？」

「哈……」蘇東二一笑，道：「百里，你這是瞞天過海遭浪襲，東方水兒什麼貨色的女人，關內道上何人不知道，剛才你二人的話我聽得好肉痲，娘的，男女躲在地室中，你們在修行呀，操，天知道！」

東方水兒道：「就算是吧，我問你，你是霍天行派來殺我的？」

蘇東二道：「雖非霍先生派我來殺妳，但這也算得一件意外收穫，殺妳是不會錯的。」

東方水兒道：「沒有霍天行的命令，他手下的殺手是不准對人出刀的，這事我早知道了。」

蘇東二笑笑，道：「東方水兒，我便實對妳明說，這兩年多我已與霍先生失去聯絡。」

他再是一聲冷笑，又道：「也可以說我已不再聽命於霍先生了。」

東方水兒立刻尖聲道：「你更沒有理由對我出刀了，蘇東二，你有什麼理由再來殺我呀？」

蘇東二道：「有，當然有理由。」

「說，什麼理由？」

「理由是兩個，其一，我這次被逼再進關，必與霍先生聯絡，我總得有個見面禮，東方水兒，什麼樣的見面禮也沒有殺了妳最佳呀。」

東方水兒大叫道：「可惡的小子，拿你姑奶奶的性命去當見面禮呀！」

淡淡的，蘇東二又道：「其二，凡是江湖上有血有肉而又充滿俠義的人，誰不想爲朱二王爺喊一聲寃，殺了妳足可大快人心了。」

東方水兒道：「狗屁，那是你自以爲的，咱們爲東廠出力的人也不在少數，難道這些人都該死？」

蘇東二道：「亂世出孝子，叛蕩出忠臣，江湖上興風作浪的人有，但却是俠義總是挺得直站得穩的，不爲奸佞所壓的一羣，而且最後必是妖魔小醜倒在正義的面前，東方水兒，妳就是怕了，才逃到關外的，是不是？」

東方水兒尖聲笑得如梟叫，道：「聽聽，聽聽他說的，娘的他是神，咱們是妖了。」

百里和尚背上一刀正在痛，他咬牙道：「媽巴子的，拿咱們當王八踩呀！」

蘇東二猛一吼道：「你比王八也不如。」

百里和尚大怒，他把手一揮，厲吼：「給我圍緊了殺！」

蘇東二早已數了一下在場的和尚，一共只有十三個，另外三個在灶房門口不過來。

百里和尚就是呼叫這十三個手持戒刀的和尚了。

但蘇東二大吼一聲，道：「等等！」

「等什麼？你膽怯了？」

「笑話，你的十八羅漢陣也奈何不了蘇某，又何懼你這幾個呀？」

百里和尚道：「那你叫的什麼玩意兒？」

蘇東二道：「百里，你又何必不饒過他們十三個人吶！」

「什麼意思？」

「你心中明白，由他們爲你代打，其結果是他們十三人必爲你而死，而且死得不值，如果你爲他們着想，那麼何不你自己出手，好歹由咱們殺出個結果。」

百里大怒，道：「媽的，兔崽子想討便宜不是？」

蘇東二道：「我討你便宜？」

百里道：「你明知和尚我已受了傷，豈不是想佔我的便宜呀，媽的！」

蘇東二道：「那麼，再加上個花蝴蝶東方水兒，你們二人出手吧。」

他這是逼東方水兒也下場了，東方水兒尖聲道：「你是什麼東西，你只不過是霍天行豢養的一個聽他使喚的殺手，你有什麼身份如此的把東方姑奶奶小覷呀，你以爲大姑奶奶眞的怕你嗎？」

蘇東二道：「那還等什麼？你二人併肩子上呀。」

百里和尚道：「也好，你們給我四週守緊，絕不能再恁由這小子輕易逃出清原禪寺。」

「是，師父！」

這一聲回應有精神，十三個人齊開口，霎時紛紛退到四邊舉刀直視蘇東二。

蘇東二笑了。

他笑的聲音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到，就在此時，突見兩團人影直往他當頭撲來。

蘇東二不抬頭，但身子却閃動得快，如果他不快就慘了，因爲有三隻蝴蝶鏢「品」字形的直往他射到。

那當然是東方水兒的暗器，在關內，江湖上不少人知道東方水兒的暗器是一絕，她一旦出手，很少有人躲得過，此時她三鏢齊發，蘇東二也免不了吃一驚。

蘇東二左邊耳朵有些疼，左肩下面也一緊，就在他急閃中，三把刀向他砍上來了。

是的，東方水兒打出三支鏢，尖刀已分握手中殺到了，那百里和尚已發了性，戒刀舞得一團光，壓箱底的刀法全抖出來了。

他口中那個「殺」字，宛似虎口吐出來的似打雷。

蘇東二出刀了！

他的刀是令人難以提防的，因爲當人發現他的刀時候，往往是他的刀自敵人身上拔出來的時候。

蘇東二的第一刀指向百里和尚，但百里和尚却是與東方水兒併肩撲殺過來。

只見他倏然極電閃過百里和尚，身子往左後暴閃間，已躲過東方水兒的雙刀攔扎。

就聽百里和尚狂嗥一聲：

「噢……殺了他……」

蘇東二的尖刀已指向東方水兒了，却又見十三個和尚發一聲喊往他圍過來。

蘇東二差一點沒殺了東方水兒，他只把東方水兒的左臂斬得標血。

十三個和尚出刀不急躁，他們知道此刻不能逞強當英雄，誰都是砍上一刀就急流勇退，沒有一個肯玩命殺，也沒有一人是傻子。

蘇東二連連狙殺七次，才發現東方水兒不見了，只有地上躺了個百里和尚在喘氣，也在冒鮮血。

這光景他也看清了，殺這些和尚就沒意思了。

蘇東二突然拔身躍上牆，他冷冷的道：「一羣蠢驢，還不收刀救你們師父。」

沒有一個和尚去追蘇東二，誰都知道那是送死。

誰不怕死？出家人一樣怕死。

* * *

蘇東二當然不怕有人追他，令他心中後悔的，便是白白的跑了東方水兒。

蘇東二如果殺了東方水兒，還眞會令霍天行高興，只可惜東方水兒是個狐狸，見勢頭不對立刻就逃了。

* * *

蘇東二奔入林子裡，他把那兩個姑娘找到，便對兩人道：「好了，我已殺了那和尚了，快跟我走！」

兩個姑娘一聽立刻哭起來了。

這倒令蘇東二一怔，道：「妳們哭甚麼？我保護妳們回家呀！」

有個姑娘開口，道：「俺家在關內，俺們是跟着爹娘哥哥關外來開荒的，如今爹娘哥哥都挨刀，我姐妹兩人怎麼辦呀！」

蘇東二一聽，頭大了。

蘇東二這是救了人麻煩隨之上了身，這件事怎麼辦？

兩個姐妹雙雙向蘇東二要下跪，急得蘇東二道：「快走吧，我還有人在前面等着吶。」

有個姑娘道：「英雄呀，聽你說話，你也是關內來的人了。」

「我沒有家，不過我在太行山長大。」

「太行山距此上千里呀！」

「是的，幾乎兩千里地，你們快跟我走。」

兩個姐妹相互扶持着跟蘇東二走向山下，半途上忽見一團黑影撲過來。

這個黑影手上握着刀，只見他大吼一聲：「和尚該死，我同你拚了！」

這人舉刀殺向蘇東二，有個姑娘急忙叫起來：「哥，哥哥他不是和尚呀！」

原來這個人正是這兩個姐妹的大哥，兄妹三人相見在這山道上，立刻抱在一起哭了。

嘆，聽吧，蘇東二的大喘氣宛如拉風箱。

爲甚麼他大喘氣？蘇東二此刻也在往關內逃，萬一再加上這姐妹兩人，他的麻煩更大了。

如今來了她兩人的哥哥，眞是幫了他大忙。

蘇東二不問一切，他只一邊聽就知道了。

* * *

「哥，爹娘呢？」

「挨刀不輕，正在客棧中，咱們是來墾荒的，告官也是白搭，所以我潛來救你們。」

「哥，你也挨一刀呀，我當時嚇壞了。」

「我一刀挨在肩頭上，敷藥還是老鄉親送的。」

兩個姐妹一聽，覺得安慰不少。

兩姐妹指着蘇東二，道：「這位英雄救了我們，哥，你叩頭。」

「叩頭！應該的！」

這男人一口山東腔，他還眞的單膝跪向蘇東二。

蘇東二忙拉住，道：「關外來墾荒，難免受欺凌，快帶着你妹子走吧！」

那男的道：「英雄！你得留個名兒呀，咱們每天一支香，有恩不能不報呀！」

蘇東二道：「別上香了，我可以指一條路，你們前去那兒開荒。」

「甚麼地方？」

「鏡泊湖畔有許多你們老鄉親，我殺了那兒的惡霸叫烏拉西，如今應該可憐人好些了，去，去那兒開荒還可以下湖打魚。」

「那可好，咱們也會打過魚，眞是謝謝了。」

幾個人到了林邊上，朱全與珍珠迎出來了，朱全還牽着兩匹馬。

蘇東二對朱全道：「取十兩銀子送他們。」

朱全立刻照辦，他把兩錠銀子塞在男的手中，道：「拿着，拿着。」

那兩個姑娘抹着淚，道：「遇上好人了，謝謝。」

蘇東二道：「父母有傷在身，你們用得着這銀子，我看再把吃的分一半你們帶去吧！」

朱全在廟中包的吃食，也分了一半送了人，兄妹三人眞的千恩萬謝的往山下走，他們轉道往清原鎭走去。

* * *

在那種年頭，不少關內人奔向關外去開荒，運氣好的成大戶，運氣差的便遇上鬍子完蛋了，當然，還有不少人幹上鬍子的也不少，總歸一句話，想發財就得苦幹實幹，玩命的不見有人好下場，誰若不相信，東北佬一問便知……

* * *

珍珠高興的半天才開口：「我的東二哥眞是英雄吔！」

蘇東二道：「你們還不知道，那地牢裡多了一個女子，是關內黑道女殺手，我……」

珍珠已抱住蘇東二了。

她把雙足提起，與蘇東二來一個絞頸，猛古丁她大聲叫起來。

「你……受傷了？」

蘇東二道：「就是我提的那女人，她出手三支蝴蝶鏢，我還是躲過了。」

「可是，你却流了血。」

「這點血算甚麼？我也不去理會他。」

「不行，快坐下來我瞧瞧……」

蘇東二聽話，他坐下來了。

珍珠低頭看，她用口去舐，一次次的舐着，而蘇東二頓覺傷處清涼爽快，比挨鏢前還舒泰……

朱全哈哈笑了。

距離清原禪寺二十多里處，月夜中路邊出現一座茅草棚子，似這種暫時棲身的草棚子，在關外常可以看到，誰也知道這是到關外開荒的人暫時落脚之所。

三更天快過去了，蘇東二把坐騎勒住，道：「需要歇歇了，咱們就在這高粱棚內睡一覺吧。」

珍珠是不會反對的，當然，朱全也更沒意見。

下得馬來，蘇東二抱起珍珠往棚中走，朱全忙把帶的氈子取下來，先往棚內瞧，眞是妙，乾草架起一張小睡床，那架子是用草繩編織的，上面還有烏拉草。

朱全把氈子先鋪好，一張鋪，一張蓋，他對蘇東二道：「叔叔，你們睡吧，我同馬睡在一起。」

蘇東二道：「去吧，太冷吃不消，你也可以到棚內來，別硬撐。」

朱全笑了。

他把兩匹馬拉在一棵大樹下，下了鞍子取攏套，再把馬拍着臥在地上。

兩匹馬併着臥，朱全便擠在二馬中間枕馬腿睡了。

這還眞叫妙，馬的體溫比他蓋一床棉被還舒服。

* * *

這一夜蘇東二與珍珠沒有浪費好時光，二人擁抱在一起，夜來寒冷他們不覺得，他們只是耳鬢廝磨着。

「珍珠啊！」

「東二哥！」

「珍珠啊，我好怕唷！」

「你怕什麼？東二哥，你是英雄啊！」

「我是怕一旦失去妳，我怎麼辦？」

「我不會離開你的，東二哥，我們已是夫妻了嘛。」

「唔，珍珠啊，我們是夫妻了。」

於是，草繩編的床在閃晃，珍珠盡力的去承歡，那眞是世上最珍貴的愛在昇華了。

* * *

珍珠輕悄悄的宛似一隻溫柔的小貓，那麼舒泰的依偎在蘇東二身邊，蘇東二在一番歡愉之後很快的睡了。

他睡得很香，睡得十分甜，於是……

有一個手杖在地上敲打着，蘇東二抬頭看過去，他不由得歡笑的迎上去了。

那是個十分慈祥的老太太，這位老太太他是見過的，他在鏡泊湖岸見過她的。

蘇東二十分高興的迎上去，雙手立刻扶着這老人，嘆道：「妳怎麼也來了？」

老太太笑了，但却又面色十分凝重的，道：「唉，沒辦法呀，蘇東二！」

蘇東二吃一驚，道：「老太太，發生什麼事了？」（未完・八）

上文提要：武林賭會是莊嚴正經之盛事，參加的有苗一葦、刁藝民、司徒明，都是一字併肩會的人，其他幫派有多喜親王、赫連揚、皇甫青、蔡根、蔡大年、喬裝的老嫗。以三賭兩勝為贏方，輸方要說出平生做過的虧心事。皇甫青、蔡大年揭穿赫連揚、司徒明作弊，指責賭會主持苗一葦不公正，並揭露他們的虧心事，老嫗作監証人，使一字併肩會的人不敢動武……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揭發炸船事件　老少遭到圍攻

蔡大年道：「美的女人又未必有特長，有特長的女人又未必美，而僅是外型美，並不能使男人歡心，必須找那種具有特殊天賦，有奇特體能的女人！」

多喜親王道：「請問，是甚麼特殊體能？」

蔡大年道：「內部吸吮蠕動，像人的嘴的技能一樣，這當然是最最普通而常見的一種了。」

「還有別的？」

「當然，有一個能用那下部夾住男的生殖器，把人提起來離開地面約兩三寸光景。算不算一絕？」

有人大叫「絕透了！」

蔡大年道：「另有一個下面能吸旱烟，還能吐烟圈……」

場中之人立刻笑起來，不論多大年紀，男人們不喜歡聽這種葷話的人大概不會多見的吧？

此刻苗一葦汗出如漿，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過去他一直以武林名宿，白道名家自居。

現在就像賣解耍猴子那隻猴子差不多。

赫連揚和司徒明兩人也差不多，因為最後他們都會現原形的。

「還有嗎？說呀！」有人聽上了癮。

蔡大年道：「還有一個也很絕，男人仰臥床上，下部勃起，她淩空往下一坐，能準確地插入……」

全場嘩笑，歷久不止。

「還有嗎？」

「另外一個那就更絕了，甚至有人不信。她的下面會吹口哨，也會接吻，所以常常用那東西吻苗一葦的臉。」

有人大聲問道：「吹口哨能吹出調子嗎？」

「當然囉！她還能吹『夜來香』哩！」

場中又是一陣鼓噪，有人大叫「妙絕」！

蔡大年道：「只不過由於苗一葦已六十出頭，已經不靈了，為了不冷落那些女人，就只好用舌頭口交了！」

場中掌聲喊聲像要把屋頂揭開似的。

一場賭會，竟有這等結局，絕非苗一葦等人始料所及。

有人大聲問道：「苗一葦，眞有此事嗎？」

苗一葦吶吶道：「這老賊的話……豈可盡信。」

「即使不能盡信，是否可以部份相信？」

苗一葦故作未聞。

蔡大年道：「諸位如果不信在下之言，可以請苗大俠伸出舌頭，讓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有人問道：「看舌頭是為了甚

麼？」

「由於每天要用舌頭舔十餘個女人，舌頭的活動量增加，發育良好而快速，就比過去長大了近一倍，他的舌頭可以舔到下巴處。」

於是有人要苗一葦伸舌頭。

苗一葦當然不肯，可是人多嘴雜，非要他伸不可，苗一葦道：「各位站在這老賊一邊說話，在下實在痛心！」

刁藝民道：「你要是不伸，就表示他說的全對！」

別人也起鬨，苗一葦眞是無地自容了。

蔡根很不自在，老爹當場出此鋒頭，說出這些黃話，作兒子的臉上也無光，頻頻向皇甫青苦笑。

此刻似乎連赫連揚及司徒明也希望看看苗一葦的舌頭了，可見大家有志一同。

在無法推辭之下，苗一葦只好伸出舌頭。

只不過多喜却大聲道：「沒有完全伸出，再伸……再伸……」

苗一葦以為，既然伸了，就乾脆全伸出來吧！於是用力全部伸出，果然，還比下巴稍長一點，這果然是平常人舌頭長度的一倍左右。

由一位堂堂正正的大會主持人，變成一個每夜要侍候十來個女人而舔「盤子」的丑角人物，這其間有多大的差距？

有人問道：「苗大俠，那麼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女人，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有人促狹地道：「當然是那個會吹口哨的哩！」

「好！」蔡大年回到座位上，道：「現在，我又把正題交給這位皇甫青少俠了！」

皇甫青道：「赫連揚，坦白說出來！」

赫連揚道：「我說過，畢生未作過較大的虧心事。」

這工夫那老嫗道：「赫連揚，眞的沒有嗎？」

「沒有就……就是沒……沒有……」

老嫗道：「你和『陰陽雙妖』沒有私交嗎？」

「我和他們？」

「啪啪」一聲，場中落下一個紙包，老嫗道：「請多喜親王把那封信唸一下讓各位聽聽。」

多喜去撿紙包，苗一葦也去搶。

此刻就顯示了眞功夫。

兩人的距離差不多，甚至多喜還稍遠一步到兩步，但多喜一滑即至，抓起紙包後苗一葦才到。

苗今天眞的栽到家了。

他站在場中，侷促不安，別人都為他難過。

多喜自紙包內取出一封信唸道：「揚兄，一切就緒，壽誕正日船舶操練時即開始，務請密切配合『陰陽雙妖』的行動，俾使此一任務天衣無縫！」

後面有「知名不具」字樣。

衆人面色凝重。

這封密函應保存在赫連揚處，為何在這女人手中？而寫這封信的人却又不是「陰陽雙妖」二人。

有人要求看看筆跡，全部看過之後，有些人望着苗一葦。似乎這正是苗的字蹟。

到此地步，苗想狡賴也不成了。

「各位既然要公開一切，不以本會為重，苗某也就不必獨撐這局面了。不錯，是我寫的，但我却不是發號施令的人。」

到此已算弄清了一切。

炸人炸船，就是「一字併肩會」幹的！

只不過有赫連揚這個逆子作了內應而已。

皇甫青緩緩走向赫連揚，道：「今天是在下復仇之日，誰敢攔阻，即可視為仇敵……」

赫連揚撤下長劍，皇甫青拔匕就攻了上去。

赫連揚有把握勝皇甫青，而且為免後患，一開始就狠下殺手，專攻要害。他要一舉而除此後患。

當然，皇甫青也不單純，至少五七十招以內，赫連揚想制住他也辦不到，因為以前赫連光往往會偷偷教他些絕活。

只可惜那時皇甫青並不十分用功，如他珍惜那機會而用功，而且又很愛學，一定會教他更多的不傳之秘。

皇甫青也專攻要害，因為他以為赫連揚太狠了。也許外公昔年不大喜歡這個「拖油瓶」的兒子，但畢竟也有養育之恩。

七十招以後，皇甫青被砸了一掌。

蔡根撲上，也未拖過九十招，也挨了兩下。

蔡大年一上，對方有人走了出來，可見到了緊要關頭，他們還會協助自己人的。

對方的人多，皇甫青等三人畢竟是人單勢孤，十分危急，對方顯然想當場格斃他們。尤其是苗一葦、司徒明及刁藝民等，更是不遺餘力。

不久，連蔡大年也挨了幾下重手。眼看三人不死也會被擒，這時大屋子內的幾盞氣死風燈突然「卜卜」相繼熄滅。

在此同時，皇甫青耳際有女聲道：「往左突圍，我可以引領你們脫困，但不要出聲……」

皇甫青也以「蟻語蜨音」告訴蔡大年父子。

三人往左邊衝去，大屋子中門窗閉着，十分黑暗，加之人多，很不容易弄清敵我。

當左邊一個小便門開啟，洩進淡淡的星光時，立刻有人大叫，「自便門逃了，快追！」

果然，引導他們廻避追踪的正是那老嫗，甚至她大方地拉着皇甫青的手狂奔而去。

後面蔡氏父子當然看到了。

蔡大年道：「若無此女相助，咱們逃不了的。」

「爹明知不易脫身，爲何冒險挺身而出？」

蔡大年喟然道：「爹和赫連光是好友，不能不管。」

「他昔年不是把爹的船全贏了去？」

「對！但是第一，人家是憑賭技贏的，沒有話說。其次當時爹有八十多艘船，却詭稱只有五十艘，赫連光也未計較。」

「原來如此！咱們追上去。」

「根兒，看他們的情況，顯然已是彼此相悅，咱們又何必討人厭，何不讓他們接近親暱一下？」

「爹知不知道這個女人的來歷？」

「爹也不大清楚，但必和該會有關連。」

「怎見得？」

「不然的話，她不會對苗一葦的居處如此之熟？」

「苗一葦在該會是個什麼角色？」

「二流人物中的佼佼者……」

在十餘里外林中草地上，皇甫青和那少女躺着喘氣。

「妳是不是上次把我們二人丟入水中的『萬人迷』？」

「正是，可是我對你說過，我叫萬靜。」

「妳的身手很高。」

「不算很高。」

「至少那些與會的所謂武林高手只怕無一是妳的對手。」

「也不見得！」

「家外公還活着，妳知道此事？」

「知道。」

「『尋夢園』是個什麼地方？」

「至少是『一字併肩會』的一個去處吧！」

「這個我也能猜到！」皇甫青道：「可惜未能宰了赫連揚這個弒父犯上的禽獸！」

「以後還有機會！」

「妳是該會的人，而且身份一定不低，妳幫我們，會不會爲你自己招致不幸？」

「那是必然的。」

「妳這麼作是爲了什麼？」

「何必多此一問？」

「如果是爲了我，我會終生牢記的！」

「有這句話就夠了。」

「妳能不能讓我看看妳的眞面目？」

「不行！」

「爲什麼？」

「萬一你把持不住……」

「我會把持不住？」

「我也不敢確定，萬一你把持不住，只怕我也擋不住你的進攻。」

「眞的？」

「你要幹什麼？」

皇甫青一手捂在她的左邊肉球上。

他是個很敢作敢爲的年輕人，也許衞道之士會以爲他不走正路，只不過表妹赫連珠某夜去撫弄他的那話兒，甚至還貼近去嗅，把他弄醒，他斥責她一頓，赫連珠從此惱羞成怒。

事實上赫連珠也挺不錯的。

由這件事看來，皇甫青却又很正派。

「把手收回去！」

「不收呢？」

「我也會動手！」

「妳又能如何……」

她的手已經抓住了他那話兒。

皇甫青吃了一驚道：「妳眞敢！」

「爲什麼不敢？」

皇甫青另一手往下一抄。她的身子一蜷，道：「別用力！」

「怕了？」

「萬一有一天你發現我不是處女而抱怨怎麼辦？指頭不可以伸進去，在外面摸摸是可以的。」

皇甫青不出聲，就默默地撫摸。

軟軟地，柔柔地，而且阜起好高。

這地方高高阜起是少女特長之一，這樣做那事時會有十分綿軟而又緊密契合的快感。

相反的，那上部不阜起就會有骨感。

就像是插入管縫之中一樣，這差別非常之大。

「你這樣做了，是不是該對我有個交代？」

「如妳願意，我要妳作我的老婆。」

「你還有良心！」

「妳的身份還不能公開嗎？」

「我不告訴你也有好處。」

「甚麼好處？」

「沒有心理上的負擔！」

「我不怕負擔。」

「我是該會『一字併肩會』頭子之一的女兒。」

「是不是萬能？」

她點點頭。果然武林名宿萬能就是四個併肩王之一。難怪她的武

功這麼高而又知道一些秘密了。

「小靜，我能不能看看妳的胴體？」

「在這兒看沒有情調，等有適當機會我會安排讓你看看的！」她扳開他的手坐了起來。道：「你的朋友在附近看『戲』！」

「有嗎？我未看到。」

「我要走了！小心點！你們絕對不容於『一字併肩會』的，至於令尊和令外公，我已把他們救出。」

「阿靜，眞謝謝妳了！不知他們在何處？」

「在一個十分安全之處，但對你說了之後，你一定忍不住要去看他們，那地方也就不太安全了！」

「阿靜，何時可以告訴我地點？」

「適當的時候！」

「剛才我冒犯了妳。」

「不要緊，你的冒犯我也喜歡……」她走了，這是個十分開放，却又能在緊要關頭時把持住的少女。

這工夫蔡根出現了。

「小蔡，你們父子在一邊看熱鬧？」

「我爹走了！」

「我還沒有謝謝他！」

「不必，我爹說他欠你外公的，幫他是應該的！」

「這是甚麼話？」

「將來你就知道了！」那是指昔年賭輸，聲言交出全部船舶，却把八十艘交出了五十艘的事。

「你大概知道這妞兒是誰了吧？」

「是不是差點把我淹死那個萬靜？」

「正是她！」

「你們似乎很熟了！」

「是的，她很熱情！」

「是該會的人？」

「她就是萬能之女，而名人萬能，一般人猜測，他可能就是『一字併肩會』四大天王之一。」

「萬能之女爲何會幫你？」

「我也不知道。」

「看來，你對女人很有吸引力！」

「走吧！她說已救出了家父及外公。」

「那太好了！在哪裡？」

「在一個安全之處，暫時不能告訴我！」

「你信？」

「我當然信，在她來說，也沒有必要騙我！」

「好像那女人非但不醜還很養眼呢？」

「也許吧！但我一直還未看到她的眞面目。」

兩人離開了樹林，天已大亮，趕了一天路，傍晚來了一個墓地處，本來兩人不以爲是個墓地。

兩人近前一看，竟是個衣冠塚，正好休息一下。

塚的四周，正好是十二個女石人。

也就是以精雕方式，雕鑿了十二個女石像。

一個個栩栩如生，姿態各異，也顯示了不同的個性。

衣冠塚的碑文上沒有名字，似乎是預先立好的，而人還沒有死，待死後立刻鑿上名字。

這種情況還不多見，一般來說，富有之家墓地上有石翁仲、石馬或石象、石龜等，但只有十二個女石像則不多見。

蔡根道：「皇甫少俠……」

「以後別再這麼稱呼行不行，叫我阿青就成了！」

「阿青？」

「對，以後你叫我阿青，我叫你小蔡。」

「阿青，我這三塊石頭，要是擊中了這十二個女人中第六個的私處，她就是我的老婆了！你看。」

相距約二十步，揚手擲出。

「叭」地一聲，第一塊擊中了石女的私處。

第二塊也擊中了。

第三塊用力過猛，把私處的石頭都擊碎落下一片。

蔡根拍手道：「我全擊中了，她是我的女人了……」

皇甫青道：「她只不過是個石雕女人罷了！」

「如果她是眞的，我一夜能弄他八次！」

「好，我是你的女人……」皇甫青和小蔡都隱隱聽到附近傳來女聲，雖不大，却聽得清楚。

只不過四下打量，暮色四合，原野上一片蒼茫。

附近沒有人影。

只有微微的山風在松柏上造成松濤，有如千百人的太息聲。

兩小的膽子不小，也不由毛骨悚然。

兩個人都聽到，不會是錯覺吧？

「小蔡，你聽到甚麼了？」

「好……我是你的女人了……」

小蔡道：「阿青，你聽到的是……」

「一樣，也是那句話。女音，年紀不太大也不太小。」

蔡根道：「阿青，你相信世上有鬼？」

皇甫青道：「我沒見過，所以不信！」

「那麼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甚麼？」

「現在還弄不清，但也未必是鬼！」

「你怕不怕？」

「不怕！」

「既然不怕，你敢不敢也選一個，以石頭擊之，如果擊中，那石像女人也是你的女人了？」

皇甫青也撿了三塊石頭。

此刻天色比小蔡擲石時更黑了些。

皇甫青道：「如我這三塊石頭一中右乳一中左乳，一中下體的話，她也是我的女人了……」

三石連續擊出，果然皆中目標。

小蔡拍手道：「她是你的了。」

「石頭人而已，有甚麼高興的！」

「我是你的了，我是你的了……」

兩小又是一驚，立刻四下望去，仍然不見人影。

沒有鬼嗎？這聲音是何處來的？

兩人互視一眼，皇甫青不信鬼，也不禁有一股涼意自脊樑上昇起，因爲二人已同時聽到了。

二人走近石像，敲敲打打，都是實的，並未中空。

每一個都是如此，如果中空就可能藏人。

爲了弄清這個疑團，皇甫青大力把這十二個女石像倒數第二個石像推倒，發現下面也沒有什麼。

至少石像中或下面藏了人的想法已經証明是不對的。

二人再打量這個衣冠塚。

石碑也是實的，塚也是土堆，而且上面還生了青草，那麼聲音來自何處呢？

天空全黑了。

小蔡扯扯皇甫青的衣襟道：「阿青，我們走吧！」

二人離開了衣冠塚，小蔡回頭打量，道：「是不是一件怪事？」

「是有點怪！」

「是墓中的死人作出來？」

「你忘了那是衣冠塚？只有衣冠沒有屍體的。」

「靈魂還在那塚下吧！」

「這就不是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皇甫青道：「但是，至少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眞有鬼，死者絕不容許自己的女人給別人弄吧？」

「對呀！眞是莫名其妙的怪事……」

走出二三里，有個野舖子，有一盞孔明燈在風中搖曳，燈旁就是一塊招牌，上寫：包子、饅頭、麵條、餃子之類食物。沒有字號。

另外還有酒菜和白干，屋中有咳嗽聲。

小蔡道：「阿青，看來十里內無人烟，好歹在此打個尖吃點東西，就算找到了客棧，只怕太晚了，廚房也封了灶哩！」

「好吧！」二人在竹棚破櫈子上坐下，木板釘的桌子還搖搖晃晃地，上有一筒筷子。

「掌櫃的，掌櫃的……」

「客人……小店只有饅頭……什麼也沒有哩！」

二人互視一眼，小蔡道：「白開水有吧？」

「噢……白開水當然是有的。」

「好，四個饅頭，兩碗白開水！」

「這就來哩……」說着又咳了起來。

似乎這兒只有一個人，而這人大概年紀也不小了。

停了一會，一個彎腰駝背的老人，一手托着一大盤饅頭及兩個空碗，一手提了一個燒得發黑的大水壺走出木屋。

把盤子放下，在兩個碗中倒滿了水自去。

小蔡餓了，拏起就吃。

皇甫青搖手示意，嗅嗅饅頭又嗅嗅水，似無異味，又拏出一塊玉珮在水中蘸了一下。

當然，玉上也無異樣。二人這才開始吃了。

老人在屋內窗紙孔中向外望去，笑笑，又躺了下去。兩小吃完丟下銀子，皇甫青道：「掌櫃的！多少錢？」

「二位看着賞吧……」又輕咳了起來。

皇甫青丟下一塊碎銀子，二人就離開了野舖子。

走出不遠，二人的步伐蹣跚，視野也模糊了。

甚至意識也不大淸晰了。

這時兩乘便轎如飛而來，到了近前，兩小正好搖搖倒下，小轎停下被弄入轎中，如飛而去。

* * *

這兒是一幢很遼闊但外表看來並不豪華宏偉的大房子，這裡住了一些年輕的女人。

兩乘小轎分別抬入第二進東偏院和西偏院中。

如果兩小知道他們置身何處，必然叫奇。

兩小醒來，皇甫青是在浴池中，連池水都是香的。

有個小婢爲他搓背，扮演「垢搔女」的角色。

洗畢，引皇甫青來到外室中。

床上半倚着一個年輕女人，身上沒有多少衣衫。

這女人低着頭道：「皇甫郎君……」

「怎麼如此稱呼？」

「不這麼稱呼又如何稱呼？」

「我不懂妳的意思。」

「你應該懂的，是你自己選的！」

「這是什麼地方？我是如何到此的？」

「這是安樂窩，任何人來了都會樂不思蜀的。」

「不見得！」

「你說這話是因爲你未看到我的面孔！」

「面孔也不能決定一切……」

「這話也對，但看了總是不同，到這邊來吧！」

皇甫青道：「我坐在這兒就好。」

「你以爲我的身材如何？」

「不錯。」

「僅是不錯？」

「的確如此，因爲未看到更好的，妳就是最好的了。」

「你見過更好的？」

「是的。」

「是誰呀？」

「說了妳也不知道！」皇甫青仔細打量此女道：「總不能連身份及來歷都不說吧！」

「履行了我們的關係，我一定會說。」

「我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因爲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妳……妳是我的人？什麼意思？」

「你不是用石頭擊中了我身上三個部位？」

「妳……妳……妳……」皇甫青不由驚愣地道：「妳到底是什麼人？」

「我不是說了？你曾用石頭擊中我的身體？」

「難道妳會是那個石雕女人？」

「正是……」

「我不信！」

「你怎麼才會信？」

「提出有力的証明！」

「好！你先看看我的臉……」她一抬頭，皇甫青不由心頭一動，這女人的確嫵媚動人，楚楚可憐。

更使他驚凜的是，這女人的確像那石雕像。

當然，也可以說是石雕像像她。

他們本以爲衣冠塚中的石翁仲只是一種排場，顯示死者不平凡的身份，或作爲一種守護的象徵。

或者石翁仲和眞人酷似？

「我還好看嗎？」

「的確好看。」

「我的身段呢？」身子一挺，大腿以下部份全裸露出來。好一雙修長白晰而又勻稱的玉腿。

「很好！妳算得上是一位美人！」

「出自你的口中，我很高興！」

「妳不是要提出証明，我要用石頭擊中過妳身上三個部位？」

「正是……」她解開上衣，露出了顫巍巍的兩個乳房，不太大，也不太小，堅挺的程度，証明她絕對還未生育過。

他顯然發現，兩個乳房上各有一塊紫色傷痕。

這果然是石頭擊中而有瘀的樣子。

「這是兩處，另外一處在這兒……」她立刻仰過身子要把褲子褪下來讓他看看下部的傷。

「好，好了！不必看，我信就是了！」

「信了就好，你說過，擊中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那只不過是一句戲言！」

「你是戲言，我可就不同了，非當眞不可！」

「爲什麼？」

「因爲借你的陽氣，我可以及早投胎！」

「妳……妳是說妳不是人？」

「不能這麼說，應該說我不是陽間的人。」

「我們沒有任何關係，這事怎麼可以？」

「你我只是信守諾言而已！當然可以！」

「妳是姑娘還是一位夫人？」

「這都不太重要，至少我們有一夜之緣。」

「如妳是有夫之婦……」

「郎君爲何如此健忘，小女子不是說過，我要借點陽氣及早投胎嗎？」

「噢！對了！妳已經死了。」

「同情一個死人，協助她及早投胎轉世，應該是武林俠士所當爲的吧？」

皇甫青道：「助人是對的，但這件事却有些不妥。」

「救人如救火，時效非常重要，郎君，寬衣吧，郎君，寬衣吧……」

皇甫青站着未動。

由於他此刻的神智並不淸晰，無法判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事實上自離開那野舖子，二人就不對勁了。

她笑着，聲音也很迷人。

她在慢騰騰地脫衣，而且邊脫邊向他媚笑。

似乎多脫一件，屋中的肉香就濃郁多些了。

最後，她全裸了，却以內褲掩住私處。

皇甫青熱血沸騰。

他年輕，氣血方剛，甚至還在某種葯物的催情之下，那會不春情泛濫，躍躍欲上。

「我知道你很想是不是？」

皇甫青勉强點點頭。

「既然想，而我又未拒絕你，爲什麼不上？」

「我一直以爲，這樣不妥！」

「爲什麼不妥，我不是陽間的人哪！」

「我知道，不管陰間陽間，反

正都是人，是人就該有人格，有人格就不可以這麼作。因爲我相信你是有夫之婦……」

「你……你怎麼知道？」

「衣冠塚內的人是主人，儘管碑文上無名字，也可以舉一反三。四周排列十二個女雕像，必是他的妻妾或藏嬌，別人的女人，何必染指？」

「你不要？」

「是的，我不能。儘管我也想。」

「幽、冥相隔，愛悅自便，沒有人管這種事的。」

「別人管不着，良心會管……」

「你眞是一位君子，再找你這種人，只怕是找不到了！皇甫少俠，我可以要求你吻我一下嗎？」

「爲什麼要這樣？」

「換個方式借你一點陽氣而已！」

「好吧！勉爲其難……」他上前俯下身子吻去。

吻是十分奇妙的。

甚至乎有人說，初吻比做那事更美更奇妙。

她雙臂一摟，四片火辣辣的嘴唇密接之後，不久，皇甫青突然渾身熾熱，熱血有如沸騰般。

到此，他已經無法自主了。

那是因爲她的唇上已塗有「魚水膏」。

「魚水膏」也就是「魚水之歡膏」。那是印度春葯中較有速效的一種，像「印度神油」等煽情葯，比之「魚水膏」，可就有所不及了。

皇甫青在亢奮的葯力下，把這個女人弄得死去活來，事完後下床幾乎無法邁步行走了。

在此同時的蔡根呢？

他更絕。洗了澡被帶入的臥室內。

女人的臥室，即使不睜眼，僅用鼻子一嗅就成了。不僅香噴噴的古龍水氣味，自然不免有錦衾繡褥，甚而獸香不斷了。

床上有帳子，帳內臥着一個半裸女人。

「請問姑娘是……」

「你的女人！」

「這……這太榮幸了……」蔡根以爲，眞的是走上桃花運了吧！這女人面蒙白紗，身上也有一襲紗羅裝，看不清臉，卻隱隱看出有一副極有動人的胴體。

「我說是你的女人你不信？」

「當然，因爲咱們素昧平生……」

「我們見過的。」

「只怕沒有吧！」

「昨天傍晚不是見過？」

「昨……昨天傍晚？」

「對，在那衣冠塚內……」

蔡根心頭一緊，吶吶道：「衣冠塚內沒有人哪！」

「對，那兒沒有陽間的人，卻有幽冥中的人。」

「妳……妳是……」

這女人忽然揚手一彈，一粒紅豆穿過蚊帳射出，正中蔡根那話兒。

蔡根輕哼了一聲，第二枚又到，居然又未閃過而射中。接着第三枚也射在那話兒上。

力量不大，但也有點痛。

蔡根道：「妳……妳這是幹什麼？」

「問你自己！」

「問我什麼？」

「你昨天傍晚不是用石頭擊中我下體三下？」

蔡根驚咦一聲，疾退三步。

「怎麼？不認帳了？」

「不……不是……妳到底是人還是……」

「當然是人，幽冥中的人也是人哪！」

「妳是鬼？」

「這多難聽！幽、冥的人也是一樣，完全人一樣，不信上床試一下。」

「上……上床？妳是說兩邊的人能幹那事？」

「當然能！而且更有意思。」

「有什麼更有意思？」

「陽間的熱，陰間的人涼一點，熱的插入涼的裡面，就像涼涼的口中放入一根「熱狗」一樣，那滋味很難形容！」

「的確，一定別有滋味！」

「那就上吧！春宵一刻值千金！」

蔡根這小子是個色胆包天的貨色。

看這女人的身材和美腿，乖乖，就算她是從陰間來的吧！也要玩上一玩。

以後可以對人炫耀說：「連陰間的女人都玩過。」

蔡根上了床。

他要品嚐一下，那邊的女人到底是什麼滋味。

也許在夏天抱着這樣一個女人，永遠不會出汗吧！

一上！小蔡就差點叫了起來。

她有時一夾，好像用手握住一樣，力氣很大。

當小蔡在下面她在上面時，她蹲起來，似想把他提起來，因爲夾力太大，小蔡覺得快拉斷了而尖叫。

本來嘛，這麼一根東西，如何能承受一個人的重量呢？

事畢，小蔡道：「妳這陰間來的，身上也不怎麼涼嘛。」

「我是故意使之不太涼，怕你受了寒。」

「我看和人間的女人沒什麼兩樣。」小蔡走下床穿衣。

這女人一拉，小蔡又倒下了。

小蔡道：「幹什麼？」

「你的任務還未完嘛。」

「不是好了？」

「那不過是一次。」

「一次就是一個高潮，妳要多少？」

「要八個高潮。」

「妳別開玩笑了。」

「開什麼玩笑，上啊！」

「妳眞厲害，好，再來一次。」

小蔡心想，妳不怕難道我會怕不成？

又是一次狂熱的高潮過去，小蔡以爲這一次終於把她擺平了吧，那知正要穿衣，她又拉住了他。

「妳又怎麼啦？」

「還要！」

「還要？嘿，陰間的女人眞行。」

「是啊！女人本屬陰，尤其是陰界來的，這種事自比陽界的人需要量大些。上啊！」

小蔡心想，誰怕誰呀，我不信弄不過妳。

三上，再上，一共上了五次。

小蔡這才知道，男女間的事，除非女方不正常，或有先天缺陷，反之，一女對一男，最後一定是男的受不了。

「妳……妳永遠也不夠？」

「不是，我要八次。」

「八……八次，爲什麼？」

「你好健忘，昨天傍晚，在衣冠塚處以石擊中我之後，你是不是說過如能和我睡覺，一夜要弄我八次？」

「這……我是說過，只不過那是一句戲言。」

「守信的人，就永無戲言，說出來就要做到。」

「妳是說一定要玩八次？」

「對，而且每次要使我有高潮。」

「妳不怕支持不住？」

「當然不會。」

小蔡也很倔强，總以爲女人是弱者，一直以爲女人很容易征服。

小蔡道：「如果我沒有興趣呢？」

「只怕你要作替死鬼，提早應劫。」

小蔡心頭一涼，道：「什麼意思？」

「只要我們找到替死鬼，我就可以托生。」

「我不信！」

「喏，你看！」

小蔡駭然回頭向房門處望去，門外伸進一個牛頭，雙目有如小雞蛋，發出晶亮的寒芒。

不一會又縮了回去。

牛頭馬面，這果然是陰間。

事到如今還是要幹，幹就幹吧，五次也玩了，又何差三次，總比作替死鬼要好得多。

湊成八次之後，小蔡似乎癱瘓了。

幹這事八次，比跑一百里路還累人。

稍事休息了一會，小蔡匆匆穿上衣服。

無論如何，要儘快離開這兒。

衣衫穿好，女人道：「以後還要來！」

「爲什麼？」

「你救人要救到底呀！」

「人鬼殊途，總是不方便呀！」

「你不來我就叫鬼差去抓你。」

「好好，多久來一次？」

「一月來兩次，初一、十五各一次，在衣冠塚處以石擊我的下體，我會接你來此歡娛春宵。」

小蔡心想，要是每夜都是八次，只怕比作苦力還辛苦，很快就把人活生生地累死了！

「好吧！我會來的。」

稍後小蔡被送了出去。

在野舖子處，他遇上了皇甫青。

小蔡道：「阿青，你……」

皇甫青道「先說你的遭遇如何？」

小蔡一字不瞞，全都說了。

「八次，眞的來了八次？」

「我騙你幹什麼？」

「八次之後你還能走路？」

「雖然渾身軟塌塌地，可是總不能不走而和一個女鬼在一起呀！」

「小蔡，那是鬼嗎？」

「你還不信？」

「我一直不信有鬼，雖然我不久前也經歷了一件怪事，但是冷靜地一想，還是不信。」

「你也說說看，發生了何事？」

皇甫青說了一遍，小蔡一拍大腿，道：「太妙了，你說那女鬼很美？」

「對，眞是世上少見。」

「身上涼不涼？」

「不涼，也不熱。」

「怎見得不是鬼？」

皇甫青道：「人鬼來這一套，根本不可能。」

「她說陽間的人和陰間的人一樣，都是人。」

「不對，人死了之後，就不能算是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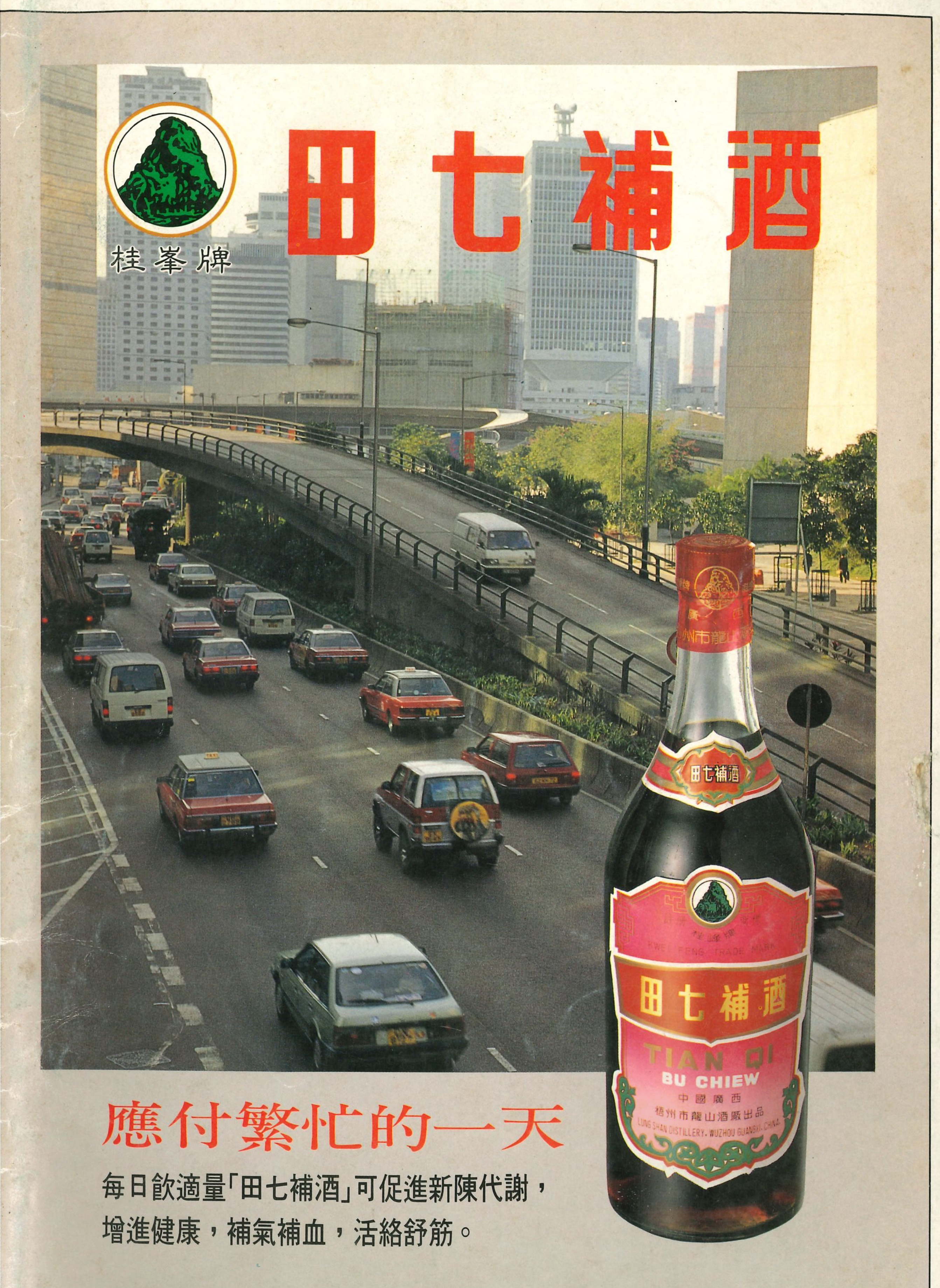
「可是我見過牛頭、馬面。」

「那能作假。」皇甫青道：「我以爲，毛病應該是出在這野舖子上，那老人有點怪。」

二人進入木屋中，根本無人。

事實上，兩小看出，大約在三五年前，這兒確是一處賣飲食的野舖子，但好久已無人住了。

（未完•五）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KWEI FENG TRADE MARK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O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